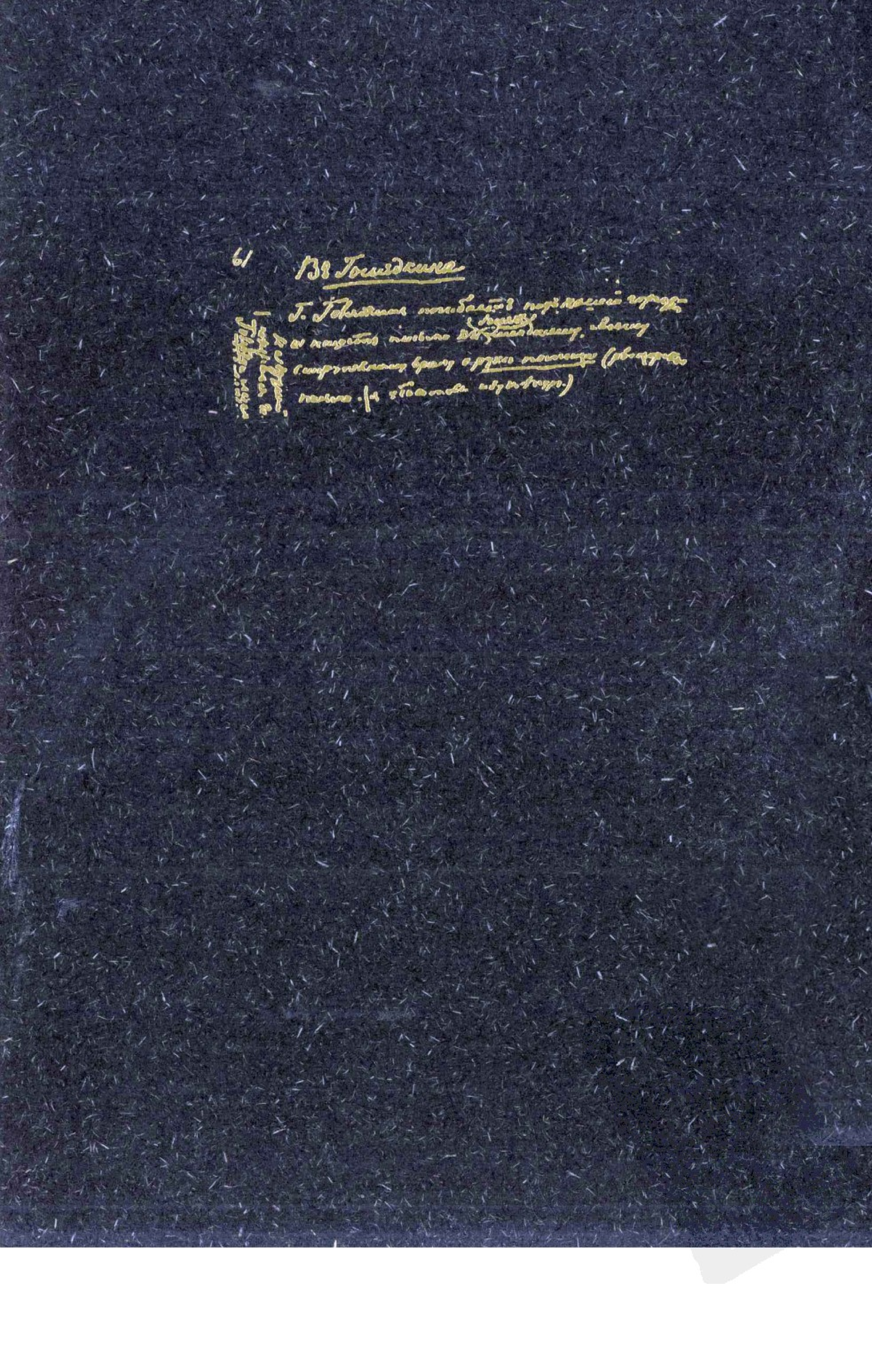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全集

14

河北教育出版社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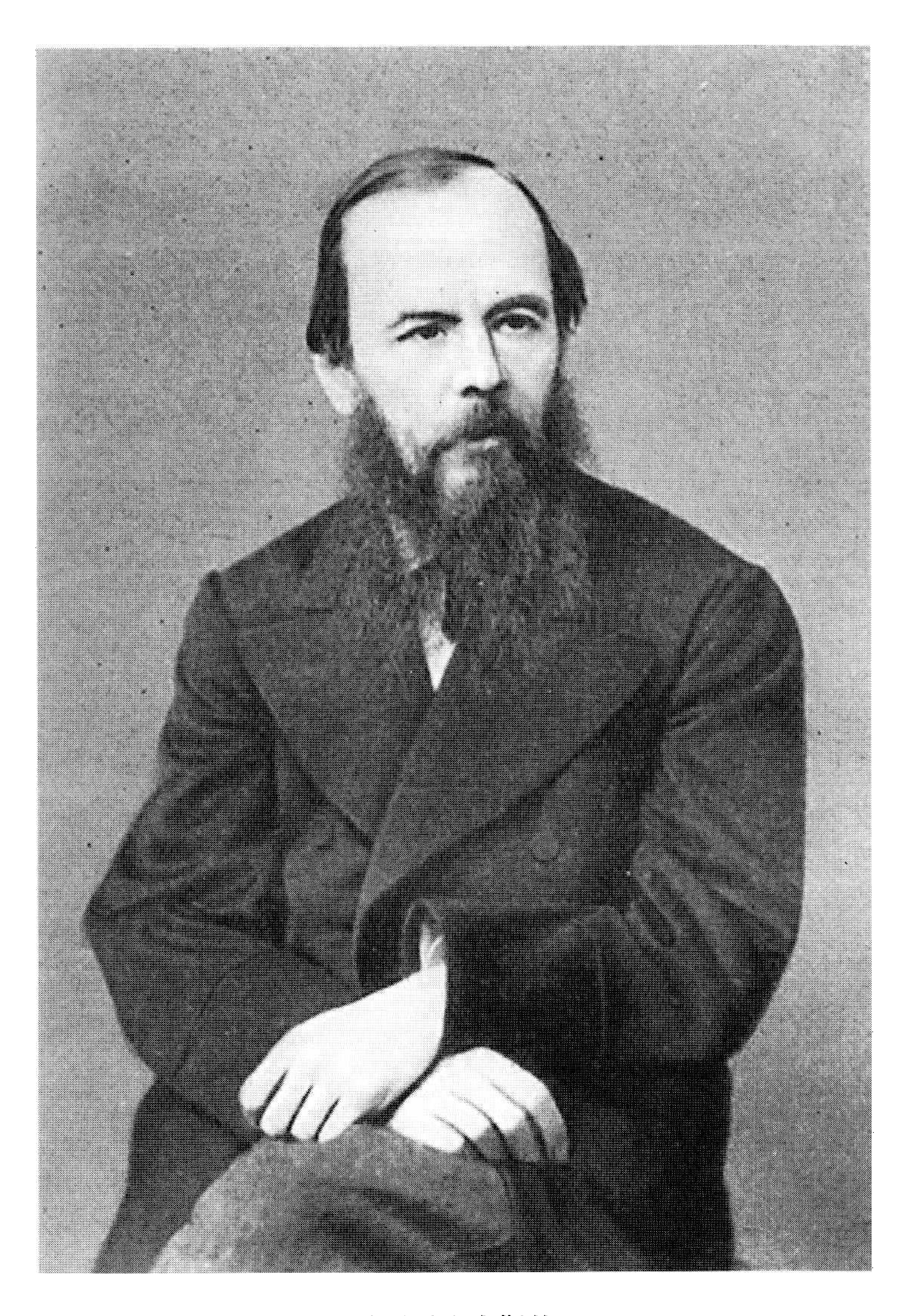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十四卷

少年（下）

陈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陆肇明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

（H.多萨摄　1876）

目　录

第七章（391）　第八章（416）　第九章（442）

第三部

第一章（467）　第二章（485）　第三章（510）
第四章（535）　第五章（562）　第六章（591）
第七章（613）　第八章（633）　第九章（643）
第十章（667）　第十一章（693）　第十二章（717）　第十三章　结尾（738）

附录　前言稿（755）

题解／陆肇明（759）

第七章

一

我醒来时已是早晨八点光景，我迅速锁上房门，坐到窗边开始思量。就这样一直坐到了十点钟。女仆两次来敲我的门，但都被我赶走了。末了，临近十一点时，又有人来敲门。我又想大声赶走，但这回敲门的是丽莎。女仆也跟着她一块儿进来了，给我端来咖啡，张罗着生炉子。要把女仆赶走已经不可能了，当非奥克拉添劈柴、吹旺火的时候，我一直迈着大步在我的小房间里走来走去，始终不说话，甚至竭力不看丽莎一眼。女仆的动作慢得无法形容，她这是故意的，所有的女仆只要瞧见她们在场会妨碍主人们的谈话时，她们个个都是如此。丽莎在靠窗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注视着我。

“你的咖啡快凉啦。”她突然说。

我瞧了她一眼：她毫无窘态，十分沉着，嘴角边甚至还挂着笑容。

“女人就是这样！”我忍不住耸了耸肩。女仆终于把炉子生

着了，开始要收拾房间，可我生气地撵走了她，总算锁上了房门。

“请告诉我，你干吗又把房门锁上了呢?”丽莎问。

我站到她跟前：

“丽莎，我真想不到你居然这样瞒骗我!”我突然大声地说，甚至根本没想过我会这么开场，而且这一次并不是眼泪，而是有一种几乎是愤恨的感情突然刺痛了我的心，所以我自己也料不到会这样。丽莎涨红了脸，但没有回答，只是继续直视着我的眼睛。

“慢着，丽莎，别忙回答，哦，我真笨！可是我笨吗？所有的蛛丝马迹直到昨天才汇拢在一起，在这之前我怎么可能猜到呢？难道就凭你常常到斯托尔别耶娃的寓所去找这个……达里娅·奥尼西莫芙娜吗？可我一直把你看做是天上的太阳啊，丽莎，我头脑里怎么可能想到这种事呢？想必你还记得，两个月以前，我在寓所里他住的地方碰见过你，那时你我在阳光下同行，有多愉快……那时就已经发生过事情啦？发生过啦?”

她点了点头表示肯定。

“这么说，那时你就已经在瞒骗我！这倒不是因为我笨，丽莎，还不如说是因为我自私，笨不是原因，而是我心里只关心自己，还因为——也许还因为我相信你的圣洁。哦，我以前一直深信你们大家都远远高出于我——结果却是这样！说到底，昨天，仅仅一天的时间，我还来不及想清楚，尽管有种种蛛丝马迹……何况昨天我忙乎的完全是不同的事。”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某种感情又像针刺一般扎痛了我的心，我顿时满脸通红。不用说，此时此刻我不可能友善。

“可你在替自己辩解什么呢？你，阿尔卡季，好像急于在

辩解什么，到底想辩解什么呢?”丽莎温存地低声问，但口气却非常果断和坚定。

“想辩解什么? 我现在该采取什么行动? ——哪怕这个问题很难！而你还问：‘想辩解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碰上这种事时那些当兄长的通常会怎么做……我知道有人会拿着手枪去逼婚……我采取的行动应该符合光明磊落！但是我又不知道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在这种事上该怎么办！……为什么难? 因为我们不是贵族，他却是个公爵，而且还在追求前程，他根本不会听从我们这些光明磊落的人！我跟你甚至算不上法定的兄妹，只是两个私生子，没有堂堂正正的姓①，是家奴的孩子，难道那些公爵会娶家奴的孩子为妻吗? 哦，真让人揪心！可你倒好，现在反而安坐在那里觉得我奇怪。”

“我相信你很难受，”丽莎又一阵脸红，“可你太性急了，你是在自己折磨自己。”

“太性急? 照你看来，难道我耽误得还不够似的！你，你，丽莎，该跟我说这种话吗?”我终于气得忘形起来，“可我蒙受了多少耻辱哇，这位公爵一定非常瞧不起我！哦，现在我才明白了一切，当时的情景全都历历在目：他肯定认为我早已猜到了他跟你的关系，可我故意不提，或者甚至鼻子朝天地大谈什么‘荣誉’——他真的可能把我看成是这样！还认为我是在借妹妹作由头，拿妹妹的耻辱去敲诈他的钱！所以他才看到我就厌恶，现在我倒认为他完全情有可原：他不得不天天接见和招待一个坏蛋，就因为这坏蛋是她哥哥，而且还要谈什么荣

① 在俄国，绝大多数农奴到 19 世纪中叶还没有姓，他们开始有姓是 1861 年废除农奴制以后的事情。但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仍有一半农民依然没有堂堂正正的姓，他们在 1932 年 12 月—1933 年 1 月全国登记公民证时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姓。

誉……这会让人的心灵枯竭，哪怕是他那一颗心！而你却对这一切听之任之，居然不提醒我一声！他是那么瞧不起我，甚至把我的情况告诉斯捷别利科夫，甚至昨天亲口对我说，他想把我跟韦尔西洛夫两个轰出去。连斯捷别利科夫这种人也瞧不起我！'您要知道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同样是您的姊妹，就像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他这样对我说，还在我背后喊道：'拿我的钱更好些。'而我呢，我却恬不知耻地大模大样躺在他的长沙发上，自视平等地去纠缠他的熟人，真是见鬼！而你居然听之任之！说不定现在连达尔赞也知道了呢，至少从他昨晚的那副神态也可以看出来……现在人人都知道了，全都知道了，只除了我！"

"这事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没有对任何一个熟人说过，也不可能说，"丽莎打断了我，"至于这个斯捷别利科夫，我只知道斯捷别利科夫不断在折磨他，这个斯捷别利科夫只可能是猜着的……至于你的情况，我跟他说过好几次，他完全相信我说的，你根本一无所知，我只是不知道，昨天你跟他为什么、又是怎样闹起来的。"

"哦，至少我昨天还清了欠他的钱，了却了这桩心事！丽莎，妈妈知道吗？对，她不可能不知道：昨天，昨天她对我发那么大的火！……唉，丽莎！难道你真认为自己做得完全对，一点儿也不责备自己吗？我不知道，按时下的观念人们对这件事会怎么看，你自己有些什么想法，我是说对我、妈妈、哥哥、父亲……韦尔西洛夫知道吗？"

"妈妈什么也没跟他说，他不问，大概也不愿问。"

"他知道，但又不愿知道，就是这么回事，这符合他的为人！好吧，我这个当哥哥的提到手枪逼婚时，你尽可以嘲笑哥哥傻，可对母亲呢？你对母亲怎么想？丽莎，难道你没想过，

这是对母亲的一种谴责吗？我为此苦恼了整整一夜，现在妈妈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因为我也犯过这种错，有其母必有其女！’”

“哦，你这话说得多么刻毒，多么冷酷！”丽莎叫了起来，眼泪夺眶而出。她起身急急向门口走去。

“别走，你别走！”我一把抱住她，按她重新坐下，自己也挨着她坐下了，没有松开双手。

“我来这儿的路上，就料到事情准会是这样，你非得要我自己认错不可。好吧，我认错。刚才我只是出于自尊心才没有吭声，我不说，可是我心里替你们和妈妈难过，要比替自己难过多得多啊……”话没说完，她突然痛哭起来。

“好啦，丽莎，别哭了，我什么也不要。我不是你的评判官，丽莎，妈妈怎么看？告诉我，她早就知道啦？”

“我想她早已知道了，不过前不久我自己跟她说了，是在发生这事之后。”她垂着眼睛低声说。

“她说了什么？”

“她说：‘怀着吧！’”丽莎的声音更低了。

“唉，丽莎，是的，‘怀着吧！’别对自己采取什么措施，愿上帝保佑你！”

“我决不采取任何措施。”她坚定地答道，又抬起眼睛望着我。

“你放心，”她补了一句，“这事绝不是那样。”

“丽莎，亲爱的，我只知道我对这事毫不知情，可现在我才明白了，我是多么爱你。只有一件事我还不明白，丽莎，其余的我都清楚，只有一件事我完全弄不懂：你爱上了他什么呢？你怎么会爱上他这样的人呢？这是个问题！”

“你在夜里，大概也为这个问题苦恼过吧？”丽莎淡淡一

笑。

“慢着，丽莎，这个问题很荒唐，而且你在笑，你尽管笑吧，但这事确实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你跟他——你们俩是那么截然相反！我研究过他，他这个人性情忧郁，疑心病重，也许很善良吧，但就算他善良，却在所有事情上首先极喜欢看到恶的一面。(这一点其实倒非常像我!) 他热衷于高尚的行为——我想可能是这样，我认为是这样，不过这一点似乎仅仅停留在理想中。哦，他喜欢后悔，他这辈子不断地诅咒自己、不断地后悔，可就是从来不肯改过，其实这一点说不定也像我。偏见和不实际的思想他有上千个——真正的思想却一个也没有！他追求干一番大事，却在小事上不负责任，把事情搞糟。对不起，丽莎，我真是个笨蛋：我这么说是在侮辱你，这我知道，这我明白……”

“你本可以把他刻画得很像，”丽莎微微笑了一下，“可你为我的事恨透了他，所以说得一点儿也不像了。他一开始就不信任你，所以你也就无法识透他，可是他跟我早从卢加那时候起……就是从卢加那时候起，他心目中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是的，他多疑，病态，没有我他早就疯了，要是他将来离开我，他准会发疯或者开枪自杀。这一点我想他是明白的，知道的，”丽莎若有所思地、仿佛自言自语地补了一句，“是的，他一贯软弱，可是像这样软弱的人有朝一日也会干出一件异常强硬的事来……你提到了手枪逼婚，这话好古怪，阿尔卡季：这事根本就用不着手枪，我自己很清楚以后会怎样。并不是我在依顺他，而是他在依顺我。妈妈哭着说：‘要是你嫁了他，你就会遭殃，他会不再爱你。’这话我不信，也许我会遭殃，但他不会不再爱我。我不是因为这一点才始终不肯答应嫁给他，而是出于另一个原因。两个月来我一直没有答应他，但今天我跟他

说了：行，我嫁给你。阿尔卡沙，你知不知道，他昨天（她两眼放光，突然搂住了我的脖子）——他昨天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家里，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地跟她说，他不能爱她……是的，他完全说清楚了，所以这个主意现在取消了！他从来不曾参与过这个主意，这全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在想入非非，而那些害人精，斯捷别利科夫和另一个人，趁此对他不断施加压力……正因为他表了态，所以我今天才跟他说：行。亲爱的阿尔卡季，他很想叫你去，你别为昨天的事生气：他今天身体不大好，整天都在家。他确实身体不好，阿尔卡季，你别以为这是借口。他特意打发我来，要我转告你说，他'需要'你，他有许多话必须跟你说，但在你这儿，在这个寓所里，很不方便。好啦，再见！哦，阿尔卡季，我只是不好意思承认，刚才我来这儿的路上，一直很担心你不爱我了，一直在画十字，可你——竟这么善良，这么亲切！这一点我决不会忘记的！我现在去妈妈那儿。而你，哪怕多少给他一点儿爱呢，好吗？"

我热烈地拥抱她，对她说：

"丽莎，我认为你是个坚强的人。是的，我相信不是你依顺他，而是他在依顺你，不过到底……"

"不过到底'你爱上了他什么——这是个问题！'"丽莎接过话茬儿，突然像先前那样调皮地一笑。她说"这是个问题！"的口气，简直跟我惟妙惟肖，而且还跟我说这话时一模一样地竖起食指，举到了眼睛跟前。我们热烈地吻别，但是在她离开之后，我又揪心起来。

二

我在这里要专为自己做一点说明：比方说，丽莎一走，有片刻工夫我头脑里涌现出许多最意想不到的念头，而我居然对此心安理得。“算了吧，我干吗要操这份心呢，”我想，“这关我什么事？大家都这样，或者几乎是这样。丽莎出的事又算得了什么呢？莫非该我去挽救‘家庭的荣誉’不成？”我把这些卑鄙的念头写出来，是为了说明当时我对善恶的理解还如此不坚定。挽救我的仅仅是感觉：我知道丽莎不幸，妈妈也不幸，这是当我想起她们的遭遇时凭感觉而知道的，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发生的一切肯定不妙。

现在我预先交代一下，从这天开始直到我那场灾难性的大病，其间发生的种种事件迅猛异常，以至于现在想来都觉得奇怪：面对这些事件我怎么还能顶得住，竟然没有被命运掐死。这些事件使我的理智、甚至使我的感情都变得十分脆弱，如果说我最终顶不住，干出了犯法的事的话（犯法的事情差一点点儿就干成了），那么陪审员也完全有可能宣判我无罪的。不过我该努力记述得井然有序，但我也要预先声明，当时我的思想却是杂乱无章的。事件像狂风一般袭来，我的思想如秋天无数的枯叶在脑海中飞旋。由于我的所有思想其实都是别人的，因此当需要独立做出决定时，我到哪儿去找到自己的思想呢？而且根本就无人指导。

我决定晚上去找公爵，以便跟他就种种事情完全无拘无束地交换看法，傍晚以前我却留在家里。但黄昏时分我又收到斯捷别利科夫通过邮局寄来的一封短柬，只有三行字，坚决而

"极其诚恳地"请我明天上午十一时去他家，商谈"极其重大的事情，到时您自己会看到事情的内幕"。我考虑再三，决定视情况而定，因为离明天还远着呢。

已经八点了，我本来早就出门了，可一直在等韦尔西洛夫：我有许多话想跟他说，我的心激动不已。然而韦尔西洛夫没有来，最终也没有来。暂时我不该在妈妈和丽莎跟前露面，再说我有一种感觉，韦尔西洛夫肯定一整天都不在她们那儿。我徒步走去，走到半路，我突然想去昨天那家运河边的小饭馆里瞧瞧。正巧碰见韦尔西洛夫坐在昨天的老位子上。

"我就猜着你会上这儿来的。"他说，朝我古怪地一笑，古怪地瞧了一眼。他笑得让人很不舒服，我已经好久没见到他脸上有这种笑容了。

我在小桌边坐下，起初只是把实事一一告诉了他：关于公爵、丽莎，关于昨天离开轮盘赌场后我在公爵家里的情景，连赌场上赢钱的事也没有忘了讲。他从头至尾听得十分仔细，对公爵决定娶丽莎一事又重问了一遍。

"Pauvre enfant[①]，说不定她嫁给了他也不会有任何好处。不过这婚姻多半也成不了……哪怕他能够……"

"请您把我当做朋友那样告诉我：这件事您原本就知道了？预感到了？"

"我的朋友，我对此又能怎么样呢？这纯属感情和他人良心的问题，哪怕事关这个可怜的小丫头也是如此。我再一次告诉你：过去有个时候，我曾过分地喜欢过问他人的良心问题——这是极不妥当的作为！但当他人遭难时，我不会拒绝去帮助，而且会全力以赴，但首先我自己必须弄得清楚。而你

① 法文：可怜的孩子。

呢，我亲爱的，你对这事真的始终没起过一点儿疑心吗？”

“可您怎么能这样，”我满脸通红地叫了起来，“您怎么能这样，既然您对我哪怕有丝毫怀疑，怀疑我知道丽莎跟公爵有私情，却又发现我同时在向公爵拿钱，那您怎么还能跟我说话，跟我坐在一起，伸手给我——给一个您想必认为是坏蛋的人，因为我敢打赌，您肯定怀疑我明明知道了一切，却以妹妹作由头向公爵要钱！”

“这同样属于良心问题，”他苦笑了一下，“可你又哪能知道，”他带着某种猜不透的感情，清楚地补充道，“你哪能知道我会不会担心，就像你昨天在另一件事上那样，担心丧失自己的‘理想’，担心我那热情诚实的孩子是个坏蛋？我是在担心，只是暂时置之脑后。为什么你不能设想，我并不懒散或狡诈，而是心地比较天真，虽然荒唐，却较为高尚呢。Que diable![①]我在太多的场合却是既荒唐又不高尚。要是你真养成了种种那样的习气，那你对我还有什么可宝贵的呢？在这种情况下，规劝和改过都是不体面的，哪怕你改过了，你在我心目中还是会丧失任何价值……”

“可您怜惜丽莎吗？怜惜吗？”

“我很怜惜她，我亲爱的。你凭什么认为我那么无情？恰恰相反，我会竭尽全力……喏，你怎么样，你的事怎么样了呢？”

“我们不谈我的事，现在没有我的事。听我说，您为什么对他会娶丽莎这事有怀疑呢？他昨天去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断然拒绝了……我是指拒绝了那个馊主意……就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出的主意——给他俩成亲。他拒绝得十分坚

① 法文：真见鬼！

决。"

"是吗？这是在什么时间？你究竟听谁说的？"他好奇地追问。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说了。

"嗯……"他沉吟了一下，似乎在暗自思量，"如此看来，这事发生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正好是另一场表态之前。嗯……是的，当然，他们之间可能会有这类表态……不过据我所知，在这之前无论是他这方面还是她那方面，都从来不曾对这件事说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是的，当然，只需要三言两语就足以说清了。可是你听着，"他突然古怪地笑了一下，"我这就告诉你一个甚至是不平常的消息，不用说，你会感兴趣的：假如说你的公爵昨天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求了婚（要是我料到了丽莎现在的情况，我也就会竭力不许他这么做，entre nous soit dit[①]），那么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无论如何也一定是当场拒绝了他。你大概很喜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对她十分敬重、评价很高吧？就你来说这做得很好，因此想必你会替她高兴：她要嫁人啦，我亲爱的，根据她的性格来判断，看样子她肯定能嫁成，至于我——这不用说，我自然会祝福她。"

"她要嫁人？到底嫁给谁？"我叫了起来，吃惊不已。

"你猜呀。可我就不劳你苦思苦想啦：嫁给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嫁给你那可爱的老头儿。"

我顿时目瞪口呆。

"想必她早就打定这个主意，当然啦，从各方面对它做了艺术处理，"他懒洋洋地、一字一顿地接着说，"我想这事正好发生在'谢廖扎公爵'拜访之后的一小时。（瞧，他这次赶得真不是时候！）她大大方方走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跟前，向他

① 法文：这话是在我们之间说说。

求了婚。”

“怎么是‘向他求了婚’？您是说他向她求婚吧？”

“怎么会呢！是她，是她主动求婚的，一点儿不错，他开心得不得了。据说眼下他老是坐在那儿诧异不已：他自己怎么会想不到这点呢。我听说他甚至得了点儿小病……想必也是开心的缘故吧。”

“听我说，您带着那么嘲弄的口气说话……我几乎无法相信。再说她怎么可能求婚呢？她说了些什么？”

“请你相信，我的朋友，我是由衷地高兴，”他突然满脸正经地答道，“当然，他老了，但按照一切法律和习俗，他还可以结婚，至于她——这又是属于他人良心的事情，我的朋友，我已经跟你说过多次，我不会去干涉的。话又说回来，她完全有权持有自己的看法，做出自己的决定。至于详情细节以及她说了些什么话，我的朋友，我没有本事向你转述。当然啦，她有这种本事，而且说不定是你我想都想不出来的。这件事上最最值得称道的是，没有发生任何丑闻，在上流社会眼里一切做得 très comme il faut①。当然，显而易见，她是想在上流社会里为自己争个地位，不过她也配得上这个地位。所有这一切，我的朋友，完全是上流社会中司空见惯的事，而她的求婚，想必做得既出色又优雅。她这人一丝不苟，我的朋友，照你有一回的说法，是个修女型的姑娘，而我早就管她叫‘淑静的少女’了。可你该知道，她几乎可以算是他的养女，已经不止一次看出他对她的好意。她早就口口声声对我说，她‘非常敬重他、珍视他，非常怜爱和同情他’，还有诸如此类的话，让我甚至多少有了点儿心理准备。今天早晨按照她的请求，由我的

① 法文：十分正当。

儿子，也即她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出面，把这件事告诉了我，这个兄弟你大概还不认识，我跟他每隔半年必定见一次。他相当赞许她这个举动。”

“那么这事已经公开啦？天哪，我太吃惊了！”

“不，完全还没有公开，要等到某个时候……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了，总之，我完全是局外人。但这一切都是真的。”

“可现在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您怎么看，这道小菜会不会让比奥林格倒胃口呢？”

“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了……说实在话，对这件事他是不会高兴的，但你该相信，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即使在这方面也是个极其体面的人。不过，这个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真是不寻常！昨天上午，正好在她求婚以前，她来查问我：‘您爱寡妇阿赫马科娃夫人，还是不爱？’这事我昨天就困惑不解地跟你说过，还记得吗？现在你明白了吗？因为假如我娶了公爵的女儿，她就不能嫁给这个女儿的父亲了。”

“哦，确实是这样！”我嚷嚷道，“可是难道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真的认为您……可能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吗？”

“显然是这样，我的朋友，不过……不过，你好像该去你要去的地方啦。你知道，我的头一直在痛。我这就吩咐弹一曲《露契娅》。我喜欢苦中作乐，不过这一点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老是重复说过的话，真是不可原谅……其实，我或许也该离开这里了。我爱你，我亲爱的，但是再见吧，我头痛或牙痛的时候，总是渴望孤独。”

他脸上露出一道痛苦的皱纹。现在我才相信，他当时真的是头痛，特别是他的脑神经……

“明天再说吧。”我说。

“什么叫明天再说？明天会发生什么呢？”他强笑了一下

说。

“我去找您，要不您来找我。”

“不，我不去找你，而你会跑来找我的……”

他的脸色显得特别难看，可我根本顾不上他了：事情是那么重大！

三

公爵确实身体不好，头上包着湿毛巾独自坐在家里。他眼巴巴地在等我，但与其说他光是头痛，倒不如说他整个神经都出了毛病。我又得预先交代一下：这最后一段日子，一直到发生大变故为止，不知怎么的我接二连三遇到的那些人，个个都激动得近于疯狂，想必弄得我自己都身不由己地受了感染。我该承认，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情绪很坏，再说昨天我在他面前号啕大哭过，这事让我觉得非常羞愧。何况他跟丽莎竟然那么狡猾地瞒过了我，使我不得不自认是个笨蛋。总之，当我走进他的家门时，我心里很别扭。但所有这一切伪装和别扭很快就消失了。我该替他说句公道话：一旦他的疑心很快消失殆尽，他就变得彻底地柔顺：他身上那种近乎孩子气的亲热、信任和爱心都显露了出来。他含着热泪吻了吻我，马上开始谈正事……是的，他确实很需要我：他的话和他的思路混乱极了。

他十分坚定地向我表明，他打算娶丽莎，而且愈快愈好。“她不是贵族，但请您相信，这一点从来不曾让我不安过，”他对我说，“我祖父就娶了一位家奴身份的姑娘，她是邻庄地主私设的农奴剧团的歌女。当然，对于我的婚姻，我的家族抱有另一种希望，但现在他们将不得不让步，而且也不会有任何纷

争。我要和现在的一切决裂，彻底决裂！一切都要改变，一切都要按新的方式！我不明白您妹妹为什么爱上我，但是，不用说，要是没有她的话，现在我也许早就不在人世了。我打心底里向您发誓，现在我把我跟她在卢加的相遇，看做是上天的旨意。我想，她爱上我是因为我‘彻底堕落’……不过，这一点您能理解吗，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完全理解！”我口气十分肯定地说。我坐在桌子前的圈椅里，他却在房里走来走去。

“我应该毫不隐瞒地把我们那次相遇的经过全都告诉您。事情起因于我内心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只有她一人知道，因为我当时也只敢告诉她一个人。所以至今别人都不知道。那时我怀着绝望的心情去了卢加，住在斯托尔别耶娃那儿，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去那儿，或许是寻求彻底的孤独吧。那时我刚刚辞去了某团队里的职务，我进这个团队是在回国之后，也就是在国外跟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那次相遇之后。那时我手头有钱，在团队里大肆挥霍，过着阔绰的生活，尽管我竭力不去得罪共事的军官，但他们都不喜欢我。而且我得向您坦白，从来就没有一个人喜欢过我。团队里有个骑兵少尉，姓斯捷潘诺夫，说实话是个异常浅薄的小角色，甚至似乎挺窝囊，总之，是个毫不起眼的人物。不过为人倒绝对诚实。他常到我那儿来，我对他也很随便，有时他整天就坐在我房间的角落里，一声不吭，但神态庄重，对我倒也毫无妨碍。有一次我跟他讲了一桩正在流传的趣闻，但其间我又添油加醋地胡诌了一气，说是上校的女儿对我抱有好感，而且上校也相中了我，不用说，我想怎么样他都会一一照办……总之，是诸如此类的话，细节我就不谈了，但后来这些话却变成了一个极其复杂和下流的谣言传了出去。传出去的人不是斯捷潘诺夫，而是我的勤务兵，

他偷听到这番话之后就牢牢记住了，因为这桩可笑的趣闻败坏了一位年轻女子的名声。谣言传开之后，这个勤务兵在受到军官们审问时，就供出了斯捷潘诺夫，就是说，供出了是我跟斯捷潘诺夫讲的。斯捷潘诺夫处于这种状况下，也就根本无法否认他听到过，因为这是人格问题。由于这桩趣闻里有三分之二是我扯的谎，所以军官们个个义愤填膺，于是团长不得不把我们召集到他那儿，要求弄个水落石出。当时团长当着众人的面问斯捷潘诺夫：他到底听到过没有？于是他就说出了全部真相。而我，身为世袭千年的公爵，当时竟干了些什么呢？我居然矢口否认，当着斯捷潘诺夫的面说他是在扯谎，不过我用词挺客气，诸如他'当时领会错了'等等……细节我还是不谈了吧，不过有一点对我的处境有利：由于斯捷潘诺夫常常去我那儿，所以我能把事情说成不无可信的样子，似乎他有所贪图，所以跟我的勤务兵串通一气。斯捷潘诺夫听了只是默默地盯了我一眼，耸耸肩膀。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的目光，永远也忘不了。事后他马上想呈请退役，可您猜结果怎么着？所有的军官一下子全都跑去看望他，劝他不要退役。两个星期之后，我就离开了团队：没有人开除我，也没有人叫我退役，是我以家庭作借口辞职的。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起初我满不在乎，甚至还生他们的气呢。我住在卢加，认识了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但后来，又过了一个月，我却看着我的手枪好几次都想到了死。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总是阴暗地看待每一件事，当时我写好了一封给团队的信，向团长和同事完全承认我在扯谎，想替斯捷潘诺夫恢复名誉。信写好之后我给自己出了个难题：'寄出去后活下去，还是寄出去后就去死？'这个问题我本来是解决不了的。有一回，纯粹是出于偶然，我跟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奇怪地匆匆交谈了几句以后，一下子就使我跟她变

得贴心起来。在这之前尽管她常常去斯托尔别耶娃那儿，我们碰见了也只是点点头，连话都不大说。这一回我却突然把内心的那个秘密全都告诉了她。就是在那时，她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问题她到底是怎样解决的呢？”

“我没有把信寄出去。她的答案是不寄。她说了这样的理由：假如我把信寄出去，不用说我是做了一件高尚的举动，足以洗清自己的污点，甚至还远不止如此，但是这后果我自己能受得了吗？她认为没有人能受得了，因为到那时前途就毁了，也不可能再重新做人。再说，就算斯捷潘诺夫受了一点儿伤害，但事情已经过去，即使我不去更正，他也被那一伙军官宣告无罪了。总之，看法很特别，但她阻止了我，我也完全听从了她。”

“她用狡诈的方法解决了问题，但是充满了女人的心机！”我叫了起来，“她那时就已经爱您了！”

“正是这一点使我获得了新的生命。我曾暗暗发誓要重新做人，彻底改变生活，要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她，可结果呢——就弄成了我们这样！结果是我跟您经常跑这里的赌场，玩轮盘赌，玩纸牌，我在遗产面前得意忘形，热衷于追名逐利，喜欢结交那一伙人，喜欢漂亮的马车……我害苦了丽莎——我真可耻！”

他举手擦了擦脑门，在房里走了一个来回。

“我跟您分别从两个方面遭受到了俄国人相同的命运，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一个俄国人只要稍微越出习俗给他规定的常轨，他就马上不知道怎么办了。处在常轨之中时，一切都明明白白：收入、官衔、社会地位、马车、拜客、供职、娶妻都有规可循，但稍一

偏离——我就成什么啦？就成了一片随风飘荡的树叶。我不知道何去何从了。这两个月来，我一直竭力使自己不越出常规，我爱上了这种生活，已经陷进去了。您还不知道我在这种生活里陷得有多深：我爱丽莎，真心爱她，可同时我却在打阿赫马科娃的主意！”

“真是这样？”我痛苦地叫道，“顺便问问，公爵，您这是指昨天跟我说过的，韦尔西洛夫怂恿您去干反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什么卑鄙勾当？”

“也许是我夸张了，我太多疑，冤枉了他，就像冤枉了您一样。这事您就别提了。不过，难道您以为整个这段日子里，也许就从卢加那时候起，我不曾有过崇高的人生理想吗？我向您发誓，这种理想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它时时浮现在我眼前，丝毫也没有在我心头失去魅力。我给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发誓说要重新做人，这誓言我牢记在心。昨天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这里谈论贵族阶层，请您相信，他并没有对我说出任何新的见解。我说的理想早已坚定地确立了：拥有几十俄亩土地（只需要几十俄亩，因为我得到的遗产几乎花尽了），然后就跟上流社会彻底断绝，不再追名逐利，在乡下拥有一所房子，建立一个家庭，自己做个农夫之类的人，哦，对于我们家族来说——这不是新鲜事，我伯父就亲手耕过地，我祖父也是。我们虽说是千年世袭的公爵，跟罗昂世族[①] 一样高贵，但我们很穷。我会这样教导我的子女：‘你要一辈子时刻记住，你是个贵族，你血管里流的是俄国公爵神圣的血，但不要因为你父亲亲自耕种过土地而感到羞耻：他这样做时并没有辱没公爵的门第。’除了这一小片地以外，我不会给他们留下别的财产，

① 法国布列塔尼的一个古老的公爵世族。

但是我会让他们受到高等教育，我会把这事当做我应尽的责任。哦，丽莎肯定能帮助我实现这个理想。丽莎，孩子，干活，——哦，这一切我跟她是多么向往，在这儿，就在这所屋子里，我跟她一起梦想过，可结果呢？我却同时在打阿赫马科娃的主意，其实我根本不爱这个女人，但我却在盘算有没有可能结成一桩上流社会富裕的婚姻！直到昨天纳晓金带来了比奥林格的消息，我才决定去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可您是去拒绝那个主意的吧？我想这是诚实之举，不是吗？”

“您这么想？”他在我面前止住了脚步，“不，您还不了解我的天性呢！或许……或许我在这种事情上自己也有点儿闹不明白：因为这种事情想必不能仅仅归结为天性。我真心喜欢您，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另外，这整整两个月以来我又深深地对不起您，所以我想让您，作为丽莎的哥哥，了解这一切：我去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是为了向她求婚，而不是去拒绝那个主意。”

“这可能吗？可是丽莎说……”

“我欺骗了丽莎。”

“请允许我问一下：您是正正式式地求了婚，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拒绝了您？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公爵，这些细节对我非常重要。”

“不，我根本就没有求婚，不过这仅仅是因为我还来不及开口，她自己就比我抢先了一步，当然措辞并不直截了当，但却完全一清二楚，她让我‘知趣地’明白这个主意往后已行不通了。”

“这么说，您毕竟没有求婚，您的自尊心没受伤害！”

“您怎么能这样看呢！我不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吗？还

有丽莎呢？我欺骗了她，而且……这不等于是我想抛弃她吗？还有我对自己、对列祖列宗发过的誓言呢？我发誓要重新做人、要替早先干下的种种恶行赎罪的呀！我求您别把这事告诉她。也许只有这件事她不能原谅我！我从昨天起就病了。关键是，现在看来一切都已经完了，索科利斯基家族中最后一位公爵将去服苦役了。可怜的丽莎！我苦巴巴地等了您一整天，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就为了向您，向丽莎的哥哥，公开她目前还不知道的情况。我是一个刑事犯，我参与伪造某铁路的股票。①”

“这又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去服苦役？”我蹦了起来，惊恐地望着他。他脸上显露出深沉的忧伤，一种无奈的悲哀。

“您坐下，”他说，自己则坐到对面的圈椅里，“首先，您该知道事实：一年多以前，就在那一年的夏天，我先在埃姆斯跟莉季娅和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待在一起，后来去了巴黎，事情就出在我去巴黎逗留两个月的时候，不用说，在巴黎我缺钱花。这时碰巧遇见了斯捷别利科夫，这人其实我早先就认识了。他给了我一笔钱，而且答应以后还会给，但他要我帮他一个忙：他们需要一名能工巧匠，会画画、制版、石印等等，还需要一名化学师和一名技师，——为了某种目的。至于为了什么目的，他甚至一开头就说得相当露骨。什么原因？就因为他摸透了我的性格：我听了这一切只是发笑而已。关键是我在学校读书时就认识了一个人，此人现在住在汉堡某处，算是俄国的侨民，其实并非真正的俄国人。他在俄国时曾经有一次涉嫌参与过一桩伪造证券案。斯捷别利科夫指望的就是这个人，但

① 此处利用了 1874 年 2 月在彼得堡区法院审理的坦波夫—科兹洛夫铁路股票伪造案的情节。——俄编注

他需要有人推荐，所以才来找我。于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三言两语的介绍信，随即也就把这事忘了。后来他一次又一次地跟我碰面，当时我从他手里总共拿了近三千卢布。关于那件事我真的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到了这里以后，我拿他的钱一直都是出借据和有所抵押的，他像个奴仆似的巴结奉承我，直到昨天我才突然第一次从他嘴里得知：我——是个刑事犯。"

"昨天？什么时候？"

"就在昨天早晨纳晓金来到之前，我跟他在书房里吵嚷的那会儿。他第一次十分清楚而大胆地跟我谈论起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那件事。我抡起手想扇他，谁知他突然站起来扬言说，我跟他早已沆瀣一气，要我记住我是他的同谋，跟他一样是个骗子，总之，即使这不是原话，也是这个意思。"

"简直胡说八道，这不是在凭空捏造吗？"

"不，这不是凭空捏造。今天他来过我这儿，做了较为详细的解释。那些股票早已在流通，而且还将继续发行，可是大概在什么地方开始出了问题。当然，我是局外人，不过'您当时可是写过一封介绍信的啊，'——斯捷别利科夫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但是您当时并不清楚写信的目的呀，或者，您是清楚的？"

"我是清楚的，"公爵低声答道，垂下了眼睛。"我是说，您瞧瞧，我是既清楚又不清楚。当时我发笑了，我觉得好玩。当时我什么也没有想，何况我根本不需要什么假股票，又不是我打算去伪造股票。可是他当时给了我三千卢布，事后，甚至不认为我欠他这笔钱，我却默认了。不过话又说回来，谁知道呢，或许我也该算是个伪币制造者吧？我不可能不清楚写信的目的，我不是小孩子，当时我是清楚的，但我觉得好玩，于是

我帮助了这些该去服苦役的坏蛋……而且我帮助他们是为了钱！所以说，我也是个伪币制造者！”

“哦，您夸大其词了，您是有错，但您夸大了！”

“主要是，这件事里有个姓日别利斯基的人，还很年轻，在司法界做事，好像是个什么帮办。他在这桩股票事件里多少也是个同谋，后来他从汉堡那位先生那儿来找过我，当然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来干什么，根本没提股票的事……可是他手里却保存了两份我亲笔写的文据，都是三言两语的字条，不用说，这两张字条现在也成了证据，这一点我今天才完全明白过来。据斯捷别利科夫解释，这个日别利斯基坏了事：他偷了什么东西，也不知是谁的钱，大概是公款，他打算再偷一把就移居国外，因此日别利斯基提出至少要给他八千卢布，作为资助他移居国外的费用。我从遗产中得到的那部分钱，正够上斯捷别利科夫提出的要求，但斯捷别利科夫说，还应该满足日别利斯基提出的要求……总之，除了放弃我从遗产中得到的那部分钱之外，我还得再给一万卢布——这就是他们的最后通牒。到时他们才会把我那两张字条还给我。很明显，他们是串通好了的。”

“这事显而易见很荒唐！要是他们告发您，这明明就会供出自己！他们决不会去告发的。”

“这我明白。他们也根本没有威胁我去告发，他们只是说：‘当然，我们不会去告发，可是万一事情败露，那就……’他们就说了这么一句，不再说下去，可是我想这已经足够了！因为问题并不在此：不管将来结果如何，哪怕此刻这些字条揣进了我的口袋里，可我已经跟这些骗子勾结在一起，永生永世成了他们的同伙！我对俄国撒谎，对孩子们撒谎，对丽莎撒谎，对自己的良心撒谎！……”

“丽莎知道吗?”

“不，她根本不知道。就她目前这种状况，她会受不了的。我现在穿着团队里的军服，只要碰见我团队里的任何一个兵士，我分分秒秒都意识到我没有资格穿这身军服。”

“您听我说,”我突然叫了起来，“这事没什么好谈的，您只有唯一一条出路，那就是去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向他借一万卢布，您只是恳求他，不必披露任何内情，然后您把这两个骗子叫来，彻底跟他们了断，赎回您那些字条……事情也就了结了。了结了整个事情之后，您就耕地去吧！丢掉幻想，相信现实!”

“这条出路我已经想过,”他坚定地说，“今天一整天我都在盘算这一步，最后下定了决心。我只是在等您来。我会去的。您该知道，我有生以来从未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借过一个戈比。他对我们家族很友善，甚至……有所体恤，但就我而言，我个人从来不曾拿过他的钱。不过现在我已下定了决心……您该注意到，我们这一族在索科利斯基世族中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那一族要古老：他们属于晚辈的一支，甚至是个旁系，几乎是有争议的……我们双方的祖先互相敌对。在彼得大帝改革初期，我的高祖父（他也叫彼得）始终是个分裂派教徒，在科斯特罗马森林地带流浪。这位彼得公爵再婚时，娶的也不是贵族女子……就是在那时候，才冒出了索科利斯基的另一个支系。可我……我这是在谈什么呀?”

他很疲惫，似乎近于胡扯了。

“您静静心吧,”我起身抓过帽子，“先躺下睡一觉。至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他是决不会回绝您的，尤其是现在他正高兴着呢。您知道那里发生的事吗？难道您不知道？我听到一个奇闻，说他要结婚了，这还是个秘密，不过当然不必瞒

您。”

于是我手拿帽子站着，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急切地追问详情，特别是时间、地点和可信的程度。我当然不加隐瞒：据讲，这事是在他昨天拜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之后立即发生的。我无法说清这条消息使他产生了怎样病态的感受。他顿时脸都变样了，仿佛变歪了，那种苦笑使他的双唇痉挛地抿紧，最后他脸色惨白，垂下眼睛陷入了沉思。我一下子非常清楚地看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昨天的拒绝，使他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伤害。也许他在这种病态的心境下，此时此刻正在活生生地回想起昨天的情景：他在这个姑娘面前竟然扮演了一个可笑而卑贱的角色，现在看来，他本来对她会答应求婚一事，始终是笃定有把握的。另外，也许他还想到自己对丽莎干了一件多么卑鄙的事，而结果却是一场空！我觉得好奇怪，这些上流社会的公子哥儿把对方看做是什么人了呢？他们凭什么还那样你敬我我敬你呢？这位公爵明明可以猜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早已知道他跟丽莎有关系，实质上也就是跟她妹妹有关系，即使她目前不知道，有朝一日也一定会知道，可是他还是“毫不怀疑她会答应”！

“难道您会认为，”他突然高傲自大地抬眼望着我，“在我知道了这条消息之后，现在我还能去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去向他借钱吗！他是刚刚拒绝了我的那个姑娘的未婚夫，向他借钱是何等穷酸相，何等奴才相！不，现在一切都破灭了，哪怕这老头儿的帮助是我的最后希望，那就让这个希望也破灭吧！”

我心底里赞同他这个看法，但是看待现实毕竟应该把眼光放宽些：难道这个公爵老头儿还能算是个健全的人、算是个未婚夫吗？我的脑海中翻腾起好几个想法。其实就算没有这些想

法，我刚才已打定了主意，明天一定要去看看这个老头儿。眼下我尽力冲淡公爵的感受，劝这可怜人睡一觉："只要您睡足了觉，思路就会清晰些，您自己会看到的!"他热情地握了握我的手，但没有再吻我。我向他允诺说，明天晚上我来找他，"我们谈谈，好好谈谈：要谈的话已经积得太多了"。他听了我这话，有点儿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第八章

一

那天夜里，我老是梦见轮盘、赌博、金币和盘算的情景。我仿佛置身在赌桌旁边，一直在盘算什么，下什么注，赢的机会有多大，这一切使我整夜都感到十分难受，就像做的是一场噩梦。我得说实话，即使我昨天一整天脑子里都充满了种种强烈的印象，但也时时刻刻会想起在泽尔希科夫赌场赢钱的事。我努力赶走这个念头，却赶不走那种印象，一想到这事就哆嗦。这次赢钱刺痛了我的心。莫非我真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十之八九，我至少有着赌徒的气质。就连现在，我在记述这一切的时候，我也时不时地想到赌博！有时我会一连几小时坐着一声不吭，头脑里却在盘算怎么赌，想象着一切怎样进行，我如何下注，又如何赢钱。是的，我有许多不同的“气质”，所以我的心灵永不宁静。

我决意十点钟去找斯捷别利科夫，而且要步行去。马特维刚一出现，我就打发他回家了。趁喝咖啡的时候，我尽量做了

周密的思考。不知为什么我感到挺高兴，我立即审视了一下内心，便猜出我之所以感到高兴，主要是因为“今天我将到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的住宅去”。可这一天是我生活中悲惨的一天，而且出乎意料，恰好又是以一件料想不到的事开的头。

十点整，我的房门砰的一声被撞开。只见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冲了进来。我什么都可以料到，就是料不到她会上门，我霍地站起身，惊恐地望着她。她满脸狂怒，举止失措，要是问她为什么来找我，看来她自己也说不出来。我提前做个交代，她刚刚得知一个非同小可的消息，一下子把她摧垮了，此时她还摆脱不了最初的感受。而这条消息也涉及到我。不过，她在我这儿只待了半分钟，就算整整一分钟吧，决不会更多。她就那样直勾勾地盯着我。

“你干的好事！”她站到我面前，弓起身子冲向我，“你这个狗崽子！你惹出了多大的祸？难道还不知道？还安安稳稳喝咖啡呢！你多嘴多舌，你是个碎嘴子，唉，你是个纸糊的情人……这种人该用树条狠狠地抽，用树条，用树条！”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出了什么事？到底怎么啦？是妈妈？……”

“你会知道的！”她威胁地叫着，便一溜烟跑出了房间。当然，我本该去追她的，但有一个念头阻止了我，其实不是念头，而是某种隐约的不安：我预料到“纸糊的情人”这句话是她叫骂的要害。当然，我自己不可能猜出什么，但我很快便出了门，等我尽快见过斯捷别利科夫以后，我就会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家。“到那里，一切都会有答案！”——我直觉地这样想。

说来让人吃惊，斯捷别利科夫居然已经完全知道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那件事，甚至连细节也知道，我不想一一描写

他的谈话与手势，总之，他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由于她“艺术处理成功”而欣喜若狂。

“瞧，这是个人物！不，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惊叹道，“不，她行事就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会干坐着，无所事事，她却渴望喝几口真正泉源里的水，而且她喝到了。她……她简直就是一尊古代的雕像！古代智慧女神的雕像！只是她会行走，穿着现代的服装！”

我请他谈正事。跟我预料的完全一样，所谓重大的事情，只不过是要我怂恿和说服公爵，让他去求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给予决定性的帮助。“不然的话，他的处境可能会非常非常糟糕，这可不符合我的本意，您说是不是？”

他望着我的眼睛，不过看样子他并没有料到，我比昨天见面时又多知道了点儿情况。再说他也不可能料到：当然啦，我没有一句话或一个暗示透露出我已经知道了“股票事件”。我们没有谈多久，他就立刻许诺给我一笔钱，“数目可观，数目可观，只要您促成公爵去。事情紧迫，非常紧迫，关键就在于太紧迫了。”

我不愿像昨天那样跟他争论和吵嘴，于是起身往外走，为了以防万一，给他扔了一句我“尽力而为”。不料他突然使我诧异极了：当我已经快走到门口时，冷不防他伸出手臂亲热地搂住我的腰，开始对我说起……极其莫名其妙的事。

为了不使读者厌倦，我且略过细节，也不实录谈话的全部来龙去脉。他的意思是要我“介绍他跟杰尔加乔夫先生认识，因为您常去那儿”！

我顿时屏息静气，竭力不让任何形迹暴露自己。不过我马上回答说，我在那儿完全是个陌生人，如果说去过的话，那也只是碰巧去了一次。

“可是既然允许您去过一次，那您就可以去第二次，是不是?”

我直率地、但又很冷静地问他，他这是要干什么？瞧，有一点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像他这么一个显然并不愚蠢、按瓦辛的说法还是“务实的”人，怎么可能幼稚到如此的地步？他居然十分坦率地回答我说，他怀疑杰尔加乔夫家里“肯定在干什么违禁的事，是严格禁止的事，所以一旦我侦查出来，就可以从中替自己捞到点儿好处”。他还笑嘻嘻地朝我挤了挤左眼呢。

我根本没有给他任何肯定的答复，只是假装在思考，“答应考虑考虑”，随后我就尽快离开。事情复杂了：我急急去找瓦辛，正好碰上他在家。

“哦，您也来啦!”他见了我，莫名其妙地这么说。

我没去理会他这句话，便径直说了来意，告诉他发生的情况。他显然很震惊，虽说丝毫也没有失去冷静。他详细追问了一切。

“很可能是您理解偏了吧?”

“不，我理解得很正确，他的意思是十分明显的。”

“不管怎么说，我非常感激您，”他由衷地补了一句，“对啦，说实在话，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那就是说，他认为您禁不起一定数目的金钱诱惑。”

“何况他太清楚我的处境了：我老是赌博，行为不端呢，瓦辛。”

“这我听说过。”

“最令我不解的是，他居然知道您的情况，知道您也常去那儿。”我冒险地试探了一句。

“他知道得更深呢，”瓦辛非常大方地答道，“他知道我跟那儿的事毫不搭界。再说，整个这伙年轻人多半也是清谈一

通，如此而已。其实您自己记得最清楚。”

我觉得他似乎对我有点儿不信任。

“不管怎么说，我非常感激您。”

“我听说斯捷别利科夫先生的事有些不妙呢，”我又试探了一句，“至少我听说有些股票……”

“您听说什么股票啦？”

我故意提了一下“股票”，当然，可不是为了把公爵昨天讲的秘密告诉他。我只是想做个暗示，根据他的脸色和眼神，看他对股票事件是不是知道点儿什么。我达到了目的：根据他脸上那种似有若无的瞬间变化，我猜到他对这事也许知道点儿什么。我对他问的“什么股票”没做解释，而是避而不答，他呢，真是奇怪，居然也不再提了。

“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身体好吗？”他关心地问。

“她身体很好。我妹妹一向敬重您……”

他的眼睛愉快地闪亮了一下：我早已猜到他对丽莎有好感。

“最近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到我这儿来过。”他突然告诉我说。

“什么时候？”我叫了起来。

“正好四天以前。”

“不是昨天？”

“不，不是昨天。”他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

“以后我也许会更详细地告诉您我们这次见面的情形，不过，现在我认为有必要先告诉您，”瓦辛神秘莫测地说，“我觉得当时他好像情绪不正常……甚至理智也不正常。不过，我还接待过一次拜访，”他突然微微一笑，“刚好在您来这儿之前，我同样不得不断定来客不太正常。”

“公爵刚才来过这儿?”

“不，不是公爵，我这会儿说的不是公爵。刚才来的是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韦尔西洛夫……您什么都不知道吗？他从来不曾有过这种状况?”

“也许有过，但在您这儿他到底怎么啦?”我急忙问。

“当然，我本该对这事保守秘密的……我跟您这次谈话真有点儿怪，尽谈些秘密的事呢，”他又微微笑了一下，“不过，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并没有叫我保守秘密。而您——是他的儿子，由于我知道您对他有感情，所以这一回如果我预先提醒您，也许倒是做了件好事。您简直想象不到，他来这儿是问我：万一最近几天，很快，他要跟人决斗，我是否同意当他的副手？我当然一口拒绝了他。”

我感到无限震惊，这个消息比任何消息更使我觉得不安：肯定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有什么大事了，而我居然还不知道！我突然记起韦尔西洛夫昨天对我说过的话：“不是我去找你，而是你会跑来找我的。”我飞快地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家赶去，更加预感到谜底就在那儿。临别时瓦辛又一次向我道了谢。

二

老公爵正坐在壁炉前，两腿裹着毯子。他见到我时，目光中甚至透出一丝疑虑，好像很奇怪我会来，可他自己却几乎每天都打发人去叫我。不过他还是亲切地跟我打了招呼，但对我起初的一些问话，他回答得似乎有些不情愿，不知为什么显得非常心神不宁。好像他时不时在思考什么，在审视我，好像他

忘记了什么，竭力在回想某一件肯定跟我有关的事。我直言告诉他说，我已经听到了整个事情，而且非常高兴。顿时他嘴角边泛起了亲切友善的笑容，人也精神了，他那种谨慎和疑惑立即一扫而空，似乎他已经把这些忘光了。而且，不用说，是真的忘了。

“我亲爱的朋友，我就知道你会头一个来的，你要知道，我昨天还想到你对这事的态度呢：‘谁会高兴呢？他准会高兴的，’瞧，除了你，没有人会高兴的，不过这也无所谓。别人都会恶言相向，但这算不了什么……Cher enfant①，整个这件事是那么高尚，那么美好……可是不用我说，你自己就对她十分了解。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对你的评价甚至非常高呢。她，她有一张庄重而迷人的脸，英国‘基普谢克’② 中的脸。她是一幅最美的英国版画，绝无仅有……两年前我就有了这些版画的全套收藏……我是一直、一直就有这个意思的，是一直就有的，我只奇怪自己怎么从没想到过该这样做。”

“就我的记忆来说，您一直很喜欢、很赏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我的朋友，我们并不想伤害任何人，跟朋友、跟亲属、跟心爱的人一起生活——这是天堂。大家都像是诗人了……总之，从史前时代起人人早都知道这一点。告诉你，我们夏天先去索登，然后去巴德加施泰因。③ 可是，我的朋友，你已经好久没来了，你是怎么啦？我可一直在盼你来啊。打那以后，发生过太多太多的事情，不是吗？只可惜我老是心神不安，只要

① 法文：亲爱的孩子。
② 英语 Keepsake 的俄语音译，指版画画册。
③ 索登是德国的一座矿泉疗养城市；巴德加施泰因是奥地利的疗养胜地，位于风景如画的加施泰因谷地。

剩下我一个人，我就心神不安。正因为这样，我才不能一个人过活，不是吗？这就像二二得四那样清楚。我从她开口的第一句话里就马上明白了这一点。哦，我的朋友，她总共才说了两句话，可是这……这两句话就像是一首绝妙的诗。其实你该算是她的兄弟，差不多是亲兄弟，不是吗？我亲爱的，难怪我会那么喜欢你！我敢发誓，我早就预感到会有这事。我吻了吻她的纤手，哭了起来。"

他掏出手帕，似乎又要哭起来了。他异常激动，大概"病情"极坏，在我们相识的整个时间里，我能记起的就这一次。他通常，甚至几乎总是比现在有朝气得多，也精神得多。

"我愿宽恕所有的人，我的朋友，"他喃喃地往下说，"我想要宽恕所有的人，而且我早就不生任何人的气了。艺术，la poésie dans la vie[1]，接济不幸的人，还有她，圣经中的美人。Quelle charmante personne，a? Les chants de Salomon...non，ce n'est pas Salomon,c'est David qui mettait une jeune belle dans son lit pour se chauffer dans sa vieillesse. Enfin David，Salomon[2]，这一切在我脑子里打转——转成了一团乱麻。世上的一切事情，cherenfant，可以很庄严，同时也可以变得很可笑。Cette jeune belle de la vieillesse de David——c'est fout un

① 法文：生活中的诗。
② 法文：一个多么迷人的美女，啊？这是所罗门之歌……不，这不是所罗门之歌，这是大卫的故事，大卫让一个美貌的童女睡在他的床上，使自己的身体得暖。不过，大卫啦，所罗门啦。所罗门之歌是指《旧约全书·雅歌》（古代爱情诗的典范）。

poème①，可是在保尔·德·科克② 的笔下，这个故事就写成了某种 scène de bassinoire③，让我们大家读了觉得可笑。保尔·德·科克既没有分寸感，也没有鉴赏力，虽说他有才华……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面带微笑……当时我说，我们不会妨碍的。我们开始了我们的爱情，那就让我们走到底吧。哪怕这是个梦想，也别让人剥夺了我们这个梦想。”

“您怎么说是梦想呢，公爵？”

“梦想？怎么会是梦想？就算是个梦想吧，只求让我们带着这个梦想死去。”

“哦，公爵，干吗要提到死呢？活着，现在就是要活着！”

“我说什么啦？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我简直不明白生命为什么如此短促。当然，短促的生命不会感到厌倦，因为生命也是造物主的艺术品，具有普希金诗歌那种完美无缺的形式。简短是艺术性的首要条件。但是如果有人不感到厌倦，那就应该让他活得久些。”

“告诉我，公爵，这事已经公开宣布了吗？”

“没有！我亲爱的，绝对没有。我们大家都谈妥了。这是家庭里的事，是家事，家事。目前我只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完全坦白说了，因为我认为我对不起她。哦，卡捷琳娜·

---

① 法文：年迈大卫的这个美貌童女——这简直是一首诗。见《旧约全书·列王纪上》（第1章，第1～4节）：“大卫王年纪老迈，虽用被遮盖，仍不觉暖。所以臣仆对他说，不如为我主我王寻找一个处女，使她侍候王，奉养王，睡在王的怀中，好叫我主我王得暖。于是在以色列全境寻找美貌的童女，寻得书念的一个童女亚比煞……她奉养王，侍候王，王却没有与她亲近。”此故事在本书第3部第11章第1节还将提到。

② 保尔·德·科克（1794—1871），法国作家。他的许多长篇小说描写中产阶级风习，在当时广泛流行。

③ 法文：色情场面。

尼古拉耶芙娜是个天使，她是个天使！”

“是的，是的！”

“是的？连你也说‘是的’？可我原以为，你也是她的仇人呢。哦，对啦，顺便说一下，她要我不再接待你。没想到你进来时，我突然把这事给忘了。”

“您说什么？”我跳了起来，“什么原因？她什么时候说的？”

(预感没有欺骗我，对，刚才听了塔季扬娜冲口说的那些话，我就预感到会有这类事！)

“是昨天说的，我亲爱的，是昨天，我甚至不明白你是怎么进来的，因为已经采取了措施。你怎么进来的？”

“我是大大方方进来的。”

“想必是这样，要是你要花招进来，他们准会抓住你，正因为你大大方方走进来，他们才放你通行。大大方方，mon cher，实质上是一种最高超的花招。”

“我什么也不明白，这么说来，连您也决定不接待我啦？”

“不，我的朋友，当时我说过我是局外人……我是说，我完全同意了。请你相信，我亲爱的孩子，我非常喜欢你。可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要求得非常坚决，太坚决了……啊，你瞧！”

就在这当儿，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突然出现在门口。她穿着出门的衣服，像往常一样过这边来吻一下父亲。她一见我就发窘地停住了脚步，很快转身走了出去。

“Voilà①！”公爵异常激动地惊叫起来。

“这是误会！”我大声嚷道，“只要一分钟就能说清……

① 法文：竟然这样！

我……我去去就来，公爵！”

于是我跑出去追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

随后的事接二连三发生得那么快，以至于我不但无法思考，甚至连自己该怎么做也无法稍做准备。要是我能有所准备的话，当然就不会那么做了！可是我却像小孩子那样失魂落魄。我先向她住的房间那边跑去，半道上仆人却对我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已经出去上马车了。我拼命奔向通正门的楼梯。只见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穿着皮大衣正在下楼，她身边走着，或许最好说挽着她的，是位身材匀称的高个子军官，他身穿军服，佩着军刀，没穿军大衣，军大衣由跟在他后面的仆人拿着。这就是男爵，上校军衔，三十五岁上下，是个神气活现的军官典型，人显得瘦削，脸型稍嫌偏长，小胡子以至连眼睫毛都是浅棕红色的。他的脸虽然根本不漂亮，但是却挂着一副刻薄而挑衅的表情。我现在粗略描写的是我当时见到的模样。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他。我跑着下楼追赶他们，既没戴帽子也没穿皮大衣。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第一个瞧见了我，赶快对他耳语了句什么。他回了一下头，马上对仆人和看门人点头示意。这时我已经追到了大门口，仆人一个箭步向我靠过来，可是被我用手推开了，我紧追不舍跳上了台阶，此时比奥林格正在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上马车。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我毫无意义地大声叫唤。（活像个傻子！活像个傻子！哦，当时的情形全都历历在目，我竟然连帽子也没戴！）

比奥林格恶狠狠地再一次朝仆人掉过头来，对他大声吼了句什么，是一句还是两句，我没听清。我马上觉得有人想抓住我的臂肘。这时马车已经启动，我又大叫一声扑过去追赶。我真切地看见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正在车窗后面窥视，神情

似乎很不安。可是我扑过去的时候动作太快，根本没想到会突然猛撞了一下比奥林格，好像是重重踩痛了他的脚。他轻轻哼了一声，咬了咬牙，使劲抓住我的肩膀狠狠那么一推，我便被甩到了三步之外。就在这刹那间，有人给他递来大衣，他披上大衣，坐上雪橇，在雪橇上指着我又对那些仆人和看门人威严地吼了一声。他们马上抓住了我，不让我行动：有个仆人草草给我披上皮大衣，另一个给我递帽子，而我——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他们当时说了些什么；当时他们是说过些什么，——我站在那里听着，却什么也没有听懂。但是我突然甩开他们跑了。

三

一路上我什么也分不清，老是撞人，就这么最后一直跑到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寓所，甚至没想到雇一辆出租马车。比奥林格当着她的面推我！当然，我踩了他的脚，他出于本能推了我一把，就像给踩痛了鸡眼的人那样。（说不定我真是踩痛了他的鸡眼呢！）可是她看见了，还看见仆人们怎样抓我，这一切都是当着她的面发生的，当着她的面！我跑进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家，起初根本说不出话来，我就跟发烧似的，下颚直哆嗦。我也真的在发烧，而且还哭了……哦，我受了奇耻大辱！

“哎！怎么样？给人家轰出来了吧？活该，活该！”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说。我默默地坐在长沙发上，望着她。

“这人到底怎么啦？”她凝神地打量我，“喏，喝杯水吧，喝几口，喝完它！跟我说，你在那儿又胡闹了不是？”

我嘟嘟哝哝说，我被那儿驱逐出门了，比奥林格还在街上

推搡我。

“现在你有能力理解点儿东西吗？还行不行？喏，拿去读一遍，好好欣赏吧。”她从桌上取过一封短信递给我，自己则站到我面前等着。我马上认出这是韦尔西洛夫的笔迹，总共只有几行字：信是写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我猝然一震，我的理解力顿时完全恢复了。以下就是这封可怕、不成体统、荒唐而蛮横的短信内容，一字不差：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女士：

尽管您生性放荡并精于此道，但原先我仍以为您会克制您的情欲，至少不会去加害于孩子。可您居然无耻地连这种事也在干。我正告您，您知道的那个文件肯定没有用烛火烧毁，而且从来也不曾到过克拉夫特手里，所以您在这件事上必定一无所获。因此您别平白无故地去腐蚀一个少年。饶了他吧，他还没有成年，几乎是个孩子，无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还没有成熟，他对您有什么用呢？我关心他，所以试着给您写这封信，虽说对成功我并不抱有希望。此信的抄件我同时寄交比奥林格男爵，特此奉告。

安·韦尔西洛夫

我边读边脸色发白，但随后又突然涨得通红，气得嘴唇发抖。

“他这是在说我！在说我前天向他吐露的事！”我狂怒地嚷道。

“就是啊，你吐露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把我手里的信夺了回去。

“可是……我当时说的不是这么回事，根本不是！哦，天

哪，现在她会怎么看我！不过，明摆着这不是疯子写的信吗？他准是疯了……我昨天见过他。这信什么时候寄的？”

“昨天白天寄出，晚上到的，今天她亲自交给了我。”

“可我昨天还当面见过他呢，他疯了！正常的韦尔西洛夫不可能这么写，这是疯子写的！谁会给女人写这样的信呢？”

“那些气狂了的疯子就会写这样的信，他们被妒忌和怨恨弄瞎了眼，耳朵聋了，血管里的血变成了毒砒霜……而你还不知道他的事，不了解实际上他是个怎样的人！你瞧着吧，为了这封信现在人家准会把他弄死，弄得鲜血淋淋。是他自己把脑袋伸到了斧子底下！既然他不堪忍受这脑袋，倒不如夜里跑到尼古拉耶夫铁路去，把脑袋搁在铁轨上，让火车把它轧掉算啦！而你呢，把这种事去告诉他，真是多此一举！你干吗鬼迷心窍地去刺激他呢？你是想炫耀自己？”

“真是仇恨太深了！仇恨太深了！”我用手拍了下脑袋，“可是为了什么？什么原因？这样仇恨一个女人！她对他到底做了什么啦？他们过去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写这种信？”

“仇——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带着愤怒的嘲笑模仿我说。

我的脸又涨得通红：突然间我似乎有了某种全新的领悟，我用询问的目光牢牢盯着她。

“你给我从这儿滚出去！”她尖叫一声，蓦地扭过脸去，朝我挥了挥手。

“我为你们大家已经忙够啦！现在该结束了！哪怕你们全都下地狱我也不管！……只有你母亲一个人，我还舍不得……”

不用说，我就跑去找韦尔西洛夫了。可他是那么阴险！那么阴险！

四

韦尔西洛夫不是一个人在家。我先做个说明：昨天他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寄去了那样一封信，而且确实（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把信的抄件寄给了比奥林格男爵，因此他今天一整天自然要等待这个举动的某种“后果”，为此他采取了特定措施：从早晨起他就叫母亲和丽莎“搬进棺材”去（我后来知道，丽莎直到早晨才回家，一回来就病倒在床），而几个房间，特别是我们的“客厅”，都做了充分的整理和打扫。果然，下午两点有一位姓 P 的男爵来拜访他了，这是个军人，上校军衔，年纪四十岁左右，德国血统，长得高大精瘦，看样子体力过人，头发跟比奥林格一样也是浅棕红色，只是有点儿秃顶。俄国军队里有许多这样的 P 男爵，这些人因为是男爵个个傲慢透顶，却根本没有任何财产，全靠薪俸过活，不过倒是些久经沙场的将士。我没有赶上他们谈话的开头。两人都很亢奋，怎么会不亢奋呢。韦尔西洛夫坐在桌前的长沙发上，男爵则坐在旁边的圈椅里。韦尔西洛夫脸色苍白，但说话拘谨，字斟句酌，男爵却提高了嗓门，显然喜欢做些激动的手势，只是在勉力克制而已，但他的目光显得威严、高傲、甚至透着鄙夷，虽说也不无某种诧异。他一见我进来，就皱起了眉头，韦尔西洛夫却几乎高兴见到我：

“你好，我亲爱的。男爵，他就是信里提到的那个少年，请您相信，他不会碍事的，甚至可能有用呢（男爵鄙夷地把我打量了一番）。我亲爱的，”韦尔西洛夫接着对我说，“你来，我甚至太高兴了，所以我请你先在屋角里稍坐片刻，等我跟男

爵把事情谈完。您别担心，男爵，他只是在屋角里坐坐而已。”

我并不在乎，因为我已拿定了主意，此外，这种场面也把我镇住了。我一声不吭地坐到屋角里，尽可能离远点儿，一眼不眨、一动不动地坐到他们谈完……

“我跟您再说一遍，男爵，”韦尔西洛夫口气坚决、吐字清楚地说，“我虽然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写过那封不体面而且是病态的信，可我认为她不但无限高尚，而且绝顶完美！”

“我已经向您指出过，您这样出尔反尔，倒像是在重申原先的那些话，”男爵闷声闷气地说，“您这样说话简直是不尊重人。”

“不过，要是您能听出我话中的确切含义，那就会有最正确的理解了。您要知道，我往往会突然犯病……各方面产生失调，甚至现在还在治疗中，所以才会在这种时候的某一刻，发生写信的事……”

“这些解释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我再三跟您说，您是在顽固地坚持错误，也许您是故意想错下去。我一开头就已经提醒过您，有关这位夫人的全部问题，也就是说，有关您给将军夫人阿赫马科娃本人写信这件事，在我们今天这场谈话中必须完全撇开不提，而您却老往这个问题上扯。比奥林格男爵请求并委托我特别要弄清楚的，其实仅仅是只涉及他一个人的事，就是您无礼地寄给他这封信的‘抄件’，还附言说‘您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对此承担责任’，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是附言的意思似乎不用解释就已经很清楚了。”

“我明白，我听明白了。您甚至现在也不肯请求原谅，却还在一味坚持‘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承担责任’。可是这样做太便宜您了。鉴于您坚持要按这种说法来了结事情，因此我现在有理由不客气地把我这方的意见告诉您，也就是：我已经认定

比奥林格男爵无论如何决不会跟您……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手。"

"不用说，这样的决定对您的朋友比奥林格男爵来说，是最最有利的一个决定呢，老实说，您这话一点儿也不让我感到吃惊：我就料定会这样。"

附带说一下：我从开头几句话就一眼看得十分清楚，韦尔西洛夫甚至在寻找谈崩的机会，他不断挑衅和刺激这位容易发脾气的男爵，说不定还在拼命考验对方的耐心。这使男爵感到厌恶。

"我听说您擅长说俏皮话，但说俏皮话还不等于有头脑。"

"真是绝顶深刻的见解呢，上校。"

"我用不着您来夸奖，"男爵叫了起来，"我不是来跟您胡扯的！请您听着：比奥林格男爵收到您的信后就起了很大的疑心，因为这封信证明，只有疯人院里的人才会这么干。当然，本来可以立即找到办法使您……安静下来。但出于某些特殊考虑，比奥林格男爵对您采取宽容的态度，并去调查了您的情况：结果发现，您虽然属于上流社会，而且在近卫军里任过职，可后来您被逐出了社交界，您的名声大有问题。不过尽管了解了这些情况，我还是上这儿来想亲自查个明白，而您呢，不但不领情，竟然还在玩弄字眼，自己证明自己经常犯病，够啦！比奥林格男爵的地位和声誉，不允许他降低身份去跟您那样交手……总之，阁下，我授权向您声明，要是此后再发生这种事，或者发生哪怕是类似早先的举动，那么马上就可以找到把您制服的办法，我可以有把握地告诉您，那是非常迅速而正当的办法。我们不是生活在丛林里，而是在有法可依的国家里！"

"您对这一点很有把握吗，我的善良的P男爵？"

"见鬼去吧，"男爵霍地站了起来，"您欺人太甚了，我马上会向您证明，我并不是非常'善良的您的P男爵'。"

“嗬，我再一次提醒您，”韦尔西洛夫也站了起来，“我妻子和女儿离这儿不远……所以我请您说话不要那么大声，因为您的嚷嚷会传到她们的耳朵里。”

“您妻子……真是见鬼……如果说我刚才还肯坐着跟您谈话，那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弄清这桩卑鄙的事，”男爵照旧气呼呼的，一点儿也不压低嗓门，“够了！”他狂怒地叫了起来，“您不但被逐出了正派人的圈子，而且您还患了神经病，真正的神经病，人家都这么看！您不配得到宽容，我正告您，今天就会对您采取措施，把您叫到一个可以恢复您理智的地方去……把您押到城外去！”

他跨着大步急急走出客厅。韦尔西洛夫没去相送。他站在那儿，心不在焉地望着我，却像没看见我一样。突然他微微一笑，甩了甩头发，拿起帽子也向门口走去。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哦，你也在这儿？你……都听见啦？”他停在我面前。

“您怎么能干这种事？您怎么能这样歪曲我的话，这样让我出丑！……您干得好阴险！”

他逼视着我，但脸上的笑容却越展越开，简直要咧嘴笑了。

“您要知道，我出尽了丑……当着她的面！当着她的面！人家在她眼皮子底下嘲笑我，而他……还推搡我！”我忘形地大声叫喊。

“是吗？唉，可怜的孩子，我真替你惋惜……你在那边受到了嘲——笑！”

“您还笑，您还笑话我！您居然觉得可笑！”

他迅速把胳膊从我手里挣脱开来，戴上帽子，笑着，真的咧嘴笑着走出了寓所。我还有什么必要去追他，还用得着吗？

我明白了一切，同时在这刹那间，我也失去了一切！蓦地我看见了妈妈，她从阁楼上下来，怯生生地四下张望。

“他走啦？”

我默默地拥抱她，她把我紧紧地、紧紧地搂在怀里。

“妈妈，亲爱的妈妈，难道您还待得下去吗？我们马上走，我会保护您，为了您我会苦苦地工作，为您也为丽莎……我们把他们通通抛开，离得远远的。我们单独过日子。您还记得吗，妈妈，那会儿您来图沙尔学校看我，我居然还不想认您？”

“我记得，亲爱的，我一辈子都对不起你，我生了你，却不了解你。”

“这是他的错，妈妈，全是他的错，他从来不曾爱过我们。”

“不，他爱过。”

“我们走吧，妈妈。”

“我干吗要离开他呢，难道他幸福吗？”

“丽莎在哪儿？”

“正躺着，她回来后就觉得身子不舒服，我真是担心。他们怎么啦，那边对他很生气？现在他们要怎样对付他？他去哪儿啦？刚才那个军官威胁他什么啦？”

“他不会出什么事的，妈妈，他一向都不曾出过事，根本不会出任何事，也不可能出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瞧，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来了，您要是不信不妨问她，她进来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走进房来。）再见，妈妈。我待会儿就回来，回来后我再问您对这事的意见……”

我跑了出去，此刻无论见谁我都受不了，别说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就是妈妈也让我难受。我要独自待着，一个人待着。

五

可是我还没有走完一条街，就觉得自己不能在外边游荡，老是撞见那些陌生而冷漠的行人真没意思。但我能到哪儿去呢？谁需要我？而且现在我又需要什么呢？我无意识地拖着步子走到了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那儿，心里却根本没想到他。他不在家。我告诉彼得（他的仆人），说我要在书房里等等（以前好多次都这样）。这是一间大书房，非常高，摆满了家具。我无意间走进那个最暗的角落，在长沙发上坐下，胳膊肘支在桌上，两手托住头。是的，这是个问题："现在我需要什么？"就算我当时能提出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完全答不上来。

然而我既不能有条理地思考，也无法问人。我在上文已预先做过交代，我最终被这几天的"种种事件"压垮了，此刻我坐在那儿，所有一切在我头脑里杂乱无章地飞旋。"是的，我一直在观察他，却什么也弄不懂，"我时而恍恍惚惚想道，"刚才他逼视着我笑了起来，这不是在笑我，此事的关键全在比奥林格，而不在我。前天吃饭的时间他就已经知道了一切，所以脸色阴沉。他顺手抓住我在小饭馆里那一番愚蠢的自白，彻底歪曲了真相，单是真相对他又有什么用呢？他在信上给她写的那些话，现在连他本人都半句也不信。他的目的只是要侮辱她，没来由地侮辱她，甚至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他要寻找借口，而我提供了这个借口……这简直是疯狗的举动！眼下他莫非想杀死比奥林格不成？为了什么？他心里知道为了什么！而我根本不知道他心里藏着什么……不，不，我连现在也仍然不知道。难道他爱她爱得如此疯狂？或者恨她恨得如此疯狂？

我不知道，可他自己知道吗？我干吗要对妈妈说，他‘根本不可能出事’？我说这话想表达什么呢？我是不是真的失去他了？”

“……她看见人家推搡我……她是不是也笑了？换了我准会笑！人家揍的是奸细，奸细呀！……”

“这是什么意思（我突然闪过一念），他在那封丑恶的信里添加了一个内容，说文件根本没有烧毁，现在还在，这是什么意思？……”

“他不会杀死比奥林格的，眼下他肯定坐在小饭馆里听《露契娅》！不过，也许听完《露契娅》之后他会去杀死比奥林格。比奥林格推搡我，几乎是揍了我，他揍了吗？比奥林格甚至跟韦尔西洛夫也不屑决斗，难道会跟我决斗吗？或许我明天该在街上等着，用手枪打死他……”这个念头完全是无意识地在我头脑里掠过，我完全没有再想下去。

有时我似乎沉入了幻想：房门一下子打开，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走了进来，她伸手给我，于是我俩纵情欢笑……哦，我亲爱的大学生！这是我的幻觉，也就是说我的愿望，此时书房里已经非常昏暗了。“我站在她面前跟她告别，她一边伸手给我一边笑，这事不是近在眼前吗？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怎么可能产生如此可怕的隔阂呢！我该直接去找她，马上解释清楚，直接去找她，直接！天哪，相知相识的人怎么会突然完全变成了陌生人！是的，陌生人，完完全全陌生了……可是丽莎、公爵还是老样子……我现在就在公爵家里。还有妈妈，既然他变成了这样，她怎么能跟他一起过呢？要是我倒行，我怎么都行，可她呢？现在会怎么样呢？”这时，丽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斯捷别利科夫、公爵、阿费尔多夫——所有这些人的形象在我那近乎病态的头脑中旋风般闪过，没留下丝毫痕

迹。但是我的思绪却越来越不定型，越来越难以捉摸，所以一旦我理解并抓住了某个念头，我就感到高兴。

“我有自己的‘思想’！”我突然想了起来，“真有吗？我不是背得滚瓜烂熟吗？我的思想就是黑暗与孤独。可是现在难道我还能爬回到早先的黑暗中去吗？哦，我的天，我还没有烧毁‘文件’！前天我居然忘记烧毁了。我该回去把它放在烛火上烧掉，就是要用烛火烧掉，只是不知道现在我是否真的想这样……”

天早就黑了，彼得送来了蜡烛。他俯身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问我吃过东西没有，我只是挥了挥手。但一小时后他给我端来了茶，我贪婪地喝干了一大杯。随后我问他几点了，他回答说八点半，我居然没有发觉已经坐了五个钟头了。

“我进来看过您已经两三次了，”彼得说，“您好像睡着了。”

我可不记得他进来看过我。不知为什么，听到我“睡着了”，这使我一下子感到非常惶恐，我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免得再“入睡”。末了，我的头开始剧烈地发痛，十点整，公爵走了进来，我很奇怪自己居然是在等他，其实我根本把这事给忘了，忘得一干二净了。

“您原来在这儿，我却顺道去了您那儿找您。”他对我说。他脸色阴沉而严峻，不见一丝儿笑容。他的眼神里透露出他已打定了主意。

“我折腾了整整一天，用尽了一切办法，”他一门心思往下说，“全都失败了，前景可怕……（注意：他就是没去找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我去见了日别利斯基，这人真让人受不了。您很清楚：先得弄到钱，然后才能见分晓。要是连钱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到那时……可今天我决定不去想到那时怎么

样。今天我们就是要弄到钱，明天才会见分晓。您前天赢到的那笔钱还分文未动。添上三个卢布就是三千。扣去您的欠账，应找回您三百四十卢布。您把这笔钱拿去，我再给您七百凑满一千，我就拿上余下的两千。然后我们去泽尔希科夫赌场，分坐在两头，想法赢它一万卢布——这样也许我们才能有点儿办法，要是赢不到——到那时……不过，也就剩下这条路了。”

他听天由命地望着我。

“对，对呀！”我突然叫了起来，仿佛一下子恢复了生机。“我们走！我就一直在等您哪……”

我该指出，这几个小时之内我可一刻也没有想到过轮盘赌。

“这样做可耻吗？下贱吗？”公爵突然问道。

“我们这是去赌博啊！只是赌博而已！”我嚷嚷道，“一切只是为了钱！只有我们俩干得清清白白，比奥林格却出卖了自己。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出卖自己，而韦尔西洛夫——您听说过吗，韦尔西洛夫有神经病？有神经病！神经病！”

“您不是在生病吧，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的眼睛怪怪的。”

“您这是想撇下我独自去？不，我现在决不离开您，难怪我一整夜都梦见赌钱呢。我们走，一块儿走！”我不停地嚷嚷，好像突然找到了解决一切的办法似的。

“好吧，我们走，虽说您是在发烧，而那边……”

他没有说完，脸色又痛苦又可怕。我们已经快出大门了。

“您想过没有，”他突然在门口止住步对我说，“除了赌博，还有一条路可以摆脱困境？”

“什么路？”

“公爵该走的路！”

“该怎样？到底该怎样？”

“您以后会知道的。我只想告诉您，我已经不配走那条路了，为时太晚了。我们走吧，可请您先记住我这句话。现在让我们试着去走奴才走的路吧……难道我不知道，我这是完全自觉自愿地在走奴才的路，干奴才的事！”

六

我乘车急急驶向轮盘赌场，仿佛我的整个解救之道、整个出路全都维系在那里，然而我刚才已经说过，在公爵回来以前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赌钱。再说我这回并不是为自己去赌，是用公爵的钱为公爵而赌。我弄不懂是什么吸引了我，可我却不可抗拒地被吸引了。哦，这些人、这些脸、这些坐庄的人、这些赌桌上的叫喊声、泽尔希科夫整个这间丑恶的赌厅——所有这一切，从来不曾像这一回那样，让我觉得那么恶心、那么阴暗、那么粗俗和可悲！我清楚地记得，我待在赌桌边的这几个钟头，悲哀与忧愁时不时会袭上心头。可我干吗不离去呢？我干吗要一直忍着，就像我甘愿接受了什么使命，有义务做出牺牲、舍己为人？现在我只能说：我未必能肯定当时的我神智清醒。然而这个晚上我却前所未有地赌得十分精明。我一声不吭，全神贯注，仔细计算，深思熟虑。我非常耐心和谨慎，同时在决定性的时刻又很果断。我又坐在靠 zéro 的旁边，就是说又夹在泽尔希科夫和阿费尔多夫当中（后者向来都坐在泽尔希科夫的右首），我讨厌这个位子，但我一定要押 zéro，而 zéro 旁边的其余位子都给人占了。我们已经赌了一个多钟头，结果我从自己的位子上望见，脸色苍白的公爵突然站了起来，

走到我们这边来，隔着赌桌停在我的对面：他已经输得精光，正默默地看着我赌，不过，十之八九他什么也看不懂，甚至心思已经不在赌博上了。这当口我刚刚开始赢，泽尔希科夫数钱给我。不料阿费尔多夫居然当着我的面，用极其无耻的方式，从我那些一百卢布的钞票中默默地拿走了一张，放进他自己面前的那堆钱里。我大叫一声抓住他的手。这时我根本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形：我仿佛一下子挣脱了枷锁，仿佛这一天来我经受的所有灾难与侮辱，突然都集中在这一瞬间、集中在失去一百卢布这件事上了。积郁在我心头的一切闷气，似乎就是在等待可以发泄的这一瞬间。

“这个人是贼：他刚才偷了我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我朝四周的人大声嚷道，怒不可遏。

我不描写掀起了多大的骚动，那儿从来不曾发生过这种丑事。在泽尔希科夫的赌场里，大家的举止都很规矩，他的赌场就是以此闻名的。可是我已经忘乎所以了。就在一片喧闹和叫声中，突然传来了泽尔希科夫的声音：

“哎呀，我的钱不见了，刚才还放在这儿的！四百卢布！”

瞧，刹那间又出了事：泽尔希科夫坐庄的钱里边，一叠总数四百卢布的钞票，竟在他鼻子底下不见了。泽尔希科夫说“刚才还放在这儿”的时候，他用手指的那个地方，正好就在我旁边，紧挨着我放钱的地方，就是说，他那叠钱离我要比离阿费尔多夫近得多。

“贼就在这里！这又是他偷的，你们搜他的身！”我指着阿费尔多夫大声叫嚷。

“发生这种事全是因为，”在大家一片叫喊声中，有人扯起了洪亮而有威慑性的嗓门说，“这儿混进了来历不明的人。没人介绍就放了进来！谁把他带来的？他是什么人？”

“好像姓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

“他是索科利斯基公爵带来的。”有人喊道。

“您听见没有，公爵，”我隔着桌子发狂地叫他，“他们居然认为我是贼，可是刚才明明是我被偷了！您跟他们说，您替我作证!”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最可怕的事，是我这一整天里……甚至是我有生以来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公爵居然拒绝作证。我看见他不屑地耸耸肩，面对人们连珠炮般的问题，他竟然生硬而明确地回答说：

“我不替任何人负责。请别来烦我。”

与此同时，阿费尔多夫却站在人群中间，大声要求大家搜他的身。他还主动把自己的口袋一个个翻出来。但是人们对他的要求却纷纷喊道：“不，不用搜您，谁是贼已经清楚了!”两个被叫来的仆人从背后揪住我的双臂。

“我不让你们搜身，我不允许!”我一边挣扎一边喊叫。

可是他们把我拖进了隔壁房间，在众目睽睽之下搜遍了我的全身。我叫着，挣扎着。

“他多半已经把钱扔了，该在地上找找。”有人断定说。

“这会儿地上哪儿找去!”

“多半他及时扔到了桌子底下!”

“当然，现在早没啦……”

我被他们架出去，但不知怎么搞的，我居然能在门口挺住了一下，毫无理智地对厅里所有的人怒吼道：

“轮盘赌是警察局禁止的。今天我就去告发你们!”

他们把我架到楼下，给我套上大衣，按上帽子……在我面前打开了临街的大门。

第 九 章

一

白昼以这场灾难收场，但还有黑夜，以下就是我所记得的当天夜里的事。

我被逐到街上的时候，我想是十二点刚过。夜色明亮，寂静而寒冷。我几乎跑着急急赶路，但根本不是往家赶。“干吗要回家呢？难道现在还可能有家吗？人们待在家里是为了过活，难道现在我还能在明天醒来之后再活下去吗？我的生活已经结束，现在已经根本无法活下去了。”我就这样踉踉跄跄地跑过了好几条街，完全分不清这是去哪儿，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往哪儿跑。我跑得很热，时不时敞开我那件沉甸甸的浣熊皮大衣。那时我觉得，“现在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都不会有任何意义了。”而且奇怪的是：我总觉得周围的一切，甚至我呼吸的空气，仿佛都来自另一个星球似的，就像我突然到了月球上一样。眼前这一切——城市啦、路人啦、我脚下的人行道

啦，——所有这一切已经不再是我的了。“瞧这冬宫广场①，瞧这伊萨基辅斯基大教堂②，”我恍惚见到了这些，“可现在我跟它们毫无关系了。”一切似乎都疏远了，这一切突然不再是我的了。“我有妈妈，有丽莎——那又怎么样呢？现在丽莎和母亲跟我又有什么相干？一切都完啦，一切都一下子结束啦，只除了一点，那就是：我是个贼，永远洗不掉。”

“怎么来证明我不是贼呢？现在难道还有这种可能吗？该去美国？可这样做又能证明什么呢？韦尔西洛夫头一个就会相信是我偷了钱！我有‘思想’？什么‘思想’？现在‘思想’又算得了什么？我即使再活上五十年，一百年，也总会有人指着我说：‘这人是个贼。他实践“自己的思想”，是从赌场偷钱开始的……’”

我内心气愤吗？我不知道，也许气愤吧。但奇怪的是，我历来，也许从幼年起，就有这么个特点：要是有人欺负我，欺负到底，把我侮辱到极点，那我总会生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愿望：“好吧，您贬低我，那我就自贬得更厉害，您就瞧着吧，欣赏吧！”以前图沙尔揍我，想表明我是个奴才，而不是参政员的公子，那时我自己就认真扮演奴才的角色。我不但侍候他穿衣，而且还主动抓起刷子，开始替他刷去衣服上留下的最后一点儿尘埃，根本不用他请求或吩咐，有时我还满怀奴才般的巴结心理，拿着刷子在后面追他，就为了刷掉他燕尾服上仅剩的一粒灰屑，弄得他自己有时反而来阻止我：“够啦，够啦，阿尔卡季，够啦。”通常他一来，就会脱掉外衣，而我马上就

① 在彼得堡冬宫前，是彼得堡的主要广场。

② 彼得堡主要的城市建筑之一，建于1818—1858年，是俄罗斯古典主义晚期的建筑物。

把它刷干净，小心叠好，还盖上一块方格丝巾。我知道同学们为此都嘲笑我，瞧不起我，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我却偏喜欢这样：“既然你们要我做奴才，那好，我就做个奴才，要我做下等人，那我就做下等人好啦。”这种消极的仇恨和隐蔽的气愤，我可以持续保持数年之久。那又怎么样？刚才我在泽尔希科夫赌场里，对着厅里的所有人狂怒地吼叫：“我要去告发你们大家，轮盘赌是警察局禁止的！”我敢发誓，这里也有某种相似之处：既然你们污蔑我，搜我身，宣称我是贼，置我于死地——“那你们大家听着，你们猜对啦，我不但是个贼，而且我——还是个告密者！”现在我回想起这件事时，才会做这样的总结和解释，当时我却根本顾不上分析，当时我吼叫并无什么用意，甚至一秒钟前还不知道我会这样吼叫：完全是不由自主叫出来的——我的内心就有这么个特点。

当在街上跑着时，我嘴里肯定说起胡话来了，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然而我可以肯定地说，当时我已经无法形成一整套连贯的思维和结论。那时候甚至连我自己也暗暗察觉到，“有些事情我能思考，但另一些事情我却已经根本无法思考了。”我的某些决定也一样，尽管是在清醒状态下做出的，当时却可能毫无逻辑性。此外，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某些时刻能够充分意识到某个决定十分荒唐，同时却又十分自觉地马上着手去实施。是的，那天夜里出现过犯罪的企图，只是出于偶然没有干成而已。

当时，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数落韦尔西洛夫的那句话，突然在我头脑里闪过：“倒不如跑到尼古拉耶夫铁路去，把脑袋搁在铁轨上，让火车把它轧掉算啦。”这个念头刹那间控制了我的全部知觉，但我立刻就痛苦地驱走了它：“要是把脑袋搁在铁轨上自尽了，那第二天人家就会说：他是因为偷钱才这

么干的，因为知道羞耻才这么干的，——不，决不这样干！”记得就是在这一瞬间，我突然感觉到一阵切齿的愤恨。“那又怎么样？”我头脑中闪过一念，“要证明自己清白已经万万不能，要开始新的生活也办不到了，所以只好屈服，做奴才，做狗，做小爬虫，做告密者，做个十足的告密者，而我自己则暗中做准备，总有一天——我会冷不防把这一切都炸个灰飞烟灭，把所有东西、所有的人，不管有罪和无罪全都消灭干净，到时大家才突然明白，这个被他们叫做贼的人有多厉害……然后我再自杀。”

我不记得自己怎样跑进了一条胡同里，这胡同位于近卫骑兵团林阴道附近。胡同里的两边均是砖砌的高墙，有百十来步长——那是两家后院的围墙。我瞧见左墙后面有大堆木柴，堆得高出围墙两米多，长长的一溜，看似是个劈柴场。我突然停住脚步策划起来。我口袋里随身带着点蜡烛用的火柴，就装在一个银制的小火柴盒里。我再说一遍，当时我完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策划什么、要干什么，至今也还记得，但为什么我要干这种事——我却不知道，根本不知道。只记得当时我突然情不自禁地很想这么干。“爬上围墙并不难，”我思量着，恰好在这时发现两步外的墙上有扇大门，想必成年累月都是紧锁着的。“只要站到下面的台阶上，”我往下想道，“抓住大门的上沿就可以爬上墙去——而且不会有人发觉，里边没有人，静得很！我坐在墙头上，根本不用下去，就能轻而易举地把木柴点燃，因为柴堆几乎紧靠着墙。天气干冷会烧得更旺，只要伸手取出一块桦木劈柴……根本用不着取出劈柴：坐在墙头上，可以直接用手从桦木劈柴上剥下一块树皮，用火柴点着了，一点

着就塞进柴堆里——于是就会起大火。[1]而我则跳下墙从容离开，甚至用不着跑，因为要过好久才会有人发觉失火……”我就这样盘算了一切，于是——突然下定了决心。我感到异常得意和痛快，开始爬墙。我的爬高本领很大：还在中学时体操就是我的专长。可这会儿我穿着套鞋，事情就难办些。但我还是成功地用一只手抓住了上面隐约凸出的部分，身子稍稍腾空，甩动另一只手想钩住墙的顶端，不料一下子没有钩着，反倒仰面栽了下来。估计当时我的后脑勺跟地面撞了一下，想必躺在地上昏迷了一两分钟。等到清醒过来后，我不由自主裹紧了身上的皮大衣，突然感到冷得难受。当时我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就向大门的一角爬去，在大门和墙构成的凹角处蹲下，把身子蜷缩成一团，直打哆嗦。我的思想变得模模糊糊，大概很快就打起瞌睡来。就在这当儿，在似梦非梦之中我回忆起往事，耳边仿佛突然响起了浑厚的、沉甸甸的钟声，我满怀喜悦地谛听起来。

二

钟敲得清楚有力，每次间隔两秒甚或三秒钟，但这不是报警的钟声，那声音悠扬悦耳，我突然辨出这钟声分明很耳熟，那是图沙尔学校对面红色的尼古拉教堂里的钟声。我至今还记得莫斯科这座古色古香的教堂，它建于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

---

① 在当时彼得堡的报纸上经常报道失火事件。阿尔卡季企图放火这一情节类似于1874年5月28日《呼声报》（第146期）上的报道：半夜十二点多木柴仓库莫名其妙起火，延烧邻近房屋。——俄编注

奇在位时期[①]，饰满雕花图案，有许多圆顶，“石柱林立”。时值复活节刚过，在图沙尔房子的庭前花园里，在细小的白桦树上，刚抽出的绿色嫩叶已经在迎风颤动，鲜艳的夕阳斜照进我们的教室，而在我待的那个左边小间里（早在一年前，图沙尔就硬把我安置在那儿，使我跟“伯爵和参政员家的孩子们”隔开）却坐着一位女客。[②]是的，我这个出身卑贱的孩子突然有客探望了，自从我被送进图沙尔学校以后这还是头一回。这位女客一进来，我就认出了她：这是妈妈，虽说自从她在乡村教堂给我行圣餐礼（当时有只鸽子从圆顶下飞穿而过）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我们两个单独坐在小间里，我不禁纳闷地打量她。后来，在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韦尔西洛夫突然撇下她去了国外，她动用了自己那点儿少得可怜的钱，几乎是偷偷瞒着当时那些受托照管她的人，自作主张来到了莫斯科，唯一的目的是想见我一面。奇怪的是，她进了学校跟图沙尔谈了一会儿之后，对我本人却只字不提她是我母亲。她就坐在我身旁，记得当时我甚至很惊讶她说话竟那么少。她解开了随身带来的一个小包袱：里面有六个橙子、几块蜜饼和两个普通的法式面包。一见法式面包，我就生气，神情委屈地告诉她，我们这儿的“伙食”很好，每天喝茶时都给每人一整个法式面包。

“没关系，亲爱的，我一时糊涂才这样想：‘没准学校里给他们吃得很坏呢。’别责怪我，亲爱的。”

“可安东宁娜·瓦西里耶芙娜（图沙尔的太太）会生气的，

---

①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629—1676），俄国沙皇，在位时间为 1645—1676 年。

② 此处用“绿色嫩叶”与“夕阳斜照”象征生活以及自然与世界中的和谐，预示妈妈的出现，作者以此给妈妈这一形象戴上崇高和宁静的光环。——俄编注

同学们也会笑话我……”

“你不想要吗？要不，你先在这儿吃一点儿？”

“好吧，那就留下吧……”

那些礼物我连碰都不碰一下，橙子和蜜饼就放在我面前的小桌上，而我低眉垂眼地坐着，却越发摆出一副自尊的样子。谁知道呢，或许我根本就不想对她隐瞒，她的探望甚至会让我在同学们面前丢脸，我很想哪怕稍稍表露出这一点，让她明白：“瞧，你这是在丢我的脸，可你自己居然还不知道。”哦，那一阵子我已经拿起刷子在后面追着图沙尔，要刷掉他身上的尘埃了！我同样能想象到，待她一走，我将受到同学们多少嘲笑，或许还会受到图沙尔本人的嘲笑，所以我心里对她毫无好感。我只是从眼角打量着她：一身旧兮兮、黑兮兮的衣服，一双相当粗糙、几乎像做苦力的手，她的鞋子十分粗陋，脸瘦得厉害，额头上已经刻下了一道道皱纹。但事后，她一走，安东宁娜·瓦西里耶芙娜就跟我说：“您 maman① 早先想必长得挺好看呢。”

我们就这么坐着，突然阿加菲娅端着托盘进来，托盘上放着一杯咖啡。时值午饭之后，这当儿图沙尔夫妇通常在自己客厅里喝咖啡。但妈妈说了声谢谢之后并没有取下杯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她根本不喝咖啡，咖啡会引起她心跳加快。问题是图沙尔夫妇心底里显然认为，她的来访以及被允许见我，这是他们这方给予的极大体谅，所以这会儿还给妈妈送来一杯咖啡，相对而言，可以说是慈善之举，而这一壮举又能给他们那种文明的感觉和欧洲的观念大添光彩。不料妈妈好像故意似的，谢绝了。

---

① 法文：妈妈。

我被叫到了图沙尔那里，他吩咐我把我所有的作业本和书都拿给我妈妈过目："让她瞧瞧你在我学校里取得了多大长进。"这时安东宁娜·瓦西里耶芙娜撇着嘴唇，用一种抱怨而讥嘲的口吻懒懒地跟我说：

"看样子，您 maman 还瞧不上我们煮的咖啡呢。"

我搜集了一大叠作业本，拿着本子从那些"伯爵和参政员的孩子们"面前走过（他们都聚在教室里偷看我和妈妈），回到在等候着的妈妈那儿。瞧，我甚至很喜欢不折不扣地执行图沙尔的命令呢。我开始有条不紊地翻开我的作业本，解释道："这是法语语法作业本，这是听写练习，这是助动词 avoir 和 être① 的变化形式，这是地理作业，欧洲和世界各地主要城市的概况，等等等等。"我细声细气、平静而单调地解释了将近半个小时或者更久，始终规矩地垂下眼睛。我知道妈妈对学业一窍不通，也许连书写也不会，但我喜欢我扮演的这个角色。然而我却无法使她厌倦——她始终听得异常认真，从不打断我，甚至带着一种钦佩的神情，结果反倒令我自己厌倦起来，不再往下说了，不过，她目光忧郁，脸上的神情有几分凄苦。

终于她起身要走了，不料图沙尔亲自走进来，带着一脸得意的傻相问她：她对自己儿子的成绩是否满意？妈妈颠三倒四，嘟嘟囔囔，向他道谢，这时安东宁娜·瓦西里耶芙娜也走了进来。妈妈便开口请求他们俩"照顾孤儿，现在他几乎跟孤儿没什么两样，请你们多加恩典……"她眼里噙着眼泪向他们俩鞠躬，分别向他们每人鞠躬，几乎是一躬到地，那种鞠躬就跟"庶民"跑来求贵族老爷恩典时一模一样。图沙尔夫妇甚至没有料到她会这样，安东宁娜·瓦西里耶芙娜显然心软了，不

① 法文：有，是。

用说，立即改变了她对咖啡事件的判断。图沙尔露出越发庄重的神气，大慈大悲地回答说，他“对孩子们一视同仁，这儿的所有学生都是他的孩子，他就是他们的父亲”。而我“在他那儿的待遇跟参政员和伯爵家的孩子们几乎是一样的，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如此等等。妈妈只是不停地鞠躬，不过神色很窘，终于她朝我转过身来，泪光闪闪地说：“再见了，宝贝！”

她吻了吻我，就是说，我允许她吻了我一下。显然她本来还想多多地亲吻我，拥抱我，把我紧紧搂在怀中，可是也许在众目睽睽之下她自己觉得不好意思，也许她心里另有苦楚，也许她已经猜到了我耻于她的出现，总之，她再一次向图沙尔夫妇鞠了一躬，便急急向外走去。我站着没动。

“Mais suivez donc votre mère,”安东宁娜·瓦西里耶芙娜说，“il n'a pas de coeur cet enfant!”①

图沙尔对她耸了耸肩算是回答，那意思当然是：“我把他当奴才看待，不是没道理的吧。”

我听话地跟着妈妈下了楼，我们走到了外边的台阶上。我知道这会儿他们都在窗户后面瞧着我们，妈妈转身面对教堂，在胸前画了三次很大的十字，她的嘴唇颤动着，这时钟楼上响起了有节奏的、悦耳的、低沉的钟声。她向我转过身来——再也忍不住了，把双手放在我的头上，俯身哭起来。

“好妈妈，别这样……怪害臊的……这会儿他们会从窗口看见呢……”

她直起身子，慌忙说：

“哦，上帝啊……哦，愿上帝保佑你……愿天使、圣母、圣徒尼古拉保佑你吧……上帝啊，上帝！”她急急地反复祈祷，

---

① 法文：您该去送送母亲哪……真是个没良心的孩子！

不停地给我画十字，竭力把十字画得又多又快，“你是我的宝贝，我亲爱的！你等一下，宝贝……”

她一只手匆匆伸进口袋，掏出一块手帕，一块方格的蓝色手帕，手帕的一角紧紧打了个结儿，她动手解这个结儿……可就是解不开……

“算了，解不开不要紧，你就连手帕一块儿拿去吧，手帕是干净的，没准还有用，里边有四个二十戈比的银币，说不定能派点儿用场，原谅我，宝贝，再多，一时间我自己也没有……原谅我，宝贝。”

我接过手帕，本想说“图沙尔先生和安东宁娜·瓦西里耶芙娜把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很好，我们什么都不缺”，但我忍住了没说，收下了手帕。

她又画了一次十字，又喃喃地祈祷了一回，突然——突然对我也鞠了一躬，就跟刚才在楼上对图沙尔夫妇那样，深深地、缓慢而持久地鞠了一躬——这让我永生永世也无法忘记！我不由猝然一震，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想用这个鞠躬表明什么呢？是否像很久以后有一次我想到的那样：“她是在我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吗？”——我不知道。但当时我立刻觉得更加难堪了，因为“他们都在楼上往这儿瞧，兰伯特说不定又要动手揍我了”。

她终于走了。那些橙子和蜜饼还在我回去之前，就被参政员和伯爵家的孩子们吃掉了，而我身上的那四个二十戈比银币也马上给兰伯特夺了去，他们用这些钱在糖果点心铺里买了许多馅饼和巧克力，甚至没给我吃一星半点儿。

过去了整整半年，凄风苦雨的 10 月已经来临。我把妈妈来访的事情完全忘了。哦，当时我心里已经充满了仇恨，暗暗地仇恨一切，这种仇恨已经深深渗入了我的心灵。尽管我照旧

拿着刷子替图沙尔刷衣服，但我已经对他恨之入骨，而且与日俱增。就在这时候，在一个凄凉的黄昏，我翻着自己的抽屉寻找什么，突然在抽屉角里看见了她那块蓝色的麻纱手帕：自从那天我把手帕塞进去之后，它就一直搁在那儿了。我取出手帕，甚至怀着几分好奇地细观它：手帕的一角还完全保存着打过结的痕迹，连银币圆圆的印痕也清晰可见。不过，我仍旧把手帕放回了原处，推上了抽屉。那是假日的前夕，钟声响起来了，召唤人们去做通宵祈祷。学生们午饭之后就已经各自回家，这一回兰伯特却留下来过星期天，我不知道他家里为什么没来接他。这段时间尽管他动不动就揍我，却也跟我说了许多事情，他需要我做伴。我们聊了整整一个晚上，大谈我们俩谁也不曾见过的列帕热夫式手枪，大谈契尔克斯人的马刀以及他们怎样砍杀，还谈到要是能结成一帮绿林大盗该有多好，末了兰伯特又转入了他心爱的话题——谈那些相当下流的事情，这种事我虽然暗暗觉得怪诞，但还是很喜欢听的。可这一回我突然受不了了，我跟他说我头痛。十点钟我们就上床睡觉，我蒙头钻在被子里，从枕头底下抽出那块蓝色手帕：一小时前，我不知为什么又去把它从抽屉里取了出来，刚才我们一铺好床，我就将它塞在了枕头底下。此时我把手帕紧贴在脸上，突然吻起来。“妈妈，妈妈，”我一边回忆一边低声呼唤，我的心口像被钳住似的发紧。我渐渐合上眼睛，看见了她对着教堂画十字，继而给我画十字时那张嘴唇颤抖的脸，可我当时居然对她说：“怪害臊的，人家瞧着呢。”“妈妈，好妈妈，有生以来你就来看过我这么一次……好妈妈，你现在在哪儿呢，我的远方的客人？现在你还记得你那可怜的孩子吗？你曾经来看过他呀……让我现在哪怕再见你一面吧，哪怕只是在梦里让我见到你吧，只要让我能对你说，我多么爱你，只要让我能拥抱你，

吻你那双蓝蓝的眼睛，对你说，现在我已经完全不会因你出现而害臊了，其实即使那时候我也是爱你的，那时候我的心在发痛，可我只是像奴才那么坐着没有表示。你永远不会知道，妈妈，那时候我是多么爱你呀！好妈妈，现在你在哪儿？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妈妈，妈妈，你记得乡村教堂里的那只鸽子吗？……”

“真见鬼……他这是干吗！”兰伯特在自己的床上抱怨道，“你等着，我给你点儿颜色瞧瞧！居然不让人睡觉……”他终于跳下床，跑过来动手掀我的被子，可我紧紧抓住蒙着头的被子不放。

“还哭呢，干吗哭哭啼啼的，蠢货，蠢猪！我揍你！”说着他就揍我，抡起拳头朝我背上、腰上重重地打，越打越重，越打越痛。接着……接着我就突然睁开了眼睛……

天已经完全放亮，雪地上、墙上的冰花在闪闪发光……我蜷缩成一团坐在那儿，皮大衣里的身子已经冻僵，几乎奄奄一息了，可我眼前却站着个人，一边破口大骂，一边用右脚的鞋尖狠狠踢我的腰，他在叫醒我。我渐渐抬起头来，瞧见这人身穿贵重的熊皮大衣，头戴貂皮帽，一双黑眼睛，乌黑漂亮的连鬓胡子，鹰钩鼻，朝我露出一口白牙，那张白里透红的脸孔就跟假面具似的……他向我低低地俯下身来，随着他每一次呼吸，嘴巴里都喷出一股寒气：

“你快冻死啦，酒鬼，蠢猪！你会像条狗一样冻死的，站起来！站起来！”

“兰伯特！”我叫道。

“你是什么人？”

“多尔戈鲁基呀！”

“哪门子的多尔戈鲁基？”

“平民多尔戈鲁基！……图沙尔……我就是你在小饭馆里用叉子刺他腰的那个人哪！……”

“哈！”他大叫起来，露出久久的、努力回忆的微笑（难道他把我忘了），“哈！原来是你，是你！”

他扶我站了起来，可我几乎站不稳、动不得，于是他搀着我走。他望着我的眼睛，似乎在思索着、回忆着，在努力听我说话，而我也在努力诉说，说得不清不楚，但无休无止，不肯住嘴，我是那么高兴，高兴我能有人诉说，而且高兴这人是兰伯特。是不是因为，不管怎么说，当时我觉得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或者因为当时我把他看做完全是来自另一世界的人，所以我才投奔了他，——这原因我至今也不明白，当时也没有思考过，总之，我是不假思索地投奔了他。当时我说了些什么，我根本记不得了，恐怕不会说得多少有点儿条理，甚至吐词都未必清楚，但他听得很用心。他拦住了碰到的第一辆出租马车，几分钟后，我就已经坐在他那间暖和的房里了。

三

任何人，不管是谁，十之八九都会记得他碰到过的这类事：他认为或者倾向于认为这种事很离奇，不同寻常，超乎常规，几乎是个奇迹——哪怕这是一个梦、一次邂逅、一次占卜、一个预兆或者诸如此类。直到现在，我还倾向于认为，我跟兰伯特的这次邂逅甚至是某种预兆……至少从邂逅时的种种情况以及邂逅的后果来看是这样。不过话得说回来，至少从单方面看，这一切又发生得极其自然：他只是干完了一件夜间的事回家（干的什么事——后文再交代），醉意蒙眬地在胡同里，在大

门旁停了一会儿，就看见了我。他来到彼得堡也才几天工夫。

我意外地进入的那个房间并不大，这是彼得堡中等旅馆里带家具的一间普通房间，家具陈设非常简陋，不过兰伯特本人却穿得十分考究和阔气。地板上胡乱放着两只手提箱，只整理了一半。房间的一角用屏风隔开，挡住了床。

“Alphonsine![1]”兰伯特叫了一声。

“Presente![2]”屏风后面有个带巴黎口音的、刺耳的女人声音回应着，不出两分钟 Alphonsine 小姐就跳将出来，她刚下床，仓仓促促只穿了件无扣的对开衫。这人的长相有点儿怪，高个子，骨瘦如柴，是个黑发女子，腰很长，脸也长，眼睛滴溜转，两颊深陷着，——总之，一副衰老相！

“快点儿！（这是我的译文，当时他对她说的是法语。）他们那儿想必已经生好了茶炊，快去弄点儿开水、红葡萄酒和糖，冲一杯热饮来，快点儿，他冻僵了，这是我的朋友……在雪地里睡了一夜。”

“Malheureux![3]”她大声说道，演戏似的双手一拍。

“欸——欸！”兰伯特像对小狗般地朝她吆喝，举起指头威吓她。她立即就不再装腔作势，跑去执行命令了。

他观察我，触摸着给我诊断：一会儿测我的脉搏，一会儿摸我的额头和太阳穴。“真是怪事，”他咕哝道，“你竟然没有冻死……不过也不奇怪，那时你蒙头裹在皮大衣里，就跟坐在兽皮洞穴里似的……”

一杯热饮端来了，我贪婪地喝了个精光，热饮立即使我兴

---

① 法文：阿尔福西娜！

② 法文：我在这儿！

③ 法文：真是个可怜人哪！

奋，我又不清不楚地唠叨起来。我半倚半躺在长沙发的一角，老是诉说个不停，说得上气不接下气，——但究竟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我现在几乎完全不记得了；有好多瞬间，甚至整段时间，我完全处于昏迷状态。我再说一遍：他当时从我的诉说中是否明白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后来已经明确地猜到了，那就是：他对我的话已经明白得足以断定，他不该小看与我的这次相逢……在后文适当的地方我会交代，当时他心里可能在盘算些什么。

我不仅异常兴奋，而且时不时显得很开心。我记得有人卷起了窗帘，阳光突然洒满了房间，我记得有人生着了炉子，炉子里在噼啪作响，但究竟是谁干的，怎么干的——我记不得了。我能记得的还有一只娇小的黑毛哈巴狗，Alphonsine 小姐抱着它，风骚地把它紧搂在心口。不知怎的，这头哈巴狗挺招我喜欢，我甚至中断了诉说，两次伸手想抚摸它，但兰伯特扬手一挥，于是阿尔福西娜带着哈巴狗一下子溜到屏风背后去了。

他自己极少开口，正对我坐着，向我低低地俯下身子，一句不漏地听着，时而露出久久的微笑，龇着牙，眯着眼，似乎在努力思索，想要猜透什么。我能清晰记得的只是，当我跟他讲到“文件”时，我怎么也说不明白，怎么也说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根据他的脸色就清楚地看出，他说什么也无法听明白我讲的事，但又非常想弄个明白，以至于他甚至用冒险提问题来打断我，他这样做是危险的，因为当时只要稍一打断我说话，我马上就会自己跑题，忘了刚才讲什么了。我们坐着这样谈了多长时间——我不知道，甚至也无法估算。他突然起身把阿尔福西娜叫了来：

“他需要安静，或许该请个医生。他要什么，都得照办，我的

意思是……vous omprenez, ma fille? vous avez l'argent?① 没有? 拿着!"他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给她，开始跟她悄声说话，"Vous comprenez! vous comprenez!②"他反复叮咛她，严厉地皱着眉头，用手指威吓她。我看得出她非常怕他。

"我就会回来的，你最好睡上一觉。"他朝我笑笑，拿起了帽子。

"Mais vous n'avez pas dormi du tout, Maurice!③"阿尔福西娜热情地叫道。

"Taisez-vous, je dormirai après.④"他说完就走了。

"Sauvée!⑤"她朝我指指他的背影，热情地悄声说，"Monsieur, monsieur!"她在房间中央摆好姿势，当即朗诵起来，"jamais homme ne fut si cruel, si Bismark, que cet être, qui regarde une femme comme une saleté de hasard. Une femme, qu'est-ce que ça dans notre époque? 'Tue-la!'——voilà le dernier mot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⑥"

---

① 法文：您明白吗，我亲爱的？您有钱吗？
② 法文：您该明白！您该明白！
③ 法文：可您自己还根本没睡呢，莫里斯！
④ 法文：您给我闭嘴，过后我自会睡的。
⑤ 法文：我解脱啦！
⑥ 法文："先生，先生！……从来还没有一个男人像他这样残酷，像他那样跟俾斯麦一模一样，他把女人看做百无一用的脏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女人算得了什么？'杀死她！'——这就是法国科学院的最新成果！……"按：这段话中的"杀死她！"一语出自法国作家小仲马（1824—1895）论述资产阶级家庭风尚的小册子《男人—女人》，是针对那些"不忠实"的妻子的。此语一出，在法国和俄国的作家和评论家中引起了讥讽。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记错了时间：《少年》中故事情节的时间不晚于1874年，而小仲马是1875年2月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俄编注

我瞪大眼睛望着她，我的眼里出现了重影，恍惚看到了两个阿尔福西娜……我突然发现她在哭，不由猝然一震，想到她跟我说话已经说了很久，而我想必在这段时间里睡着了，或者失去了知觉。

"...Hélas! de quoi m'aurait servi de le découvrir plutôt，"她叹息道，"et n'aurais-je pas autant gagné à tenir ma honte cachée toute ma vie? Peut-être，n'est-il pas honnête à une demoiselle de s'expliquer si librement devant monsieur，mais enfin je vous avoue que s'il m'était permis de vouloir quelque chose，oh，ce serait. de lui plonger au coeur mon couteau，mais en détournant les yeux，de peur que son regard exécrable ne fît trembler mon bras et ne glaçât mon courage! Il a assassiné ce pope russe，monsieur，il lui arracha sa barbe rousse pour la vendre à un artiste. en cheveux au pont des Maréchaux，tout près de la Maison de monsieur Andrieux-hautes nouveautés，articles de Paris，linge，chemises，vous savez，n'est-ce pas? ...Oh，monsieur，quand l'amitié rassemble à table épouse，enfants，soeurs，amis，quand une vive allégresse enflamme mon coeur，je vous le demande，monsieur：est-il bonheur préférable à celui dont tout jouit? Mais il rit，monsieur，ce monstre exécrable et inconcevable et si ce n'était pas par l'entremise de monsieur Andrieux，jamais，oh，jamais je ne serais... Mais quoi，monsieur，qu'avez vous，monsieur?"①

---

① 法文："……唉！我过早地表白这一点对我又有何用呢，""一辈子隐瞒我的耻辱不是更好吗？也许一个女子跟男人这么直言不讳是件丢脸的事，但我要向您承认，如果允许我能有愿望的话，我只想做一桩事：用刀子捅穿他的心，只是我会扭 （转下页）

她扑到我跟前：我似乎全身在打寒战，要不就是昏厥了。我无法说清这个半疯半癫的女人使我产生了多么沉重而痛苦的感受。说不定她还以为自己是在奉命给我解闷呢：至少她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也许她早先登台演过戏，说话完全跟朗诵一样，身子转来转去，说个没完，可我早已一声不吭了。我从她的讲述中所能听懂的只是：他们好像跟某个“la Maison de monsieur Andrieux ——hautes nouveautés, articles de Paris, etc.[①]”有密切关系，说不定先前就是 la Maison de monsieur Andrieux 里的人[②]，但不知怎么的，她被 par ce monstre furieux et inconcevable[③]从那位 monsieur Andrieux 手里永远夺了过去，而悲剧就在这儿……她号啕大哭，但我觉得这只是装装样子在哭，根本不是真哭，有时我又恍惚看到，她整个人突然像具骷髅似的快要散架了。她吐词的嗓音有点儿闷声闷气、刺耳而发颤，比方说，她把 preferable 这个词发成了 préfé-a-able，而把 a 这个音节念得跟羊叫似的。有一回我刚刚恢复清

(接上页）过脸去，我怕见了他那种可恶的目光而手发抖，失去勇气。先生，他杀死了那个俄国教士，拔下他的红胡子卖给了库兹涅茨桥的理发师，那地方紧靠安德里厄先生的商店——您当然知道：这家商店专卖巴黎新产品，时髦货，内衣啦，衬衫啦……哦，先生，当妻子、儿女、姐妹、朋友和和睦睦共桌团聚，真正的欢乐燃烧我心的时候，——告诉我，先生：还有比众人同乐更幸福吗？可是他却嘲笑这些，先生，这个不可理喻的可恶怪物在嘲笑。要是这一切不是经由安德里厄先生安排，那我无论如何也决不会……可您怎么啦，先生，您怎么啦，先生？”按：库兹涅茨桥是莫斯科的一条街，以时装店著名。——俄编注

① 法文：安德里厄先生的商店——最新产品、巴黎货等等。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的准备材料中经常提到安德里厄这个名字（“安德里厄太太”），当时是指妓院的女老板。——俄编注

③ 法文：这个不可理喻的可怕怪物。

醒，就看见她在房间中央用一只脚尖点地，做着旋转动作，但她并不是在跳舞，这个旋转动作好像也跟她的讲述有关，她只是在扮演角色而已。突然她扑过去，打开了房里那架走了调的又小又旧的破钢琴，叮当作响地弹唱起来……我大概有十来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完全处于昏迷状态，睡着了，但是随着哈巴狗的一声尖叫，我又醒了过来：刹那间我突然完全恢复了意识，清醒地忆起了一切，我恐慌地跳起来。

"兰伯特，我这是在兰伯特家里！"我想了一想便抓起帽子，跑过去取我的皮大衣。

"Qù allez-vous monsieur?①"机警的阿尔福西娜喊道。

"我要离开，我要出去！放我走，别拦我……"

"Qui monsieur!"阿尔福西娜竭力赞同地说，还主动跑去替我打开了通走廊的门。"Mais ce n'est pas loin, monsieur, c'est pas loin du tout, ça ne vaut pas la peine de mettre votre chouba, c'est ici près, monsieur!②"她扯大了嗓门，让整个走廊都听得见。我跑出房间往右拐。

"Par ici, monsieur, c'est par ici!③"她拼命叫喊，伸出五根皮包骨的长手指揪住我的皮大衣，另一只手给我指着走廊左边的某处，可我根本不想去那儿。我挣脱身子，向通往出口大门的楼梯跑去。

"Il s'en va, il s'en va!④"阿尔福西娜一边追我，一边声

---

① 法文：您去哪儿，先生？
② 法文：是，先生！可那儿并不远，先生，根本不远，用不着穿皮大衣，那儿很近哪！
③ 法文：往这边，先生，往这边！
④ 法文：他快走啦，快走啦！

嘶力竭地喊，“mais il me tuera monsieur，il me tuera！①”但我已经跑到了楼梯上，尽管她甚至追着我下楼，我还是及时拉开了大门，窜到街上，跳上了第一辆出租马车。我说出了妈妈的地址……

四

可是我的意识恢复了一会儿之后，很快就模糊了。我还依稀记得，自己怎样被拉到了目的地、领到了妈妈跟前，但随后我几乎突然就完全不省人事了。后来人家告诉我说（其实我自己也记得），第二天我的神志又清醒过一会儿。我记得自己是在韦尔西洛夫的房里，躺在他的长沙发上，我记得韦尔西洛夫、妈妈和丽莎那一张张的脸围着我，我清楚地记得韦尔西洛夫跟我提到了泽尔希科夫，提到了公爵，还给我看过一封什么信，不住地安慰我。事后他们告诉我说，当时我老是惊恐地问到一个姓兰伯特的什么人，老是幻听到某条哈巴狗的叫声。但意识的微弱之光很快就熄灭了：第二天傍晚，我的热病已经发作到了顶点。不过，我想先说说后来知道的事，提前做个交代。

那天晚上当我跑出泽尔希科夫赌场，那儿的一切稍稍平静之后，泽尔希科夫又摆开了赌局，突然他大声宣布说刚才出了一个不幸的差错：那丢失的四百卢布在另一堆钱里找到了，庄家的钱一文不少。此时公爵还留在大厅里，于是他走到泽尔希科夫跟前，坚决要求后者当众宣布我是无辜的，另外还得以书

① 法文：先生，他可是会杀了我的，一定会杀了我的！

面形式向我道歉。泽尔希科夫本人也认为这个要求理该尊重，便当众许诺明天就给我发出一封信，向我解释并致歉。公爵告诉了他韦尔西洛夫的地址，第二天韦尔西洛夫果真收到了一封泽尔希科夫亲笔写给我的信，还附上属于我的三千多卢布——当时我把这笔钱忘在轮盘赌台上了。就这样，泽尔希科夫赌场里发生的那件事终算了结了。当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之后，这个喜讯大大有助于我的康复。

公爵从赌场回家之后，当天夜里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我，另一封写给他早先的那个团队，也就是他跟骑兵少尉斯捷潘诺夫发生过纠葛的那个团队。这两封信他于次日早晨同时寄出。接着他给现在的上司写了份报告，一大早就捧着报告亲自去见团长，声明自己是个“刑事犯，参与了某某股票的伪造活动，现来投案自首，请求法办”。说着他还把那份陈述案情的书面报告交了上去。他被拘留了。

以下抄录的就是那天夜里他写给我的信，一字不差：

亲爱的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既然我已经试过走奴才的“路”，我也就无权再去想自己最终也有可能从事正义的大业，并用这个想法哪怕稍稍安慰我的心灵。我对祖国有罪，对我的家族有罪，为此，我作为家族中的最后一个公爵，要自己严惩自己。我不明白我怎么会一味只想保全自己，死抓住这个卑鄙的念头不放，一度还幻想用金钱去打发那两个人？可是面对自己的良心，我将始终是个罪人。即使那两个人把有辱于我名声的字条还给我，他们也决不会一辈子放过我！以后的局面只能是：我活着跟他们连在一起，一辈子与他们勾结一气——这就是等待着我的命运！我无法接受这种命运，终于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足够的勇气，或许说不定只是找到了一种绝望的力量，使我采取现在这

样的做法。

我给早先团队的旧同事们写了一封信，证明斯捷潘诺夫是无辜的。这个行为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舍身赎罪的含义：只不过是一个明天将死去的人的临终遗言而已。就该这么看。

原谅我在赌场里拒绝给您作证，这是因为当时我并不相信您。现在我已经是个死人了，连这种事我也能坦白……来自阴间的坦白。

可怜的丽莎！她完全不知道我这个决定，但愿她不要诅咒我，而会独立地做出全面的判断。我无法替自己辩白，甚至也找不到话来向她做任何解释。有件事您也该知道，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昨天一清早，她最后一次来我这儿的时候，我向她坦白了我的欺骗行为，我承认我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去是打算向她求婚。我看到丽莎那么爱我，在我快要实施深思熟虑的最后决定之前，我的良心无法隐瞒这件事，所以我向她做了坦白。她宽恕了我，宽恕了一切，可我不信她：这不是真正的宽恕，要是我跟她换个位置，我就不能宽恕。

请别记恨我。

您的不幸的最后一个公爵 索科利斯基

我不省人事地躺了整整九天。

第三部

第 一 章

一

现在写的——完全是别人。

我一再宣称："写别人，写别人。"可自己却始终不停地光写我自己。然而我已经千百次地声明过，我根本不想写自己，而且还在开始写札记时，我就坚决不愿这样做：我非常清楚，我对读者毫无用处。我描述的和想描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如果说我老是在其中出现，那只是可悲的失误，因为不管我如何想避免，可是说什么也避免不了。我最感苦恼的是，我这么饱含热情地记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会授人以把柄，以为我现在还跟当年一样。其实读者应该记得，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感叹过："哦，但愿能改变过去，一切重新开始！"要是我现在没有彻底改变，没有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我就不可能发这样的感叹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只愿有人能够体察到，我是多么讨厌这种种的申辩和开场白，甚至札记写到了中途，我还不得不时而硬插进这些东西！

言归正传。

我不省人事九天之后清醒过来，当时我只是复活，而不是好转。当然，如果就“复活”的广义来说，我的复活却很荒唐，假如这事发生在现在，情况也许就不同了。我的思想，即感情，依然只集中于一点（我以前说过千百遍）：我要彻底离开他们，但这一回我非离开不可，而不会像早先那样，只是千百遍地给自己提出这个任务，却始终实行不了。我不想报复任何人，这一点我保证做到，——虽说我受过欺侮。我打算既不带着厌恶、也不带着诅咒离开，但我想拥有自己的力量，一种独立于他们中的任何人、独立于全世界的任何人的真正力量，然而我竟差点儿顺应了世上的一切！现在我记下我当时的这个幻想，并不是作为一种思想，而是作为当时的一种强烈感受。当我卧病在床的时候，还不想理清楚这种感觉。身为一个病人，无力地躺在他们为我腾出的韦尔西洛夫的房里，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软弱到了极点：我躺在病床上，像根麦秆儿似的，简直不像个人，而且还不只是因为病的缘故，——这让我有多么屈辱！于是从我的内心深处强烈地升腾起一种抗争，我被一种无限膨胀了的傲慢与挑战情绪弄得喘不过气来。从我有生以来，我简直记不得还有什么时候比我康复的最初那几天，即我像麦秆儿似的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里，充满了更强烈的傲慢情绪了。

但我暂且保持沉默，甚至决意什么计划都不去考虑！我一直在窥探他们的脸色，从中竭力猜度我需要知道的一切。看来他们也不想盘问和探听什么，却跟我尽谈些毫不相干的事。这既让我舒心又让我伤心：我不想解释这种矛盾心理。我见到丽莎的时间要比见到妈妈的少，尽管她每天都进来看我，甚至一天进来两回。我从她俩谈话的片断以及她俩的整个儿神态断

定，丽莎有许多事要奔走，她为了自己的事甚至不经常在家：一想到她可能在忙“自己的事”，我似乎就难受，不过这一切只是病人纯粹的生理感觉而已，不值得细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几乎也每天来看我，虽说对我毫无温存而言，但至少不像先前那么骂人了，这反倒使我懊丧至极，于是我直言对她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不骂人的时候，真让我感到乏味。”“那好，我不来看你就是了。”她掉头便走。我却很高兴：总算赶走了一个。

被我折磨得最凶的是妈妈，我动不动就对她发脾气。当时我已经食欲大振，肆意埋怨饭菜端来得太晚（其实从来不曾晚过）。妈妈不知道如何才能使我称心。有一回她给我端来了汤菜，像往常那样亲手开始喂我，可我一边吃着一边还埋怨个没完。突然我为自己这么埋怨而感到沮丧了：“或许我爱的也就她一个人了，可又偏偏去折磨她。”但怨气并没有消除，我怨恨得突然大哭起来，而她，真可怜，还以为我是感动得哭了呢，她俯下身来开始吻我。我克制着才勉强承受了，在这个瞬间我确实恨她。可我始终是爱妈妈的，即使当时也爱，根本不恨她，然而事情往往是这样：你越爱谁，也就越先欺负谁。

最初那几天，我真正恨的只有医生一人，这位医生是个年轻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说话生硬，甚至不懂礼貌。他们这些人一个个好像就在昨天，在科学上，突然有了什么特别发现似的，其实昨天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但“平庸之辈”和“市井之徒”历来总是如此。我忍了好久，终于一下子爆发了，我当着全体家人对他扬言说，他这是在瞎忙乎，我根本不用他来就能痊愈，说他空有一副求实的样子，却满脑子都是偏见，不明白医学还从来没治好过任何人的病，而且，想必他还十分缺乏教养，“就跟当今我们所有的技师和专家一样，

最近以来居然在我们面前把鼻子翘得老高”。医生听了大为生气（这正好证明他缺乏教养），但他还是照来不误。末了，我向韦尔西洛夫宣称，要是医生再上门的话，我会对他说出刻毒十倍的话来。韦尔西洛夫只是指出：我说的话够刻毒了，再刻毒一倍已无可能，更不用说十倍了。我很高兴他指出了这一点。

这可真是个人物！我是指韦尔西洛夫。一切明明都是因他而起——可结果呢：当时我唯独对他一人不耍脾气。倒不光是因为他对我的态度赢得了我的好感，我想，还因为当时我俩都感觉到，我们彼此应该做许许多多解释……而且正因为如此，最好还是永远不互相解释。在类似的生活际遇中能碰上这么个聪明人，真是件快事！我在札记的第 2 部已经提前交代过，他非常简明扼要地告诉我，现已拘留的公爵给我写过一封信，还谈到了泽尔希科夫以及他做了有利于我的声明等等。由于我决意不发表意见，所以只是十分淡漠地向他提了两三个极其简短的问题，他清楚而确切地回答了我，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而最好不过的是，不带任何多余的感情。在当时我连多余的感情也害怕。

我绝口不提兰伯特，可读者当然已经猜到，我一直在想着他的事。在我病中呓语时，我好几次说到过兰伯特，但清醒之后我察言观色，很快就明白有关兰伯特的事依然是个秘密，他们全都一无所知，连韦尔西洛夫也不例外，于是我暗暗高兴，不再担心了。可后来我才知道我想错了，令我吃惊的是：兰伯特在我生病期间就已经来过了，这事韦尔西洛夫居然对我提都不提，我这才断定，我对兰伯特来说已经永远消失了。然而我却常常想起他，更有甚者：想起他的时候不但没有厌恶感，不但怀着好奇心，甚至还带有一种认同感，似乎我在他身上预感

到了某种新的出路，适合于我心中萌发的新感觉和新计划。总之，一旦我决定开始策划，我打算首先仔细考虑兰伯特。插一件怪事：我完全忘了他住在哪儿，忘了当时发生的一切是在哪条街上。房间、阿尔福西娜、小狗、走廊——这一切我都记得，即使现在我也可以画出来，可种种事情发生在何处，就是说在哪条街和哪幢房子里——我忘了个一干二净。最最奇怪的是，我直到意识完全恢复的第三或第四天才想到了这一点，此时我开始关注兰伯特已经很久了。

以上就是我刚复活后的最初感受。我察觉到的只是极肤浅的东西，十之八九我还察觉不出重要的东西。事实上重要的东西也许正是那时就在我心中整个儿确立并成形了，要知道我当时之所以懊丧和怨恨，毕竟不只是因为不给我端来肉汤啊。哦，记得在那段日子里我是多么忧伤，有时候，特别在我独处得太久的时刻，我是多么苦闷啊。偏偏他们又很快就明白，我跟他们在一起时感到难受，明白他们的同情反而会惹恼我，于是开始越来越经常地让我一个人单独待着了：他们真是聪颖过头儿。

二

在我恢复意识的第四天，下午两点多钟，我正躺在我的床上，没有任何人陪伴。这一天天气晴朗，我知道三点多钟夕阳行将西沉之时，就会有一道红色斜晖径直射进我的墙角，以灿烂的光斑照亮这个地方。我根据前几天的观察知道了这一点。可是，一小时后必定会发生这种事，关键是我预先就知道这种事，而且像二二得四那么清楚——这让我大为光火。我烦躁地

翻了个身，突然在一片深沉的寂静之中，清晰地听到了一句话："主啊，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宽恕我们吧。"这话说得很轻，紧接着便是一声发自胸中的长长叹息，随后，一切又复归宁静。我马上稍稍抬起了头。

在这之前，即在昨夜甚至从前天起，我就开始发觉我们楼下的三间房里情况有点特别。在那个跟客厅相连的小间里，早先住着妈妈和丽莎，现在显然换了别人。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不止一次听到某种声响，不过，只有极短的片刻工夫，便又完全静了下来，一连几小时都寂静无声，因此我也就没有在意。昨夜我还想到准是韦尔西洛夫住在那儿，更何况我刚这么想他就很快走进我房里来了，虽说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不过并不能肯定，韦尔西洛夫在我生病期间已经搬到了别的什么寓所，在那儿宿夜。至于妈妈和丽莎，我早就知道她们俩（我想是为了让我安静吧）已搬到了楼上，住进我早先的那口"棺材"里了，我甚至有一次暗自想过："那地方她们两个怎么住得下呢？"现在我却突然发现，原来在她俩早先的那间房里住着个不知什么样的人，这人肯定不是韦尔西洛夫。我连自己也没有料到，居然轻轻松松就两腿落地下了床（在这之前，我还以为自己毫无力气呢），我把双脚伸进鞋里，披上放在旁边的那件粗毛羔羊皮的灰色长袍（这是韦尔西洛夫施舍给我的），于是经过我家客厅去妈妈先前的卧室。我所见到的里面的情景一下子把我弄蒙了，我怎么也没料到会是这样，我像生根似的停在了门口。

房里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雪白的大胡子，显然他早就住在那儿了。他不是坐在床上，而是坐在妈妈那张小凳上，不过用后背靠着床，其实他坐得那么笔直，似乎根本不需要任何支撑，虽说明显可以看出他在生病。他穿着衬衣，上面罩着

件挂面的毛皮短袄，膝头用妈妈的厚毛围巾勉强盖住，脚上穿着便鞋。看样子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尽管有病，人也略显苍白和消瘦，但整个儿模样却挺精神，一张长圆脸，头发很密，但不很长，年纪好像已七十开外了。他的旁边有张小桌，伸手就能够着，桌上放着三四本书和一副银边眼镜。尽管我压根儿没想过会碰见他，但眨眼之间我就猜到他是谁了，只是我还无法弄明白，这些天来他几乎就住在我的身边，可怎么能安静得让我一直听不出个门道呢。

他看见我后，身子纹丝未动，但却默默地凝神瞧着我，就像我瞧他那样，区别仅在于我充满了无限惊奇，而他却未露出半点诧异。恰恰相反，就在这五秒或十秒钟的哑场工夫，他似乎已把我整个儿打量透了，突然他微微一笑，甚至轻轻地、不出声地笑了起来，尽管笑容很快就消失了，但那开朗而喜悦的表情却仍然留在他的脸上，尤其留在他的眼神里。他的眼睛很蓝，炯炯有神，而且很大，可是由于年迈，周围布满无数细小的皱纹，微肿的眼皮松垂着。他这一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认为：人笑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让人瞧着讨厌。因为人一笑，往往就会露出某种庸俗的脸相，某种似乎有损自己身份的脸相，虽说笑的人自己对他的笑会给人什么印象几乎总是毫无所知。这就像他同样不知道自己睡着时的脸相一样，——一般说来，人人如此。有的人即使睡着时他的脸也有一副聪明相，有的人，哪怕是聪明人，睡着时脸相却变得非常愚蠢，因而显得很可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只想说，人笑的时候跟睡着的时候一样，多半对自己的脸相一无所知。异常多的人根本不善于笑。其实这不是善于不善于笑的问题：这是一种天赋，而且是无法培养的。真要培养的话，除非是改造自己，使自己变得美好，克服自己个性中坏的本能：到那

时，这种人的笑才极有可能变得美好。有的人一笑就会彻底暴露自己，让您一下子看透他的全部底细。甚至那种公认为聪明的笑，有时也令人讨厌。笑，首先要求真诚，可人世间哪有真诚？笑，还要有善意，可世人笑时却多半不怀好意。真诚而善意的笑——是种快乐，可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世间哪有快乐可言？世人还会不会快乐？（关于我们时代的快乐问题——这是韦尔西洛夫的看法，我记住了这种看法。）人一快乐，就会将自己和盘托出，毫无保留。有些人的性格让您久久捉摸不透，但只要他什么时候很真诚地放声大笑，那么他的整个性格就会一下子让您了如指掌。只有修养极高极好的人才会快乐得有感染力，就是说，才会有令人倾倒的善意的快乐。我不是指他智力方面的修养，而是指性格，指整个人。因此：要是您想洞察某个人并识透他的心灵，那么您不必去琢磨他如何沉默或怎样说话，如何哭泣或怎样因极其高尚的思想而激动不已，您最好在他笑的时候去仔细观察他。凡是笑得好的人——说明他是个好人。此时您还得注意一切细微的差异：比方说，不管他笑得怎样开心和朴实，他的笑无论如何都不该让您觉得愚蠢。要是您稍微察觉出这种笑里有一点点愚蠢，——这无疑说明此人智力有限，哪怕他尽谈思想，层出不穷。要是他的笑并不愚蠢，但在大笑之后，他本人不知怎的突然让您觉得滑稽，哪怕只是有点儿滑稽，——那您就该知道，此人缺乏真正的个人自尊心，至少不完全有这种自尊心。末了，还有一点：要是这种笑虽然也有感染力，但不知怎的总让您觉得有点儿庸俗，那么您要明白，此人的天性就有点儿庸俗，您在他身上早先观察到的种种高尚和超逸，——如果不是他故意装的，那就是无意中模仿别人，而且到头来此人必定会变坏，会变得醉心于“实利”，而把种种高尚的思想抛到脑后，就像抛弃青年时代的迷误与癖

好一样，毫不惋惜。

我故意把这段关于笑的冗长议论插在这儿，甚至不惜打断叙事的过程，因为我认为这是我从生活中得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而且我想把它特别推荐给那些即将出阁的姑娘，她们虽然已经准备嫁给选定的男人，但还在反复斟酌、疑惑不定地观察他，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但愿别嘲笑我这个可怜的少年，笑我硬要用自己的这套说教去指点我根本不懂的婚姻大事。不过我却懂得一点：笑是心灵的最可靠的试金石。请瞧瞧孩童吧：有些孩子会笑得很美好——因此他们很招人喜欢。对我来说，哭哭啼啼的孩子是讨厌的，而开心欢笑的孩子——则是天堂之光，是未来的启示，预示着未来的人终将变得跟孩子一样纯洁和质朴。而在这位老人的短暂的一笑中，闪过的正是这种异常动人的孩子般的魅力。于是，我马上走到了他的跟前。

三

“坐吧，你坐会儿，兴许两条腿还站不稳呢，”他和蔼可亲地招呼我，指指自己旁边的一个位子，继续用那炯炯的目光瞧着我的脸。我在他旁边坐下说：

“我认识您，您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

“没错儿，宝贝。你能下床，这太好了。你年轻，一切都会好的。老年人离坟墓不远了，可年轻人就该活着。”

“您病啦？”

“病啦，朋友，两条腿病得更厉害，刚迈到门槛，可是往这里一坐就肿了起来。自从上礼拜四起，气温一变（指严寒降临），我这腿病又犯啦。瞧，我一直给腿涂药膏，这是利希滕

大夫——埃德蒙德·卡尔雷奇，前年在莫斯科给我开的药方呢，药膏还行，喏，真的很管用，可现在却不起作用了。另外，我还胸口发闷。打昨儿起背也痛得厉害，就跟狗咬似的……夜里都睡不着。”

“您住在这儿，怎么一点儿也听不出您的声音呢？”我插嘴道。他瞧了瞧我，若有所思。

“你千万别吵醒你娘，”他补了一句，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她在我身边忙乎了一整夜，可声音轻得跟苍蝇似的，我知道这会儿她刚躺下休息。唉，生病的老人真够苦的，”他叹息道，“好像只有灵魂赖着不走，而在撑着，还在留恋人世，看来要是这辈子从头开始，再活一遍，灵魂似乎也不害怕，虽然这么想没准是种罪过。”

“为什么是罪过呢？”

“这么想不实际，老人应该走得体体面面。再说，要是临终时老是抱怨，甚至满肚子牢骚，那就是很大的罪过了。喏，要是为了开心好玩而爱上生活，那么我想，上帝是会原谅的，老人也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罪过，人们很难看清楚什么是罪过，什么不是：这是秘密，人的智慧是认识不了的。老人应该时时知足，临死时应该完全清醒明白，心满意足，体体面面，在回首往日，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应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而高兴，就像叶落归根，圆了自己的秘密。”

“您再三提到‘秘密’，您说圆了自己的‘秘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问道，回头瞧了瞧房门。我很高兴此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四周寂静无声。夕阳的余晖明丽地照进窗来。他说话有点儿转文，不够确切，但十分真诚，而且不知为什么异常亢奋，似乎他真的很高兴我进去看他。可我察觉出他肯定是在发烧，甚至还烧得挺厉害。我也是个病人，从我走进他房里的

那刻起，我也开始在发烧。

“什么是秘密？一切都是秘密，朋友，一切都含有天机。每棵树、每根草都含有天机。小鸟儿会唱歌，无数星星一到夜间就会在天空闪烁——这全是秘密，同样是天机。而最大的秘密就是，人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是什么样子。就这么回事，朋友！”

“我不知道您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当然，我不是想嘲弄您，而且请您相信，我是信上帝的，但所有这些秘密早就被人的智慧揭开了，而那些尚未揭开的秘密，也将统统被揭开，这一点有充分把握，也许根本不用过多久。植物学已经完全知道树木如何生长，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连鸟儿为什么会唱歌也知道，或者说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至于说到星星，不但已经被数得清清楚楚，而且它们的运行轨迹也都被计算出来了，精确到分分秒秒，因此甚至可以预报一千年后某颗彗星出现的时间，一分都不会差……现在甚至连最遥远的星星也知道了。您只要拿起显微镜——这是一种放大镜，可以把物体放大百万倍——仔细观察一滴水，那您就会看到整个新世界，看到各种生物的整个生活，而这些早先也是秘密，可现在被揭开了。”

“这些我都听说过，亲爱的，不止一次听人家说过。不用说，这是伟大的了不起的事，是上帝赐予人的本领，上帝不是白白地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的：‘活着，去认识一切吧①。’”

“喏，这不过是些老生常谈罢了。您总不至于是科学的敌

①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 2 章，第 7 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马卡尔在此处做了发挥，说人的认识能力出于上帝的恩赐。

人、是教权主义[①]者吧？我是说，我不知道您能否理解……”

“不，宝贝，我从小就尊重科学，尽管自己一窍不通，但我从来不抱怨：我不懂，自有别人能懂。兴许他们做得更好，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命。还因为，亲爱的朋友，搞科学也不是对人人都合适。人人都心比天高，每个人都心比天高，每个人都想名扬天下，我要是有本领，没准比谁都强呢。可是现在我啥也不行，自己什么都不懂，怎么好自己吹嘘自己呢？你嘛，既年轻又聪明，生就这样的命，你就好好地学吧。学好了本事，当你遇到不信教的人或者捣乱的人，你就能够在他面前对答如流，不被他那疯言疯语难倒，你那些还不成熟的思想也不会被他搅乱。至于你说的那种镜子，前不久我还见过呢。”

他喘了口气，叹息一声。毫无疑问，我去看他，给了他异常的快乐。他渴望与人交往，几乎到了病态的地步。此外，我敢肯定（绝对不会错），有时他甚至怀着一种不寻常的爱在看我：他亲热地把手掌按在我的手上，抚摸我的肩膀……不过应该承认，有时他似乎又会完全忘了我，仿佛就他一个人坐在那儿，虽然他还充满热情地继续说着话，但好像只是在对空讲话。

“朋友，”他接着说，“在根纳季修道院里有个大智大慧的人。他出身贵族，官做到中校，而且很有钱。先前过世俗生活的时候，他就不愿受婚姻家室束缚，与世隔绝已经有十个年头了，他喜欢清静无闻的去处，让自己的情感摆脱尘世琐事，求得个安宁。他遵守修道院里的一切规矩，但就是不愿落发出家。他有很多很多的书，我的朋友，我还没见过谁有那么多书

① 是一个政治派别，旨在强化教会及宗教界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

呢，——他亲自跟我说过，他的书值八千卢布。他叫彼得·瓦列里扬内奇。在不同时间他给我许多教诲，我非常非常爱听。有一回我问他：‘先生，既然您有那么大的智慧，在修道院里眼看已经修行了十年，斩断自己的一切欲念，您干吗不堂堂正正削发为僧，让自己更好更完美呢?’可他回答说：‘你说什么呀，老人家，你说到我的智慧，但也许正是我的智慧困扰着我，而不是我在支使我的智慧。至于你说我遵守清规，说不准我早就越规了呢。你怎么能说我斩绝一切欲念呢？我可以马上拿出我的钱，弃官不做，把所有的勋章和绶带立即扔到桌上，可是抽烟斗，我已经苦苦挣扎了十年，还是戒不掉。既然这样，我还有什么资格当修道士，你又怎么能夸我斩绝欲念呢?’他这么谦逊，当时使我非常惊奇。喏，就在去年夏天的彼得节[①]，我顺路又去了那座修道院——这是上帝的指引，我看见他的修道室里就安放着这件东西——显微镜，是他花大钱从国外订购的。‘老人家，你等一下，’他说，‘我让你看一件奇怪的东西，因为，你以前还从未见到过。你瞧，这滴水像眼泪一样清澈，喏，你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吧。你会发现机械师们很快就会把上帝的一切天机统统都找到了。任何秘密也不给你我留下。’记得他就是这么说的。其实这种显微镜，三十五年前，我就在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马尔加索夫家里见过；他是我们的老爷、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舅舅，他一死，领地上的农奴才转归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所有。这位老爷很威严，是个有名的将军，养有一大群猎犬，我在他手下当过多年狩猎长。那时他也摆上这么一架显微镜，也是从国外带回来的，也让所有的家奴，不分男女，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去观看，让他们看显

① 圣徒彼得和保罗的一个宗教节日，在俄历6月29日。

微镜下的跳蚤和虱子、针尖和头发，还有水珠。说来挺可笑：大家不敢走过去，可又害怕老爷——他的脾气不好。有些人连看也不会看，眯缝着眼睛什么也没看到，有些人却吓得直叫，奴仆的头儿萨温·马卡罗夫双手捂住眼睛，嚷道：'不管怎么样——我就是不去看！'当时毫无来由地闹了许多笑话。不过，我没有对彼得·瓦列里扬内奇实话实说，没有说我三十五年前就见过这玩意儿，因此当看到他那么兴高采烈让大家看，我就相反，显得又惊奇又害怕的样子。他让我看了一会儿，问道：'喏，怎么样，老人家，现在你想说什么？'我直起腰，对他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①]'可他突然对我说：'那就没有暗了吗？'这话他说得那么古怪，连一丝笑意也没有。当时我怔怔地望着他，他甚至好像生气了，不再吭声。"

"事情再简单不过了，您那位彼得·瓦列里扬内奇虽然在修道院里吃斋、做祷告，但他并不信上帝，而您正赶上这种时刻——如此而已，"我说，"此外，这个人也非常可笑：须知他在给您看显微镜之前，想必自己早看过十遍了，这第十一遍有什么会让他发疯的？真有点儿神经过敏……是在修道院里养成的。"

"这个人心地纯洁，才智很高，"老人正色道，"而且他也不是不信上帝。他脑子里的智慧太多，所以不能心平如镜。眼下在那些老爷和学者中间，这样的人很多。而且我还要说：人家是在自我惩罚。你不要去触犯他们，不要去惹他们，睡前祷告时要为他们祝福，因为这些人正在寻找上帝。你睡前做祷告吗？"

"不，我认为这纯粹是个形式。不过，我该向您承认，我

① 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章，第3节。

对您那个彼得·瓦列里扬内奇倒有点儿好感：至少他不是个草包，毕竟是个人物，有点儿像我们俩都认识的、跟我们俩都密切有关的那个人。”

老人只关注我答话的第一句：

“朋友，你不做祷告是不对的，做祷告多好，无论是睡前、睡醒起床、还是半夜醒来，一祷告心里就充满快乐。我跟你说吧。今年夏天，7月里，我们赶着去圣母修道院朝圣。一路上我们越接近圣地，加入我们的人越多，最后聚集了将近两百人，人人都赶着去吻神圣而非凡的圣尸，那是两位伟大的显灵者阿尼基和格里戈里的圣尸。老弟，有一回我们在野外过夜，第二天大清早我醒来时，大家还睡着，连太阳也还没有在树林背后露脸呢。亲爱的，当时我抬头四望，深深吸了口气：处处美得无法形容！一切那么恬静，空气轻柔，草儿在生长——长吧，上帝的草儿，快快生长吧。小鸟儿在歌唱——唱吧，上帝的鸟儿，尽情地唱吧。婴儿在女人的怀里啼哭——哭吧，小不点儿，愿上帝保佑你，哦，小家伙快快长大吧，好好地生活！瞧，打我出生以来，我似乎第一次感受到这一切融进了我的心……我重新躺下，轻轻松松地睡着了。活在世上真好，亲爱的！要是我的病能好转些，一过春天我又会去云游。至于秘密，不知道倒好些，它让人心里感到又畏惧又奇妙，这种畏惧让人心醉神迷：‘上帝啊，一切归于你，我自己也归于你，把我收去吧！’别抱怨，年轻人：正因为是秘密，所以才更加美好。”他动情地添了一句。

“‘正因为是秘密，所以才更加美好……’我会记住这番话的。尽管您说得很不确切，但我能明白……我感到吃惊的是，您所知道并理解的东西，比您能说出来的要多得多。不过，您好像是在发烧说胡话……”我望着他那双兴奋的眼睛和煞白的

脸，不禁脱口而出。可他似乎根本没听见我的话。

“亲爱的小伙子，你知不知道，”他又开口了，似乎在接着刚才的话讲下去，“你知不知道，这个世上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对一个人的记忆只能限于一百年。人死之后一百年内，他的子女或者见过他面的孙辈还能记得他，一百年以后，即使有人还怀念他，也只是一种口传和想象而已，因为所有在他生前亲自见过他的人，全都去世了。于是墓地里他的坟头上长满了野草，白石墓碑开始风化，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后代，会把他忘掉，随后连他的名字也被忘记了，因为人的记忆只容得下寥寥可数的几个人——随他去吧！忘了就忘了吧，亲爱的人们，可我即使躺在坟墓里还依旧爱你们。孩子们，我能听见你们的欢声笑语，听见你们在祭日扫墓时在亲爱的父亲坟上走动的足音。生命短暂，你们在阳光下好好生活吧，欢乐吧，我将为你们祷告上帝，到你们的梦中来相会……就是死了还照样有爱！……”

主要是当时我自己也跟他一样发着烧，所以我非但没有离开他，或者劝他平静下来，——也许我本该扶他上床的，因为他压根儿就像在说胡话了，可是我却突然抓起他一只手紧握不放，俯身凑近他，心头滴着泪，激动地细声说：

“见到您，我很高兴。也许我早就在盼您了。他们这些人我谁都不爱：他们没有好人品……我决不追随他们，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儿，我要跟您走……”

然而幸亏妈妈突然走了进来，否则我真不知道最后会怎样收场。她进来时一脸刚睡醒的样子，神色焦急，手里拿着个药瓶和一把汤匙，一见我俩就嚷了起来：

“我就知道会这样！我误了时间，没有及时给您吃奎宁药，您又发高烧了！全怪我睡过了头，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亲爱

的!”

我起身走了出去。她这才给他吃了药，服侍他在床上躺下。我也回到自己房里躺下，心情却异常激动。回来后，我满怀好奇尽想着这次见面。当时我对这次见面有过什么指望——不知道。不用说，我的思绪杂乱无章，头脑中闪现的不是完整的思想，而只是一些断想。我面壁躺着，突然看见夕阳投进墙角里的那个灿烂的光斑，正是刚才我还诅咒着等待其出现的光斑。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一见这灿烂的夕照，我的整个灵魂顿时欢欣起来，仿佛有一片新的光明照透了我的心田。我至今记得这个甜蜜的时刻，并且不想忘怀。虽说这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却充满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力量……当时我的身体还在恢复之中，因此这种冲动也可能是我神经状态必然的结果，然而当时出现的那种光明的希望，直到现在我还相信——所以我此刻想把它记录下来并牢记心头。当然，即使那时候我也确知，自己既不会跟着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去云游四方，也并不明白袭上心头的新追求到底是什么，可是我已经说出了一句话，哪怕是病中的呓语:“他们没有好人品!”“当然,”我狂热地想，“从这一刻起我要去追求‘好人品’，他们没有，所以我要离开他们。”

背后传来了窸窣声，我翻过身去，只见妈妈俯身站在我的床前，用探究的目光怯生生地望着我的眼睛。我一下子握住了她的手。

“妈妈，我们家来了位尊贵的客人，您怎么一点儿也不告诉我呢?”我突然问，几乎自己也没料到会这么说。所有焦急不安的神情顿时从她脸上消失，她似乎还有点儿喜形于色，但对我的问题却没作回答，只是说了一句:

“你也别忘了丽莎，丽莎，你把丽莎给忘了。”

她像说绕口令似的说完了这句话，脸都红了，想尽快离开，因为她也很不喜欢过分流露自己的感情，这一点完全像我，就是说，她腼腆而单纯。此外，不用说，她不愿跟我谈有关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话题。而且我们通过目光交换所能说出的一切，已经足够了。可是我这个一向厌恶感情过于外露的人，偏偏这回拉住她的手，硬要留住她：我甜蜜地望着她的眼睛，温柔地笑着举起另一只手抚摸她可爱的脸庞，抚摸她瘦削的双颊。她弯下腰，让自己的额头紧贴住我的额头。

“好啦，基督保佑你，”她突然直起腰，容光焕发地说，“快快康复吧。我指望你早日恢复健康。他病了，病得很重……生死由天了……哦，我怎么说这话呢，根本不会出那种事的！……”

她走了。她这辈子始终怀着惶恐和敬畏的心理，十分敬重自己的合法丈夫——朝圣的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而他则宽宏大量地永远宽恕她。

第 二 章

一

我可没有“忘了”丽莎，妈妈误会了。敏感的母亲看出我们兄妹之间似乎冷淡了，其实问题并不在于不再爱她，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妒忌。考虑到下文，我要解释几句。

自从公爵被拘捕之后，可怜的丽莎就摆出一副无所畏惧的自傲姿态，孤高得让人难以接近，几乎令人不堪忍受。但家里每个人都明白真相，知道她很痛苦，如果说起初我对她待我们的这种态度大为不满、横眉竖眼的话，那仅仅是因为我在病中变得十倍地小心眼、爱生气而已，——这就是我现在的看法。其实当时我对丽莎根本没有失去过爱心，恰恰相反，我更加爱她，只是不愿先去接近她罢了，不过我也明白，她自己是决不会先来接近我的。

事情是这样：当公爵的事刚一暴露、刚刚被拘捕之后，丽莎首先就急于对我们、对任何人摆出了这样一种姿态：似乎她决不允许人家有半点儿想法，以为可以去同情她，说些安慰话

或是替公爵开脱。正好相反，她竭力不做任何解释，也不跟任何人发生争论，似乎她始终把不幸未婚夫的这个举动当成了最高尚的英雄行为，并以此感到自豪。似乎她时时刻刻在告诉我们大家（我重申一下：这种话她一句也没说出口）："你们谁也做不到这样，你们决不会出于荣誉和责任的要求去自首。你们中间谁会有这样的感悟，谁会有这样纯洁的良知呢？至于说到他的那些作为，谁的心里不藏着些丑事？大家只是瞒着而已，可这个人宁愿毁了自己，也不愿做一个自己都瞧不起的人。"也许这就是她一切举止所表达的意思吧。我不知道，可要是换了我，我一定会这么做。我也不知道她心里，就是说她面对自己的时候，是不是真有这种看法，我猜不会有。凭她另一半清醒的理智，她应该能看出她那位"英雄"毫无价值，因为如今有谁不承认这个不幸的、甚至从某个角度看还有点儿舍己为人的人，其实同时又是个毫无价值的人呢？连她的这种自傲，似乎拒我们于千里之外的态度，始终疑心我们对他另有看法——这一切也让我们多少可以猜到，在她的内心深处，她对她的不幸朋友也可能有别样的看法。不过就我而言，我得赶紧补一句：依我的观点看，她至少对了一半：她左右彷徨，对他做不出最后的评价，这甚至比我们大家更加情有可原。说句心里话，直到现在，一切都已事过境迁，我本人还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评定这个不幸的人呢，他给我们大家出了这么个难题。

然而正是由于她，家里的日子就开始变得几乎像地狱一般难熬。曾经爱得那么强烈的丽莎，此时必定非常痛苦。但就她的个性而言，她宁愿默默地受苦。她的个性像我，既专横又高傲，我总是想，当时和现在都这么想，她爱上公爵是出于专横，就因为他毫无主见，听了她的第一句话，第一次跟她照面之后，就完全任她摆布了。这似乎是在心里自发产生的，并没

有任何预先的图谋，然而这种爱，一个强者对弱者的爱，较之个性相当的男女之爱，有时往往会强烈无比，也痛苦无比，因为你不由自主地要替自己懦弱的情侣承担责任。至少我是这么看的。打从一开始，我们大家就百般体贴她、关怀她，特别是妈妈。但她的态度并没有变得温和，对大家的同情毫无回应，似乎她拒绝任何帮助。开头她还跟妈妈说说话，但随后她的话便逐日减少，变得愈来愈简短、甚至愈来愈生硬了。起初她有事还找韦尔西洛夫商量，但很快就选定了瓦辛做她的参谋和帮手，这是我后来才吃惊地知道的……她每天去找瓦辛，还经常跑法院，找公爵的上司，找律师，找检察官，最后弄得几乎整天家里不见人影。不用说，她每天都要去监狱探望公爵两次，他被关在贵族牢房里，可是我后来完全确信，这些会面常常使丽莎十分难堪。当然，恋人之间的事第三者怎能弄得清？例如，我知道，公爵经常肆意欺辱她，出于何故呢？说来也怪：竟然是由于他醋劲大发呢。不过这是后话，但我要添上一个看法：他俩之间究竟谁把谁折磨得更惨，这可难断得很。尽管丽莎在我们面前总是以她的英雄自豪，但是当他俩单独面对时，也许她对他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我之所以这么深表怀疑，是有某些根据的，不过这也是后话了。

总之，说到我对丽莎的感情和态度，那么一切表面现象都只是我们双方死守不放、故意披上的伪装，其实我们彼此从来没有比这种时候爱得更深了。我还要补充一点，打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在我们家出现之后，丽莎先是吃惊和好奇，继而就不知怎的对他露出了轻蔑甚至傲慢的神气。她对他好像故意不闻不问似的。

既然我给自己许诺说要“保持沉默”，——这一点我已在前一章做过交代，那么在理论上，即在我的想象中，我当然打

算信守这个诺言。打个比方吧，哪怕要我跟韦尔西洛夫闲扯动物学或者罗马皇帝也行，我就是闭口不谈她，或者，再打个比方，当我热病刚过，刚刚清醒并恢复理智之后，我就马上暗暗对他的一句话开始了反思，这是他在给她的信中透露的，他正告她“文件没有烧毁，还在，将会出现”[1]，但我就是绝口不提这句至关紧要的话。可是，唉！在实践中我的诺言刚开始履行，几乎还说不上开始，我就已经料到，要克制自己去贯彻这种预先做出的决定，那是难而又难、无法办到的事：就在我初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第二天，一个意外的情况使我激动万分。

二

我之所以激动，是因为从突然来访的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2]口中得知了一个情况（她是那个自杀姑娘奥莉娅的母亲）。我已经听妈妈说过，在我生病期间她来过两三回，挺关心我的健康。至于这个“好心肠的女人”（妈妈总是这样称道她）是专程来探望我呢，还是按早先的惯例只是来看我妈妈，——我没有问。妈妈每逢端汤进来喂我的时候（当时我还不能自己吃东西），总要给我讲讲家里的种种事情，那是为了替我解闷，可我每次都竭力装出对这些消息兴趣不大的样子，所以对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来过两三回的事没有细问，甚

① 此处的引文与第2部第8章第3节的原信不尽相同。
② 在第1部和第2部中，这个人物叫达里娅·奥尼西莫芙娜。陀思妥耶夫斯基记错了。

至根本没有理睬。

这天十一点左右，我刚想起床坐到靠桌的那把圈椅里，她突然走了进来。我就故意赖在床上。她进门时妈妈正在阁楼上忙乎什么，没有下楼，结果我跟她突然意外地单独碰在了一起。她在靠墙的一把椅子上正对我坐下，笑嘻嘻地一言不发。我预感到会冷场，而且总的来说，她闯进来使我很是恼火。我甚至没有跟她点头打个招呼，只是直望着她的眼睛，可她也那么直直地望着我。

“公爵走后，现在您一个人住在寓所里不觉得闷吗?”我忍不下去了，突然问道。

“不，眼下我不住那个寓所了。眼下靠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帮忙，我在照看东家的孩子。”

“谁的孩子?”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孩子。”她回头瞧了瞧门口，神秘兮兮地悄声说。

“可那儿不是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她俩一起照料，还有莉扎韦塔·马卡罗芙娜，还有您妈妈……大家都在照料。大家都很关心。眼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亲亲热热的，可要好着呢。”

真是新鲜事。她的谈吐居然变得十分活跃。我厌恶地望着她。

“上次您来不是这样，这回变得挺活跃了。”

“唔，是的。”

“您好像还发胖了?”

她奇怪地瞧了我一眼：

“我可挺喜欢这位千金小姐呢，挺喜欢。”

“喜欢谁?”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呀。真的挺喜欢。小姐那么高尚，又那么深明大义……”

“原来是这样！那她现在怎么样啦?”

“小姐挺镇静，非常镇静。”

“她一向都是很镇静的。”

“对，一向如此。”

“要是您上这儿来是想播弄是非，”我突然忍不住嚷了起来，“那我可要正告您，我决不插手任何事，我已经决定抛开……一切事和人，我什么都无所谓——我要出走！……”

我立时醒悟过来，赶紧住口。我觉得把我新定的目标说给她听，这似乎损伤了我的尊严。可她听完我的话之后，既没有表示惊奇，也没有露出不安，只是又出现了冷场。突然她起身走到门口，朝隔壁房里窥探了一眼，确信里边空无一人，整个楼下就只有我们两个人，这才十分放心地折回来，在原位上坐下。

“您干得真高明!”我突然笑了起来。

“您那个住所，在文官夫妇那儿租的，还打不打算保留?”她冷不防稍稍凑近我，压低了嗓门问，好像她来就是问这么个关键问题。

“住所？我不知道。也许吧，我会搬走……现在我哪能肯定?”

“可房东急着盼您回去，那个文官都等得不耐烦了，还有他妻子。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向他们保证过，说您肯定会回去的。”

“这关您什么事?”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起初也想得个准信儿，后来知道您会

住下去，她挺高兴的。”

“她凭什么肯定我准会在那个住所里住下去呢?”

我本想再问一句：“她干吗要打听这事?”——可出于自尊，我忍住了没有追问。

“再说兰伯特先生也让小姐相信是这样呢。”

“什——么?”

“是兰伯特先生。这位先生竭力向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证明，您会住下去的，还让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相信了这事。”

我似乎觉得浑身一阵震颤。真是咄咄怪事！这么说，兰伯特已经结识了韦尔西洛夫，兰伯特钻到了韦尔西洛夫的身边，还有兰伯特和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他也钻到了她的身边！我急得火烧火燎，但我保持沉默。强烈的自尊心像一股汹涌大潮淹没了我整个心田，是自尊心还是别的什么，我不知道。但此时此刻我仿佛在告诫自己：“要是我哪怕再探问一句，那么我又会陷进这个圈子，再也无法与之断绝。”我心底里燃起了厌恶之火。我铁心保持沉默，躺着一动不动，她也沉默了整整一分钟。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近况如何了?”我突然问道，似乎一下子失去了理智。问题是我这么问纯粹是想换个话题，可结果却在无意之间又提了个要害问题，刚才我还挣扎着下决心要逃避这世俗生活，可自己又像个疯子似的要回到那里去。

“公爵老爷在皇村。他患了点儿病，眼下城里流行这种热病，大家这才劝他老人家搬到皇村，住在他自己的宅子里，那儿空气好。”

我没有搭腔。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跟将军夫人每隔三天去看望公爵老爷，是结了伴一块儿去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跟将军夫人（也就是她）居然成了朋友！居然结了伴一块儿去！我不吭声。

“她们俩相处得很和睦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尽在夸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

我还是不吭声。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呢，又‘泡’在社交界里了，一个宴会接一个宴会，出尽了风头。听说甚至连所有的皇孙公子都爱上了她……她跟比奥林格先生的关系已经一刀两断，不会结婚了，大家都在说……好像一出那件事就吹了。”

这是指韦尔西洛夫写信的事。我浑身打战，但一句话也不说。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对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的事深表同情，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也是，大家都在说公爵会宣告无罪，而那个斯捷别利科夫则会被判刑……”

我厌恶地盯了她一眼。她站了起来，突然俯身凑近我。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特地吩咐我来探望您的病情，”她把声音放得很低很低，“还再三吩咐我转告，只要您一旦可以外出，请您上她那儿去一趟。再见啦。祝您康复，我这就回去告诉她……”

她走了。我欠身在床上坐起，额头上直冒冷汗，但我感觉到的并不是恐惧：恐惧的产生，也许是莫名其妙的，比方说，我在病中以及初愈的头几天，一想起那天夜里跟兰伯特相遇的事，就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惧，可是刚才我明明听到了兰伯特在干丑事、在耍阴谋的消息，明明令我不可捉摸，我却根本不觉得害怕。恰恰相反，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一走，在我思绪凌乱，躺在床上的最初一刻，我连想都没去想兰伯特的事，可是……头脑里却塞满了有关她的消息，她跟比奥林格的决裂，

她在社交界的走运，宴会不断，人人倾倒，“十分风光”。“她出尽了风头”，——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的这句话在我耳际萦绕。于是我突然意识到，尽管我在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讲了这些奇闻之后能够克制住自己，能够保持沉默，不去追问，可我无论怎么努力，还是摆脱不了这些事件的旋涡！我漫无节制地渴望这种生活，渴望他们的生活，使我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此外……此外还有另一种甜蜜的渴望，它让我感到幸福，又让我痛苦难熬。我思绪万千，老是围着这些事打转，我却任它们转去。“这些事何必去多想！”——我不由自主地意识到。“可是连妈妈也对我只字不提兰伯特来过的事，”我又断断续续地暗想，“准是韦尔西洛夫叫她不提的……可我死也不会去向韦尔西洛夫打听兰伯特的事！”“韦尔西洛夫，”我又闪过一念，“韦尔西洛夫和兰伯特走到了一起，哦，他俩会闹出多少新花样！韦尔西洛夫真行！一封信就吓坏了比奥林格这个德国佬，他诽谤她，la calomnie...il en reste toujours quelque chose,① 于是这个身为侍从武官的德国人也害怕出事了——哈哈……这就是韦尔西洛夫给她的惩罚！”“兰伯特……兰伯特会不会也已经钻到她的身边了呢？那还用说！为什么她不去‘联络’他呢？”

这时我突然完全甩掉了这个十分荒唐的想法，绝望地一头倒在枕头上。“这是不可能的呀！”我猛然信心十足地叫道，跳下床，穿上鞋，披起睡袍，径直向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房间走去，仿佛那儿有驱散这种种魔影的妙方，有救星，有我能借

① 法文：而诽谤……总会留下一点儿影响。这句话引自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的喜剧《赛维利亚的理发师》(1775)，但略有变动。

以停泊下来的铁锚。

当时我心里也许确确实实满怀着这个念头，否则我怎么会如此不顾一切地突然跳下床，而且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直奔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呢？

三

可我万万没有料到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房里有人——我碰见了妈妈和医生。不知为什么，我去那儿的时候，心里料定我会像昨天那样，只见到老人一个人，所以我一下子呆在门口，茫然不知所措。我还来不及皱眉头，只见韦尔西洛夫也随即走了进来，接着丽莎也突然来了……就是说，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聚集到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房里来了，“偏偏在不该来的时候”！

“我想来看看您身体怎么样了。”我说着，径直向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走去。

“谢谢，亲爱的，我一直在等你：我知道你肯定会来！夜里还想着你呢。”

他温存地望着我的眼睛，我明显觉得他爱我几乎胜过爱所有的人，可我刹那间不由得察觉出，他脸上虽然露出快乐的神情，但一夜间病势还是加重了。我来之前医生刚对他做了认真的检查。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医生（就是我跟他吵过的那个年轻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一来，他就给他治病了）非常关心病人，诊断出他身上患有多种不同的疾病，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只是我不会说他们的医学术语罢了。我一眼就看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跟他已经建立了极其亲密的关系，对此我马上

感到不高兴，其实，当然啦，那一刻我的心情本来就很坏。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我们亲爱的病人今天情况到底怎么样？”韦尔西洛夫问。要不是我那么惊讶，我首先就会非常好奇地仔细观察韦尔西洛夫对这位老人的态度，这事我昨天就想过。而现在最使我吃惊的是韦尔西洛夫脸上的那种极其谦和、博人好感的表情，流露出某种十足的真诚。不知怎的，我似乎发现，只要韦尔西洛夫稍稍显得朴实一些，他的面容就会变得惊人地美好。

“瞧，我们正吵个不停呢。”医生回答说。

“跟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吵吗？我不信：跟他是不该吵的。”

“可他不听话，夜里老是不睡觉……”

“得了吧，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你骂得也够啦，”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笑了起来，“对啦，老爷，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他们对我们的小姐怎么样了？瞧她一上午尽在嘀咕，提心吊胆的。”他指指妈妈，补充了一句。

“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妈妈确实极其惴惴不安地嚷着说，“你快讲，别折磨人了，他们对她这个可怜的人到底怎么处理？”

“判我们小姐有罪！”

“啊！”妈妈惊叫起来。

“你放心，不是流放西伯利亚——总共罚了十五个卢布：演了一场滑稽戏！”

他坐了下来，医生也坐下了。他们是在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事，我对这事还一无所知。当时我坐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左首，而丽莎坐在我的对面右边。显然，今天她心里有一件特别伤心的私事，因此她才回来找妈妈；她神情不安而烦躁。此刻我们不知怎的彼此对望了一下，我蓦地暗想：“我

俩都蒙受了耻辱，我该先向她迈出一步。”我的心一下子对她软了下来。这时韦尔西洛夫开始讲起上午的趣事来。

原来这天上午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跟她的厨娘在民事法庭打官司。起因根本微不足道。我已经提到过，这个凶狠的芬兰女人有时一生气，甚至会一连几个星期都不说话，对女主人的问话不理不睬。我还提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偏偏喜爱她，宁肯忍受她的种种不是，说什么也不愿把她赶走了事。在我看来，老处女跟老小姐之间的这种古怪脾气根本不值得关注，应该嗤之以鼻，如果说我在这里决意对此事提上一笔，那也仅仅是因为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个厨娘在后文注定要扮演一个不大不小的关键角色。且说有一天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终于忍无可忍了，这个倔脾气的芬兰女人已经好几天都对她的问话拒绝回答，气得她终于打了她，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那芬兰女人当时连哼都没哼一声，可当天就跑去找退役的海军准尉奥谢特罗夫商量，此人就住在后楼梯下的某个角落，专替别人张罗各种案子，不用说，为了生计，他就会把这类事情闹上法庭。结果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被传去见民事法官，而且不知为什么，审案时还非得要韦尔西洛夫以证人身份出庭不可。

这件事，韦尔西洛夫讲得眉飞色舞，诙谐有趣，甚至把妈妈也逗笑了，他模仿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又模仿海军准尉或厨娘。厨娘一开头就向法庭声明，她只要求罚款了事，“要是判女主人坐牢，那我给谁去做饭哪？”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对法官的审问回答得非常傲慢，甚至不屑于替自己辩白，最后她反而说：“我是打了她，以后还会打。”——由于她藐视法庭，当场罚款三卢布。海军准尉是个瘦瘦高高的年轻人，开始滔滔不绝地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不料言词漏洞百出，丢尽了面子，逗得整个法庭哄堂大笑。庭审很快就结束了，判处塔

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付给受害人玛丽亚十五卢布。她不想拖拉，当场掏出钱包就要付钱，此时海军准尉突然抢先伸手去接，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几乎一拨就将他的手挡开，转向玛丽亚。“得了吧，小姐，您用不着操心，请记在账上好了，这个人的钱我自己来付。”“瞧，玛丽亚，你居然请了这么个瘦高个子！”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指指海军准尉，她感到喜出望外，因为玛丽亚终于开口跟她说话了。“是啊，确实又瘦又高呢，小姐，”玛丽亚狡黠地答道，“今天您是吩咐我做肉饼加豌豆吧？刚才我急着上这儿来，没听清楚。”“哦，不是的，是肉饼加卷心菜，玛丽亚，你可别像昨天那样把肉饼煎煳了。”“今天我会特别卖力的，女主人，请让我吻吻您的手吧。”——她吻了吻小姐的手，表示和解。总之，她把整个法庭都逗乐了。

“竟有这样的女主人！”妈妈摇了摇头。她对这个结局以及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讲述十分满意，可又时不时担心地偷偷望一眼丽莎。

“她自小就是这种大小姐的脾气呢。”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嘿嘿一笑。

“肝火旺盛，又无所事事。”医生应和道。

“这是在说我脾气大，说我肝火旺盛和无所事事吗？”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走了进来，看样子她十分得意。“你呀，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真不该胡说八道，你从十岁就认识我，我哪儿无所事事啦？至于肝火旺盛，你亲自给我治了整整一年，你没有治好，这是你的耻辱。好啦，你们把我嘲笑得也够啦，谢谢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让您费心去了趟法庭。喏，你身体怎么样啦，马卡鲁什卡①，我是来专门看你的，而不是

① 马卡尔的爱称。

看这个小子。”（她指着我，可马上又友善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还从未见过她有这样快乐的心情。）

“喏，他的情况怎么样？”她最后突然愁眉紧皱，转脸问医生。

“他就是不肯躺到床上，尽这么坐着，只会让自己疲惫不堪。”

“我只想坐那么一会儿，跟人说说话。”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喃喃地说，脸上带着孩子般的乞求神情。

“我们也喜欢这样，都喜欢，碰到有人来我们这儿，我们总喜欢在一块儿聊聊，我理解马卡鲁什卡。”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说。

“你脑子机灵，很机灵，”老人又微微一笑，对医生说，“而且说话不让人。甭急，告诉你：我会躺下的，亲爱的，我已经感觉到了，不过，按我们的说法，就是：‘人一躺下，多半就起不来了。’——朋友，这就是支撑着我的想法。”

“是啊，这我也知道，这是老百姓的一种偏见，说什么‘一旦躺下，怕是再也起不来了’——老百姓往往就怕这个，所以得了病宁肯走来走去硬撑着，也不愿进医院躺下。可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纯粹是给思想压倒了，您思念自由自在的生活，还有那些长途跋涉，——这就是病根儿，您已经不习惯老住在一个地方了。您不是所谓的朝圣者吗？是啊，如今在我国的老百姓中间，流浪几乎成了一种癖好，这一点我在民间不止一次地观察到了。我国的老百姓多半是些流浪汉。”

“照你这么说，马卡尔也是个流浪汉啦？”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插进来说。

“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就这个字眼的通常意义说的。好吧，就说他是个信教的流浪汉吧，喏，笃信上帝的流浪汉，

但毕竟还是个流浪汉，尽管这个含义是好的，值得尊敬的，但毕竟是个流浪汉……从医学角度来看……”

“请您相信，”我突然对医生说，“倒不如说您我、以及这儿所有的人才是流浪汉，这位老人却不是，您我应该向他学习才对，因为他在生活中有坚定的信念，而我们这些人，不管有多少人，生活中毫无坚定的信念……不过，这您是理解不了的。”

显然，我说得很尖刻，但我来时的心情就不好。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干吗还继续坐在那儿，丢了魂似的。

“你怎么说这种话？”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怀疑地瞥了我一眼，“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你怎么看他这个人？”她用指头指指我。

“愿上帝赐福给他，他挺尖刻，”老人严肃地说，但一听到“尖刻”二字大家几乎都笑了。我勉强克制着，医生笑得比谁都厉害。糟就糟在当时我不知道他们事先有约定。早在两三天前，韦尔西洛夫、医生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就已经商量好，要千方百计地转移妈妈的注意力，免得她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病提心吊胆、尽往坏处想，其实他的病情比我当时预料的要严重得多，几乎没救了。正因为如此，大家才说话取乐，尽量逗笑。只有医生傻乎乎的，自然不会逗乐：因而才会发生后来的事。要是我也知道他们有约的话，我就不会闹出那种事了。丽莎也同样一无所知。

我坐在那里似听非听，他们有说有笑，可我脑海里却尽是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和她讲的消息，驱也驱不散，我总觉得她仿佛坐在那儿望着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不时朝隔壁房里窥探一眼。最后，大家忽然又哄地笑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缘故，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忽然称医生是个不信上帝的人：

“你们这些庸医呀，全都是不信上帝的人！……”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医生嚷道，极其笨拙地装出一副受了委屈要找人评理的样子。“我是不是个不信上帝的人？”

“你是不信上帝的人？不，你——不是不信上帝的人，”老人凝神望着他，庄重地回答说，“不，感谢上帝！”他摇了摇头，“你——是个快活人。”

“这么说，谁快活，谁就不是不信上帝的人啰？”医生揶揄说。

“从某一点来说，这不失为一种思想。”韦尔西洛夫插了一句，但压根儿没笑。

“这是个有说服力的思想！”我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为这一思想而感到惊讶。医生则怀疑地环顾众人。

“对于这些有学问的人，对于这些教授们（在这之前，他们想必议论到教授们的什么事），”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微微低头，开口道，“起初我很害怕：我不敢面对他们，因为我最怕接触不信上帝的人。我想，我只有一个灵魂，要是我把它给毁了，可就找不到另外一个了。喏，后来我就打起了精神，心里想：‘有什么不得了的，他们又不是上帝，是跟我们差不多一样的人，也有七情六欲。’而且还产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我倒想见识一下，这不信上帝到底是怎么回事？’朋友，只是后来连这种好奇心也没有了。”

他歇了歇，但还打算继续往下说，脸上仍然挂着那种安详而庄重的微笑。有些生性憨厚的人对谁都十分信任，毫不怀疑人家会嘲笑他。这种人总是有点儿缺心眼儿，因为他们跟人家初次见面，就心甘情愿把珍藏的心里话全都掏出来。但我觉得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有点儿不同，他说话似乎另有动机，而不

单是出于天真憨厚；看上去他像是在布道。我高兴地觉察到他对医生，或许也对韦尔西洛夫，流露出某种甚至有点儿狡黠的讪笑。这场谈话显然是他们一星期前争论的继续，然而不幸的是，他的言谈中偏偏又冒出了那个至关重要的字眼，这个字眼昨天就使我万分激动，从而促使我做出了一个至今还懊悔不已的出格举动。

“对于那种不信上帝的人，”老人神情专注地往下说，“我也许现在还会感到害怕，我只是想说，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老弟：我压根儿一次都没碰见过不信上帝的人，我碰见的都是在瞎忙的人——这是对他们最恰当的称呼。这些人形形色色，说不清属于哪一类：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笨人也有学者，甚至还有出身最底层的人，但全是瞎忙一气。因为尽管他们一辈子都在读书、发议论，享受读书的乐趣，但自己却还是昏昏然，什么事情也不能解决。有的人神气活现，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有的人变得铁石心肠，但心里还抱着模糊的幻想。还有的人则感情冷漠，举止轻浮，只会嘲弄人。有的人只会按照自己的意思，从书本里摘些名言警句，本人忙忙碌碌，毫无主心骨。我还是要说：有很多烦恼。小人物穷是穷，吃不上面包，养不起孩子，睡在尖硬的干草堆里，但他们心里却快乐，无忧无虑，他们干错事、讲粗话，心里却很轻松。大人物花天酒地，饱食终日，坐在金子堆上，但他们心里却尽是烦恼。有的人满肚子学问——可还是烦恼得不得了。我这么想，人的才智越大，烦恼也就越多。比方说吧：打从有了这个世界，有人就在教这教那，可是他们教出了什么好结果来呢？能让这个世界变得美满、愉快，变成满是欢乐的居所吗？我要补充说：他

们没有好人品①，甚至也不想有，大家都堕落了，只是人人都在赞美自己的堕落，根本不想去寻求唯一的真理，可是没有上帝的生活——简直是一种受难。结果是：凡是可以启示我们的东西，我们偏偏去诅咒，而且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诅咒也不管用：一个人不可能什么也不崇拜，这样的人承受不了自我，没有一个人承受得了。既然不信上帝，那就会去崇拜偶像——木头的，金塑的或心里想的偶像。他们都不过是偶像崇拜者，而不是不信上帝的人，应该这么理解他们。那么，不信上帝的人到底有没有呢？这样的人是有的，那是真正不信上帝的人，只不过他们比偶像崇拜者要可怕得多，因为他们常常把上帝挂在嘴上。尽管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过这样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他们。朋友，这样的人是有的，而且我想，也应该有。"

"有的，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韦尔西洛夫突然证实道，"是有这样的人，而且'也应该有'。"

"肯定有，'也应该有'！"我不禁激动地脱口而出。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韦尔西洛夫的口气引起了我的注意，

① 此处的原文为благообразие，这是本书中的重要观念之一。译者无能，找不到与其相应的汉语词，暂时译作"好人品"。此词在前面已出现过三次，选在这儿加注是因为马卡尔的长篇表述，大致能让读者意会这个词在本书中的内涵。E. И. 谢苗诺夫在评论《少年》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使用"好人品"这一观念，是为了强调存在之理性目的与美。不过对他而言，"好人品"不只是一种平衡、道德完善与和谐的状态，以利于主人公用禁欲主义去观照世界，而主要是对未来的一种理想，从这一理想的视角出发，存在的社会失调、生活的"内幕"都会受到批判性的思考。"好人品"观念融伦理因素与美学因素于一体，其实质是精神和谐的乌托邦，而精神和谐的前提是：人类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内心追求"唯一的真理"。

"也应该有"这句话所包含的某种思想似乎把我征服了。这场谈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此时此刻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同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四

这天天气特别晴朗，遵照医生的嘱咐，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房里的窗帘通常整天都不卷起，但现在窗上挂的不是卷帘，而是拉帘，因此窗子的最上方仍然没有被遮住，这是因为早先挂卷帘的时候，老人常为完全不见阳光而苦恼。我们坐到此刻，正好阳光突然直射到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脸上。谈话时他起初没有在意，但有好几次他一边说话一边无意识地把头侧向一边，因为强烈的光线刺得他那双病眼十分难受。妈妈就站在他身边，已经有好几次不安地瞧瞧窗子，心想得用什么东西把它遮严实，但是为了不妨碍谈话，她就想试着把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坐的那条长凳往右挪一点：只要挪三俄寸，最多四俄寸就够了。她已经几次弯腰抓住长凳，可她拉不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坐在上面，长凳一动不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感觉到她在使劲，但他谈兴正浓，有几次只是完全不自觉地试着想抬一抬身子，然而他的双腿不听使唤。然而妈妈还是继续使劲拉，这情景终于让丽莎见了，她大为生气。我记得她目光中好几次都闪着怒火，只是起初不知道她恼什么，再说当时的谈话也不容我分神。突然，我清楚地听见她几乎在呵斥马卡尔·伊万诺维奇：

"您好歹也该把身子抬一抬呀：您看，妈妈多费劲！"

老人迅速瞧了她一眼，当即明白是怎么回事，急忙要抬起

身子，但毫无结果：刚抬起不到两俄寸，又一屁股跌坐在长凳上。

“我站不起来，亲爱的。”他回答说，似乎在向丽莎诉苦，而且望着她，那整个儿神态显得那么无奈。

“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您都能，动动身子倒没力气啦？”

“丽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喊道。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又极其吃力地抬了一下。

“拿拐杖啊，就在您旁边，拄着拐杖就能站起来！”丽莎再次断然地说。

“有道理。”老人说，当即急忙抓住了拐杖。

“只要扶他一把就行！”韦尔西洛夫说着站了起来。医生也走了过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迅速站起身，但没等他们来到跟前，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已经使出全身的力量拄着拐杖突然站起来了，他得意扬扬地站在那儿，环顾众人。

“我居然站起来啦！”他愉快地笑着，不无骄傲地说，“谢谢啦，亲爱的，你让我开了窍，我原以为这两条腿完全不中用了呢……”

可他没站多久，话还没有说完，不知怎么的，那根支撑他全身重量的拐杖突然在地毯上滑了一下，由于“两条腿”几乎完全撑不住他，便咕咚一声，整个身子栽倒在地板上。这情景看起来几乎非常可怕，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大家哎呀一声，慌忙奔过去扶他，谢天谢地，他没有摔伤：只是两个膝盖很响地重重磕在地板上，但他总算及时右手先着地，撑住了身子。他被扶到了床上。只见他脸色惨白，倒不是由于惧怕，而是因为受了剧烈的震荡（医生认为他除了别的病以外，心脏也有病）。妈妈简直吓坏了。此时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脸上还没有恢复血色，全身哆嗦着，似乎还没有回过神来，但他突然朝丽莎转

过脸去，几乎柔声细语地对她说：

“不行啦，亲爱的，我这两条腿儿真的站不起来了！”

我无法表达我当时的感受。问题是从这位可怜老人的话中，完全听不出丝毫的埋怨或责备，相反，明显可以看出，打从一开始，他就根本没有发觉丽莎的话里有任何恶意，反倒认为她呵斥他是理所当然的事，也就是说，他有过失应该受到“呵斥”。这一切使丽莎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他跌倒的时候，她和大家一样惊得跳了起来，呆呆地站在那儿，当然，她也感到难过，因为这一切是她引起的，但此刻听到这样的话，她不由得又羞又悔，几乎刹那间涨得满脸通红。

“够啦！”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下令说，“这全是谈话惹出来的！大家该干什么去干什么。身为医生却带头闲聊，能有什么好结果！”

“说得对，”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一边在病人身边张罗，一边接口道，“是我不好，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他需要安静！”

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却不听他的：她沉默了半分钟，仔细地观察着丽莎。

“你过来，丽莎，只要你愿意，来亲亲我这个老傻瓜吧。”她突然说。

于是丽莎亲了她，我不知道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为什么要这样，可又觉得她这样做得对，为此我差点儿自己也想跑去亲她了。确实不应该用责备去增加丽莎的压力，此刻丽莎的内心肯定已经萌生出美好的感情，确实应该高兴地欢迎和祝贺她。然而我却没有这种情绪，我突然站起来，开始果断地一字一句地说：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刚才您又使用了‘好人品’这个字

眼，而我恰好在昨天，在这些天里，为这个字眼所苦恼……而且有生以来一直在苦恼，只不过我早先不知道为什么苦恼而已。现在我认为，这种词汇的巧合，关系重大，几乎是个奇迹……我要当面向您说明这一点……”

可我的话马上就被打断了。我再说一遍：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对妈妈跟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之间的事是早有约定的，根据我先前的作为，他们自然认为我又会闹出诸如此类的乱子来。

“制止他，制止他！”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发狂似的叫道。妈妈开始发抖。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见大家一片惊恐，自己也跟着吓了一跳。

“阿尔卡季，别说了！”韦尔西洛夫厉声喝道。

“对我来说，诸位，”我把嗓门提得更高，“对我来说，看见你们站在这个天真的孩子（我指指马卡尔）身边——真不像样。这儿只有一个人圣洁——那就是妈妈，不过连她也……”

“您会把他吓坏的！”医生坚决地制止我。

“我知道，我是全世界的敌人。”我本想嘟囔几句（或说点诸如此类的话），可是当我再次扫视一下众人，便以挑衅的神气望着韦尔西洛夫。

“阿尔卡季！”他又喊了一声，“这种场面已经有过一回了，就在这儿，在我们之间。我恳求你，这回你要克制住自己！”

我没法表达他说话时的感情有多强烈。他脸上流露出十足的悲哀，一种异乎寻常的、发自内心的悲哀。最让人吃惊的是，他那副样子像个罪人：我是法官，而他是罪犯。这就把我逼到了绝境。

“对！”我也喊着回敬他，“这种场面已经有过了，当时我埋葬了韦尔西洛夫，从心底里挖掉他……可随后死人又复活了，而现在……现在已经是暗无天日！不过……不过你们在这

儿等着瞧吧，看我能干出什么事来！你们甚至想不到我能证明什么！”

说完，我向我的房间奔去。韦尔西洛夫追着跑过来……

五

我的病又复发了，寒热大作，入夜就昏迷了。但也不尽是昏迷：我做了无数个梦，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其中有一个梦，或者说是一个梦的片断，我终生不忘。我现在写下来，不做任何解释。这是一种预兆，所以我不能忽略不记。

我忽然觉得自己置身在一个又高又大的房间里，心里怀着某个重大的、傲慢的打算，但这不是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梦境中的房间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这一点我必须预先指出。尽管房里只有我一个人，可我始终不安而又痛苦地意识到，绝非真的我一个人，有人在等着我，指望我什么。在门外的某处，有人坐着，等待我会干出什么来。这种感觉十分难受：“噢，要是只有我一个人该多好！”突然，她走了进来。她一副怯生生的样子，很害怕，不住窥探我的眼色。我手里拿着文件。她用微笑诱惑我，向我表示亲热，我怜悯她，可又渐渐感到厌恶。突然她双手掩住脸。我把“文件”往桌上一摔，充满了无法形容的蔑视：“您不用求我，拿去吧，我不要您任何回报！我要用蔑视来报复我蒙受的种种侮辱！”我向房门走去，极度的傲慢使我喘不过气来。可我刚到门口，在黑暗中，就被兰伯特一把抓住：“傻蛋，傻蛋！”他尽量小声说，拉住我的胳膊，“她本该在瓦西里岛上开办贵族女子寄宿学校的呀。”（意思是说，要是她父亲从我口中打听到文件的事，必定会剥夺她

的遗产继承权并把她赶出家门，这样她就只好靠开办学校赖以糊口了。我这是按梦中的情景，实录兰伯特的话。）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正在追求‘好人品’呢。”——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在楼梯口，传来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细语声，但那口气并不是赞扬，而是一种令我无法忍受的讥嘲。我带着兰伯特回到房间里。谁知她一见兰伯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最初的感受——就是极其害怕，我怕得止住了脚步，不想走过去。我望着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仿佛一下子摘掉了脸上的假面具：脸还是那张脸，但过分恬不知耻的表情使她五官的每一根线条似乎都扭曲了。“回报他呀，夫人，快回报他呀！”兰伯特叫道，于是他们俩笑得更狂了，而我却感到一阵揪心：“哦，难道那个瞧我一眼就能让我满心向善的女人——就是这个恬不知耻的女人吗？”

“瞧着吧，为了金钱，这些上流社会的傲慢女人会干些什么！”兰伯特大声嚷嚷。可这个无耻女人听了这话并未因此感到不好意思；她哈哈大笑，笑我竟会如此害怕。哦，她心甘情愿付出回报，这一点我看得出，而我……我怎么啦？我已经不觉得怜悯，不觉得厌恶了。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颤栗……一种新的感觉控制住我，这感觉无法形容，以前我还根本没有体验过，它是那么强烈，好像整个世界都……哦，此刻我已经无论如何也走不掉了！哦，这种事是多么无耻，可又多么让我喜欢！我抓住她的双臂，一接触她的臂膀我就震颤得难受，于是我把我的嘴唇贴向她鲜红的嘴唇，贴向那两片笑得颤颤的、正在无耻地召唤我的嘴唇。

啊，让这个卑鄙下流的回忆滚开吧！这该死的梦！我发誓，在做这个丑恶的梦之前，我脑子里根本不曾有过哪怕一点点类似的可耻念头！甚至也没有无意中浮现过诸如此类的幻想

(虽然我把“文件”缝在口袋里珍藏着，有时还摸摸口袋发出奇怪的冷笑)。那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梦境呢？这是因为我有一个蜘蛛[①]的灵魂！这就是说，一切早已萌发，早已藏在我那颗堕落的心中，藏在我的情欲里，可是醒着时我的心还知道羞耻，我的头脑还不敢有意识地去想象这类事情。一旦睡着了，我的灵魂就主动把一切呈现出来，和盘托出我的心事，原模原样，活灵活现——而且采用预示的形式。当我上午跑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房间时，难道我想向他们证明的就是这事吗？不过，够啦：时候不到，一切休提！我做这个梦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大的怪事之一。

①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蜘蛛往往象征淫欲与人性的堕落，另见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地下室手记》(主人公) 等小说。——俄编注

第 三 章

一

三天以后，我清早起床，刚一下地就顿时意识到，我不会再躺倒了。我充分感觉到康复在即。所有种种琐细小事，也许不值得记述，但紧接而来的那几天，尽管没有任何特别的事发生，却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愉快而平静的印象，——而在我的回忆录中这是绝无仅有的。至于我的精神状态，我暂且不说出来，因为即使读者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也不会相信。最好还是留待以后由事实来说明。目前我只想说：但愿读者能记住蜘蛛的灵魂。记住一个具有这种灵魂的人，居然还想离开他们、离开整个上流社会去追求“好人品”！这种对“好人品”的渴望极其强烈，这自不待说，可这种渴望怎么能和另一些天晓得什么样的渴望交织在一起——对我来说这是个秘密。而且始终是秘密，我曾千百次地对人的这种本领（看来俄国人在这方面的本领更大）感到纳闷：居然在自己的灵魂里能同时容纳最崇高的理想和最卑鄙的欲念，而且两者都完全是真诚的。这是因

为俄国人特别豁达不羁以至于过了头，还是纯粹因为天生卑鄙？——这是个问题！

不过，打住吧。不管怎么说，出现了平静的日子。这只是因为我心里明白，应该千方百计地尽快恢复健康，尽快开始行动。所以我决心遵守养生之道，听医生的话（不管他是什么人）。至于那些狂热的打算，我十分明智地（这是豁达不羁之果）推迟到出走之日、也即康复之时去实施。我沉浸在这种平和的感受和宁静的快意之中，同时又因预感到狂热的打算即将实现，又领略到苦涩的甜蜜，并且惶恐不安而心跳不已：这两种情感怎么会交织在一起呢？我不知道，可我还是把这一切归诸于“豁达不羁”。但是先前不久的那种烦躁不安已经在我心中消失，我把一切推迟到出走的时候，已经不再像前一阵那样害怕未来了，反倒像个富翁那样，深信自己拥有金钱和力量。我越发笑傲我未来的命运，想来部分是因为我实际上已经康复，生命力在迅速地复原。正是这几天，即我行将完全康复，甚至实际上已经康复的日子，我现在回忆起来也是十分愉快的。

哦，他们原谅了我的一切，即原谅了我那个出格的举动，然而他们——恰恰就是被我当面骂做“没有好人品”的人。我喜欢人们身上的这种品性，我管这叫心灵的智慧，至少这一点马上赢得了我的好感，当然是有一定限度的。比方说，我跟韦尔西洛夫照旧说话，就像一对极好的朋友，可是有一定限度：一旦感情稍有冲动（而冲动是有的），我们双方便马上克制住，好像因为什么而感到惭愧似的。常有这种情形：胜者不能不替败者感到惭愧，正是因为占了他的上风。胜者显然是我，所以我感到惭愧了。

那天早晨，也就是在我旧病复发之后刚能下地的时候，他

进房来看我，于是我第一次从他口中得知妈妈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当初曾有过共同的协议，同时他还指出，尽管老人的病情已经见轻，医生却不能担保他无事。我真心诚意地答应他，以后我行事一定格外小心。韦尔西洛夫跟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我突然头一次发觉，他自己对这位老人也表现出异常真诚的关怀，也就是说，关怀的程度大大超出了我对他这种人的期待。而且不知何故，但绝非仅仅因为妈妈的缘故，他把老人看成是他特别珍贵的人。这一点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几乎让我惊奇，而且我承认，要不是韦尔西洛夫，我可能会对这老人的许多方面视而不见，不予重视，他也就不会在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独特回忆了。

起初韦尔西洛夫似乎很担心我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态度不好，就是说，他既不相信我有头脑，也不相信我知分寸，所以当他后来发现，有时我也懂得该如何对待一个见解与观点截然不同的人，总之，必要时我也会显得宽容和大度时，他就感到异常满意了。我还要承认（我想这并非在贬低自己），我发现这个来自民间的人对某些感情和观点的理解，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是我闻所未闻的，比我自己早先的理解要明确得多，也令人欣慰得多。然而有时他的某些明显的偏见又不由不让人恼火，他冥顽不化地深信这些，沉着得令人受不了。不过在这一点上，当然只能归咎于他没受过教育，但他的心灵素质却相当美好，我甚至还从未见过有人在这方面胜过他。

二

上文我已说过，他的魅力首先在于他心胸极其坦荡，毫不

计较别人对他的态度，人们不难猜到他有一颗几乎天真无邪的心。他心境“快乐”，所以他有“好人品”。“快乐”这个字眼他非常喜欢，而且津津乐道。诚然，时而他会表露出一种近乎病态的兴奋，一种近乎病态的感动，——我想，部分是因为他害热病的缘故，实事求是地说，他一直处于发热状态，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好人品。也有两种相反的气质共存的现象：他惊人地憨厚，有时根本察觉不出别人的讥讽（这常使我懊恼），可同时他又有某种狡黠的敏锐，这在他辩论争执时最为常见。他喜欢辩论，但只是偶尔为之，而且方式独特。显然他走遍了俄国许多地方，听到过许多事情，但我想再说一遍，他最喜欢动感情，因此样样事情都能使他感慨万千，而且自己也喜欢讲些感人的事。一般来说，他很爱讲。我从他那儿听到了他本人流浪生活中的许多经历，还有许多关于古代“苦修者”生活的各种传说。我对这些传说并不熟悉，可我猜想他多半是从民间口头故事中听来的，而且还把许多地方搞错了。有些事情简直匪夷所思。然而一方面是明显的添油加醋或纯属胡诌，另一方面却总是闪露出某种惊人的真谛，充满了平民感情，总是那么感人……比方说，我就记住了其中一个长故事——《埃及玛丽亚传》①。在这之前，我对这个人的“传”以及几乎所有这类人的情况都毫无所知。我要坦率地说，听这个故事几乎不可能不流泪，倒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某种莫名的喜悦而流泪：心头感觉到一种异常的炽热，犹如这位女圣徒浪迹过的那一片狮群出没、赤日炎炎的沙漠。不过，我不想谈论这故事，再说这方面我又是个外行。

---

① 6世纪的一个基督教苦修者，相传她年轻时是个“荡妇”，后来在约旦沙漠里苦修四十七年，祈神赦罪。——俄编注

除了容易动感情外，他对当今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大可议论的事情，有时会发表异常独特的见解，这一点也招我喜欢。比方说，有一次他讲一个退役士兵前不久发生的事，这件事他几乎是亲眼目睹的。有个士兵退役回到家乡，重新跟庄稼汉为伍，可他不喜欢再和庄稼汉们待在一起，而且庄稼汉们对他本人也有反感。于是这个人便误入歧途，酗起酒来，还在什么地方打劫了什么人，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他被抓了起来，开始受审。法庭上，律师已经快给他洗雪了罪名——没有证据，能怎么样。谁知他听着听着突然站了起来，打断律师的话说："不，你先别忙着说。"接着便供出了一切，"毫无保留"，他哭着彻底认了罪，痛悔不已。陪审员们暂时退庭，关在房里商议，不一会儿他们出来宣布说："不，他没有罪。"庭上响起一片欢呼声，个个高兴雀跃，可那士兵却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就像变成了石柱似的，他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审判长释放他时对他说的那一番训话，他也听得莫名其妙。士兵重新获得了自由，可他不再相信自己，开始陷入了苦恼，心事重重，不吃不喝，也不跟人说话，到了第五天，突然上吊了。"瞧，心里感到有罪怎么活得下去！"——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最后说。这个故事当然算不了什么，眼下所有报纸上这类事情的报道数不胜数，可我喜欢他讲时的那种语气，特别是他使用的有些词语，特有新意。比方说，讲到士兵回村后引起庄稼汉们的反感，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就说："谁都知道大兵是什么人：大兵就是'被变坏了的庄稼汉'。"后来讲到律师几乎辩护成功时，他又说："谁都知道律师是什么人：律师就是'花钱雇来的良心'。"这两个词语他说来毫不费劲，脱口而出，其中却包含着对这两种人的独特看法，当然，即使不说是全体老百姓的看法，但毕竟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看法，是他个人的见解，而不是人

云亦云！老百姓对某些问题的判断，有时真是独特得出奇。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您对自杀这种罪过怎么看？”我趁机问道。

“自杀是人类最大的罪过，”他长叹一声说，“但这种事只能由上帝来审判，因为唯有上帝才无所不知，了解各种限度和分寸。我们只须经常为这种罪人作祈祷。每次你听到这种罪过后，就该在临睡前为这个罪人深深地祈祷，哪怕面对上帝为他叹息一声也好。如果你根本不认识他，那你为他所做的祈祷将更加有效。”

“要是他已经判了罪，我的祈祷对他还有用吗？”

“你怎么知道呢？有许多人，唉，这种人太多了，他们不信上帝，还用自己的观点迷惑不明事理的人。你可别听信他们，因为这些人自己都不知道在往何处去。一个还活着的人替判罪的人做祈祷，确实会上达天国。要是完全无人替他祈祷，他会怎么样呢？所以你在临睡前做祈祷时，最后要添上一句：‘吾主耶稣，请宽恕所有那些无人为他们祈祷的人吧。’这样的祈祷非常有效，也很愉快。还应该替所有活着的罪人祈祷：‘主啊，你掌管所有人的命运，愿你拯救一切没有忏悔的人吧。’——这也是很好的祈祷。”

我向他许诺我会作祈祷，我觉得这个许诺会让他很开心。果然，他满脸喜色，但我得赶紧补一句，在这种情况下他从不居高临下地对待我，即从不像长辈对待少年人那样，相反，他倒常常爱听我本人对各种问题发表看法，甚至听得很入神，他认为尽管他在跟一个——按他典雅的说法——“少年郎”打交道（他很清楚应该称我“年轻人”，而不是“少年郎”），但他同时也明白，这个“少年郎”受教育的程度远远高于他。比方说，他常常喜欢谈论隐居修行，而且认为“隐居”远远胜过

“朝圣”。我激烈反驳他，强调指出这些人自私自利，他们本来可以给人类带来利益，可是他们却弃置不顾，飘然遁世，纯粹是出于独善其身的利己思想。起先他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我甚至怀疑他根本就没有听懂，但他却竭力为隐居辩护：“当然啦，开头你会觉得自己可怜（我是说，你刚住进荒凉的修道院时），可后来呢，你会一天比一天感到快乐，再后来你就能见到上帝了。”这时我给他描绘了一幅全景，讲那些科学家、医生，或一切人类之友，如何在世间从事有益的活动，这引起了他由衷的欣喜，因为我自己也讲得热情洋溢，他时不时附和道：“是这样，亲爱的，是这样，愿上帝赐福于你，你想得有道理。”可等我一讲完，他还是不十分赞同。“话虽这么说，”他深深叹了口气说，“但能够坚持到底，对什么都不动心的人很多吗？虽说金钱不是上帝，但毕竟也是半个上帝——是个巨大的诱惑，再说还有女色，还有自视过高，还有妒忌心作祟呢。那时他们就会把大事忘掉，尽去干些无聊的小事。哪能跟修道院里的隐居相比呢？人在修道院里会使自己变得坚强，甚至可以做出种种壮举。朋友！可人世间又怎么样呢？”他非常动情地高声说，“不都是些梦想吗？假如你在石头上种沙子，等你的沙子在石头上成活了，那你在人世间的梦想也就实现了，——这是我们的说法。可基督却说：‘去把你的财宝分给众人，去做众人的仆人。’① 这样你就会比以前富有不知多少倍，因为到那时你的幸福不光是由于吃得好、穿得好、自己得意和别人羡慕，而是由于拥有了无穷无尽的爱。你将得到的已经不是一笔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9章，第16～21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小小的财富，不是十万百万，而是整个世界！眼下我们正在贪得无厌地捞取钱财，又疯狂地挥霍，可是到那时既不会有孤儿，也不会有乞丐，因为大家都成了我自家的人，大家都成了我的亲人，我拥有了大家，我用钱财赎买了所有的人，一个不剩！眼下有不少人，连最富有、最显贵的人对自己的生命时光都满不在乎，甚至都想不出娱乐消遣的方法了，可是到那时你的日子和时间似乎多了一千倍，因为连一分钟你也不想丢掉，而每一分钟你都能感到内心的快乐。到那时你不单单从书中获得智慧，而将和上帝面对面相见，大地放射出的光辉将比太阳还要灿烂，悲伤、叹息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珍贵无比的天堂……”

这种热情洋溢的奇谈，韦尔西洛夫似乎异常爱听。这一次他刚好就在屋内。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我突然打断他的话，自己也毫无节制地激动起来（我至今还记得这个晚上），“要知道，您这样说是在宣传共产主义，地道的共产主义呀！”

由于他对共产主义学说根本一无所知，连这个字眼也是头一次听到，所以我马上把我在这方面知道的一切讲给他听。老实说，当时我知之甚少，而且一知半解，即使现在也没完全弄懂，但我不管怎么样，还是极其热心地把我知道的全讲了。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感到高兴：我那番话让老人产生了异常强烈的印象。甚至不该说是印象，而几乎是一种震撼。同时他对这个学说的历史详情极感兴趣：“产生在哪儿？怎么形成的？谁创造的？谁说的？”顺便提一下，我发现百姓通常都有这个特点：要是他对什么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就不会满足于笼统的思想，一定要追究最清楚确切的详情。可这些详情我讲得实在错误百出，而且由于韦尔西洛夫在场，使我觉得有点儿难堪，

因此我也就更加毛躁起来。结果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听完我每一句话，总是感动地反复说："是这样，是这样！"可显然他已经听不明白，跟不上我的思路了。我很懊丧，但韦尔西洛夫突然打断了谈话，起身宣布说，该去睡觉了。那天全家人都聚在一起，已经很晚了。几分钟后，他顺便到我房里来看看，我便问他：他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总体上是怎么看的？认为他怎么样？韦尔西洛夫愉快地笑了笑（但绝不是笑我把共产主义讲得错误百出，相反，他对这事只字不提）。我再说一遍：他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似乎十分迷恋，当他听老人说话的时候，我常常觉察到他脸上那种异常动人的微笑。不过，微笑完全不妨碍提出批评。

"首先，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不是个庄稼人，而是一个家奴，"他非常乐意地回答说，"以前他是家奴，是仆人，由仆人所生，生下来就是个仆人。在过去的年代，家奴和仆人们总会对东家私生活方面的事发生兴趣，我指的是精神和智力生活方面的兴趣。你该注意到，直到现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还对老爷们和上层生活中的事情最感兴趣。你还不知道他对俄国最近发生的某些事件有多关心呢。你知不知道他是个大政治家？只要给他讲讲谁在什么地方打仗啦，我们会不会去参战啦，不给他吃饭都行。早先我就常用这类话题逗得他兴奋得不得了。他非常尊重科学，在各门科学中他最爱天文学。除此之外，他在自己身上还培养了一种独立精神，这是你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他有信念，坚定而且相当明确……实实在在。尽管他完全没有受过教育，可是他对某些概念却熟悉得出乎意料之外，会让你大吃一惊，因为你根本想不到他脑子里会有这些概念。他热烈地赞美隐居，但他自己绝不会去荒漠结庐，也绝不会进修道院，因为他是个十足的'流浪汉'，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

医生就亲切地管他叫‘流浪汉’，顺便说说，你为此而生医生的气是没有道理的。对啦，最后还要说的是：他有点儿像艺术家，许多话都是自己的，但也有别人的。说话逻辑性差，有时很抽象；带有多愁善感的冲动，但纯属老百姓的那种多愁善感，或者不如说，这种冲动来自老百姓都有的软心肠，正是这种软心肠被我国百姓广泛地带到了自己的宗教感情里。至于他心胸坦荡、为人宽厚，我就不谈了：这个话题用不着你我来谈……”

三

为了结束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性格的描述，我打算随便转述他讲过的、其实是属于别人私生活的许多故事中的一个。这些故事有个奇怪的特点，确切地说，它们根本没有共同的特点，从中不可能找到什么道德的劝喻或者总的导向，只不过这些故事多多少少令人感动。但也有些不那么令人感动的故事，甚至纯粹是逗乐的，甚至还有讥讽某些放荡的僧侣们的，因此他讲这些故事明显有损于他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我向他指出过，但他听不明白我想说的意思。有时很难猜想他讲故事的动机是什么，以致对他如此喋喋不休简直感到莫名其妙，我想部分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再加上身体有病。

“他跟先前不一样，”有一次韦尔西洛夫悄声对我说，“先前他不完全是这样。他快要死了，远比我们预料的要快，应该有所准备。”

我忘记交代了：我们形成了一个习惯，跟举行“晚会”差不多。除妈妈老守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身边外，每天晚上韦尔西洛夫总要到他的小房间里来，我也每晚必到，再说我也没

有别的地方可去。最近几天丽莎几乎天天都到，不过来得比别人晚一些，而且几乎总是坐在那儿一声不吭。经常来的还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医生来的次数虽然少一些，但也时不时来。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跟医生很合得来，尽管不是很好的朋友，可至少不再有早先那些出格的事了。我喜欢我在他身上终于发现的那股子傻气，还有他对我们家有着某种眷恋，所以我最后决定原谅他医术上的自命不凡。此外，即使他还做不到穿干净的内衣，但我毕竟教会了他经常洗手和剪指甲。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这样做根本不是讲究衣着，也不是故作风雅，但爱清洁自然该列入对医生的行业要求，而且我向他论证了这一点。还有，卢克里娅也常常离开自己的厨房，走到房门口来，她站在门外听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讲故事。有一次韦尔西洛夫还招呼她进房来，请她跟我们坐在一起。我很高兴他这么做，但从那以后她就再也不到门口来了。她有她的性格！

下面我转述一个故事，并没有经过挑选，纯粹是因为这故事我记得较为完整而已。这是一个商人的故事，我想，只要善于观察，就会发现这样的故事在我国的大小城镇里何止成千上万。如果愿意的话，您可以跳开这个故事不读，更何况我是用他的口气来讲的。

"现在听我来讲，是我们的阿菲米耶夫城里发生的事，简直怪极了。城里有个商人，姓斯科托博伊尼科夫①，大号叫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全区没有比他更富的了。他开办了一个印花布厂，底下几百号工人，于是便觉得自己了不得了。这么说吧，什么都得听他的，连当官的也不敢为难他，修道院院长也感谢他的虔诚：他为修道院花了许多钱，心血来潮时他很为

① 在俄语中，这个姓的原意是"屠夫"。

自己的灵魂犯愁，对于自己未来的命运没少操心。他孤身一人，也没有孩子，听说他的老婆跟他结婚第一年就被他活活打死了，从年轻时起，他就爱动手打人，不过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可不想再受婚姻的束缚。他的酒量不行，喝多了便发酒疯，赤身裸体地满城乱跑，大喊大叫；这个城市名气不大，可尽出些丢人现眼的事。等酒劲一过，他就变得飞扬跋扈，凡是他说的意见都是好的，凡是他吩咐的事都是对的。连给大伙算工钱也独断专行；算盘一拿，眼镜一戴，问：'福马，该给你多少?''圣诞节后我就没领过工钱，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该发给我三十九个卢布。''嘿，这么多呀? 这对你太多了，你整个人也值不了这么多钱，你根本就不配：得从算盘上扣掉十个卢布，你就拿二十九卢布吧。'那人一声不响，而且谁也不敢说个不字，大家都不吭声。

"他说，'我知道该给他多少。对付这里的人不能用别的办法。这些人都是些混混儿，没有我，他们在这里早就给饿死了，有几个饿死几个。我还要说，这里的人全是贼，见什么偷什么，一点儿没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再说了，他们都是些醉鬼；工钱一到手，他们就揣着上小酒馆，坐在那里把钱和衣服都喝光了，出来时个个都衣不蔽体。还有，他们又很会耍赖：往小酒馆对面的石头上一坐便叫起来："我的亲娘啊，你为什么要把我这个苦命的酒鬼带到世上来呀? 你还不如生下我时干脆把我这个苦命的酒鬼掐死拉倒!"他们这难道还算是人吗！他们是野兽，不是人；应该从头开始教他们如何做人，然后再给他们钱。我知道什么时候给他们钱。'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就是这样谈论阿菲米耶夫城里的老百姓的，虽说全是坏话，但却也是实情：老百姓活得很累，受不了啦。

“这城里还有另外一个商人，不过已经死了。这是个年轻人，办事冒冒失失，结果破了产，把老本儿都赔光了。死的那一年他还拼命折腾，活像落在沙滩上的一条鱼，不过他的大限已到。这个人跟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一直不和，欠他一屁股的债，临终时还在咒骂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呢。他身后撇下了个还年轻的寡妇，拉扯五个孩子。男人一死，小寡妇孤苦伶仃，好比一只找不到窝的燕子，——这是个不小的考验，更何况还拖着五个娃娃，眼看没法养活了：连最后的一点儿家产——一幢木头房子，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也收去抵债了。于是她让孩子们待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按年龄大小排成一溜儿，大的男孩儿八岁，其余的全是女孩儿，彼此只差一岁，大女孩儿四岁，小的还在怀里吃奶呢。等到午祷[①]结束后，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从教堂里出来，几个孩子便齐刷刷地跪在他面前（这是她事先教好的），两只小手合掌在胸前，她自个儿抱着第五个孩子跪在他们身后，当众给他磕头：‘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老爷，可怜可怜这些孤儿吧，别夺走他们最后一块面包，别把他们从老屋子里赶走吧！’在场的人见了这情景没有不掉泪的——瞧她把孩子们教得多好。她想：‘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要面子，定会手下留情，把房子还给这些孤儿的。’谁知结果却不是这样。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止住步，说：‘你呀，年轻的寡妇，需要的是丈夫，而不是为孤儿们哭天抹泪的。你那死鬼咽气时还在咒骂我呢。’——说完便扬长而去，不肯还房子。‘我何必要学别人干傻事（大发慈悲）呢？一旦做了好事，人们会更加骂你，这些好事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只会招来更多的流言飞语。’这种流言飞语确实有，说他对这个

① 东正教午前做的祈祷仪式。

寡妇似乎曾经有过意思，十来年前，这寡妇还是黄花闺女的时候，他就勾搭过她，还花过一大笔钱（当时她长得很漂亮），他忘了造这种孽就跟拆毁寺院一样，不过当时他没有得手。可这类卑鄙下流的事，他在全城、甚至整个省里干过不少，在这方面他简直是肆无忌惮。

“尽管母亲带着一群小孩儿苦苦哀号，他还是把孤儿们赶出了房子，这不光是因为记恨，还因为人有时自己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动机要固执己见。喏，起初大家帮忙，后来她就出去帮人干活。可是在我们城里除工厂外，哪儿有钱好挣啊。她只好去给人家擦地板，整园子，帮澡堂生生火，再说怀里还得抱着个娃娃，真是欲哭无泪。而其余四个孩子则穿着破衬衫满街乱跑。想当初她让他们跪在教堂门口时，脚上好歹还有双鞋穿，身上好歹还有件像样的外衣，毕竟是商人家的子女嘛，可如今他们都光着脚丫子跑来跑去，孩子们穿衣服特别费，这谁都知道。可这些孩子却满不在乎：只要出太阳，他们就像小鸟儿一样高兴，发出清脆的嬉闹笑声，一点儿也不感到死期已近。寡妇却在想：‘冬天一到，我怎么安顿你们哪！但愿入冬时上帝能够把你们招去！’可她没有等到冬天。我们那地方有一种小孩子得的咳嗽病，叫百日咳，一个孩子得了就会传染给另一个。头一个死去的是那吃奶的小姑娘，紧接着别的孩子也病了，就在那年秋天，四个小姑娘一个接一个死了，不过，其中一个是在街上被马踩死的。你猜她怎么样？她掩埋了她们，哭得呼天抢地，虽说她诅咒过她们，可上帝真把她们招去了，她又舍不得了。做母亲的心哪！

“活下来的只有最大的男孩儿，她宝贝得不得了，对他又疼又爱。那孩子十分柔弱，脸蛋儿可爱动人，就像个小姑娘似的。她把他带到工厂，托给他那个当工头的教父照看，自己去

了一个文官家里当保姆。一次那男孩儿正在院子里跑着玩耍，当时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乘着双套马车突然驶进厂里，偏巧又喝得醉醺醺的，他刚从马车上下来，便见那男孩儿从楼梯上向他直扑过来，其实是因为不当心滑了一跤，正好撞着他，双手还重重地推了一下他的肚子。他一把揪住男孩儿的头发，怒吼道：'这是谁家的孩子？拿藤条来！给我抽他一顿，当着我的面抽！'男孩儿吓得半死，人家一抽，他便大叫起来。'你还要叫？给我抽，抽到他不叫为止！'可是不管抽多还是抽少，他仍旧叫个不停，直到他完全昏死过去。这时人家住了手，感到害怕了，那男孩儿停止了呼吸，躺在那里，不省人事。事后他们说，当时抽得并不厉害，只是那男孩儿给吓坏了。这时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也害怕了，问道：'这是谁家的孩子？'人们告诉了他。'哎呀，居然是这么回事，赶紧把他送到他母亲那儿去吧，谁叫他在厂里乱跑哇？'打这之后他两天都没说话，后来才又问起：'那男孩儿现在怎样啦？'可男孩儿的情况很糟：病了，躺在母亲栖身的一个角落里，为了这事母亲还辞去了文官家里的那份活儿，男孩儿得了肺炎。'唉，真没想到！'他说，'怎么会这样呢？要是抽得很凶，那倒也可说，当时不过稍稍吓唬吓唬他罢了。这样的人以前我也抽过，从未出过这样的麻烦。'原本他想，男孩儿的母亲会去告他，因而憋着劲，一声不吭；可那母亲哪敢去上告哇。于是他派人给她送去了十五卢布，还打发医生过去看病，倒不是因为害怕什么，而是他翻来覆去地考虑过。很快他的酒瘾又发了，一连喝了两三个星期。

"冬天过去了，就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最光辉最伟大的日子，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又一次问起：'那个男孩儿现在怎么样啦？'整个冬天他都只字不提，一句不问。人家告诉他：

‘病已经好啦，住在他母亲那儿，他母亲经常出去打短工。’当天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就乘车去找那寡妇，他没有进屋，而是把她叫到了门口，自己就坐在马车上。‘听我说，尊敬的寡妇，’他开口道，‘我想做你儿子的真正的恩人，施给他大恩大德：我想把他从这儿领走，领到我家里去。要是他能讨得我一点儿欢心，我就会留给他一笔可观的财产，要是他让我完全满意，我可以确认他为我死后全部财产的继承人，就跟我亲生儿子一样，只是我有个要求，除重大节日外，您老请别上我家的门。如果您认为这事合意，那么明天早上就把男孩儿送来，总不能让他老是玩什么打拐子游戏吧。’说完，他便坐车走了，撇下的母亲简直像疯了似的。人们听说后，纷纷劝她：‘孩子长大之后，他会怪你误了他的前程呢。’她守着孩子哭了一夜，第二天大清早就把孩子送去了。孩子给吓得半死。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把他打扮得像个小少爷，还给他请了一位老师，从此让他坐下来读书，甚至不许他离开一步，总是叫他待在自己眼前。只要男孩儿稍一走神，他便呵斥道：‘专心看书！用功学习，我一定要让你有出息。’可那男孩儿身子瘦弱，自从那次挨打之后就经常咳嗽。‘他在我这里过不惯！’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有些纳闷，‘在他母亲那儿光着脚四处乱跑，饿了啃点干面包，现在怎么反而比早先更瘦弱了?’这时老师说：‘每个孩子都需要玩耍，不能一个劲儿老叫他学习，他需要到户外活动。’还向他讲了一大堆道理。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想了想说：‘你说得对。’他请的这位老师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好像有些疯疯癫癫，愿他死后进天国，他爱饮酒，甚至爱得有些过分。因此早就没有地方肯聘他了，他在城里一直靠别人周济生活，可他的脑子很好使，一肚子的学问。‘我本不该在这种地方的，’他自言自语说，‘我理该在大学里当教

授，我在这里真是被糟蹋了，“我的衣服都憎恶我”[①]。’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坐下来就冲着男孩儿叫：‘你去蹦着玩啊！’可那孩子在他面前连大气儿也不敢出，后来甚至一听见他的声音就受不了——浑身直哆嗦。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越来越纳闷：‘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孩子呢？我把他从泥坑里拉出来，让他穿呢子衣服，绸面的半高腰皮靴，绣花的衬衫，打扮得像将军的儿子一样，他为什么还不相信我呢？干吗像一头狼崽子那样不知恩呢？’尽管人们对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的行为早就见怪不怪了，但这一回还是觉得奇怪了：这个人简直失去了自制力，竟缠住了这么个小小孩儿不肯放手。‘我宁死也要根除他的脾气。他父亲临终时，在领受过圣餐以后还要咒骂我，他这脾气就是父亲遗传的。’不过他再也没有叫人用藤条抽过男孩儿（自从那次以后他怕了），其实他只是经常吓唬他，不用藤条就把他吓坏了。

“于是就出事了。有一天男孩儿见他刚出去，就丢下书本跳到椅子上：他想去取刚才扔到书柜顶上的皮球，不料衣袖钩住了书柜上的瓷灯，瓷灯嚓啷一声掉到地上，砸了个粉碎，那声音满屋子都能听见，这可是件贵重物品哪——萨克森瓷器。那时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正在相隔一间的另一个房里，突然听见声音就大吼起来。孩子被吓得转身便逃，跑上凉台，穿过花园，从后边的小门直奔河岸而去。沿河岸有条林阴道，两边古柳成行，是个好玩的去处。他从河岸跑到水边，有人看见他跑到渡船停泊的地方，两手一拍，面对河水可能被吓了一跳，

① 引自《旧约全书·约伯记》（第9章，第30～31节）：约伯谈到人无法在上帝面前替自己辩护时说：“我若用雪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

便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这里的河面很宽，水流湍急，驳船来往不断，河对岸有许多店铺，有一个广场，一座教堂，教堂的几个金顶闪闪发光。这时费尔辛格上校夫人带着女儿恰好正急着过河（步兵团在此驻扎）。小姑娘也是八岁左右的孩子，穿一身洁白的连衣裙，直瞅着小男孩儿发笑，她手里拿着个乡间的小篮子，篮子里有一只小刺猬。她说：‘妈妈，你瞧，这男孩儿老盯住我的小刺猬看。’‘不，’上校夫人说，‘他是被什么吓着了。是什么把你吓成了这样，好孩子？’（这都是后来人们讲述的。）‘这孩子多么漂亮，’上校夫人说，‘穿得整整齐齐的，你是谁家的孩子？’可他还从来没见过刺猬，便走近跟前去看，刚才的事情他已经忘了——毕竟还是个孩子！‘这是什么东西呀？’他问。‘这个嘛，’小姐说，‘是我们的小刺猬，刚才从一个乡下农夫那里买来的，是他在林子里捉到的。’男孩儿说：‘刺猬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说着便笑了，并伸出手指去拨弄它，刺猬便竖起满身的刺。女孩儿见了很高兴，对男孩儿说：‘我们要把它带回家，好好驯养它。’‘哎呀，把您的小刺猬送给我吧！’他的恳求是那么感人，谁知话刚出口，头顶上突然传来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的声音：‘啊！你在这里！抓住他！’（他气坏了，帽子没戴便从家里跑出来追他。）男孩儿一下记起了刚才的事，尖叫一声，拔腿向水边跑去，两只小手握紧拳头，贴在胸前，两眼望着天空（人们都看见的，都看见的！）——扑通一声，跳进了河里！人们高声喊叫起来，纷纷跳下渡船，开始打捞，可是河水太急，已经被冲远了，等打捞上来，人已经被淹得断了气——死了。他的肺部本来就很虚弱，扛不住水呛，哪儿禁得起这样多的折腾？在人们的记忆里，这地方从来还没有这样小小年纪的孩子自杀过！——真是罪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灵魂到那个世界能对上帝说些什么呢？

“打那以后，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一直想着这件事。他整个人都变了，变得让人都认不出了。当时他伤心得不得了。他开始借酒浇愁，拼命喝酒，后来虽然不喝了，但也无济于事。他不再去工厂，谁的话他都不听。人家跟他说什么——他不是不吭声，就是挥挥手。这样过了两个月光景，后来他便开始自言自语起来，一边走来走去，一边自言自语。城郊有个叫瓦西卡的小村失了火，烧掉了九栋房子，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跑去看了看。遭灾的人围住了他，呼天抢地地哭，于是他答应接济他们，还吩咐过下面的人去办，可后来又把管家召来，取消了原来的许诺，说：‘不必啦，我什么也不给，’——可又不说什么原因。‘既然上帝把我当做恶人，让人臭骂，那就让人骂去吧。’他说，‘我的名誉早就像风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修道院院长亲自来找他，这老人很严厉，待在修道院里还管社会生活。‘你这是怎么回事？’他厉声问。‘就这么回事。’说完，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打开一本书，指着一个地方给他看：

“‘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①

“‘是啊，’修道院院长说，‘尽管这段话没有直接讲这事，但毕竟有关系。糟糕的是，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分寸——他就没救了。而你太自以为是了。’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坐在那儿，仿佛呆了。修道院院长一直望着他。

“‘你听着，’他说，‘而且要记住。有道是：绝望人说的话会给大风刮走。你还要记住，连天使也并不完美，完美并且无罪的唯有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天使只是替他行道。何况你并

① 引自《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8章，第6节。

不想让那小孩儿去死，你只是做事欠考虑而已。不过令我惊奇的是：早先你干的那些更加伤天害理的事还少吗？被你逼得流离失所、被你奸污、坑害的人还少吗？——这不也跟害死人一样？还在男孩儿自杀之前，他的所有妹妹、四个小女孩儿，不也几乎就在你眼皮子底下一个个死去了吗？为什么唯独那男孩儿的死让你于心不安呢？我想，你对先前的那四个小孩儿，别说是感到遗憾，甚至连想都没想过吧？为什么你在男孩儿自杀的事情上过错并不太大，反倒那么恐慌呢？'

"'我老是梦见他。'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说了一句。

"'那又怎么样呢？'

"可是他什么也不再说了，只是默默地坐着。修道院院长觉得很是奇怪，满腹狐疑地走了：真拿他没办法。

"于是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派人把教师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找来，出事以后他们还没有见过面。

"'你记得那男孩儿吗？'他问。

"'记得。'教师答道。

"'你曾经给本地小酒馆画过几幅油画，还临摹过主教的肖像。你能不能给我画幅油画？'

"'我什么都能，'教师说，'我多才多艺，无所不能。'

"'你给我画一幅最大的画，整个一面墙那么大。先画一条河，还有斜坡、渡口，把当时在场的人全都画上。把上校夫人和小姑娘、还有那只小刺猬也都画上。给我画出河对岸的全景，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教堂、广场、店铺、停马车的地方——全都逼真地画出来。在渡口旁边画上男孩儿，就画在临河原来的地方，一定要画他两只小拳头紧贴在胸前，紧贴在两个小乳头上。这一点一定要画出来。他面朝对岸的教堂，你得把上面的天空打开，让所有的天使带着圣光飞过来迎接他。你

能画得出来吗?'

"'我什么都能。'

"'我本来可以不叫你这样的外行来画，我可以从莫斯科、甚至从伦敦请来一流的画师，可你记得那男孩儿的容貌。要是你画得不像或者不很像，我只付你五十卢布，要是画得跟他一模一样，我就付你两百卢布。记住，他那双小眼睛是浅蓝色的……这幅画要画得很大很大。'

"一切准备停当，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开始作画，可他又突然跑来说：

"'不行，不应该画成这样。'

"'为什么?'

"'因为自杀这种罪过是所有罪过中最深重的，他犯了这种罪，天使怎么会迎接他呢?'

"'可他是个小孩子呀，罪不在他。'

"'不，他不是小孩子，已经是少年[1]了：出事的时候他已经八岁。多少他也该负点儿责任了。'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更加恐慌了。

"'我倒有个主意，'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我们不要打开天空，也不用画天使。我画一道光从天而降，仿佛迎接他似的。就这么一道明亮的光：反正看上去有这么点儿意思。'

"就这样画了一道光。后来，过了些时候，我曾亲眼见过这幅画，这道光，画面上的那条河——整条河都是蓝色的，足有一堵墙那么长。那位可爱的少年就站在那儿，两只小手紧贴胸脯，还有那位小千金，那只小刺猬——一切都画得很逼真。

---

① 这里原文是 отрок，一般译为"少年"，其实是指介于少年与孩子之间的大孩子。

不过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当时不给任何人看，他把画锁在书房里，谁也见不着。全城的人急着跑来看画，他却吩咐把他们全都赶走。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当时似乎狂到了顶点：'现在我已经无所不能，该让我进圣彼得堡宫廷里供职才是。'他待人非常和气，可就是喜欢不着边际地吹嘘自己。于是他的劫数到了：他一拿到整整两百卢布，就马上跑去喝酒，还炫耀地把钱拿出来给大家看，结果就在当天夜里，我们那儿一个跟他一起喝酒的小市民，趁他喝醉时把他杀了，抢走了他的钱，这事到第二天早晨才发现。

"这个故事的结局，让那儿的人们至今还念念不忘。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突然乘车来找那个寡妇：她借住在一个女小市民的位于城边的小木屋里。这一次他直接进了院子：站到她面前，朝她一躬到地。自出事后寡妇就病倒了，现在勉强才能走动。'我的好人儿啊，尊敬的寡妇，'他大声哀求道，'嫁给我这个恶人吧，给我条生路！'她望着他，吓得半死。'我希望我俩再生一个男孩儿，'他说，'要是生下了，这就表明那个男孩儿宽恕我们了：宽恕了你，也宽恕了我。这是那男孩儿托梦跟我说的。'她看出这个人神智不正常，似乎疯了，但她还是忍不住开了口。

"'这些都不顶用，'她回答他说，'不过是生性胆怯罢了。我就因为生性胆怯才失去了我所有的孩子。现在我决不能容忍你出现在我眼前，更不用说要我接受这种终生痛苦的事了。'

"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坐车走了，但并没有就此罢手。这件怪事惊动了全城。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接二连三打发媒婆去提亲，又写信从省里请来了自己两个属于小市民阶层的姑姑。虽说不是亲姑姑，但毕竟也算是亲属，表明他办这事是讲究体面的。两个姑姑一次次地去说服她，好言相劝，待在木屋

里不走。他还打发城里商人的老婆、教堂大司祭的妻子、文官的太太去劝她，全城的人都围着她转，可她甚至厌恶起来：‘要是这能让我那些孤儿活过来，倒也罢了，’她说，‘可我现在图个什么呢？而且我对我那些孤儿要犯多大的罪啊！’连修道院院长也来规劝了，凑在她耳边说：‘你能唤醒他重新做人啊。’她听了大吃一惊。人们都觉得她奇怪：‘怎么可以放弃这样的好运呢！’最后他用这样一番话说动了她：‘那男孩儿毕竟是自杀的，他不是个小小孩儿，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按他的年龄已经无法让他直接领受临终前该领受的圣餐了，所以说，他毕竟多少也该负点儿责任。要是你跟我结为夫妻，我会许下一个大愿：答应造一座新的教堂，专门用来永远追荐他的亡魂。’面对这样的许诺，她无法再坚持己见，就同意了。于是他们便成了亲。

“结果人人都感到惊讶。他们从第一天起就过得非常和睦，真情实意，从不违背夫妇之道，两个人就像共有一颗心似的。当年冬天她就怀了孕，他们开始去教堂祈祷，生怕上帝发怒。他们去过三家修道院，聆听神的启示。他建造了许诺过的教堂，在城里盖了一家医院和一所养老院，还捐款接济孤儿、寡妇。他回想起所有被他欺压过的人，决意偿还他们，于是开始毫无节制地到处给钱，以致他妻子和修道院院长都劝他要适可而止了，他们说，因为‘你做的已经够了’。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听从了劝告，但他说：‘有一次我还克扣过福马的工钱呢。’于是又偿还了福马的钱。而福马甚至感动得哭了：‘我，即使这样也已经……即使不补这钱，我们也已经很满意了，我们要永世为您向上帝祈祷啊。’可见他做的一切深深打动了所有人的心，这表明有人说得很对：这个人在世时就能成为好的榜样。而那里的老百姓都很善良。

“他开始把工厂交给妻子亲自管理，她管得那么好，直到现在都让人怀念。他没有戒掉酒，但每逢发酒疯的日子，她就悉心照料他，后来还找人给他治疗。他的谈吐变得持重了，甚至连语调也变了。他变得无比慈悲，连对牲畜也这样：有一回，他从窗口望见有个农夫正在没命地抽打马的脑袋，就立刻派人过去，用双倍的价钱从农夫的手里买下了这匹马。他也能掉眼泪了：不管谁跟他说话，他动不动就会泪流满面。等到妻子临盆，上帝终于接受了他们的祈祷，赐给了他们一个儿子。打从出事以后，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还是头一次显得容光焕发。他乐善好施，免去了人家欠他的许多债务，还邀请全城的人来参加孩子的洗礼。他让全城的人与他同乐，可是第二天，他却变得像黑夜一样忧郁。妻子发现他有心事，便把新生儿抱到他跟前，说道：‘那孩子已经宽恕我们了，他接受了我们为他流的眼泪和祈祷。’这么说吧，整整一年他们一次也没有提过孩子托梦的事，只是各自暗暗埋在心里。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望着她，忧郁得像黑夜一样：‘你先别这么说，’他答道，‘差不多整整一年他都没有来过，可昨天夜里我又梦见他了。’‘我听了这句奇怪的话后，心里马上充满了恐怖，这还是婚后头一回呢，’——事后她这么回忆说。

“他不是平白无故地梦见孩子的。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刚说过这话，可以说几乎就在同时，新生儿出事了：突然害起病来。婴儿病了八天，他们不停地祈祷，到处求医，还写信叫莫斯科最有名的医生乘火车赶来出诊。那医生一到就大发脾气，说：‘我是最有名的医生，全莫斯科的人都在等我看病呢。’他开了点儿药水便急急忙忙赶回去了，收取了八百卢布的出诊费。可那婴儿到傍晚就死了。

“后来呢？后来马克西姆·伊万诺维奇就把全部财产转给了

亲爱的妻子，将所有钱财和单据都交给她，并办妥了一切法律手续，然后站到她面前，朝她深深地一鞠躬，说：‘你让我走吧，我最珍爱的妻子，趁现在还有可能，让我去拯救我的灵魂吧。要是我在有生之年还拯救不了我的灵魂，我就不再回来了。以前我刚愎自用、冷酷无情，让大家受了许多苦，可我相信，上帝看见我吃苦受难，看见我即将去过流浪生活，他不会没有回应，不会撇下我不管，因为我抛弃现在的一切，就是背上了不小的十字架，就是在忍受不小的苦难。’妻子泪流满面地劝阻他：‘如今世上我只有你一个亲人了，往后我靠谁呢？一年来我打心眼里已经宽恕你了。’全城的人都纷纷劝他，劝了整整一个月，恳求他，还决定强行看住他。可他一概不听，还是趁夜里偷偷出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听说他直到今天还在流浪受苦，可每年总要给可爱的妻子捎个信来……”

第 四 章

一

现在我着手记述最后的惨局，借以结束我这部札记。但是要写下去，我得提前交代并解释某些事情，这些事情在我插手干的时候我一无所知，等我知道并弄清楚时却已经太晚，也即一切已经结束了。如果我不这么写，我就说不清楚：所有的记述将会写得扑朔迷离。所以我宁愿牺牲所谓的艺术性，只做直截了当的简明交代，而且我将排除个人的好恶，写得好像不是出自我的手笔，仅像报上的一则 entrefilet[①]。

事情是这样的：我儿时的同学兰伯特很可以算是、甚至简直就是小流氓团伙里的成员，这些人串通一气，专事目前所说的那种敲诈勒索，关于这种行为现在在法典中都可以找到定罪和量刑的依据。兰伯特参与其中活动的那个团伙，早在莫斯科就结成了，并在那儿作过许多案（部分成员后来已被抓获）。

---

① 法文：报道。

事后我听说，在莫斯科时，他们一度有过一个颇有经验的头头，非常有头脑，而且已经上了年纪。他们有时全团出动去作案，有时则派出部分人去干。除了干那些极其肮脏、见不得人的事情以外（其实这些事情报上已有披露），他们还在头头的指挥下作一些相当复杂、甚至很巧妙的案子。有些案子我后来有所了解，但不想在此细述。我只想提及一点，他们作案手法的主要特点，就是先刺探到他人的某些隐私，往往是名声极好、地位很高的人的隐私，然后就跑去找这些人，以公布证据（有时他们根本就没有证据）进行威吓：若要他们不对外张扬，就得付他们钱。有的隐私既不是罪过，也根本不犯法，然而即使是强硬的体面人也害怕张扬出去。这伙人利用的多半是家庭隐私。为了说明他们的头头有时干得多么巧妙，我在这儿略去细节，只用三言两语说一桩他们干过的把戏。有一家很体面的人家，确实发生了一件属于罪过而且犯法的事：那位有名望的可敬主人的妻子跟一个有钱的年轻军官暗中通奸。他们刺探到这事之后，便采取了这样的行动：直截了当地通知年轻军官，说他们将把这事告诉对方的丈夫。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证据，这一点年轻军官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自己对他也并不隐瞒，然而在这种场合他们手段之巧妙、策划之高明全在于这样一种估算：他们料定那丈夫一旦得知了情况，即使毫无证据也会像有确凿证据那样采取行动。这件事上他们靠的是了解这个人的性格，熟悉他的家庭情况。关键在于这团伙里有个年轻成员本身就是贵族圈子里的，他能预先搞到消息。结果他们从那个情夫身上敲到了一笔很可观的钱，而且不担任何风险，因为被敲诈的人自己就渴望保守秘密。

兰伯特尽管参与其中活动，但并不完全归属于那个莫斯科团伙。他尝到甜头之后，就开始一点儿一点儿试着独立去干。

我要预先说明，他并不完全具备干这行的本事。他一点儿不傻，也有计谋，但是性子急躁，还头脑简单——或许最好说是幼稚，即他既不了解人，也不了解社会。比方说，他似乎完全不明白莫斯科那个头头的重要作用，以为指挥和组织干这种事是很容易的。此外，他几乎把所有人都看做是跟他自己一样的坏蛋。或者再打个比方，只要他猜想某人害怕或应该害怕什么事，他就会像认定公理那样，认定这人真的害怕了。他这个特点我无法用几句话确切地表达，下文我将用实例进一步说清楚，但依我看来，他的文化教养极差，别说他不相信某些善良而高尚的感情，甚至也许连这些感情是什么也不知道呢。

他到彼得堡来，是因为他早就想象在彼得堡作案的机会要比莫斯科多，另外还由于他在莫斯科的什么事情上碰了钉子，有人要找他下毒手。他一到彼得堡，就马上跟从前的一个同伙联上了手，但活动的范围极其有限，只能小打小闹。后来他结识的人多了起来，但没有结成任何帮派。“这儿的人全是草包，全是些毫无经验的娃娃。”——他后来亲口对我这么说。于是有那么一天，在拂晓时分，他意外地发现我冻僵在围墙下，并直接从我的口中得到了可以“发大财”（按他的看法）的消息。

问题原来都出在我那些胡话上，这是我当初在他住所里渐渐苏醒的时候说的。哦，那时我简直像在谵妄状态中！可是从我的那些胡话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我在那倒霉的一天里所受的种种侮辱当中，记得最牢并且耿耿于怀的仅仅是比奥林格和她对我的侮辱：不然的话，我在兰伯特那儿说胡话时就不会单说这件事，比方说，肯定还会提到泽尔希科夫的事，可实际上我却只说了前面那件事——这一点是我后来听兰伯特亲口讲的。除此之外，在那个可怕的早晨我异常兴奋，竟把兰伯特和阿尔福西娜当做是自己的恩人和救星了。后来我在家里渐渐康

复、还不能下床的时候，我曾反复思量过：兰伯特从我的胡话中会知道些什么？我对他泄密究竟到了何种程度？——可我万万也没有料到，他当时竟能知道得那么多！哦，当然，光凭我自感良心不安这点来判断，那时我就已经猜到，自己想必已经泄露了许多不该泄露的事情，不过我还是要说，我万万料不到竟会泄露到这种程度！我还抱这样的希望：当初在他家里时，我说话吐字不可能清楚——这情形我能确切地回忆起，然而事实上我当时的说话吐字，远比后来估计和料想的清楚。但关键在于，以上种种都是在事后过了很久才明白的，我倒霉也就倒霉在这里。

通过我的呓语、胡话、嘟哝和兴奋等等，他首先确切地知道了几乎所有人的姓名，甚至还有某些人的地址。其次，他对这些人（老公爵、她、比奥林格、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甚至包括韦尔西洛夫）的作用也有了相当切实的了解。第三，他知道我受了侮辱并且扬言要报仇。还有第四，也就是最最关键的：他知道有一个秘密文件被人藏了起来，这是一封信，要是让半疯的老公爵看到了这封信，那么他读过后就会知道自己的亲生女儿认定他是个疯子，已经“跟律师商量过”要对他实施监护，——老公爵读信后如果不是彻底变疯的话，那就会把女儿赶出家门并剥夺她的继承权，要不就会跟一位 mademoiselle[①] 韦尔西洛娃结婚，——他已经打算娶这位小姐为妻了，但不知为什么人家不允许他这么做。总之，兰伯特听明白了很多事情，毫无疑问，有许多内情他还不清楚，但这个敲诈勒索的能手毕竟抓到了一条可靠的线索。后来，等我从阿尔福西娜那儿逃走之后，他就立即找到了我的地址（采用了最简便的方

① 法文：小姐。

法：去居民住址查询处查找），立即做了一番必要的调查，从中得知，我说胡话时提到的那些人全都确实存在。于是他便径直开始了第一步行动。

关键之关键是文件还在，并且就在我手上，而这个文件又有很高的价值：兰伯特对此深信不疑。这儿有个情况我暂且略过不表，最好放到后文适当的地方再说，我只想先提一提，正是这个情况十分关键，它使兰伯特确信文件果真还在，特别是确信了它的价值。（我预先声明，我说什么也无法想象会发生这种不幸的情况，当时我无法想象，即使到了事情大结局，一切突然破灭、真相大白的时候，我也无法想象。）就这样，由于他确信了这些关键之处，所以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去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然而至今还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他，兰伯特，怎么会选择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这样一个难于接近的上流人物、而且居然能混到她身边呢？不错，他是进行过调查，但那又怎么样呢？不错，他穿戴得挺华贵，又会说一口巴黎腔的法语，还顶着个法国人的姓氏，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怎么可能不一眼就识破他是个骗子呢？或许应该这样假设：当时她恰恰需要一个骗子。但难道真是这样吗？

我始终打听不到他俩见面的详情细节，但事后我曾多次想象过这个场景。十之八九是兰伯特当时一见她的面，就通过言谈举止表明他是我儿时的朋友，装出一副挺为他这个可爱的要好同学担心的样子。但不用说，就在这回初次见面时，他会巧妙地做些暗示，让她十分清楚地知道我有一个“文件”，让她明白这是个秘密，只有他兰伯特一个人知道内情，而我正打算利用这个文件对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实施报复等等，等等。关键是，他会尽可能确切地向她阐明这个文件的重要性和价值。

至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正是由于她当时的处境，所以不可能不抓住任何这一类的消息，不可能不听得异常留神，而且……也不可能不上钩——出于“生存竞争”嘛[①]。正好在这之前不久，她的未婚夫被人看管起来，送到皇村接受监护，而她自己也遭到了监视。现在突然有了意外的发现：这可不是娘儿们凑在她耳边说的同情话，也不是声泪俱下的抱怨，不是谗言，也不是播弄是非，而是涉及一封信，一纸笔据，一份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老公爵的女儿及所有企图把老公爵从她手里夺走的人在搞阴谋，因此应该冲破这个阴谋，哪怕让他逃出来，哪怕就逃到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身边来，哪怕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跟她成婚，要不然人家很快就会把他送进疯人院了。

不过，也可能兰伯特根本就没有对这个姑娘要手腕，甚至一分钟也没有要过，而是贸然就这么开口：“Mademoiselle，您要么继续当个老处女，要么成为公爵夫人和百万富婆：有这么一个文件，我会从一个少年那儿偷来交给您……条件是您得给我一张三万卢布的期票。”我甚至猜想事情准是这样。哦，我要再说一遍，他把所有人都看做是跟他自己一样的坏蛋，他这个坏蛋头脑简单，幼稚……不管怎么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就算听到了这样的开场白，很可能丝毫没有感到慌乱，她会不露声色地听完讹诈者那一套讹诈的话——这全是因为她“豁达不羁”吧。当然，起初她的脸会微微一红，但随即就能沉住气听到底。于是我便会想象出这位难以接近、清高而确实可敬的姑娘凭着她那种智慧如何跟兰伯特联手的情景，这……这叫什么智慧啊！俄国人的智慧真是高深莫测，喜欢豁达不羁，更何况还是女人的智慧，更何况处在这种情势之下！

---

① 此处作者引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一语，是带有讽刺意味的。

现在我做简单的归纳：直到我病愈后出门的那一天、那一刻，兰伯特心里有两种策划（这一点我现在已确知无疑）：第一种，他想以文件做交换，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索取一张不少于三万卢布的期票，然后帮她去吓唬老公爵，把他偷偷带走并立即安排他跟她成婚——总之，是诸如此类的办法。这方面甚至已经拟好了完整的计划，只等我去帮忙，就是说只等那个文件。

第二种策划是：一旦发现更加有利可图，他就背弃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撇开她，而把文件卖给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在这方面他还想打比奥林格的主意。不过兰伯特还没有去找过将军夫人，只是暗中盯住她而已。他同样在等我去援手。

哦，他需要我，就是说，他需要的不是我，而是文件！他对付我也拟好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假如没有其他办法，他就跟我合伙干，获利对半分，但先要在精神与肉体上制服我。不过他更倾心于第二个方案，也就是先像耍小孩那样耍我，然后从我手上偷走、甚至用暴力抢走文件。这个方案他必定最为喜欢，是他朝思暮想的。我再重复一遍：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情况，使他几乎对第二方案的成功深信不疑，但上文我已说过，这事以后再表。不管怎么说，他是在焦躁不安、迫不及待地等着我：一切都取决于我，所有的步骤和决定怎么干，全都维系在我身上。

不过也该替他说句公道话：尽管他性子急躁，但在时机到来之前，他倒还能沉得住气。在我生病期间，他没有上门来找我——只来过一次，跟韦尔西洛夫见了见面。直到我病愈后出门的那一天、那一刻，他都没有惊扰我、恐吓我，在我面前始终保持了一副不求人的姿态。至于说我会不会把文件的事透露给他人，会不会把它转交出去或者销毁掉，对此他是绝对放心

的，因为从我在他家里说的那些胡话中，他能判断出我自己就十分珍惜这个秘密，很怕别人知道文件的事。至于说我康复后第一天首先会去找的不是别人，而是他，对此他也深信不疑：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那次来看我，部分也是出于他的指使，而且他也知道已经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和恐惧感，我肯定会忍不住的……何况他已采取了一切措施，连我出门的日子也能了解到，因此即使我想避开他，也万万做不到。

可是，如果说兰伯特在等我的话，那么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许等我等得更加急切呢。我可以干脆地说：兰伯特背弃她的那种打算多少是对的，而且错在她这方。尽管他俩之间无疑有过协议（采用何种形式我不知道，但有协议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可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直到最后一分钟，对他也没有做到完全坦率。她没有推心置腹。她向他暗示她同意一切，答应种种条件——但仅仅是暗示，说不定她在详详细细听完了他整个计划之后，她只是表示默许而已。我有充分根据做这样的判断，理由就是：她在等我去。她愿意跟我打交道，胜过跟卑鄙的兰伯特打交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明白这一点，但她失算就失算在兰伯特最后也明白了这一点，要是她越过他从我手上骗取文件，跟我达成了协议，那就对他太不利了。再说，当时他已经深信这桩“买卖”十分牢靠。换了别人，也许会胆怯，也许还会疑惑不决，但兰伯特却年纪轻，胆子大，急于想发财，又不怎么了解人，还料定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卑鄙，他这种人不可能疑惑不决，更何况已经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口中套出了所有关键性的确证。

最后还有句话，而且是至关紧要的：在那一天之前，韦尔西洛夫是否已经知道了些什么，那时候他是否已经参与了兰伯特的策划，哪怕是模模糊糊的策划？没有，绝对没有，那时候

还没有，虽说他也许已经吐出了一句致命的话……但是打住了，赶紧打住，我说得太早啦。

那么我呢？我是否已经知道了些什么，在我出门那一天以前，我知道些什么呢？我开始写这则 entrefilet 的时候，就已经交代过，在我出门的那一天以前，我一无所知，等我知道一切时却已经太晚了，甚至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这是实情，但是不是完全如此呢？不，并非完全如此，我肯定已经知道了某些事情，甚至知道得太多了。可是怎么知道的呢？请读者回忆一下那个梦吧！既然我能做这样的梦，既然这个梦能够从我心底冒出来，并且呈现出这样的情景，那就表明尽管许多事情我还不知道，但我已经预感到了我刚才交代过、可事实上却直到“一切已经结束”之后才知道的一些事。我不知道许多事，但我预感到了，所以心头不安，所以那些丑恶的幻影才会充斥我的梦境。而我急于要去找一个人，我明明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甚至已经预感到了一切详情！可我为什么急于去找他呢？请你们想想：现在，就在我记述这些事的时刻，我觉得当时我已经知道了一切详情，并且知道我为什么急于去找他，然而当时我毕竟还一无所知呢。这情形或许读者自会明白。现在还是言归正传，且让我把事情一一道来。

二

先说我出门前两天发生的事，那天傍晚丽莎回到家时心绪不宁。她受了莫大的委屈，也确实碰到了一件忍无可忍的事。

我已经提到过她与瓦辛的交往。她去找他，不单是想向我们表明她用不着我们帮忙，还因为她确实很看重瓦辛。他们早

在卢加的时候就相识了，而且我总觉得瓦辛对她颇为倾心。她在横遭不幸之时，自然会希望有个坚定沉着、一贯高尚的聪明人帮她出主意，她认为瓦辛就是这样的人。何况女人们在评价男人的智力方面并不十分在行，假如她们喜欢某人，那么即使是奇谈怪论她们也乐于当做严谨的结论来接受，只要这些奇谈怪论符合她们的心意就行。丽莎喜欢瓦辛，是因为他同情她的处境，还因为她在头几次接触之后就觉得他也同情公爵。既然她已经察觉到他对自己有情，因此他对他情敌的同情不能不使她钦佩不已。至于公爵，听了她主动告诉他的这个消息，说她有时去找瓦辛商量，头一次便显得异常不安，开始醋劲大发。这使丽莎深感屈辱，便故意继续跟瓦辛交往下去。公爵不再吭声，但心里很不痛快。后来（过了很久以后）丽莎曾亲口向我吐露说，其实她当时很快就不再喜欢瓦辛了，因为他过于沉着，正是这种一成不变、四平八稳的沉着，起初让她十分喜欢，可后来就觉得很不顺眼了。表面上看，他挺干练，确实也给她出过几个看似挺好的主意，但所有这些主意结果偏偏都是行不通的。他议论时的态度，有时显得过于自高自大，在她面前非但毫无愧意，反而交往越多越这样，她把这归咎于他不自觉地越来越忽视她的处境。有一次她向他表示感谢，说他一贯待我很宽厚，尽管他的智力远胜于我，但还能以平等的态度跟我谈话（她是在转述我的话）。他却回答说：

"事实不是这样，原因不在这里。这是因为我看不出他跟别人有什么两样。我认为他不比聪明人笨，也不比善良人恶。我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态度，因为在我眼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样。"

"怎么，难道您看不出差异吗？"

"哦，当然啦，人跟人总有些差异，但在我的眼里却不存

在差异，因为人的差异跟我无关，对我来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一切平等，所以我一样善待所有的人。”

“您这样不觉得乏味吗?”

“不，我始终感到很自得。”

“您一点儿愿望也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 但不太强烈。我几乎什么也不要，多一个卢布也不要。我穿金制的衣服还是穿现在穿的这种衣服——对我都无所谓，金制的衣服不会给瓦辛增添什么。山珍海味也引诱不了我。地位或者荣誉难道能抵得上跟我所适合的位置吗?”

丽莎以名誉向我担保说，有一回他的的确确说过这种话。其实对这种话是无法随便评论的，要弄清楚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丽莎渐渐得出了一个结论：他之所以对公爵抱宽厚态度，或许仅仅是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存在差异”，却根本不是出于对她的同情。可是后来他不知怎的显然不再是心平气和，非但开始责备公爵，而且还带着一种轻蔑和嘲讽的口吻。这激恼了丽莎，但瓦辛却不肯罢手。关键是他措辞总那么温和，即使责备也不带怒气，只是合理地推论出她的英雄一钱不值，但正是在这种合理的推论中夹杂着嘲讽。末了，他几乎直截了当地向她推论出她的爱情全然“不合理”，这种爱情纯粹是出于固执和强迫自己。“您在感情问题上迷了路，既然意识到了，就得迷途知返。”

这事刚好就发生在那天，丽莎愤然起身要走，但这个理智的男人竟然干了什么，又怎样来收场的呢? ——他竟然摆出无限高尚的架势，甚至带着感情向她求了婚。丽莎当即冲着他骂了声笨蛋就走了。

出主意要她背弃一个倒霉的人，因为这个人“配不上”她，特别是要让怀上这个倒霉者的孩子的女人如此行事——这就是这些人的聪明之处！我管这叫理论完全脱离实际和对生活的全然无知，根源就在于过分自命不凡。此外，丽莎很清楚地看出，他甚至还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比方说，他已经知道她有身孕，还愿意向她求婚。她含着愤怒的眼泪急急忙忙去找公爵，谁知公爵竟比瓦辛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理说他听了她的诉述之后，似乎可以相信现在再没有什么可吃醋的了，可是他却反而失去了理智。话得说回来，所有爱吃醋的人全是这个样子！他跟她大闹了一场，对她大肆侮辱，弄得她差点儿决意当场就跟他一刀两断。

不过她回到家时还能自我克制，但对妈妈不能不实话实说了。噢，那天晚上她们又和好如初了：坚冰消融了，不用说，两人照例抱头痛哭了一场，于是丽莎看样子情绪安定下来，虽说心情还很忧郁，当天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房里坐了一个晚上，始终一声不吭，但也不肯离开房间。她很注意地听他讲话。自从那次板凳事件之后，尽管她依然沉默寡言，可是对他却变得非常恭敬，还带点儿胆怯。

但这一回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有点儿出人意外，奇怪地改换了话题。我要指出的是，那天上午韦尔西洛夫和医生谈到他的病情时，脸色都很忧郁。我还得提一下，再过五天就是妈妈的生日，为了给她做生日我们家里已经准备了好几天了，并且经常提起这事儿。不知为什么，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突然回忆起往事来，他想起了妈妈童年时的情景，想起她“站还站不稳”的时候。“她总拉住我的手，”老人回忆道，“有时我还要教她学走路，把她放到墙角处，离她两三步远，然后招呼她，这时她便摇摇晃晃地穿过房间，向我走来，她不害怕，笑嘻嘻

的，等走到我身边时，她便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后来，我还经常给你讲故事，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你最爱听我讲故事啦，往往坐在我的膝头上一听就是两小时。屋里的人都惊叹说：‘瞧，这小丫头就缠着马卡尔。’有时我抱你到林子里去，找成片的马林果丛，让你坐在马林果旁边，我用木头给你削个小笛儿。玩够了，我就抱你回家——小丫头睡着啦。有一回你说害怕狼，一头向我扑来，吓得浑身哆嗦，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狼。”

“这事我记得。”妈妈说。

“果真记得?”

“许多事我都记得。打从我刚懂事的时候起，我就看出您喜欢我，疼爱我。”她说话的声音充满了感情，脸突然一下子红了起来。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停顿了一下。

“原谅我，孩子们，我要走了。现在我的寿数已到。我受尽了苦难，晚年得到了安慰，谢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

“别这么说，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亲爱的，”韦尔西洛夫有点儿惊慌地嚷道，“刚才医生跟我说，您的病已经好多了……”

妈妈战战兢兢地听着。

“喏，他懂什么呀，你那个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淡淡一笑，“他只是个好人，和蔼可亲而已。得了吧，朋友们，难道你们认为我怕死吗?今天早祷后，我心里有一种感觉：我再也不可能从这里走出去了。已经命定了的事。喏，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为上帝的英明祝福吧。只是我很想再看看你们大家。受苦受难的约伯瞧着自己新诞生的孩子，便得到了安慰，但他会忘记以前的孩子吗，能忘记他们

吗？——这决不可能！[1] 只不过是悲伤随着岁月的流逝，似乎与欢乐混杂在一起，化作一声爽朗的叹息罢了。世间的事情也是如此：每个灵魂都要经受考验，也能得到安慰。孩子们，我想对你们说几句话，不多，”他带着安详而动人的微笑继续说，——这微笑让我永生难忘，——然后突然把脸转向我：“你，亲爱的，应该为神圣的教堂尽心尽力，到时候要勇于为它而死。别着急，不要怕，还没到时候呢，”他笑了笑说，“现在你可能还没想到这一点，以后也许会想到的。只是我还要说：要做好事就要为上帝而做，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自己的事要坚决地去做，不要因为胆小怕事就半途而废；做事要一步一步来，不要冒冒失失，只知道往前冲；喏，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话。不过祷告你还是要每天做的，而且要坚持不懈。我说的这些话，你日后会想起来的。本来我对您，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先生，也想说上几句，不过我不说上帝也能了解您的心意；而且自从那件像利箭穿透我的心的事发生后，您我早已不再提它了。眼下我要走了，只想提醒一句……您当时答应过的事……”

他垂下眼睛，几乎耳语般地说完了最后几个字。

“马卡尔·伊万诺维奇！”韦尔西洛夫不好意思地叫了一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喏，喏，别不好意思，先生，我只是随便提醒一句……

---

① 据《旧约全书·约伯记》（第 1 章，第 13～19 节及其他各节）：上帝为了测试约伯的信仰深度和是否真诚，便使他遭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中包括他子女的死亡。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这句话表明，他不同意圣经中对约伯的感受所做的解释。在他看来，约伯不可能忘记过去，也并没有得到安慰。正如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不可能忘记自己的痛苦：爱妻的背叛。也许，这里也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夭折于 1868 年 5 月的女儿索尼娅的痛苦回忆。——俄编注

在这件事情上，面对上帝，我的罪过比谁都大，因为，虽说您曾是我的主人，但我毕竟不应该纵容您的这种毛病。事到如今，你，索菲娅，也不必过于责备自己的良心，因为你的全部罪过都是我的；我是这样想的，当时你未必懂事，而您，先生，大概也一样，跟她差不多，”他笑了一下，由于某种痛苦嘴唇在不住地打颤，“虽说我当时可以教训你一顿，我的太太，甚至用手杖打你，而且理应如此，但我看见你泪流满面地跪在我面前，什么都没有隐瞒……还吻我的双脚，我的心就软了。我重提这些事并不是要责备你，我心爱的人，而只是要提醒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因为，先生，您本人应该记住您作为贵族许下的诺言，而完婚可以遮掩一切……我现在是当着孩子们的面说，可敬的老爷……”

他万分激动，望着韦尔西洛夫，似乎在期待他说一句确认的话。我再说一遍，这一切是那么出人意料，听得我呆若木鸡。韦尔西洛夫也很激动，甚至不亚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他默默地走到妈妈跟前，紧紧地拥抱她，随后，妈妈又默默地走到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跟前，跪下给他叩头。

总之，这个场面令人震惊。这一回房里只有我们自家人，连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不在。丽莎不知怎的全身挺得笔直，坐在那儿默默地听，突然，她站了起来，口气坚定地对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说：

“我就要去承受大苦大难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您也替我祝福吧。我的整个命运将在明天决定……请您今天为我祷告。”

她说完就走出了房间。我知道，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已经从妈妈那儿了解了她的全部遭遇。可那天晚上我还是头一回瞧见韦尔西洛夫跟妈妈坐在一起，在这之前，我在他身边见到的

妈妈只是他的女奴。我曾经责怪过这个人，然而他还有太多的方面我不了解，也没有察觉到，因此我忐忑不安地回到了自己房里。应该说，正是到这时我对他的种种疑虑才骤然加深，以前他还从来不曾像此时这样令我觉得神秘莫测。不过，要破这个谜就得让我写完整个故事，到时一切自会见分晓。

“竟有这种事！”我已经躺下睡觉了，还在暗暗想，“原来他给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许下过‘贵族的诺言’，答应妈妈一守寡就跟她正式结婚。可是他以前跟我谈起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时对这事却只字不提。”

次日丽莎整天不在家，回来时已经很晚了，她径直去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房间。我本不想跟进去，免得打扰他们，但我很快发现妈妈和韦尔西洛夫已经在那儿了，于是我走了进去。只见丽莎坐在老人身边，正伏在他的肩上哭，而老人则神情悲切，默默地抚摸她的头。

韦尔西洛夫告诉我说（是后来在我房里说的），公爵固执己见，主张在法院判决之前，一有可能就跟丽莎正式结婚。丽莎难于下这样的决心，虽说她几乎没有理由不下这个决心。何况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也“吩咐”她正式结婚。当然，这事以后自然会这样解决，不用吩咐，她自己也必定会毫不犹豫地结婚的，但眼下她刚被所爱的人横加侮辱，甚至在自己眼里也觉得这种爱情太委屈了自己，所以她难作决断。可是，我万万没料到，除了那场侮辱之外，还夹杂了一个新的情况。

“你听说没有，住在彼得堡区的那些年轻人昨天全都被捕了？”韦尔西洛夫突然补了一句。

“怎么？杰尔加乔夫？”我叫了起来。

“对，瓦辛也被捕了。”

我非常震惊，尤其是听到瓦辛被捕的消息。

“难道他有什么牵连吗？我的天哪，现在会把他们怎么样呢？丽莎刚刚严厉地责备过瓦辛，偏偏就在这时出了事！……您怎么看，会怎样处置他们？这是斯捷别利科夫干的！我敢对您发誓，准是斯捷别利科夫干的！”

“我们不谈这些吧，”韦尔西洛夫说，奇怪地看着我（就像看着一个不明事理、不善料事的人），“谁知道他们落下了什么把柄，谁能知道上头会怎样处置他们？我想谈的不是这件事。因为我听说你明天想出去，是去看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吗？”

“这是第一件事，尽管我承认，做这件事我心里很难受。怎么，您不需要转告他什么吗？”

“不，没什么。我会亲自去看他的。我觉得丽莎很可怜。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能给她出什么主意呢？无论对人还是对生活的理解，他自己就一窍不通。我还有句话想跟你说，我亲爱的（他早就不再管我叫‘我亲爱的’了），这儿还有……一些年轻人……其中有一个是你旧时的同学，叫兰伯特……我觉得这些人是大坏蛋……我说这话只是想提醒你……不过，当然啦，这全是你的事，我知道我无权……”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一把抓住他的手，不假思索，几乎只是一时冲动，就像我经常会冲动那样（当时几乎是在黑暗中），“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我什么话都没说，——这您是看见的，我一直保持沉默，您知道为什么吗？就为了想避开您的那些秘密。我决意永远也不想知道这些。我是个懦夫，我怕这些秘密会把您从我心中强行夺走，可我不愿意这样。既然如此，您何必要知道我的秘密呢？我去找谁，跟您有何相干！不是吗？”

“你是对的，不过别再说了，求你了！”说完，他走出了我

的房间。就这样，我们无意中稍稍做了一点儿表白。可我明天就要跨出人生新的一步，他的话只能使我更加激动，因此我彻夜难眠，不断地醒来，可我感觉挺好。

三

翌日，我出门时虽然已是上午十点了，但我还是竭力做到悄悄地离开，既不告别也不打声招呼，可以说是偷偷溜走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自己也不知道，不过，即使妈妈看见我要出门，向我问长问短，我也不会好言回她的。当我来到街上、吸了一口外边的冷空气之后，便有一种极强烈的感觉使我猝然一震——这几乎是一种动物的感觉，我想管它叫食肉动物的感觉。我要去干什么，我要去哪里？意向还完全没有确定，但却是食肉动物的意向。我觉得又害怕又高兴——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

“今天我会不会玷污自己？”我鼓足勇气暗问自己，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一旦跨出了今天这一步，也就决定了我的一生，一辈子也无法挽回了。不过，我何必给读者打哑谜呢。

我直接来到公爵所在的监狱。两天前我就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儿弄到了一封给典狱长的短信，所以后者挺客气地接待了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个好人，我想这也用不着知道，不过他允许我跟公爵见面，而且还热心地让出了自己的房间，安排我们在里面相见。房间很普通，无非是某种级别的官吏通常在公房里住的那种房间，——我想，这也用不着描写。就这样，我跟公爵单独留在了房里。

他出来见我时，穿一身军便服，但衬衫很干净，领带颇考

究，梳洗整洁，可面容却十分消瘦，脸色发黄。我甚至发现他的眼白也同样发黄。总之，他看上去变得那么厉害，让我不由困惑地止住了脚步。

“您变多啦！”我嚷道。

“这没有什么！请坐呀，亲爱的，”他带着点儿公子哥儿的派头给我指指圈椅，自己则在我对面坐下。“我们这就来谈要事：听我说，我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卡罗维奇……”

“我的名字叫阿尔卡季，”我纠正他。

“什么？哎呀，对，喏，喏，这无关紧要。哦，对啦！”他一下子想起来了，“请原谅，亲爱的。我们这就来谈要事……”

总之，他迫不及待地要说什么事。他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某件事里，被某个极其重要的想法困住了，他想表达出来，说给我听。他说了许多话，说得很快，又紧张又苦恼地解释着，不停地比画着，可起初我根本一点儿也没有听懂。

“简而言之（这‘简而言之’他已经说过十余遍了），简而言之，”他结束道，“既然我惊动了您，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昨天我托丽莎坚持非要叫您来一趟，那么简直可以说，事情就像救火一样紧急，不过由于这个决定的意义会是非常重大的，而且是最终的，所以我们……”

“对不起，公爵，”我打断他的话，“昨天您叫过我吗？丽莎什么话也没有转告我呀。”

“什么！”他叫了起来，突然又异常困惑地、甚至几乎害怕地住了口。

“她什么话也没有转告我。昨晚她回来时心情很不好，甚至一句话也顾不上跟我说。”

公爵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难道您说的是实情，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如果是这样

的话，那……那……”

“那又有什么大不了呢？您干吗这样担心？她只不过是忘记了，或者有什么事……”

他坐下了，却像惊呆了一样。丽莎什么话也没有转告我，这个消息似乎把他压垮了。突然，他又很快地说起话来，双手不停地比画着，但仍然很难让人听懂。

“慢着！”他突然说，顿了一顿，向上竖起一根手指，“慢着，这……这……只要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边有高招！……”他喃喃地说，脸上挂着痴笑，“意思是……”

“这里边什么意思也没有！”我打断他说，“我只是不明白，这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什么让您如此苦恼……唉，公爵，打从那时候起，就在那一夜之后——您该记得……”

“哪一夜呀？记得什么呀？”他任性地大叫大嚷，显然很不高兴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泽尔希科夫赌场，喏，就在您即将写那封信之前，记得吗？当时您也非常激动，可当时的情形跟现在大不相同，您现在让我瞧着都觉得吃惊……难道您不记得啦？”

“对呀，”他似乎一下子记了起来，用上流人士的口吻答道，“对呀！那天晚上……我听说啦……唔，您的病好了没有？出了那件事以后，现在您过得怎么样，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不过，让我们还是来谈谈要事吧。您听我说，现在我只追求三个目标，我面临三个难题，我……”

他很快又谈起了自己的“要事”。我终于明白了，眼前的这个人假如不给他做放血治疗，至少也得用浸了醋的毛巾敷在他的头上。他的话颠三倒四，不用说，总是围绕着诉讼程序啦，可能出现的结局啦；他还谈到团长曾亲自来看过他，苦口

婆心地劝阻他不要干某件事，可他不听；他说他刚给什么部门呈送过一个报告；说到检察官；还说一旦他被剥夺权利之后，很可能会流放到俄国北部的什么地方；也可能殖民去塔什干[1]，在那儿再图升迁；他说他要“在穷乡僻壤，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霍尔莫戈雷”教导自己的儿子（也就是丽莎将生下的孩子），传授给他什么。[2]“既然我想征求您的意见，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那就是说，您该相信我对这份感情是十分珍惜的……但愿您能知道，但愿您能知道，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的亲人，我的好兄弟，丽莎对我是多么重要哇，在这里，在现在，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是多么需要她呀！”他突然双手抱住头大叫起来。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难道您想毁了她，把她带走吗？带着她去霍尔莫戈雷！”我忍不住一下子脱口而出。丽莎的命运将一辈子跟这个疯疯癫癫的男人拴在一起——我似乎第一次才突然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他瞧瞧我，站起来朝前跨了一步，但又返身坐了下去，两只手还是抱着头。

“我老是梦见蜘蛛[3]！”他冷不防说。

“您太烦躁了，公爵，我劝您躺下，马上请个医生来。”

---

① 19世纪60年代，沙皇俄国开始征服中亚三个汗国。1865年攻克浩罕汗国的塔什干城，浩罕汗国被置于臣属地位，但并没有并入俄国。直到1876年2月19日，沙皇才正式宣布取消浩罕汗国。因此就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来看，当时塔什干还不能算俄国城市。

② 公爵在梦想培养自己未来的儿子（古老家族的继承者）时，之所以提到霍尔莫戈雷这个村庄，大概是因为他联想到了俄国学者、诗人米·瓦·罗蒙诺索夫（1711—1765），后者出生于霍尔莫戈雷附近。——俄编注

③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蜘蛛不但象征淫欲，而且还使人联想到人的灵魂的腐化与毁灭。

“不，不行，这以后再说。我请您来，主要是想向您说明举行婚礼的事。您要知道，婚礼就在这儿的教堂举行，我已经说过了。一切都获得了批准，他们甚至很赞许……至于说到丽莎，那……”

“公爵，您就体谅体谅丽莎吧，亲爱的，”我叫了起来，“至少眼下您别去折磨她，别发醋劲啦！”

“什么！”他大声嚷道，两眼几乎直瞪瞪地盯住我，歪着整张脸，久久地挂着茫然不解的笑容。显然我那句“别发醋劲”的话，不知为什么把他惊蒙了。

“对不起，公爵，我不是故意的。哦，公爵，最近我真正了解了一位老人，是我名义上的父亲……哦，要是您见了他，您准会变得平和些……丽莎也非常敬重他。”

“对啦，丽莎……对啦，那——是您父亲吗？……pardom，mon cher[①]，是这种关系……我能记得……听她说起过……一个老头儿……我信，我信。我也认识过一个老头儿……Mais passons[②]，关键是要弄清楚事情的全部实质，应该……”

我起身想走。我看着他这样挺难受。

“我真是不明白！”他见我站起来要走，便傲慢地厉声说。

“我看着您这样挺难受。”我说。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一句话，我还有一句话！”他突然抓住了我的双肩，露出全然不同的神情姿态，把我按坐在圈椅里，“那些人的事您听说了吧？您能理解吗？”他俯身问我。

“是啊，杰尔加乔夫出事了。很可能是斯捷别利科夫干的！”我忍不住叫道。

---

① 法文：对不起，我亲爱的。

② 法文：可我们不谈这些吧。

"对，斯捷别利科夫和……您还不知道?"

他突然住了口，再一次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我，久久地挂着那种茫然不解的笑容，笑容抽搐着，越展越开。他的脸色渐渐变得惨白。有个念头似乎让我猝然一震：我记起了昨天韦尔西洛夫告诉我瓦辛被捕时露出的那种奇怪的目光。

"啊，难道是您?"我恐惧地叫了起来。

"听我说，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叫您来就是为了解释清楚……我原想……"他开始急切地嘟哝说。

"原来是您告发了瓦辛!"我嚷道。

"不，您听我说，瓦辛那儿有过一份手稿。就在出事的三天前，他把它交给了丽莎……保管。而她把那份手稿留在这儿让我看，可是后来，到了第二天，他们两人吵了一架……"

"于是您就把手稿呈交给了官府!"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总之，是您，"我跳将起来，一字一句地冲着他喊，"您没有任何的动机，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就因为不幸的瓦辛是您的情敌，就因为出于妒忌，您便把丽莎负责保管的手稿交了出去……交给了谁?谁?检察官吗?"

可他一时答不上来，而且也未必能够答话，因为此刻他站在我面前就跟泥塑木雕似的，依然挂着那种病态的笑容，目光呆呆的。然而房门突然被打开，丽莎走了进来。一见我俩在一起，她几乎愣住了。

"你在这儿?原来你在这儿?"她突然脸色大变，抓住我的双手叫道，"那么你……已经知道啦?"

但她早就从我的脸上读到了：我"已经知道"。我忍不住迅速抱住了她，紧紧地、紧紧地抱住她!此时此刻我才第一次充分意识到，一种毫无出路、永无宁日的苦难已经笼罩了这

个……自寻磨难的女人的一生，永世摆脱不了了！

“难道现在还可能跟他交谈吗？”她突然挣脱了我的怀抱，“难道还可能跟他相处吗？你干吗来这儿？你瞧瞧他，瞧瞧他！难道还可以，还可以去责备他吗？”

她指着这个不幸的男人大声嚷嚷时，脸上充满了无限的痛苦和怜悯。他双手捂着脸坐在圈椅里。她是对的：这个人患了震颤性谵妄症①，失去了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也许早在三天以前他就失去这种能力了。当天上午他被送进医院，傍晚便并发了脑炎。

四

当时我让丽莎守在公爵身边，中午一点左右，就离开他去了我早先的寓所。我忘了交代，那天天气潮湿而阴暗，解冻已经开始，那种暖风吹得足以连大象也心绪不宁。房东见了我喜出望外，手忙脚乱地招呼我，可此时此刻这让我觉得非常讨厌。我态度冷淡，径直走进了自己房里，但他跟了进来，虽说不敢问长问短，目光中却充满了好奇，而且瞧那模样，他好奇仿佛还真有什么根据似的。我本该对他客客气气的，这对我有利，可是尽管我极需要打听些事（而且我知道准能打听到），但主动去探问这种事，毕竟使我感到厌恶。我问起他妻子的健康状况，于是我们去看了她一趟。她虽然相当殷勤地接待了我，但摆出一副过于公事公办的样子，而且说话不多，这多少缓解了一点儿我的心情。简单说吧，这一次我了解到了一些极

---

① 属于一种意识障碍，常表现为幻觉、躁动不安、说胡话等等。

奇怪的事情。

不用说，兰伯特已来过这儿，后来他又来过两趟，“看过所有的房间”，说是可能要租。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也来过好几趟，她来干什么就只有天知道了。“她也很好奇地在打听呢，”房东添了一句，可我没有满足他的心思，没问她打听了些什么。总之，我不主动探问，只是由他讲，我却装作只顾在箱子里翻寻东西（其实箱子里几乎什么也不剩了）。但最最可恼的是，他也居然想到跟我故弄玄虚起来，他看出我坚持不肯主动追问，也就认为自己有必要把话说得时断时续，几乎难以捉摸。

“小姐也来过几回呢。”他补了一句，奇怪地望着我。

“哪位小姐？”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呗，她来过两回，还结识了我的妻子。挺可爱的一位小姐，挺招人喜欢。这样的结识简直是件大事呢，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话刚出口，他甚至向我跨前了一步：他很希望我领悟出点儿什么。

“难道来过两回？”我惊问道。

“第二回她是跟位小兄弟一块儿来的。”

我不由突然想道：“准是跟兰伯特。”

“不，不是跟兰伯特先生，”他一下子就猜到了我在想什么，好像他的眼睛能看透我的心思似的。“而是跟她的兄弟，真正的兄弟，年轻的韦尔西洛夫先生。好像是位宫廷侍从吧？”

我感到很不安。他望着我，一脸极其亲切的笑容。

“对啦，还有人来过，问起过您——那是位法国小姐，阿尔福西娜·德·韦登小姐。哦，她唱歌唱得那么好，诗也朗诵得呱呱叫！当时她已经偷偷去找过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去过皇村，说是有只小狗儿要卖给他，是只罕见的小黑狗，通体

才拳头那么大……"

我推说自己头痛，请他让我一个人待会儿。他连话也没有说完，就马上满足了我的要求，非但一点儿也不生气，反而几乎很乐意，他神秘兮兮地向我摆摆手，似乎在说："我懂，我懂。"虽然这话他没有说出口，但他从房里走出去时，却踮着脚尖，以此让自己体会到了这份愉快。这世上有些人真令人气恼。

我独自坐在房里策划了一个半小时，其实称不上策划，只是陷入了沉思而已。虽然我感到不安，但一点儿也不惊奇。我甚至期望过听到更多更奇怪的事呢。"说不定那些事他们已经干了，"我暗暗想道。我在家里的时候就早已坚信，他们已经开始运作，并且全力以赴。"他们就缺我一个了，这是关键。"我又想道，感到一种又刺激又愉快的自负。他们在苦苦等我，想在我的住处搞什么事——这是明摆着的。"难道要给老公爵成婚？他现在是大家围捕的猎物，不过，先生们，这要看我允不允许，不是吗？"我又怀着愉快的自负推想道。

"我一旦插手，马上又会像块木头片似的卷进旋涡里了。现在，此刻，我还有没有选择的自由，或许早已没有了？等我今晚回到妈妈那儿时，我还能不能像这段日子里那样对自己说：'我是独立自主的'呢？"

这就是我种种问题的焦点，或者最好说是这一个半小时内我的心怦怦跳的原因，当时我一直坐在房角里的那张床上，胳膊肘支着膝盖，双手托着头。可是我明明知道，当时就已经知道，所有这些问题纯属废话，而吸引我的只是她，——是她，是她一个人！我终于干干脆脆就这么说了，用白纸黑字写下来，因为即使是现在，事过一年之后，我写这札记的时候，依然不知道该把我当时的那种感情叫做什么！

哦，我可怜丽莎，而且心里充满了最真诚的痛苦！照理说，这种为她而痛苦的感情似乎本来可以抑制或者消除、哪怕是暂时消除我心中的食肉动物性（我又想起了这个字眼）。但是把我吸引过去的是无限的好奇心，既有一种冒险心理，还有一种我不知道叫做什么的感情，但我现在和当时就已经知道，这是一种邪恶的感情。也许当时我渴望拜倒在她的脚下，可也许我是想出卖她，让她遭受各种痛苦，“尽快，尽快”向她证明什么。不管我为丽莎如何痛苦，不管我如何可怜她，都已经拦不住我了。可我能不能起身回家……去找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呢？

“难道我就不能直接去找他们，从那儿探听到一切之后，就马上永远摆脱他们，清清白白地避开这些怪事和怪物吗？”

三点钟时，我突然从沉思中惊起，意识到几乎误了时间，于是我赶快出门，急急拦住了一辆出租马车，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住所驶去。

第五章

一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听到仆人通报说我来访，便丢下手中的针线活，疾步走到外室来迎我——这是早先从未有过的事。她向我伸出双臂，脸一下子就红了。她默默地把我领进内室，自己在做针线活的老地方坐下，让我坐在她的身边，但她已不再做活，却继续怀着那种热切的关心打量我，一句话也不说。

“您曾打发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来找过我。”我开门见山地说。她这种过分夸张的关心让我有点儿受不了，虽说这也让我感到高兴。

她没有理睬我那句话，突然开口说：

“一切我都听说了，一切我都知道，那一夜太可怕了……唉，您一定受了很多苦哇！他们找到您时您已经人事不省，躺在冰天雪地里，这是真的吗？真的吗？”

“您这是听……兰伯特说的……”我红着脸嘟哝道。

“我当时就从他那儿知道了一切，可我一直在等您来。哦，他来找我的时候简直是吓坏了！在您的住处……在您卧病的地方，有人不肯放他去看您……却又奇怪地接见了他……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可他把那一夜的情形全都告诉我了：他说您刚一苏醒过来，就跟他提到了我，还……提到您对我的一片忠诚。当时我感动得都掉泪了，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甚至不知道凭什么值得您对我如此热切的关心，特别是当时您自己还处在那种状况！告诉我，兰伯特先生是您儿时的同学？”

“是的，不过出这种事……我该承认，是我不够谨慎，也许当时我对他说得太多了。”

“哦，关于这场肮脏、可怕的阴谋，即使没有他告诉我，我也会知道的！我自始至终一直有种预感：他们准会把您弄到这种地步的。告诉我，比奥林格胆敢动手打您，这是不是真的？”

她说好像我倒在围墙下，全是比奥林格和她造成的。我一想，她说得倒也对，可我生气了：

“要是他真的动手打了我，他离开时就不会不受到惩罚，我今天也就不会不报复就坐到这儿来了。”我激动地说。关键是，我觉得她出于某种目的想惹我生气，挑拨我去跟什么人作对（其实，去跟谁作对——这是明摆着的)，可我还是上了钩。

“就算您说您预见我会被弄到这种地步，那么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那方面当然也只是出于误会……虽然她把对我的那种友善变成了这样的误会，确实也太快了……”

“是啊，变得太快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附和道，甚至在同情中流露出一种喜悦。“要是您知道他们现在在搞什么阴谋就好啦！当然，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眼下您很难明白我

的处境有多严重，”她红着脸，垂下眼睛说，“自从那天上午我跟您最后一次见面之后，我采取了一个步骤，然而并非人人都能跟您一样清楚地理解它，因为您的思想还没有受到腐蚀，您还有一颗没有败坏的、纯洁的爱心。您要相信，我的朋友，我很珍视您对我的忠诚，我将终生感激您。当然，上流社会里会有人诽谤我，而且已经在诽谤了。可是即使他们从自己鄙俗的观点来看是对的，当时他们中间又有谁能够站出来、敢于站出来公开责难我？我自小就被父亲抛弃不管，我们，韦尔西洛夫家族，虽说也是一个古老的俄国望族，然而我们却都是些无赖，我吃的是人家施舍的面包。因此我要投向那个从小就代替我父亲、多少年来一直施恩于我的人，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我对他的感情只有上帝才能明鉴、才能评判，我不允许对我采取的步骤做世俗的评判！何况这当口儿还有一场极奸诈、极恶毒的阴谋，他亲生的女儿竟密谋坑害这位又轻信又大度的父亲，这怎么能让人容忍？不，即使我断送自己的名誉，我也要救他！我甘愿跟他一起生活，只是充当他的保姆，守卫他、看护他，但我决不让那种冷酷而世俗的卑鄙图谋得逞！”

她说得异常兴奋，很可能一半是夸大其词，但毕竟发自内心，因为看得出，她整个身心都不可自拔地陷进这件事里了。哦，我感觉到她是在扯谎（虽然态度真诚，因为扯谎也可以是真诚的），感觉到她现在成了坏女人，但奇怪的是，跟女人打交道往往竟会这样：她那副正派的样子，那种高贵的气度，那种高不可攀的典雅和高洁——所有这一切都把我弄糊涂了，于是我开始同意她的所有看法了，我是说，当我坐在她那儿时是这样，至少我没有勇气反驳她。唉，男人简直就是女人的精神奴隶，尤其是大度的男人！像她这样的女人不管说什么，都能让大度的男人相信。“她居然跟兰伯特打交道——我的天哪！”

我困惑地望着她，暗暗想道。不过，我得说实话：我甚至至今也无法评判她，她的感情确实只有上帝才能明鉴，再说，人本来就是一种复杂的机器，在有些情况下你根本弄不清楚，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个女人。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您究竟期望我做些什么呢？”我问道，但语气相当坚决。

“怎么？您问这话是什么意思，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根据整个情况……还出于别的一些考虑……”我含含糊糊地解释道，“我觉得您打发人来找我，是对我有所期望，究竟是什么呢？”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一下子又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依旧说得又快又兴奋：

“可我太清高了，我可不能跟兰伯特先生这类陌生人做解释、做交易！我所期望的是您，而不是兰伯特先生。我的处境很窘迫，很糟糕，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被这个女人的阴谋重重包围着，逼得我非耍手段不可，但这让我心里非常难受。我几乎降低到要耍阴谋的地步，我像盼救星一样盼您来。别责怪我如此贪婪地环顾四周，谋求哪怕找到一个朋友，找到了朋友后又如此喜不自胜，因为这个朋友甚至在那天夜里几乎快冻僵的时候，还能够记起我，还一味念叨着我的名字，那么不用说，他对我是一片忠诚。这段时间里我就一直这么想，所以我才寄希望于您。”

她直望着我的眼睛，一副迫不及待询问的样子。于是我再一次缺乏了勇气，没有劝她不要相信并直言告诉她，是兰伯特骗了她，我当时根本没有跟他说过我对她如此特别忠诚，我也根本记不起“一味念叨着她的名字”。可这么一来，我的沉默似乎反而确认了兰伯特的谎言，哦，我相信，她本人心里就非

常清楚，兰伯特是夸大其词，甚至对她扯了不少谎，唯一的目的是想制造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去见她，跟她打交道。至于说她直望着我的眼睛，仿佛深信我那些话和我那片忠诚是确有其事，那么当然是因为她知道，我出于所谓的礼貌和年少无知，不敢加以否认。不过，我这样猜测是否对——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是出于小人之心吧。

“我的兄弟会庇护我。”见我不愿答话，她突然激动地说。

“有人告诉我，说您跟他一起去过我的住所。”我尴尬地嘟哝道。

“您要知道，不幸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现在几乎无处藏身了，他躲不开整个这场阴谋，或者不如说，躲不开自己亲生的女儿了，除非他躲到您的住所去，就是说，到一位朋友的住所去避难，至少他有权把您看做是朋友吧！……那么，如果您愿意帮帮他，您就帮吧——只要您能够，只要您有舍己为人之心和勇气……还有，只要您确实能够做什么的话。哦，这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不幸的老人，只有这位老人真心实意地爱过您，他的心已经像依恋自己儿子那样依恋您，甚至直到现在还在牵挂您！至于我自己，我不指望任何人帮什么忙，甚至包括您：既然连我生身父亲都跟我耍了那么狡诈、那么凶狠的手腕！”

“我觉得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他……”我想往下说。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当初面对我那个坦率的问题，曾经信誓旦旦地回答说，他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从来不曾打过什么主意，我完全相信了他的话，这才采取了我的步骤。可事实上，他只是在听到比奥林格先生的什么消息之前，才显得那么放心呢。”

“事情不是这样！”我嚷了起来，“有一阵我也差点儿相信

他爱这个女人，可事情不是这样……即使事情真是这样，那么现在他似乎也可以完全放心了……那位先生已经退出。”

“哪位先生？”

“比奥林格。”

“谁跟您说他退出啦？说不定这位先生还空前得宠呢。”她刻薄地冷冷一笑。我甚至觉得她还带着嘲笑的神气盯了我一眼。

“是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跟我说的。”我不安地嘟哝道。我无法掩饰我的不安心情，她也很清楚地看出了我这种心情。

“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是个挺可爱的女人，当然，我不能禁止她爱我，但这种与她无关的事情，她是根本打听不到的。”

我的心一阵揪痛。如果说她就是想煽起我的恨的话，那么我心头果真油然升起了恨，但不是恨那个女人，却一时间只针对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本人。我霍地站起来。

“作为一个诚实人，我应该提醒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您的那些期望……对我的期望……可能会完全落空……”

“我指望您会庇护我，”她坚定地瞧着我，“庇护一个被大家抛弃的人……庇护您的姐姐，假如您愿这样称呼的话，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眼看再过一会儿，她就会哭起来。

“得了吧，您最好别指望啦，因为‘说不定’什么也不会有了。”我喃喃地说，心里难受得无法形容。

“您这话我怎么理解？”她问，显得有点儿过于提心吊胆。

“就这么理解：我要离开你们大家，——一走了之！”我几乎火冒三丈地突然嚷嚷说，“至于文件——我会撕个粉碎。再见！”

我向她鞠了个躬，几乎不敢瞧她一眼，就默默地走了出来。可我还没有下完楼梯，却被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追上了，她手里拿着半张对折的信纸。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究竟是从哪儿跑出来的，我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谈话时她又待在哪儿——我简直闹不明白。她一声不吭，只是把纸片交给了我便掉头跑了。我打开纸片：上面清晰工整地写着兰伯特的地址，显然纸片是早几天就已经准备好了的。我突然想起上次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来看我的时候，我曾对她说过，我不知道兰伯特住在哪儿，可那意思只是“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然而此刻我通过丽莎已经知道兰伯特的地址了，她是特意去居民地址查询处查到的。我觉得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这一手做得太露骨，甚至也太无赖：尽管我已拒绝跟她协作，她却似乎一点儿也不相信，反而公然打发我去找兰伯特。我非常清楚，有关文件的事她已经全知道了——她不是从兰伯特那儿，还能从谁那儿知道呢？所以她才打发我去兰伯特那儿协商。

“他们这些人一个也不例外，简直都把我当成了没有主见和个性的小孩子，可以由他们任意摆布！”我恨恨地想道。

二

然而我还是动身去找兰伯特。我又怎么能抑制住我当时的好奇心呢？原来兰伯特住得很远，在夏花园附近的斜眼胡同里，不过还住在那所旅馆里。当初我从他那儿逃走时，根本没有注意到是什么街，有多远，所以四天前我从丽莎那儿得知他的地址后，甚至大吃一惊，几乎不信他竟住在那儿。我还在上楼的时候，就看见他三楼房间的门前有两个年轻人，心想他们

准是先我一步拉过了铃，正在等开门。等我一上楼，他俩却转过身来背对着门，仔细地打量我。“这儿是旅馆，想必他们是来找别的房客的。”我皱着眉头，朝他们跟前走去。万一在兰伯特那儿碰见什么人，我准会很不高兴。我竭力不瞧他们，伸手想拉门铃。

“慢着！”其中一个年轻人朝我喊道。

“请您稍等一会儿再拉铃，”另一个年轻人有点儿曼声曼气地说，嗓门洪亮而柔和。“我们很快就完事，到时大家一块儿拉，行吗？”

我缩回了手。他们俩还很年轻，一个二十上下，另一个至多二十二岁，两人在房门前干的事真是蹊跷，令我吃惊得很想看个明白。朝我喊“慢着”的那个年轻人，个子很高，至少有二俄尺十俄寸[①]，看上去瘦弱，肌肉却很发达，长着颗跟身材不相称的小脑袋，脸有点儿麻，但脸相并不蠢，甚至还讨人喜欢，脸上的表情怪怪的，阴沉得有点儿滑稽。他的目光似乎过于专注，甚至透露出某种毫无必要的过度的果敢。他的衣着很蹩脚：身上穿一件旧的棉大衣，窄小的浣熊皮领已经脱毛，而且短得不合身——显然是别人穿旧了的，脚上蹬一双几乎是庄稼汉穿的劣质靴子，头上那顶高筒帽已经退成了红褐色，而且皱得不成样子。整个人看起来邋邋遢遢：双手没戴手套，很脏，长指甲里满是污垢。他的同伴正好相反，身上穿的是北美貂皮的轻裘，头戴精雅的呢帽，浅色的新手套紧裹着纤纤的十指，可见他很讲究穿着。他的个子跟我一般高，可那张娇嫩的娃娃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可爱。

只见那高个子的年轻人扯下了自己的领带——一条很旧很

---

① 约合一点八六米。

脏的带子，几乎可以说是根破布条，而那个可爱的大男孩儿从衣袋里掏出了另一条新的领带，刚买来的黑色领带，动手想系在高个子的脖子上，高个子满脸正经，顺从地伸出长长的脖子，还把大衣褪下了肩膀。

“不，这不行，”给他打领带的大男孩儿说，“你的衬衫这么脏，不但不会有效果，反而会显得更脏。我早跟你说过，你该戴个活领子。我打不好……您会吗？”他突然转脸问我。

“会什么？”我问。

“就是给他打领带呀。听我说，要打得好歹不让人看见他的脏衬衫，否则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有一点儿效果。这领带是我特意刚从菲利普理发店买来的，花了一个卢布呢。”

“你花掉的——就是那个卢布吗？”高个子喃喃地问。

“是啊，就是那个卢布，现在我身无分文了。这么说，您也不会打吗？既然这样，那就只好请阿尔福西娜帮忙了。”

“找兰伯特？”高个子突然粗声粗气地问我。

“是找兰伯特。”我也果敢地直望着他的眼睛回答。

“Dolgorowky[①]？”他用同样的语气追问。

“不，不姓科罗夫金。”我也粗声粗气地回答道，其实是我听错了。

“Dolgorowky?!”高个子几乎吼着重复了一遍，几乎威吓地朝我逼过来。他的同伴哈哈大笑。

“他说的是 Dolgorowky，不是科罗夫金，”他向我解释道，“您该知道，法国人在‘Journal des Débats’[②]上经常把俄国人

① “多尔戈鲁基”的法语音译，但不确切。

② 法文：《论坛报》。这是一份 1789 年在巴黎创刊的报纸，刊登政府消息和官方报道，包括关于外国人来访法国的报道。——俄编注

的姓搞错……"

"是在'Indépendance'[①]上。"高个子闷声闷气地说。

"……对，'Indépendance'上也一样。比方说，他们把多尔戈鲁基写成 Dolgorowky——这我亲眼见过，还总是把沃罗诺夫写成 comte wallonieff[②]。"

"Doboyny!"高个子嚷道。

"对，还有把杜博沃伊先生写成 Doboyny 夫人的呢，这我也亲眼在报上见过。我们俩都笑死了：俄国的某某 Doboyny 夫人在国外……不过，你瞧，何必把这些人都一一列举出来呢?"他突然对高个子说。

"对不起，您是多尔戈鲁基先生吗?"

"是的，我姓多尔戈鲁基，可您怎么知道的?"

高个子突然给可爱的大男孩儿说了句悄悄话，大男孩儿皱起眉头做了个不赞成的手势，可高个子猛地朝我转过脸来：

"Monseigneur le prince, vous n'avez pas de rouble d'argent pour nous, pas deux, mais un seul, voulez-vous?[③]"

"唉，你太坏了。"大男孩儿嚷道。

"Nous vous rendons.[④]"高个子结束道。他的法语说得又粗俗又不流畅。

"您要知道，他这个人玩世不恭呢，"大男孩儿朝我笑了笑说，"您以为他不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吗？其实他能说得跟巴

---

① 法文：《独立报》。这是一份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报纸（1830—1937）。——俄编注
② 法文：沃罗涅夫伯爵。
③ 法文：公爵，您有没有一个银卢布给我们，不是两个，只是一个，行不?
④ 法文：我们准还您。

黎人一样漂亮，不过他偏要滑稽地模仿某些俄国人，这些人在公共场所拼命想用法语大声交谈，可自己却说得不成样子……”

“Dans les wagons. ①” 高个子做了一下说明。

“对，是在车厢里，唉，你这人真无聊！这有什么好说明的。瞧，他还喜欢装傻瓜呢。”

这时我掏出一个卢布，递给了高个子。

“Nous vous rendons,” 他说完便把卢布藏好，突然一转身，面对着门，开始用蹩脚的大靴子靴头去踢那房门，一脸正经的表情纹丝不动，特别是没一点儿火气。

“唉，你又要跟兰伯特干一架了！” 大男孩儿担心地说，“最好还是由您拉一下铃吧。”

我拉了拉门铃，但高个子还是继续踢门。

“Ah, sacré...②” 突然从门里边传来了兰伯特的声音，他很快打开了门。

“Dites donc, voulez-vous que je vous casse la tête, mon ami! ③” 他冲着高个子嚷嚷。

“Mon ami, voilà Dolgorowky, l'autre mon ami. ④” 高个子直眼盯着气红了脸的兰伯特，一本正经、郑重其事地介绍说。兰伯特一瞧见我，整个人似乎顿时变了样。

“原来是你，阿尔卡季！总算见到你啦！这么说，你已经病好啦，终于病好啦？”

他抓住我的双手，握得紧紧的，总之，他是那么由衷地欣

---

① 法文：是在车厢里。
② 法文：哦，这该死的……
③ 法文：喂，我的朋友，您这是要我让您的脑袋开花不成！
④ 法文：我的朋友，这是多尔戈鲁基，我的另一个朋友。

喜，这使我一下子觉得很舒心，甚至喜欢上他了。

“我首先就来看你啦！”

“Alphonsine！”兰伯特喊了一声。

那女人霎时就从屏风后跳将出来。

“Le voilà！①”

“C'est lui！②”阿尔福西娜欢叫道，两手一拍，随后又张开双臂扑过来想拥抱我。但兰伯特抢步挡住了我。

“嗷——嗷——嗷，别动！”他像吆喝小狗似的冲着她喊。“阿尔卡季，你瞧：我们几个小伙子约定今天去鞑靼人的餐馆吃饭。我不会让你走的，跟我们一块儿去吧。吃过饭后我们就马上把这两人赶走——到时你我就聊个痛快。你进来，快进来呀！我们马上就走，只是先稍稍站着等一会儿……”

我走了进去，站到房间中央，一边四下打量一边回忆着。兰伯特在屏风背后匆匆更衣。高个子和他的同伴没有介意兰伯特的话，也跟着我进了屋。大家都站着。

“Mademoiselle Alphonsine，voulez-vous me baiser？③”高个子瓮声瓮气地说。

“Mademoiselle Alphonsine.”那个较年轻的同伴给她指指领带，也想挨过去，不料她冲着他俩大发雷霆。

“Ah，le petit vilain！④”她朝较年轻的那个大喝一声，“ne m'approchez pas，ne me salissez pas，et vous，le grand dadais，

① 法文：他来啦！
② 法文：原来是他！
③ 法文：阿尔福西娜小姐，亲我一下吧？
④ 法文：呸，可恶的小家伙！

je vous flanque à la porte tous les deux，savez-vous cela![1]”

尽管她又鄙夷又厌恶地不许大男孩儿挨近她，仿佛真的怕被他碰脏似的（这事我说什么也弄不懂，因为他长得那么漂亮，脱去皮大衣之后里面也穿得十分漂亮），可大男孩儿还是死气白赖地求她给那位高个子朋友打领带，求她找个兰伯特的活领子先给他套上。面对这个请求她气得差点儿动手要揍他们，可兰伯特都听见了，他在屏风后面朝她喊，叫她不要耽搁时间，照他们的请求办，“要不他们是不会罢休的。”他添了一句。于是阿尔福西娜飞快地找出了一个活领子，动手给高个子打领带，这时已经毫无厌恶之感了。她给他打领带时，他就像刚才在楼梯口一样，把脖子伸得长长的。

“Mademoiselle Alphonsine，avez-vous vendu votre bologne?[2]”他问。

“Qu'est que ça，ma bologne?[3]”

大男孩儿解释道，“我的 bologne”就是指哈巴狗。

“Tiens，quel est ce baragouin?[4]”

“Je parle comme une dame russe sur les eaux minérales,[5]”le grand dadais[6] 说，继续伸长了脖子。

“Qu'est que ça qu'une dame russe sur les eaux minérales

① 法文：别挨近我，您别来弄脏我，还有您，傻大个儿，也一样，否则我马上把你们俩轰到门外去！
② 法文（不正确）：阿尔福西娜小姐，您把您的 bologne 卖掉了吗？
③ 法文：什么叫做“我的 bologne”？
④ 法文：这是很土的土话？
⑤ 法文（不正确）：我在学矿泉区的俄国太太那样说话呢。
⑥ 法文：傻大个儿。

et... où est donc votre jolie montre, que Lambert vous a donné?[①]"她突然问大男孩儿。

"什么！表又没啦?"兰伯特在屏风背后气愤地应声问道。

"我们卖啦，吃光啦!"le grand dadais瓮声瓮气地说。

"我把它卖了八个卢布：您说过这是块金表，可明明是银的，只是镀了金。这种表眼下在商店里也才卖十六个卢布。"大男孩儿怏怏地对兰伯特辩解道。

"这种事该停止啦!"兰伯特越发气愤地接着说，"我的年轻朋友，我给您买衣服，给您漂亮的东西，可不是叫您花费在您那高个子朋友身上的……您还给他买了条什么领带?"

"这才值一个卢布，花的又不是您的钱。他根本就没有领带，还得给他买顶帽子才好。"

"胡说!"兰伯特真的发火了，"钱我已经给足了他，买帽子的钱也够了，可他一下子拿去又吃牡蛎又喝香槟的。他身上有股子气味，是个邋遢鬼，去哪儿也不能带着他。我怎么带他去吃饭呢?"

"坐出租马车呗,"dadais[②]瓮声瓮气地说,"Nous avons un rouble d'argent que nous avons prêté chez notre nouvel ami.[③]"

"阿尔卡季，你什么也别给他们!"兰伯特又嚷嚷道。

"对不起，兰伯特，那我干脆要您马上给我十个卢布,"大男孩儿突然生气了，气得甚至满脸通红，他一生气，脸蛋儿变得几乎加倍地可爱。"我要求您，再也不准说刚才跟多尔戈鲁基说的那种蠢话。我要十卢布，我把其中的一卢布还给多尔戈

① 法文：什么叫矿泉区的俄国太太……还有，兰伯特送您的那块漂亮表哪儿去啦?

② 法文:傻瓜。

③ 法文(不正确):我们有一个银卢布,我们刚向我们的新朋友借的。

鲁基，余下的我马上替安德烈耶夫买顶帽子——您自个儿瞧着办吧。”

兰伯特从屏风背后走了出来。

“这是三张黄钞票，合三卢布，星期二之前不再给了，我决不允许……否则……”

Le grand dadais 一把从他手里夺过了钱。

“Dolgorowky，这是一卢布，nous vous rendons avec beaucoup de grâce。[1] 彼佳，坐车去！”他朝同伴喊了一声，随后突然扬起两张钞票不停地挥舞，一边逼视兰伯特，一边声嘶力竭地吼唱：“Ohé，Lambert！où est Lambert，as-tu vu Lambert?”[2]

“不许这样叫，不许这样叫！”兰伯特火冒三丈地也吼起来。我明白其中必定有早先发生过的什么事儿，可这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于是吃惊地瞧着。可那高个子根本就不怕兰伯特发火，反而把“Ohé，Lambert！”之类的话叫得更凶了。他就这么叫着，跟同伴出了房间向楼梯口走去。兰伯特跟在他们后面追了几步，但又回来了。

“哼，不用过多久，我就把他们一脚——踢开！他们出的力值不了那么多……我们走吧，阿尔卡季！我已经误了时间。那儿还有个人在等我……一个能派用场的人……也是个畜生……这些人全是畜生！混——混儿，一群混——混儿！”他几乎咬牙切齿地喊叫，但一下子又完全醒悟了过来。“你总算

① 法文：我们还给您，不胜感激。

② 法文：“嗨，兰伯特！兰伯特在哪儿，你可曾见到兰伯特？”这是在当时巴黎流行的一句话，其含意及出处不详。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此前，曾在《鳄鱼》中用做题词。此处安德烈耶夫用来戏弄兰伯特。——俄编注

来了，单这一点就让我高兴。Alphonsine，你一步也不准出去！我们走。”

在门口的台阶前，有辆快马好车在等他。我们上了车，但一路上他仍然无法平息对这两个年轻人的怒气，无法平静下来。我很奇怪，他对这种事居然那么认真，还有，他们对兰伯特明明大为不恭，兰伯特却几乎惧怕他们。根据我小时候留下的深刻印象，我总以为所有人都该惧怕兰伯特，尽管我已经完全独立自主了，但此时此刻我自己大概还是惧怕他的。

“我跟你说，这两个小子是十足的混混儿，”兰伯特还是气愤难平地说，“你信不信：三天之前这可恶的高个子居然在体面人的交际场所出我的丑。他站在我面前一个劲儿地喊：‘Ohé Lambert！’这可是在体面人的交际场所呀！大家都笑了，知道他这是在逼我给钱，——你能想象我有多难堪！我只好给啦。哦，这些浑蛋！你信不信：早先他在团队里还是个贵族士官呢，后来被开除了，你简直无法想象，他有思想，他本来能够……唉，真是见鬼！他力大无穷，就像赫耳库勒斯（Hercule）①。他有用，但用处不大。你可以看出，他根本不想改过。我曾经介绍他跟一位夫人认识，一位显贵的老夫人，我跟她介绍说，他正痛悔前非，良心不安得快要自杀了，谁知他到了她那儿，竟然一坐下就吹起口哨来。至于说到另一个小子，那个漂亮的，——是一位将军的儿子，家里人都以他为耻，是我费力地让他避免了一场官司，是我救了他，可他竟这样来报答我。他们都不是人！我要踢开他们，一脚踢开！”

“他们知道我的姓名，你跟他们说起过我？”

“是我一时糊涂，说起过。待会儿在饭桌上你只管坐着，

---

① 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

你要克制自己……还有个可怕的浑蛋要来。这个浑蛋确实可怕，非常狡猾，这些人全是无赖，这儿连一个老实人也没有！等我们把事儿了了——到时候再……你爱吃什么？不过也无所谓，那儿的饭菜反正都很好。你放心，由我付账。你穿得很体面，这很好。我可以给你点儿钱。你可要常来呀。你想想，我在这儿供他们吃喝，每天都有鱼肉大馅饼，他还卖掉了我给的表，——这是第二次了。这小小子姓特里沙托夫，你刚才已经看见了，阿尔福西娜连瞧他一眼都感到恶心，不许他挨近一步，——没料到他在饭馆里当着军官们的面吵着说：'我要吃田鹬。'我只好点田鹬给他吃！不过我会报复的。"

"兰伯特，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一回你我上小饭馆，你在小饭馆里用叉子猛扎我，那时你手头居然有五百卢布，你还记得吗？"

"对，记得！唉，见鬼，我怎么不记得！我喜欢你……这一点你该相信。谁都不喜欢你，可我喜欢，只有我一个人喜欢你，你该记住……等会儿来饭馆的那个人是个麻脸，一个最最狡猾的浑蛋，要是他跟你攀谈，你什么也别告诉他，要是他开口提问题，你就跟他胡扯，或者干脆不答腔……"

他由于紧张，一路上至少什么也没有盘问我。他对我这么有把握，甚至根本不怀疑我有二心，这简直让我感到屈辱，我觉得他有个愚蠢的想法，以为自己还有权像过去那样对我发号施令。"再说，他又根本没什么教养。"我跨进饭馆时这么想。

三

海洋街上的这家饭馆，我早先就经常出入，那是在我恬不

知耻地腐化堕落的时期，因此这些房间，这些仔细看我一眼就认出我是老主顾的堂倌们，还有我突然陷进去、似乎已经脱不出身的兰伯特那伙不三不四的朋友们——一下子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尤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感到我是在自愿走向某条邪路，最终必定会干出坏事来，——这一切仿佛猛地刺激了我。有那么一刹那，我差点儿要跑开，可是这一刹那过去了，我留下没走。

那个“麻脸”朋友——不知为什么兰伯特那么怕他——已经在等我们了。此人一脸做交易的蠢相，这种脸相我几乎自小就深恶痛绝。他年纪约莫四十五岁，中等个儿，头发花白，脸刮得难看极了，花白连鬓胡修剪得又窄又齐，就跟两根灌肠似的，分贴在那张凶巴巴的、扁得出奇的脸的两颊。不用说，他很沉闷，一本正经，说话不多，按照这种人的惯例，不知怎的甚至还很傲慢。他很仔细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但一句话也没说，兰伯特却笨得很，请我们共桌就座时，竟认为没必要替我们互相介绍，因此那人很可能把我看做是追随兰伯特搞诈骗的同谋之一了。在整个饭局上，他对另外两个年轻人（他们几乎跟我们同时到达）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不过看得出，他与他俩很熟。他只顾跟兰伯特谈什么事，而且几乎像窃窃私语，其实几乎是兰伯特一个人在说话，麻脸只是断断续续报以几句最后通牒式的气话。他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势，又凶又刻薄，兰伯特却恰恰相反，显得十分紧张，看样子是在反复说服他，十之八九要动员他去干什么事。有一回我伸手去拿瓶红葡萄酒，没想到麻脸突然拿起一瓶核列斯酒[1] 递给我（在这之前他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

① 一种烈性的白葡萄酒。

“请尝尝这个，”他递酒瓶的时候这么说。此时我猛然猜到，他肯定也已经知道了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经历、我的姓名，或许还包括兰伯特指望我干的事。一想到他居然会把我当做是兰伯特的手下，我又恼火了，而兰伯特刚看到麻脸开口跟我说话，脸上顿时露出极其强烈、极其愚蠢的不安。麻脸见这情形不禁笑了起来。“兰伯特竟会被这伙人左右。”我暗暗想道，此刻我从心底里憎恶他。就这样，我们虽然同桌用餐，但始终一分为二：麻脸跟兰伯特面对面坐在窗口，而我跟邋遢的安德烈耶夫并排坐着，在我对面则是特里沙托夫。兰伯特吃得很匆忙，不时催促堂倌上菜。待到端来了香槟，他突然举起酒杯向我伸过来。

“祝您健康，碰杯！”他中断了跟麻脸的谈话，对我说。

“您肯跟我碰杯吗？”漂亮的特里沙托夫也隔着桌子举杯向我伸过来。在香槟酒端来以前，不知为什么他一直心思很重，极少开口。至于 dadais，则闷声不响，埋头大吃大喝。

“我很高兴。”我向特里沙托夫答道。我们碰了杯，一饮而尽。

“我可不想为您的健康干杯，”dadais 突然转脸对我说，“倒不是因为我希望您死，而是希望您今天在这儿别再喝了。”这话他说得阴沉沉的，很有分量。

“您喝三杯已经足够。您，我瞧见啦，您不是在盯着我的脏拳头看吗？”他把拳头往桌上一搁，接着说，“我从不洗它，就这么脏兮兮地出租给兰伯特，好让兰伯特遇上麻烦事时用它来砸别人的脑袋。”话音刚落，他突然一拳头狠狠地砸在桌上，震得杯盘全都跳了起来。除了我们而外，餐厅里还有四桌人在吃饭，全是些军官或挺神气的各式绅士。这是家摩登的饭馆，

此刻众人一下子中断了谈话，全都望着我们这个角落，是的，看样子我们早已引起了他们的某种好奇心。兰伯特顿时满脸通红。

“啊，他又开始闹了！我好像请求过您，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应该守规矩。”他压低了声音，愤怒地对安德烈耶夫说。可安德烈耶夫却用从容的目光慢吞吞地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

“Dolgorowky是我的新朋友，我不想让他今天在这儿喝很多酒。”

兰伯特的脸越发红了。麻脸留神地听着，一声没吭，但显然很高兴。不知什么原因，安德烈耶夫这种出格的举动很称他的心，只有我一个人不明白，我干吗不该喝酒。

“他这么闹，只是想要钱而已！您听着，您还会拿到七卢布的，在饭后——所以您先得让我们把饭吃完，别让我们出丑。”兰伯特咬牙切齿地对他说。

“啊哈！”dadais得意扬扬地哼了一声。这让麻脸乐不可支，竟幸灾乐祸地嘻嘻笑起来。

“听我说，你也太……”特里沙托夫不安地、几乎难过地对自己的朋友说，显然是想制止他。安德烈耶夫闭上了嘴，但时间并不长：这不符合他的心意。离开我们五步左右，隔着一张桌子，有两位绅士在那儿边吃边热烈交谈。这两位绅士都是中年人，看上去气宇不凡。其中一位是高个儿，很胖，另一位也很胖，但是个矮个儿。两人操着波兰语正在谈论巴黎的时局。Dadais早就好奇地盯上了他们，留神地听他们谈话。显然，他觉得那矮个儿的波兰人是个可笑的家伙，于是马上就对他恼火起来，所有像他这样肝火旺的人，即使毫没来由也总会突然升起无名火。矮个儿波兰人冷不丁提到了议员马迪埃·德·

蒙日的名字，[1]可是按照许多波兰人的习惯，他把这名字发成了波兰语的音调，也即把重音落在了倒数第二个音节上，结果说出来的不是马迪埃·德·蒙日，而成了麦迪埃·德·莫日。Dadais 正好要这么个把柄。他神气活现地挺直了身子，向两个波兰人转过脸去，好像询问似的突然一字一顿地大声说：

“麦迪埃·德·莫日？”

两个波兰人气愤地朝他掉过头来。

“您要干什么？”那个又高又胖的波兰人操着俄语威胁地叫道。Dadais 这可等到了机会。

“麦迪埃·德·莫日？”突然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响得满屋子都能听见，而且不再做任何解释，这情形就跟刚才在兰伯特门口时一样：一边逼近我，一边愚蠢地重复：“Dolgorowky?”此时只见两个波兰人霍地站了起来，兰伯特赶紧跑离桌子，先是想扑向安德烈耶夫，转而却撇开了他，抢步来到两个波兰人跟前，开始低声下气地向他们赔不是。

“这伙人都是小丑，诸位，这伙人都是小丑！”矮个子波兰人鄙夷地反复嚷道，气得满脸通红。“这地方很快就来不得啦！”餐厅里也开始了骚动，并响起了抱怨声，但更多的却是笑声。

“您出去吧……请……跟我一块儿出去！”兰伯特完全张皇失措了，他嘟嘟囔囔地说，竭力设法要把安德烈耶夫带出餐厅。后者用仔细探索的目光对兰伯特观察了一番，料到他现在就会给钱，便同意跟他出去。想必安德烈耶夫已经不止一次施

① 马迪埃·德·蒙日（1814—1892），法国国务活动家，1848 年革命的参与者，1871 年后任国民议会议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本书第 3 部时（1874 年底），该人的名字多次见于报刊。——俄编注

展类似的无耻伎俩向兰伯特诈过钱了。特里沙托夫本来也想跟在他们后面跑出去，但瞧了瞧我，便留下了。

“唉，真是糟糕！”他用纤纤的手指捂住眼睛说。

“太糟糕了。”麻脸低声说，这一回已经露出了挺气愤的样子。这时兰伯特几乎脸色惨白地走了进来，开始跟麻脸悄悄地说什么，一边还热烈地比画着。麻脸却吩咐堂倌快点上咖啡，他厌恶地听着，显然很想尽快离开。然而整个事情不过是一场小学生式的胡闹而已。特里沙托夫端着咖啡杯离开了自己的座位，走到我跟前，在我一旁坐下。

“我很喜欢他。”他对我说，一副坦率的样子，仿佛这件事他一直在跟我谈论似的。

“您不会相信安德烈耶夫是多么不幸。他把亲妹妹办嫁妆的钱吃光喝光了，而且在军队服役的那一年，又把家里的一切都吃光喝光了，我看出他现在非常痛苦。至于说他从不洗手——那是因为他绝望。而且他有些想法非常古怪：他会突然跟您说，痞子和君子其实都一样，没有区别；坏事和好事都不必干，或者坏事和好事都可以干，反正都一样，不过最好还是躺倒不干，整月不脱衣服，光是吃喝睡。可您要相信，他不过是说说而已。您要知道，我甚至认为他今天这么胡闹，其实是想跟兰伯特彻底了断。这话他昨天就说过。您信不信，有时在夜里，或者在他独处很久的时候，他就会哭起来，我跟您说，他哭的时候有点儿特别，哭得跟谁都不一样：他那是号哭，号哭得那么凄惨，这种情形，您听我说，更叫人可怜……尤其是他这么个高大有力气的人，居然会——如此凄惨地号哭。这多么可怜，不是吗？我想挽救他，可我自己也是个那么堕落的坏孩子，您简直不会相信！要是有一天我来找您的话，多尔戈鲁基，您会放我进门吗？”

“哦，您来吧，我甚至很喜欢您呢。”

“喜欢我什么？哦，谢谢。听我说，让我们再来干一杯。不，我这是怎么啦？您最好还是别喝了。他跟您说的是真话，您不应该再喝，”他突然意味深长地对我眨眨眼，“可我还是要喝。现在我已经什么都无所谓，可我，您信不信，我现在一点儿自制力都没有了。要是您跟我说往后不许上饭馆吃饭，可我还是会不惜一切代价，非要去那儿吃饭。哦，请您相信，我们真心诚意想做个正派人，可我们总是一拖再拖。

岁月匆匆——全是美好的岁月！①

而他，我很害怕，——他会去上吊的，他会去的，而且跟谁都不会说。他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上吊成风，谁知道呢，说不定其中就有许多我们这号的人？比方说我吧，没有闲钱我就活不下去。闲钱对我来说要比日常必需开销的钱重要得多。听我说，您喜欢音乐吗？我喜欢极了。等我上您那儿去时，我会给您弹点儿什么。我能弹一手好钢琴，我学过很长时间，还学得挺认真。要是我写歌剧的话，您知道，我会选取《浮士德》里的情节②。我很喜欢这个主题。我一直在创作教堂里的那一场，不过只是在头脑里构思。一座哥特式的大教堂，教堂内景，唱诗班，圣歌四起，格蕾琴走进教堂，您要知道，唱诗班

---

① 引自莱蒙托夫的诗篇《又寂寞又悲伤》（1840），但不够准确。原诗为：“岁月流逝——逝去了美好的岁月！”

② 特里沙托夫选取的情节属于歌德《浮士德》第1部中的两场——“大教堂里”和“地牢”。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保留了歌德的主题思想，但把两场合在一起，对事件进行了压缩和戏剧化处理。此处译名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绿原译的《浮士德》。

是中世纪的，因此要唱出 15 世纪的氛围。格蕾琴充满忧郁，起初唱宣叙调，声音低弱，但饱含恐惧和痛苦，而唱诗班的歌声却震耳欲聋，阴森、威严和无情：

Dies irae，dies illa！①

突然——响起了恶灵的声音，恶灵的歌。恶灵不现身，只有歌声，跟圣歌共时，跟圣歌相伴，几乎与圣歌重合，但又迥然不同——想方设法要做到这样。这歌声绵绵不绝，这是——男高音，一定是男高音。开始时低弱，柔和：'曾记否，格蕾琴，还在天真烂漫的儿时，你跟着妈妈常来这教堂，照着一本旧的祈祷书，咿咿呀呀学念日祷文?'但随后歌声越来越有力，越来越充满激情，节奏越来越快，音调升高：如泣如怨，充满了不可遏制、无可慰藉的悲哀，最后变成绝望：'没有宽恕，格蕾琴，你在这儿得不到宽恕。'格蕾琴想祈祷，但从她胸中迸发出来的只是喊叫——您该知道，此时她已被眼泪憋得胸口发紧，——然而恶灵的歌声还不停息，犹如尖刀一般更深地刺入她的灵魂，歌声益发高亢——蓦地，几乎以一声喊叫中断：'一切结束了，你该受诅咒！'格蕾琴跪到地上，双手紧握在胸口——这时开始了她的祷告，很短，唱成近似于宣叙调，但质朴，没有任何装饰音，绝对是中世纪的品格，四小节，总共只

① 拉丁文："那日，是愤怒的日子！"这是天主教做安魂弥撒时所唱圣歌的起首句，该圣歌描写神对世人所做的"最后审判"。——俄编注。译者按：此语出自《旧约全书·西番雅书》(第 1 章，第 14～17 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急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我必使灾祸降临到人身上……"

有四小节——斯特拉代拉[1] 就作过好几首这样的曲子，她唱完最后一个音符就晕倒了！台上出现骚动。人们把她扶起来，抬走——这时突然响起雷鸣般的合唱。各个声部仿佛汇合成一种冲击力，这是激励人心的凯歌，类似于我国的‘天使颂歌’[2]，它压倒一切，震撼一切，——随后渐渐化作激越的齐声欢呼：‘Hossanna!’[3]，仿佛是整个宇宙的欢呼，而她被人们抬走，抬走，幕就应该在这时落下！不，您听我说，要是我有条件的话，我好歹能干出点儿成绩来！可现在我已经毫无条件了，我只能幻想。我总是在幻想，不停地幻想，我纯粹靠幻想活着，连夜里我也在幻想。唉，多尔戈鲁基，您读过狄更斯的《老古玩店》[4]吗？"

"读过。怎么啦？"

"您该记得……等一下，我还要喝一杯……您该记得小说结尾处写道：他们——那个疯老汉和他的小孙女，那个十三岁的可爱小姑娘，——在经历了离奇的逃亡和流浪之后，终于栖身在英国边境的某个地方，近处有座哥特式的教堂，于是小姑娘找到了一个差使，带游客们参观教堂……有一天，夕阳西下，这个孩子全身沐浴着残阳的余晖，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

---

① 阿·斯特拉代拉（1642—1682），意大利作曲家、歌唱家及小提琴家。他是一位优秀的室内清唱剧作曲家，为宗教典礼作了二百首以上清唱剧。

② 这是东正教教堂里大祭时所唱的颂歌。——俄编注

③ "和撒那！"（一译"贺三纳"）。这是希伯来语的音译，原意为"求你施救"，后成为一般的赞叹语或欢呼语，基督教《新约全书》载：耶稣受难前，骑驴进耶路撒冷时，民众夹道高呼"和撒那"。

④ 英国作家狄更斯（1812—1870）的长篇小说，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按自己的意思对引述的场面做了改写，狄更斯笔下本来只是有点儿感伤的场面，此处却添上了悲剧的色彩。——俄编注

上，望着落日，在她那幼小的心灵里，在她充满惊讶的心灵里，出现了静静的遐想，仿佛她面对的是一个谜，因为无论是太阳还是教堂，确实都是谜——太阳犹如上帝的思想，而教堂犹如人类的思想……难道不是吗？哦，我不善于表达这些，但上帝肯定喜欢孩子们的这种天真思想……这时在她旁边的台阶上，那个疯老汉，她的祖父，目光一动不动地看着她……您听我说，狄更斯的这个画面并非什么神来之笔，完全不是，可是却能叫您一辈子都忘不了，在全欧洲成为不朽之作——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美！这是天真单纯！嗨！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什么，只是觉得好而已。我在中学念书时一直看小说。您该知道，我有个住在庄园里的姐姐，只比我大一岁……哦，现在那儿什么都已经卖光了，没有庄园了！当时我和她坐在露台上，在我们庄园那些老椴树底下，一块儿读这本小说，也是夕阳西下之时，我们突然不再读下去了，彼此叮咛说，我们也要做个善良的人，我们也会变得美好，——那时候我正准备上大学，而且……唉，多尔戈鲁基，您要知道，每个人都有美好的回忆呀！……”

突然，他把漂亮的小脑袋靠到我的肩上——哭了。我开始可怜他，非常非常可怜他。诚然，他喝了很多酒，但他跟我说话那么真诚，那么亲切，那么充满了感情……突然，就在这一瞬间，街上传来了喊叫声，有人用指头在重重地叩我们的窗户(这家饭馆的窗户用的都是整块大玻璃，又是在楼下，所以在街上可以用指头叩敲)。原来是被撵出去的安德烈耶夫。

“Ohé, Lambert! Où est Lambert? As-tu vu Lambert?[①]”从街上传来他的狂叫声。

---

① 法文：嗨，兰伯特！兰伯特在哪儿？你见过兰伯特没有？

"啊，他还在这儿！原来他还没有走？"我那个大男孩儿嚷嚷道，霍地从座位上蹦起来。

"结账！"兰伯特咬牙切齿地对堂倌说。他开始付账，气得连手都发抖了，但麻脸不让他替自己付钱。

"这是为什么？明明是我邀请的您，您不是应邀来的吗？"

"不行，对不起。"麻脸掏出钱包，算清了自己那一份，单独付了账。

"您让我难堪，谢苗·西多罗维奇！"

"我就是想这样。"谢苗·西多罗维奇断然回答，取过帽子，不跟任何人告别就独自走出了餐厅。兰伯特把钱丢给堂倌，匆匆跑出去追他，惊慌得甚至把我也忘了。继他们之后，我和特里沙托夫也走了出去。只见安德烈耶夫像根路标似的竖在大门口，他在等特里沙托夫。

"浑蛋！"兰伯特忍不住骂了一声。

"呶——呶！"安德烈耶夫朝他吼道，一挥手就打落了他头上的礼帽，帽子沿着人行道滚去。兰伯特只好不顾体面地去捡。

"Vingt cinq roubles！[①]"安德烈耶夫指着手里的一张钞票对特里沙托夫说。这钞票就是他刚从兰伯特那儿勒索来的。

"闹够啦，"特里沙托夫朝他大喝一声，"你干吗老是胡闹……凭什么你硬要他二十五卢布？只该向他要七卢布。"

"凭什么要他二十五？他本来答应在包厢里吃饭的，还说有陪酒的女人，可如今没有女人作陪，却塞了个麻脸来。另外，我没有吃完饭，还在外头挨了冻，这些非得给十八卢布不可。加上他该给的七卢布——瞧，刚好二十五卢布整。"

---

① 法文：二十五卢布！

“你们两个快给我滚——滚!”兰伯特大吼大叫，“我要踢开你们两个，我要制服你们……”

“兰伯特，是我要踢开您，是我要制服您!”安德烈耶夫嚷道，“Adieu，mon prince,[①] 您不该再喝酒！彼佳，我们走！Ohé，Lambert！Où est Lambert? As-tu vu Lambert?”他一边迈着大步离开，一边最后一次扯开嗓门叫喊。

“那么我会来找您的，可以吗?”特里沙托夫匆匆跟我悄悄说了一声，便急急追赶自己的朋友去了。

只剩下我和兰伯特两人。

“好……我们走!”他简直好像惊傻了似的，吃力地喘了口气，才吐出这么一句。

“要我去哪儿？我哪儿也不跟你去!”我急忙挑衅似的嚷道。

“你怎么不去啦?”他吓得猝然一震，顿时清醒过来。“我可是一心盼着就剩我们两个在一起呢!”

“那么该去哪儿啊?”我得承认，我三杯红葡萄酒和两盅核列斯酒下肚，头已经有点儿嗡嗡作响了。

“去这儿，就去这家店，你瞧见啦?”

“可这儿是吃鲜牡蛎的，你瞧，上面写着呢。这地方的气味真恶心……”

“这是因为你刚吃过饭，这可是米柳京的店哪[②]，我们不吃牡蛎，我给你喝香槟……”

“我不喝！你这是想灌醉我。”

---

① 法文：再见，公爵，

② 这儿是指涅瓦大街上的米柳京商场，1735 年由 A. 米柳京伯爵创办，19 世纪时该商场有一排店供应烈性酒，并设有单间专供酒菜，让顾客小酌。——俄编注

“这话是他们跟你说的，他们是在嘲笑你呢。你居然相信浑蛋的话！”

“不，特里沙托夫不是浑蛋。再说我自己也会当心自己呢——就这话！”

“怎么，你有骨气吗？”

“对，我有骨气，而且比你硬，因为你见谁就对谁低三下四。你丢我们的脸，你在两个波兰人跟前就像个奴仆似的，一个劲儿地赔不是。想来你在饭馆里经常挨打吧？”

“可我们总得谈一谈吧，蠢驴！”他叫了起来，露出又焦急又鄙夷的神情，（这神情几乎在说：“你也要他们的手腕？”）“你是害怕了吧？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我可不是你的朋友，你是个骗子。去就去，我只想向你证明我并不怕你。呸，这儿的气味好难闻，一股子干酪的臭气！真恶心！”

第六章

一

我再次请读者记起，当时我的脑袋已经有点儿嗡嗡作响，要不是这缘故，我的所言所行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在这小店后边的单间里，果真可以吃到牡蛎，我们在一张台布又脏又难看的小桌旁坐下。兰伯特吩咐端来了香槟酒，于是一大杯清凉而泛着金光的酒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诱惑地望着我，可我感到恼火。

“听我说，兰伯特，关键是我心里不痛快，因为你自以为现在还可以像在图沙尔学校时那样来摆布我，可你对待这儿的其他人呢，自己却像个奴仆。”

“蠢驴！嗨，来，碰杯！”

“你甚至不屑在我面前作假，甚至不想掩饰你存心要灌醉我。”

“你胡说，你醉啦。应该再喝一点儿，你会变得开心些。举杯，快举呀！”

“干吗要‘举杯’呢？我这就走，到此为止吧。”

我果真站了起来。他大发脾气：

“这是因为特里沙托夫暗中跟你说了我的坏话：我都看见啦，你们在那儿喊喊喳喳的。所以说你是头蠢驴呢。他这个人连阿尔福西娜见了都厌恶，不许他挨近自己……你可恶透了。我会告诉你，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已经讲过啦。你眼里只有阿尔福西娜一个人，你太狭隘了。”

“我狭隘？”他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他们现在都倒向麻脸那边去啦。问题就出在这儿！所以我才踢开了他们。他们都出尔反尔。这个麻脸恶棍准会把他们教坏。我可是要求他们永远高高尚尚地做人的。”

我坐了下来，不知怎的机械地拿起酒杯，呷了一口。

“我的文化程度可远远比你高呢，”我说。他一见我坐下却乐坏了，马上又给我添酒。

“你分明怕他们，不是吗？”我继续刺激他说（当时我肯定比他还可恶），“安德烈耶夫打落了你的帽子，你却回报他二十五卢布。”

“我是给了钱，但他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他们造反，我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厉害……”

“那个麻脸搞得你很不安。你知道吗，我觉得现在你也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现在你的一切指望全都落在我身上了，——不是吗？”

“是的，阿尔卡什卡[1]，正是这样：我只剩下你这么一个朋友了，你这话说得好！”他拍拍我的肩膀。

---

① 阿尔卡季的爱称。

这么个粗人真拿他没办法，他的智商太低，竟把嘲笑当做了赞许。

“如果你是个好朋友，阿尔卡季，你就能帮我摆脱倒霉的事。”他亲热地望着我，继续说道。

“我怎么帮你呢?”

“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帮。你缺了我就像头蠢驴，肯定会去干蠢事，我却可以给你弄到三万卢布，咱俩对半分，你自己知道我会怎么弄到这笔钱。瞧瞧你自己，你算个什么人物：你一无所有——既没有名，又没有姓，但你马上能发笔大财，有了这笔钱，你就可以开始飞黄腾达啦!”

他这一招简直让我大吃一惊。我本来料定他会耍手腕的，可他跟我一开口就这么直截了当，像小孩子似的口没遮拦。我决意听下去，由于我胸襟豁达，还由于……非常好奇。

“听我说，兰伯特：这事你是不会明白的，但我同意听你说下去，因为我胸襟豁达。”我振振有词地说，又从酒杯里喝了口酒。兰伯特赶紧给我斟满。

“我想告诉你，阿尔卡季：要是比奥林格这种人胆敢当着我崇拜的女人的面破口大骂我，打我，那我简直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而你却忍气吞声，凭这一点我就瞧不起你：你是个窝囊废!”

“你凭什么说比奥林格打了我!”我红着脸大叫起来，“倒不如说是我打了他，而不是他打了我。”

“不，明明是他打了你，不是你打了他。”

“你胡说，我还踩了他一脚呢。”

“可他一扬手就把你推开了，还吩咐仆人们把你拖走……她却坐在马车里看着，耻笑你，——她知道你没有父亲，知道可以欺负你。”

“我不明白，兰伯特，我们之间干吗还要像小孩子似的拌嘴，这让我觉得害臊。你这是想激怒我，说得那样粗俗，那样露骨，就像在耍弄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你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串通一气！”我大声嚷道，气得瑟瑟发抖，机械地一口接一口地喝酒。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是个滑头！她骗你，骗我，还骗整个上流社会！我一直在等你，就因为你能够更好地跟那女人做个了断。”

“跟哪个女人？”

“跟 madame[①] 阿赫马科娃。我什么都知道。你亲口告诉过我，她害怕你手头那封信……”

“什么信……你胡说……你见过她啦？”我惊慌地嘟哝道。

“我见过。她长得漂亮。Très belle[②]，你还挺有品位呢。”

“我知道你见过了，但你没有资格跟她说话，而且我也不准你谈论她。”

“你还很幼稚，她拿你寻开心呢——没错！在莫斯科时我们见识过这样一个高贵的女人：呵，她鼻子翘得好高哇！可是当我们威胁她说，要把她的底牌统统亮出去时，她就浑身发抖了，马上乖乖地听话了。我们一举两得：既拿到了钱，又干了那事——你明白是什么事吗？她现在在社交界又变得高不可攀了——呸，见她的鬼去吧，别看她那么高不可攀，坐的马车那么豪华，你可不知道，那事是在什么样的下屋里干的！你还没有住过这种下屋呢，可你要知道，什么样的下屋她们都不怕……”

---

① 法文：夫人。
② 法文：非常漂亮。

“这一点我想过。”我忍不住咕哝了一句。

“她们荒淫到了极点，你不知道，她们什么都干得出来！阿尔福西娜就在这种地方待过，连她也感到厌恶。”

“这一点我想过。”我又附和道。

“可人家打你，你却还狠不下心……”

“兰伯特，你是个混账东西，你十恶不赦！”我大声嚷道，仿佛突然醒悟过来，浑身直抖。“这一切我都梦到过，有你，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哦，你这该死的！难道你以为我这么下流吗？我做这种梦，是因为我早料到你会说这番话。再说事情也不可能这么简单，决不像你所说的这么简单，这么露骨！”

“你瞧瞧，生气啦！啧——啧——啧！”兰伯特得意地笑着，拖腔拖调地说，“好吧，阿尔卡什卡老弟，现在我要知道的都知道了。我等你来就是为了弄个明白。听我说，现在看来你是爱她的，你想对比奥林格进行报复——这就是我本来想知道的。在这儿等你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么猜想。Ceci posé, cela change la question,[①] 更好办了，因为她自己也爱你。那么你就娶了她，一刻也别耽搁，这样最好不过了。而且你也不该走其他的路，你有最可靠的实力。另外你该知道，阿尔卡季，你还有我这么个朋友，可供你差遣。这个朋友会替你出力，一定让你娶到她：哪怕千方百计我也给你搞到手，阿尔卡沙！事成之后，你就送老同学三万卢布做酬劳，怎么样？我能出力办到，你不必怀疑。办这种事的诀窍我都知道，而且全部嫁妆将归你名下，于是你就成了一个飞黄腾达的阔佬了！”

尽管我头脑发晕，但望着兰伯特仍然感到诧异。他正儿八

① 法文：既然情况确是这样，那么事情就不同了。

经的，其实岂止正儿八经，我看清了，连他自己也完全相信有把握让我娶到她，甚至还十分高兴想出了这个主意。当然，我也看出他是在引我上钩，把我当小孩子耍（这一点我当时大概已经看出），但跟她结婚的想法却深深刺激了我，以至于我虽然诧异他怎么会相信这种想入非非的事，可同时自个儿却立即对此深信不疑，然而我又时时刻刻意识到，这件事当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实现。这些思绪不知怎的交织在了一起。

“难道这可能吗？”我含含糊糊地说。

“怎么不能？你只要把文件一亮，她就会害怕，为了不丧失财产继承权，她就会嫁给你。”

我决意不阻拦兰伯特说出他的卑鄙想法，因为他是那么天真地向我和盘托出，甚至根本不怀疑我会突然发火，不过我还是懒懒地表示，我不愿单靠强迫手段逼她嫁给我。

“我说什么也不愿强迫她，你怎么能这样卑鄙，认定我会这么干呢？”

“瞧你说的！她这是自愿嫁给你：决不是你强迫她，她自己一害怕就嫁给你啦。不过，她嫁给你还有个原因：她爱你呀。”兰伯特突然醒悟过来，补充了一句。

“你胡说，你这是取笑我。你凭什么知道她爱我？”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知道，连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这么认为。我这话是认真的，是事实，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确实这么认为。待会儿你到我家去，我还会告诉你一件事，你就明白她爱你了。阿尔福西娜去过皇村，她在那儿也打听……”

“她在那儿能打听到什么呢？”

“那就一块儿去我家吧：她会亲口告诉你的，保你听了开心。再说，你哪点不如人家啦？你英俊，你有教养……”

“对，我有教养。”我喃喃地说，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的心

怦怦直跳，当然，不单是因为喝酒的缘故。

“你英俊。你穿着漂亮。”

“对，我穿着漂亮。”

“你又善良……”

“对，我善良。”

“那她怎么会不答应呢？没了财产，比奥林格是不会娶她的，而你却能使她失去财产——所以她才害怕。你娶了她，也就是报复了比奥林格。那天夜里，你冻僵之后，明明亲口对我说过，她爱上了你。”

“难道我对你说过这话吗？想必我不是这么说的。”

“不，就是这么说的。”

“那是我在说胡话。大概我当时还说了文件的事？”

“对，你说你有这么一封信，当时我就想：既然他有这么一封信，那他干吗要错过自己的好事呢？”

“这事纯粹是想入非非，我根本没有蠢到这种地步，居然会相信这事能实现，”我嘟嘟囔囔说，“第一，我跟她年龄有差距，第二，我连像样的姓也没有。”

“可她还是会嫁给你，她不可能不嫁，否则她就会丢掉那么大一笔财产，——这事由我来办。再说，她爱你呢。你知道，那位老公爵对你很有好感，在他的庇护之下，你就会知道可以和什么人物拉上关系。至于说你没有像样的姓，眼下这根本没关系：只要你把钱弄到了手，你就能往上爬，不断发达，十年之后就能成为百万富豪，名震全国，到那时你还要什么样的姓氏头衔？在奥地利就可以买到男爵头衔。你一结婚，就要把她捏在手心里，管得严严的，女人一旦爱上了男人，就喜欢让男人捏在手心里，女人喜欢男人意志坚强。你用信去吓唬她的那一刻起，你就向她显示了你的坚强。她会说：‘哦，他这

么年轻，可他有坚强的意志力。'”

我坐在那儿，仿佛惊呆了。我还从来不曾下贱到跟别人进行这样愚蠢的谈话，但此时却有某种甜蜜的渴望在吸引我谈下去。何况兰伯特是那样愚蠢和卑鄙，在他面前用不着害臊。

“不，听我说，兰伯特，”我突然开口道，“不管你怎么说，这件事实在有很多荒唐之处，我之所以跟你谈下去，是因为咱俩是同学，你我之间无所顾忌，跟别人我就决不会这样不顾体面。而且关键是，你凭什么一口咬定说她爱我？关于财产问题，你刚才说得很好，可是你该知道，兰伯特，你不了解上流社会：在这种事上他们的观念非常守旧，可以说，门第观念极深，现在她还不知道我的能耐，不知道我在生活中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所以现在她还是会耻于嫁给我。可我不想瞒你，兰伯特，这件事上确实有一点可以给人希望。那就是：她可能出于感激而嫁给我，因为到时候我能使她摆脱某人对她的仇恨。她怕他，怕这个人。”

“哦，你是指你的父亲？怎么，他很爱她吗？”兰伯特突然精神一振，异常好奇地问。

“哦，不！”我叫了起来，“你真可怕，可又真笨，兰伯特！要是他爱她的话，那我还会有娶她的念头吗？要知道我们毕竟是父子，这样做太可耻了。他爱妈妈，爱的是妈妈，我看见他是怎样拥抱妈妈的，早先我自己也以为他爱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可现在我已经弄清楚，也许他一度爱过她，可现在早就在恨她了……而且想报复，她很害怕，因为，我跟你说，兰伯特，他一旦报复起来，就非常吓人。他几乎可以变成一个疯子。只要他对她一发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是老一代人出于崇高的原则结下的怨仇。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唾弃所有普遍的原则，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普遍原则，只有个别现

象。哦，兰伯特，你什么都不懂：你蠢得像根木头，我现在跟你谈这些原则，你大概一点儿也理解不了。你的文化程度太低。过去你经常打我，还记得吗？现在我比你力气大——这点你知道吗？”

“阿尔卡什卡，一块儿上我家去！咱俩聊它一个晚上，再喝一瓶酒，听听阿尔福西娜弹吉他唱歌。”

“不，我不去。听我说，兰伯特，我有‘思想’。假如我办不成，娶不到她，我就埋头去实现我的思想，而你却没有思想。”

“对，对，待会儿你就说给我听听，现在到我家去吧。”

“我不去！”我站起来说，“我不想去就不去。以后我会来找你，可你实在太卑鄙。三万卢布我会给你——这没什么，可我做得比你干净，比你高尚……我看得很清楚，你处处都想欺骗我。关于她，你连想一下我都不许：她比谁都高尚，而你的计谋，兰伯特，却卑鄙得简直令我吃惊。我想娶她——这是另一码事，可我不需要财产，我瞧不起财产。哪怕她跪着把自己的财产送给我，我本人也不会要……至于娶她，娶她，这是另一码事。你要知道，刚才你说要把她捏在手心里，这话说得好。爱一个女人，爱得热情似火，用男人才有、女人决不可能有的那种大度去爱她，同时又对她实行专制——这样就很好。因为，你是知道的，兰伯特，女人就喜欢男人专制。你，兰伯特，你了解女人，可你在其他方面却笨得出奇。而且，我跟你说，兰伯特，你并不完全像看上去那样可恶，你只是头脑简单而已。我喜欢你。唉，兰伯特，你干吗是个骗子呢？要不咱俩一起生活会有多开心！知道吗，特里沙托夫——很可爱。”

这最后几句话我说得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我已经在街上了。哦，我现在把这一切详详细细追忆出来，就是为了让

读者看到，尽管我曾精神振奋，曾发誓赌咒要改过自新、寻找好人品，可到时候我还是会如此轻易地堕落，而且堕落到如此卑鄙龌龊的地步！我敢起誓，要不是我完完全全相信现在我已脱胎换骨，我已在实际生活中磨炼出了坚强的意志力，那我说什么也不会向读者供认这一切了。

我们出了酒店，兰伯特一手轻轻搂着我，扶我走。突然我瞥了他一眼，看见他目光极其清醒，正在十分专注地凝神观察我，那眼神完全跟我冻僵的那天早晨一模一样，当时他也这么一手扶着我上了出租马车，竖起耳朵睁大眼睛，仔细听我颠三倒四的呓语。人在已醉而尚未完全醉的状态下，往往会突然出现极为清醒的瞬间。

“我说什么也不去你家！”我坚决而流利地说，讥笑地望着他，用手推开他。

“行啦，得了吧，我叫阿尔福西娜煮茶给我们喝，你别闹了！”

他深信我已逃不出他的掌心，他搂着我、扶着我，感到满心欢喜，就像逮住了一头宝贵的猎物，不用说，我对他非常有用，特别是在那天晚上，我又是那种样子！至于这是为什么——下文会见分晓。

“我不去！”我又说了一遍，“出租车！”

正好有辆出租的马拉雪橇驶来，我就跳了上去。

“你去哪儿？你这是干吗！”兰伯特大声吼道，惊恐万分地抓住了我的皮大衣。

“不许跟我！”我叫了起来，“别追我。”这时雪橇正好滑动，我的大衣从兰伯特手里扯脱了出来。

“反正你会来的！”他在我背后恶狠狠地叫喊。

“我想来就来，——由我做主！”我从雪橇上掉头回敬他。

二

他没有追赶我，当然，是因为近处没有另一辆出租马车，于是我便及时地在他眼皮子底下消失了。我只坐到了干草市场，就下来把雪橇打发走了。我很想徒步遛遛。我既不觉得累，也不觉得很醉，只感到浑身是胆，精力充沛，什么事都能出奇地办到，脑子里涌现出无数愉快的想法。

我的心猛烈地怦怦直跳，每一次心跳声我都听得见。我觉得一切是那么可爱，那么飘飘然。走过干草市场的拘留所[①]时，我真想跑到哨兵跟前去吻他几下。时值解冻天气，广场的地面泛黑，湿气难闻，但我还是很喜欢这片广场。

“现在我朝奥布霍夫斯基大街走去，”我暗自思忖，“然后向左拐就可以到达谢苗诺夫团的驻地，我再多绕点儿路，这样好，这样很好。我身上的皮大衣敞着——怎么没人来强行剥走呢？盗贼哪儿去了呢？人家说干草市场上有盗贼，那就让他们来吧，我没准就把皮大衣送了他们。皮大衣对我有什么用？皮大衣就是财产。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②]不过，这全是胡思乱想，一切是多么美好。解冻了，这很好。干吗要有严寒天气呢？根本用不着严寒天气。一边走一边心里胡说八道，这很

① 1874年3月21—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该拘留所里被拘留过两昼夜。——俄编注

② 法文：财产就是盗窃。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首领J. P. 布里索（1754—1793）的话，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蒲鲁东（1809—1865）在其著作《什么是财产?》中使用了这句话，从而成了名言。——俄编注

好。对啦，关于原则，我刚才对兰伯特说了什么啦？我说没有普遍原则，只有个别现象。我这是扯谎，弥天大谎！我是故意要虚张声势。真有点儿害臊，但不要紧，我会改正的。别害臊，别折磨自己，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喜欢您，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甚至非常喜欢您，我的年轻朋友。可惜您——是个小滑头……而且……而且还……对啦！……嘀！”

我突然止住了一下脚步，整个儿心又陶醉得阵阵抽紧。

“天哪！他说什么啦？他说她——爱我。哦，他是个骗子，刚才他扯了许多谎，目的就是要我去他家过夜。不过，也可能这不是谎话。他说过，连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也这么认为……对啦！还有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她也可能给他打听到些什么：她正在四处钻营。我刚才干吗不去他家呢？我本可以了解到一切底细！哼！他有个计谋，我从头到尾都已经预感到了。我梦见过。您想得倒挺周全，兰伯特先生，可您想错啦，事情不会是这样的，可是也许会这样呢！也许会这样呢！难道他真能让我娶她？他能，也许能。他幼稚，但有信心。他愚蠢，但像所有生意人那样大胆。愚蠢和大胆一旦结合在一起，就是股巨大的力量。您该承认，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的确怕兰伯特！可他需要老实人干什么？还正儿八经地抱怨说：这儿连一个老实人也没有！但你自己呢——你老实吗？嗳，瞧我想的！难道老实人对坏蛋就没有用处吗？在诈骗活动中，老实人比任何其他都更有用。哈哈！您，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至今对此一无所知的只有您一个，您哪，太天真！天哪！要是他真让我娶她，那会怎么样？”

我又停了停脚步。在这里我得坦白一件蠢事（因为这早已过去了），我得坦白，在这之前我早就想过结婚了，——我是说，要不是想过，这事也就不会发生了（而且今后也不会发

生，我敢保证），可是在这之前我早就不止一次地幻想过结婚该有多好——我是说，幻想过许多许多次，特别是在每天夜里蒙眬入睡之时。这情形还在我十六岁时就开始了。中学时我有个同学，跟我同龄，姓拉夫罗夫斯基，是个挺漂亮的男孩儿，又可爱又文静，不过毫无其他出众之处。我跟他几乎从不交谈。有一天碰巧就我们俩待在一起，他显得心事很重，突然开口对我说：'嗨，多尔戈鲁基，要是现在就结婚该有多好，您说呢？说真的，现在不结婚还等待何时呢，现在本是最佳年龄，然而却绝对不行！'这话他说得十分坦率。我立即满心赞同他的观点，因为我自己也梦见过某种情景。后来一连好几天我俩都聚在一起，老谈这事，仿佛神神秘秘的，但也只局限于谈结婚而已。后来，也不知怎么回事，我俩不再来往了，从此不再谈话了。打这以后，我就开始了幻想。这件蠢事当然不值得回忆，但我只想指出，蠢事有时自有它的源头……

"这件事只有一点会遭到严厉的反对，"我还在幻想，继续往前走，"哦，当然啦，我跟她的年龄差距微不足道，不会成为障碍，可问题在于：她是名门贵族，而我却是平民多尔戈鲁基！这太糟糕了！哎！难道韦尔西洛夫不能跟妈妈正式结婚，不能呈请政府准许他认我做儿子……这样说吧，就凭他的那些功劳……要知道他供过职，一定有过功劳，他还当过调停官……哦，真是见鬼，多么肮脏的念头！"

我突然喊出了这么一句，突然第三次止住了脚步，但这次犹如五雷轰顶一般怔在了原地。意识到我居然会想做这么可耻的事，居然想通过另认父亲来改变姓氏，居然要背叛我整个苦难的童年，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屈辱的痛苦，——这种意识几乎刹那间就使我刚才的兴致一扫而光，所有的欢愉也就烟消云散了。"不，我决不会告诉任何人我有过这种念头，"我想道，惭

愧得面红耳赤，“我会这样下贱，是因为我……爱她，爱糊涂了。不，如果说兰伯特也有说对的地方，那就是现在根本不需要去做这些蠢事。在当今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自我、本人，其次就是他的金钱。其实也不是金钱，而是他的实力。我有了这笔财产就能投身去实现我的‘思想’，十年之后名震整个俄国，在众人面前出口恶气。对她根本用不着客气，这一点兰伯特又说对了。她一害怕就会爽快地嫁给我。她会干干脆脆、低三下四地答应嫁给我。（我记起了兰伯特刚才说过的话：‘你可不知道，那事是在什么样的下屋里干的！’）这话说得对，”我心里认可道，“兰伯特的话句句正确，比我、比韦尔西洛夫、比所有这些理想主义者要正确一千倍！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她会看到我意志坚强，她会说：‘他有坚强的意志力！’兰伯特固然卑鄙，也只是想敲诈我三万卢布而已，但他毕竟是我唯一的朋友。当今没有、也不可能有别样的友谊，那是不切实际的人臆造出来的。我甚至也不是在贬低她：难道我是在贬低她吗？根本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这样！哪个女人不下贱？所以她们才要男人去管束，所以她们天生是附属品。女人是罪恶和诱惑，男人是高尚和大度，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至于说我打算利用‘文件’——这没有什么。这既无损于高尚，也无损于大度。席勒提倡的那种纯粹的人[①]是不存在的——不过是臆想而已。只要目标堂堂正正，即使弄脏了手也算不了什么！事后可以洗得一干二净，抹去一切痕迹。当今这才叫胸襟豁达，这才叫生活，这才叫生活的真谛——这就是当今的说法！”

哦，我还要重复一遍：但愿读者能谅解我如此详尽地引述

① 德国诗人、剧作家席勒（1759—1805）曾在《审美教育书简》第四封信中提到“纯粹的人”。

自己当时醉后的胡思乱想。当然，这也仅仅是一些主要的念头，不过我觉得，这是当时我心里说的原话。我必须加以引述，因为我写出来就是为了谴责自己。如果这种事不谴责，那还谴责什么呢？难道生活中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吗？喝醉不是辩白的理由。In vino veritas.[①]

我就这么想着，想得出了神，竟没有发觉最后走到了家门口，也即走到了妈妈住所的门口，甚至也没有发觉怎么进的门。但是我刚刚跨进我们那间小小的前室，就顿时明白我们家出了什么大事。房间里说话声很响，还有喊叫声，听得见妈妈在哭。卢克里娅从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房里出来，急匆匆奔向厨房，在门口差点儿把我撞倒。我迅速甩掉大衣，走进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房间，因为大家都聚在那儿。

只见韦尔西洛夫和妈妈站着，妈妈瘫在他的怀抱里，他紧紧地把她搂在胸口。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跟往常一样，坐在自己那个小板凳上，但似乎毫无力气，得靠丽莎用双手使劲扶住他的肩膀，才不至于倒下去，甚至分明可以看出，他老是歪斜着要倒下去。我急忙跨近一步，不由全身一震，我猜到：老人已经死了。

他刚刚死去，就在我到家前一分钟的样子。十分钟前他的身体状况还跟平常一样。当时只有丽莎在他跟前，她坐在他身边，向他倾诉自己的痛苦，而他就像昨天那样，抚摸她的头。突然他全身发颤（丽莎后来这么讲），想站站不起，想叫叫不出，就默默地朝左边倒去。“心力衰竭！”——韦尔西洛夫这么说。当时丽莎就大声叫喊起来，喊声响得满屋都能听见，于是大家都跑到了这里——这就是我到家之前一分钟内发生的事。

① 拉丁文：醉后吐真言。

“阿尔卡季！”韦尔西洛夫朝我喊，“快跑去找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她肯定在家。请她马上来。你雇车去。快，我求你！”

他目光炯炯——这一点我记忆犹新。我在他脸上看不到类似真正同情的表情，也看不到眼泪——只有妈妈、丽莎还有卢克里娅在哭。恰恰相反，他脸上奇怪地露出了某种异常的兴奋，几乎是欣喜，这一点我牢牢地记住了。我跑去找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从上文可以知道，去那儿的路并不远。我没有雇车，脚不停步地一路跑去。我心里乱糟糟的，甚至几乎也有点儿欣喜。我明白发生了一桩转折性的大事。待我拉响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的门铃时，我的醉意已经荡然无存，随之一起消失的还有种种邪念。

芬兰女人打开了门：“不在家！”——她说完就想立即关门。

“怎么不在家！”我强行闯进前室，“这不可能！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死了！”

“什——么！”从紧闭的客厅门背后，突然响起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叫喊声。

“死了！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死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请您马上过去！”

“你胡说！……”

插销咔嚓一响，但门只拉开了四五厘米：“怎么回事，快说！”

“我自己也不清楚，我刚一到家，他就死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说是心力衰竭！”

“我马上就去，立刻就去。你跑回去跟他说：我这就来。

你去呀，快去，快去！干吗还站着不动？”

可我从微开的门缝里清楚地看见，有个人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卧室的门帘背后走出来，站在客厅的深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身后。出于本能，我下意识地抓住门锁，不让关门。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难道这是真的，他死了？”——响起了一个熟悉的细嗓子，平稳而清脆，我顿时心里发颤：从她的发问可以感觉出她内心充满了激动。

“既然这样，”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把门摔开，“既然这样——那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是您自找的！”

她匆匆跑出屋子，边跑边披上头巾和大衣，下楼去了。只剩下我们两人。我迅速脱去大衣，抢前一步，随手把门带上。她站在我面前，跟那次约会一样，容光焕发，眼睛发亮，也跟那时一样，向我伸出双手。我仿佛站不稳似的，真的扑倒在她的脚下。

三

我开始哭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记得她怎样让我坐到她的身边，在我珍贵的回忆中，我只记得我们手拉手地并排坐在一起，急切地交谈着：她不断询问老人的事以及他去世的情况，我就跟她诉说他的事——这样可以让她以为，我是在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而哭，其实这是最荒唐不过的，而且我也知道，她决不可能认为我会做出这种十足孩子气的俗事。终于我一下子醒悟过来，感到了羞愧。现在我认为，我当时哭纯粹是因为高兴，我想这原因她自己也很明白，因此写这段回忆

我心安理得。

我见她一味盘问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事，突然觉得很奇怪。

“难道您认识他？”我诧异地问。

“早就听说了。我从未见过他，但他在我的生活中也起过作用。曾经有过一段时期，那个人跟我讲过他许多事情，就是让我害怕的那个人。您知道是什么人。”

“我现在才知道，在您眼里‘那个人’远比您早先告诉我的要贴心呢，”我满脸不悦地说，自己也不知道想讲什么，但似乎带着责备的口吻。

“您说他刚才吻了您母亲？搂着她？是您亲眼看见的？”她没有理会我，继续问道。

“对，是我看见的。请您相信，他做得极其真诚和大度！”我见她高兴，急忙重申了一句。

“愿上帝保佑他！”她画了个十字，“现在他解脱了。这位高明的老人一味在束缚他的生活。老人一死，责任感和……自尊心会再次在他心中复活，就像以前那次复活一样。哦，他首先是个宽厚的人，他会安慰您母亲的心，他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最后他自己也将会得到安慰，而且，谢天谢地，——也该是时候了。”

“您很珍惜他？”

“是的，很珍惜，虽说不是他自己希望的那种意思，也不是您问的那种意思。”

“那您现在还替他或者替您自己担心吗？”我突然问道。

“瞧，这些问题挺复杂，我们暂且不谈罢。”

“当然，暂且不谈。只是我对此一无所知，也许还有太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不过随它去吧，您说得对，现在一切都有

了新的开始，如果说有人复活的话，那第一个就是我。我对您有过卑鄙的念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就在不到一小时之前，我也许已经在行动上做了件卑鄙的事来对付您，但是，您听我说，此时我坐在您的身边，却毫不感到内疚。因为现在一切已经过去，一切有了新的开始，而一小时前那个策划用卑鄙的招数对付您的人，我现在不认他、也不想认他了！”

“您该醒醒啦，”她莞尔一笑，“您好像有点儿在说胡话了。”

“坐在您的身边，难道还能理智地评判自己吗？……”我接着说，“不管我是正派的，还是卑鄙的——您还是像太阳一样，高不可攀……告诉我，在发生了那件事之后，您怎么还肯出来见我？要是您知道一小时之前、仅仅一小时之前发生的事，您还会见我吗？您知道应验的是个什么梦啊？”

“我想，我什么都知道呢，”她轻柔地笑了笑，“您刚才打算在什么事情上报复我，发誓要毁了我，可是只要有人胆敢当着您的面说我一句坏话，您又必定会把他杀了，或者打个半死。”

哦，她在笑，她在开玩笑，但这仅仅是由于她心肠太好，因为我随后就想到，此时此刻她正满腹忧思，心情极其不安，所以她跟我攀谈、回答我那些空洞而带有刺激性的问题，只能像回答小孩子那种纠缠的幼稚问题那样，但求敷衍过去。我突然明白了这一点，不由得感到羞愧，然而我却没法敷衍过去。

“不，”我叫了起来，已经无法自制。“不，我并没有把说您坏话的人杀死，正好相反，我还支持了他！”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说，不必说，您什么也别告诉我，”她突然伸手摆了摆想制止我，脸上甚至露出了某种痛苦的表情。可是我已经蹦了起来，站到她面前，准备把一切都

告诉她，要是我真的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后来的事也就不会发生了，因为我一定会供认一切，最后把文件还给她了事。然而她突然笑了起来：

“您别说，什么也别说，根本用不着什么详情细节！您的罪过我全知道：我敢打赌，您想娶我，要不就是这类打算，而且刚才还跟您的某个帮手，您旧时的中学同学策划过这事……哦，看来正好给我猜中了！”她大声嚷了起来，严肃地逼视我的脸。

“您怎么……怎么会猜中的？”我喃喃地问，吃惊得简直像傻子一般。

“这还用问！不过够啦，够啦！我原谅您，只是别再提这事了，”她又摆了摆手，但已经明显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我自己就喜欢幻想，在我无法自制的那些时刻，我会幻想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要是您能知道就好了！够啦，您老是打岔我。我很高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走了，我很想见到您，但有她在场，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说话。我一直觉得当时发生了这种事，我很对不起您。不是吗？难道不是吗？”

“您对不起我？可当时是我背叛了您，把事情告诉了他，——您会怎么看我呢？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从那时起我每分钟都在想，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我没有对她扯谎。）

“您这是白白地折磨自己，其实当时我很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您只不过是一时高兴说漏了嘴，说您爱上了我，说我……喏，说我听信您的话。您才二十岁，这么做不奇怪。再说您爱他又胜过世上的一切，您把他看成了您的朋友、您的楷模。这情形我太明白了，但为时已晚，哦，当时是我自己做错了：我本该立即叫您来，解除您的不安，可是我却一时气恼，吩咐下

边不许放您进门，结果才发生了大门口的那一幕，接着您才会在那天夜里出事。您要知道，这段时间我跟您一样，总盼着和您单独见一次面，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安排。您知道吗，我最最担心的是什么？我最担心您会相信他那些诋毁我的话。”

“决不相信！”我嚷嚷道。

“我珍惜我们的几次见面，我赏识您身上的那股年轻人的朝气，也许甚至包括您的一片真诚……我可是个正经的女人，在所有现代女人当中我最正经，也最忧郁，您该知道这点……哈——哈——哈！我们还有机会畅谈的，但这会儿我有点儿不舒服，我很激动，而且……我好像在发歇斯底里了。不过，最终，最终他会给我一条活路的！”

她无意之间脱口喊出了这么一句，我当即悟出了其中的含义，我不想拾起这话题，然而我全身震颤起来。

“他知道我原谅他啦！”她突然又喊了一句，似乎在自言自语。

“难道您能原谅他写了那封信吗？他又怎能知道您原谅他了呢？”我大声嚷道，再也忍不住了。

“他怎能知道？哦，他能知道，”她接着应答我说，但那神情却似乎已经忘了我的存在，犹如在对自己说话一般。“他现在醒悟了。再说既然他能看透我的心，他又怎能不知道我原谅他呢？他分明知道我自己就有点儿像他这类人。”

“您？”

“对，这点他清楚。哦，我并不狂热，我很冷静：但我也跟他一样，希望大家都好……不管因为什么，他毕竟爱上了我。”

“那他怎么会说您有种种恶习呢？”

“这话他只是说说而已，他暗藏着别的心思。他那封信写

得太可笑了，不是吗？”

“可笑?!”（我竭力想听懂她的意思，我想她确实有点儿歇斯底里了，而且……说不定这些话根本就不是说给我听的，可我还是按捺不住要问个明白。）

“对，很可笑，我真想笑出来呢，要不是……要不是我感到害怕的话。通常我并不这么胆小，请您别这样想，可读了这封信后我却一夜没有睡着，这封信似乎充满了某种病态的真情……写出这样的信之后，还会有什么好事呢？我热爱生命，我很担心自己的生命，在这一点上我很胆小……唉，您听着！”她突然全身一震，“您去找他！眼下他一人待着，他不可能老待在那儿，肯定独自去了什么地方：您要尽快找到他，一定要尽快，您跑去向他表明您这个儿子爱他，向他证明您是个可爱而善良的孩子，我的大学生，我对您……哦，愿上帝赐给您幸福！我谁都不爱，这样最好，可我希望大家幸福，大家，首先是他，让他了解这一点……甚至一开口就说清楚，那我会非常高兴的……”

她站起身，一下子就躲到了门帘背后，就在这刹那间，她脸上闪着泪光（这是笑过之后的歇斯底里的眼泪）。只留下了我一个人，又激动又不安，我根本不知道她为什么如此激动，我从来没料到她竟会这样激动。我的心似乎揪紧了。

我等了五分钟，又继续等了十分钟，始终寂静无声，突然我觉得奇怪了，决定从门里探头出去喊人。玛丽亚听见我的喊声走了出来，口气十分平静地告诉我说，太太早已穿上大衣打后门走了。

第 七 章

一

事情竟会这样荒唐地结束。我抓起皮大衣，边穿边跑，心里怀着一个念头：“她吩咐我去找他，可哪儿才能找到他呢?”

撇开其他一切，还有一个疑问使我震惊不已：“凭什么她认为现在出现了转机，认为他会让她安稳度日了呢？当然，因为他会跟妈妈正式结婚，但她会怎样呢？他跟妈妈结婚这事，她会感到高兴，还是正好相反，她会因此而不幸？难道就因为这缘故她才歇斯底里吗？为什么我无法解开这个谜?”

我把当时闪过的这第二个念头逐字记下，是为了立此存照，因为它很重要。这天晚上是命运注定的。瞧，也许你不得不相信定数：我朝妈妈住所的方向走了不到百步，突然就碰见了我要找的人。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拦住我。

“原来是你!”他大声欢叫，同时似乎又非常吃惊。“真是想不到，我刚才就去了你家，”他急忙开口说，“我找你，打听你，现在你是普天之下我所需要的唯一的人！你那个文官房东

天知道跟我胡扯些什么，可你不在家，我就走了，甚至忘了请他转告你，让你立刻赶来找我。可结果呢？我一边走一边还坚信不疑：现在正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命运不可能不打发你来，瞧，我果然第一个就碰上了你！一块儿到我那儿去吧：你还从来没有去过我的住所呢。”

总之，我们俩互相寻找，我们各方似乎都出现了类似的感受。我俩这就急匆匆地赶路。

一路上他只简短地说了几句，诸如他让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留下来陪伴妈妈之类的话。他拉着我的手给我带路。他的住所离我们巧遇的地方不远，因此很快就到了。我确实还从未去过他那儿。住所不大，一套三间，是他专门为那个“婴儿”租下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租下的）。这个住所早先就一直由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照管，安排了一个保姆住在里边带婴儿（现在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也住了进去），不过总是给韦尔西洛夫留着个房间，也就是进门的第一间。这房间相当宽敞，家具陈设也相当好，还有柔软的沙发，就像一间供读书写字用的书房。确实，桌上、架子上和柜子里放着许多书（在妈妈的住所里几乎根本没有书），还有写得密密麻麻的文稿，一叠叠扎好的信件——总之，一切看上去仿佛有人久居似的，而我知道，早先韦尔西洛夫有时就完全搬到这里来住，甚至一住好几个星期（虽说这种情况相当少）。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书桌上方挂着一幅妈妈的肖像，装在名贵木料制作的、华丽的雕花镜框里，——其实这只是一张照片，不用说，是在国外拍的。照片的尺寸放得特大，可见是他很心爱的东西。以前我不知道，也根本没有听说过有这张照片，我特别感到震惊的是，照片跟她本人出奇地相像，我是指气质上相像，——总之，这仿佛是一幅出自艺术家手笔的真正

的肖像画，而不是机械制品。我一进门，不由得立刻就在这张照片前停住脚步。

“是不是？是不是？”韦尔西洛夫突然反复地问我。

他是在问“是不是很像？是不是很像？”我回头瞧了他一眼，被他脸上的神情惊倒了。只见他脸色微显苍白，目光却热烈而紧张，闪闪发光，似乎充满了幸福与活力：我还从未见过他会有这种神情。

“我不知道您竟这样爱妈妈！”我一下子喜不自胜地断然说。

他怡然自得地笑了笑，虽说那笑容里似乎蕴涵着某种饱经忧患的感受，或者最好说，流露出某种仁慈与高尚的心情……我无法形诸笔墨。可我觉得，凡是修养高的人，都不会因幸福而露出兴高采烈和扬扬得意的神情的。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用双手从扣环上取下了肖像，凑近自己吻了吻它，接着又轻轻挂回墙上。

“你该注意到，”他说，“照片很少能照得像本人，这不难理解，因为照片的原型，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通常也很少露出真我。只有在难得的瞬间，人的脸才会表露出自己的主要特点、自己最个性化的思想。所以画家要研究人的脸，揣摩脸上的这种主要思想，即使在他落笔的时候脸上根本没有这种思想。至于照相呢，人的脸当时是什么样就照成什么样，因此很可能有时把拿破仑照成一脸蠢相，而把俾斯麦照得满脸温情。而在这儿，在这张照片上，阳光正好抓住了索尼娅最具本色的瞬间——羞涩而温顺的爱，有点儿腼腆的、胆怯的纯洁。再说，当她终于确信我那么渴望拥有她的肖像时，她当时是何等幸福！尽管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离现在还不太久，但当时的她毕竟要比现在年轻和漂亮，然而即使那时她也已经双颊内陷，

额上出现了皱纹，还有她眼神中的那种胆怯和畏惧，现在似乎在与年俱增——年龄越大越强烈。可你信不信，亲爱的？某个时候，她曾是那么年轻而娇艳，现在我几乎无法想象她别样的容貌呢！俄罗斯女人很快就变得难看，她们的美貌只是昙花一现，其实这不光取决于民族的典型特点，还因为她们善于为了爱而舍己忘身。俄罗斯女人一旦爱上了谁，就会马上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昙花般的美貌、她的整个命运、包括她的现在和未来：她们不会计较得失，不会留有余地，于是她们的美貌很快就会在她们所爱的人身上耗尽。这干瘪的双颊就是她为了我、为了我短暂的欢乐而耗尽的美丽。你很高兴我爱过你妈，也许你以前根本就不信我爱过她吧？是的，我的朋友，我曾经非常爱她，可是我带给她的只有不幸，别无其他……这儿还有另一幅肖像，你不妨也瞧瞧吧。"

他从桌上取了递给我。这同样是张照片，尺寸却小得多，装在一个精致的椭圆形木框里，——那是张少女的脸，瘦瘦的，害痨病的样子，然而却十分秀丽；神情若有所思，可又很奇怪，似乎没有思想。她五官端正，这是世代祖先娇生惯养而留下的外貌特征，但却给人一种痛苦的印象：仿佛这个人突然为某种静止不变的想法所控制，她痛苦，就因为她无力承受这种想法。

"这……这个姑娘就是您在国外曾经想娶、后来死于痨病的……她的继女？"我有点儿胆怯地问。

"对，我曾经想娶她，她死于痨病，是她的继女。我就知道你听说过……这方面的种种谣言。不过除了谣言之外，你对这事什么也不可能知道。把肖像放下吧，我的朋友，她是个可怜的疯子，如此而已。"

"十足的疯子？"

“或者说她是白痴，不过我认为是个疯子。她跟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生了个孩子（由于发疯，而不是由于爱情，这是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干下的一件最卑鄙的事）。这孩子眼下就在这儿，在另一间房里，我早就想让你看看了。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无权来这儿看孩子，我跟他还在国外就立下了这个规矩。我把孩子领过来是征得你妈同意的，我也是在征得你妈同意之后，当时才打算娶这位……不幸的……”

“难道这种事她也会同意吗？”我激烈地反问他。

“哦，是的！她同意我这么做：尽管女人之间会妒忌，但我打算娶的这一位并不是女人。”

“大家可以不把她当女人，但妈妈不会！我决不相信妈妈会不妒忌！”我叫了起来。

“你说得对。我也猜到了，但当时一切已经结束，也就是说当时她表示同意了。不过你别纠缠这一点。事情并没有办成，因为莉季娅死了，再说即使她没死，也许事情也不会成功，至于妈妈，我直到现在也不让她来看孩子。这事不过是个插曲而已。我亲爱的，我早就盼你来这儿了。我早就盼望我俩能在这儿取得和解，你知不知道我盼望了多久？——已经有两年了。”

他真心实意地望着我，满怀坦诚的热情，我一把握住了他的手：

“您为什么一直拖延，为什么不早点儿叫我来？要是您知道已经发生了……要是您早叫我来的话，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

就在这当口，茶炊端来了，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突然把一个睡着的小孩儿抱了进来。

“你瞧瞧他，”韦尔西洛夫说，“我喜欢他，我特地吩咐现

在就抱过来给你瞧瞧。行啦，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您把孩子抱回去吧。你靠茶炊坐下。我会想象你我早先就一直这样过日子，天天晚上都这么聚在一起不分离。让我好好看看你：注意坐的姿势，好让我看清你的脸。我多么喜欢你这张脸啊！还在等你从莫斯科归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象你的脸是什么模样！你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儿叫你来？个中原因，也许待一会儿你马上就会明白的。”

“可是，难道只有这老人一死，您现在才有了说话的自由吗？这就怪了……”

然而即使我说了这种话，我还是充满爱意地望着他。我们谈得就跟两个朋友似的——两个最高意义上的真朋友。他把我带到这儿来，目的是想向我解释什么，告诉我什么，并向我做辩解，然而早在言辞之前，一切就已经得到了解释和谅解了。不管我现在听到他说什么，其实目的已经达到，而且我俩都欢天喜地地知道了这效果，所以欢欢喜喜地望着对方。

“倒不是因为这老人死了，”他答道，“不光是因为他死了，还有另一件事，现在适逢其时……愿上帝保佑这个时刻，保佑我们的生活，永永远远地保佑！让我们好好谈一下，我亲爱的。我老是思想不集中，老是分心，想讲一件事，结果却热衷于上千桩旁的细节，这是常有的事，当一个人心里充满了……不过，让我们好好谈一下。时机到了，而我早就爱上你了，孩子……”

他朝圈椅的椅背上一靠，再次审视我一番。

“这太奇怪了！这话听来太奇怪了！”我喜不自胜地反复嚷嚷。

就在这时，我至今还记得，他脸上突然闪过几道常见的皱纹，我太熟悉这些皱纹了：其中似乎交织着忧伤和嘲笑。他克

制住自己，仿佛带几分勉强地开口说了起来。

二

“你听着，阿尔卡季：要是我早点儿就叫你来的话，我能跟你说什么呢？这个问题也就是我的全部答复。”

“您这是想说，现在您成了我妈的丈夫，是我的父亲了，而那时……关于我的社会地位问题，以前您不知道该跟我怎么说，是不是？”

“也不光是关于这个问题，亲爱的，我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这里面还有许多事情我无法开口。这里面甚至许多事情都是可笑的，让我丢脸的，因为这些事像是变戏法，的确，像是最滑稽可笑的戏法。再说，你我之间早先又怎么可能彼此了解呢，我自己也直到今天下午五点，正好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去世前两小时，才算了解了我自己。你这么困惑不解地望着我，感到不高兴了吧？你放心：变戏法的事我会解释清楚的，我刚才说的可完全是真话：我漂泊了一辈子，困惑了一辈子，不料有这么一天，下午五点多钟，一切都结束了！简直令人遗憾，不是吗？要是早些时候，我也真的会感到遗憾的。”

我听着，确实感到不解和难受。他脸上又明显出现了早先那儿道有独特意味的皱纹，可是在这天晚上，在已经说出了那些话之后，我真不想看见这种皱纹。突然，我大声嚷道：

“天哪！您是从她那儿收到了什么吧……在五点钟，今天？”

他目光定定地望着我，显然被我的叫嚷，也许就是被“从她那儿”这个词语惊呆了。

“你会知道一切的，”他说，露出沉思的笑容。“当然啦，该说的我不会瞒你，正因为这缘故我才带你来这儿的，不过我们现在暂且不谈这事。你听我说，我的朋友，我早就知道我们有些孩子从小就在思考自己的家庭，由于父亲和周围的人没有好人品而感到委屈。我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些爱思考的孩子，当时我断定，这全是因为他们过早地妒忌别人。不过，你该知道，我自己也曾是个爱思考的孩子呢，然而……对不起，我亲爱的，我思路十分凌乱。我只是想表明，几乎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常常为你担心。我在想象中总是把你列入那种虽然年幼、却是恃才而落落寡合的人。我也跟你一样，从来不喜欢同学。这种人的不幸在于不得不光靠自己的力量和幻想，几乎怀着复仇似的渴望——是的，正是怀着‘复仇似的’渴望——过早热切地渴望好人品，不过，够啦，亲爱的：我又离题了……还在我开始爱你之前，我就经常设想你是怎样的人，有哪些孤僻的奇思怪想……但是够啦，说实在的，我忘了我是从什么话题开始的。不过，这些话还是该说出来。要是在以前，以前我能跟你说什么呢？现在我看见你望着我的目光，我知道这是我的儿子在望着我。然而即使在昨天我也还无法相信，有朝一日我竟能和我的孩子像今天这样坐在一起畅谈呢。”

他确实思路很不集中，但同时又似乎受到了某种感动。

“我现在不再需要幻想和做梦，我现在有您就足够啦！我跟定了您！”我说，想全心全意地归顺他。

“跟定我？可我的漂泊之路恰恰走完了，恰恰就在今天：你迟啦，我亲爱的。今天是最后一幕的终结，幕布很快就会落下。这最后一幕拖的时间很长。开演很早——那是在我最后一次跑到国外去的时候，当时我抛弃了一切，我要你知道，我亲爱的，当时我斩断了与你妈妈的关系，而且是我亲口跟她说

的，这件事你必须知道。当时我跟她说清楚，我这一走永不回来，她再也不会见到我。最糟糕的是，当时我竟然忘了给她留一笔钱。我也根本没有想过你的处境。我走是为了想居留欧洲①，我亲爱的，永远不再回家。我侨居国外了。”

“去投奔赫尔岑②？参与国外宣传？您这辈子想必参加过什么密谋吧？”我忍不住叫嚷起来。

“不，我的朋友，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密谋。而你兴奋得连眼睛也发亮了呢，我喜欢你这种叫嚷，我亲爱的。不，当时我出走不过是因为苦闷罢了，一种突如其来的苦闷。这是俄国贵族的苦闷——说真的，我想不出更贴切的用词。贵族的苦闷，如此而已。”

“是因为农奴制……人民的解放？”我喃喃地问，气都喘不过来了。

“农奴制？你以为我会留恋农奴制吗？你以为我不能忍受人民的解放吗？哦，不，我的朋友，我们都支持过解放。我移居国外时并没有任何怨恨。出国前我还是个调停官呢，我拼命工作，无私地卖力，我出走，甚至也不是因为我的自由主义思想收效甚微。我们大家，我还是指像我这样的人，当时空忙了一场。与其说我走时怀着悔恨的心情，倒不如说是充满了傲气，请你相信，当时我决不会想从此我就该像卑微的鞋匠那样默默地终老一生。Je suis gentilhomme avant tout et je mourrai gentihomme!③ 可我毕竟感到忧伤。在俄国，像我们这样的人

① 此处的“欧洲”系指西欧。

② 亚·伊·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家，作家，哲学家，1847年起侨居国外。1857—1867年期间出版《钟声报》，从事革命宣传。

③ 法文：我首先是一个贵族，而且死时也得像个贵族！

也许有近千人，确实，也许不会超过一千，但这完全足以使自由主义思想不至于熄灭。我们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我亲爱的！……我的朋友，我说这话怀着一种奢望，就是希望你会懂得我这些狂言。我随心所欲地叫你来，就因为我早就梦想过如何把有些心里话告诉你……告诉你，恰恰是告诉你！不过……不过……”

“不，您尽管说吧，”我嚷嚷道，“我在您脸上又看到了一片诚意……那么，当时欧洲使您复活了没有？还有，您那‘贵族的苦闷’是什么意思？请原谅，亲爱的，我还不明白。”

“欧洲使我复活了没有？可我当时却是去埋葬欧洲的！”

“埋葬？”我吃惊地反问。

他微微一笑。

“我的朋友阿尔卡季，那会儿我是动了感情，内心很不平静。我永远忘不了这回我在欧洲的最初时刻。早先我也曾多次去过欧洲，但这一次正值非常时期，我去那儿从未像这次那样满怀着悲凉的愁绪……满怀着爱心。我告诉你一个我当时的最初感受，一个我当时的梦，确实做过的梦。那还是在德国的时候。我坐火车刚一离开德累斯顿，途中就心不在焉地坐过了该转车的车站，结果误入了另一条岔道。我不得不在前一站立刻下车：当时是下午两点多，天气晴朗。那是个德国小镇。有人给我指点了一家旅馆。我只好等待：下一班火车夜里十一点才到。我甚至很高兴出了这么个意外，因为我并不专门急于去任何地方。我只是到处漂泊而已，我的朋友，漂泊而已。旅馆又糟又小，但却掩映在万绿丛中，周围布满花坛，那儿的旅馆环境都是这样。他们给我开一个狭小的房间，由于在旅途中颠簸

了一夜，所以我吃过午饭后就睡着了，那时是下午四点。①

“我做了一个我完全意想不到的梦，我从未做过这样的梦。在德累斯顿的美术博物馆里有一幅克劳德·洛伦的画，目录册上的名称是《阿喀斯与伽兰忒亚》，可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总管它叫《黄金时代》。② 这幅画我早先就见过，那会儿，大约三天之前，我又顺路去看过一回。我梦见的就是这幅画，但看到的并不是画，而仿佛是一种真实情景。不过，不知道究竟

① 从此处开始至下文第642页，是韦尔西洛夫的“忏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过程中几经改动，“言辞还是古怪的，却深含着思想”，所以不易读懂。根据本卷原文题解并结合作者定稿本上删去的一些表述，韦尔西洛夫的思想大致如下：他用两幅具体的画面显示了欧洲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一幅是“黄金时代”，这是人类的“初期”，尚未失去自己的天真与幼稚；后一幅描绘“仗已经打完，争斗平息了”之后的人类社会的生活，此时人类只剩下了“孤独的自己”，“没有了上帝”。西方世界在历史发展中随伴着革命与鲜血，这是罪孽，却又有“自己的逻辑”。然而在无神论的社会中又该如何度过人生呢？韦尔西洛夫认为，当意识到“人生苦短”之后，人们将把对已经消失的上帝的那份爱，转为对自然和对人的爱。无神论社会的出现符合“逻辑”，在这种社会中又渴望基督的显身，这是“心”的需要，因为“人没有上帝无法生活”。这样，在上面所说的两个阶段之间又有了继承关系。

② 克劳德·洛伦（原姓热莱，1600—1682），法国画家，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海景·阿喀斯和伽兰忒亚》作于1657年，收藏于德累斯顿。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爱的画家之一，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次参观德累斯顿美术博物馆时，总是避开其他名画去观赏洛伦的风景画，“我丈夫管这些风景画叫‘黄金时代’”。C. 杜雷林认为，洛伦之所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特别亲切，是因为洛伦的作品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落日幻景提供了完美的画面形象，而落日幻景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二十年的创作中深刻而多样化地予以体验、感受和描绘的。——俄编注

梦见了什么，似乎跟画里一样：那是希腊群岛的一角，而且时间也似乎回到了三千年以前，蔚蓝色的温柔海浪，岛屿和岩崖，鲜花盛开的海岸，远处神奇的景色，迷人的落日——美得无法形诸笔墨。所有的欧洲人都记得这儿是自己的摇篮，这个念头似乎也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故土之爱①。这儿曾经是人类的世间乐园：诸神从天而降，跟人类亲如一家……哦，这儿曾经生活过十分完美的人！他们起床和入睡时心里只有幸福感，没有负罪感。草地上，树林里，到处是他们的歌声和欢呼声，他们把过剩的无穷精力都用于爱情和天真无邪的乐事上。太阳赐给他们光和热，为自己这些完美的儿女而高兴……这是人类的美梦，是人类崇高的迷误！黄金时代——是曾经有过的这类梦想中最不可思议的一个，然而人们却为它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和全部精力，先知先觉者为它而死，为它而痛苦，民众缺了它活着无趣，甚至死不甘心！所有这种种感受，我似乎在梦中全都体验到了，待到我一觉醒来，睁开那双确实热泪盈眶的眼睛时，那岩崖、那海、那落日的斜晖——一切仿佛还历历在目。记得我当时十分欣喜，一种我还十分陌生的幸福的感觉涌进我的心房，直至隐隐发痛，这感觉便是对全人类的爱。此时已是十足的黄昏，一束夕阳的斜晖透过窗台上的鲜花绿叶，射进了我斗室的窗户，照亮了我的全身。于是，我的朋友，于是——我梦中所见的欧洲文明诞生之初的落日，在我大梦醒来回到现实之际，对我而言，顿时变作了欧洲文明衰落之时的落日！特别在那时，在欧洲的上空，似乎已响起了丧钟。我不光是指战

---

① 俄国的地域与文化跟欧亚两洲都有关系。

争和杜伊勒里宫事件①，即使不发生这些我也已经知道，万事万物总将消逝，欧洲旧世界的整个面貌或迟或早也会消失，但是我，作为一个俄国的欧洲人，却无法容忍这样。是的，那时他们刚刚焚毁了杜伊勒里宫……哦，你放心，我知道这事'合乎逻辑'，我非常明白当代思想势不可挡，可是，我作为一个崇高的俄国文化思想的代表，却无法容忍这样，因为崇高的俄国思想就是对各种思想的全面调和。可那时全世界又有谁能理解这样的思想呢，所以我孤独地漂泊。我指的不是我个人——我是指俄国思想。那边只有战争和逻辑，在那边法国人仅仅只是法国人，德国人仅仅只是德国人，而且这种局面在两国历史上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因此，法国人从未像这个时期那样损害过法国，德国人也从未像这个时期那样损害过自己的德国！当时整个欧洲根本没有一个欧洲人！唯独我，处在所有的纵火者②中间，能够当面对他们说，他们焚毁杜伊勒里宫是个错误；唯独我，处在所有的保守党复仇者中间，能够对复仇者说，焚毁杜伊勒里宫虽说是犯罪，但毕竟合乎逻辑。这是因为，我的孩子，当时在欧洲只有我这样的俄国人才是唯一的欧洲人。我指的不是我个人——我是指整个俄国思想。我到处漂泊，我的朋友，到处漂泊，我确知我必须沉默，应该漂泊。但

① 前者指 1870—1871 年底的普法战争，法国惨败并被德军侵占；后者指接着发生的巴黎公社事件：1871 年 5 月 21—27 日，巴黎公社社员与梯也尔政府军队进行激烈巷战之时，巴黎的许多建筑物毁于大火与轰炸，其中包括法国国王过去的宫邸——杜伊勒里宫。官方的报刊（俄国和外国报刊）都倾向于把杜伊勒里宫的焚毁说成是公社社员纵火行为的野蛮后果；民主派和民粹派的报刊则竭力为公社社员洗脱罪责。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归罪于公社社员。——俄编注

② 纵火者原文是 петролейщики，源自法文 petrole（煤油）。——俄编注

我还是感到忧伤。我的孩子，我无法不尊重我的贵族身份。你好像在笑?”

“不，我没笑，”我感动地嚷道，“我根本没笑：您那个关于黄金时代的梦震撼了我的心灵，请您相信，我开始了解您了。但最使我高兴的是，您非常尊重自己。这一点我急于告诉您。我从未料到您有这样的好人品！”

“我已经跟你说过，亲爱的，我喜欢你这种叫嚷。”他听见我天真地叫嚷，又微微一笑。他欠身站了起来，不知不觉地开始在房里来回走动。我也欠了欠身。他继续往下说，言辞还是古怪的，却深含着思想。

三

“是的，孩子，我要对你再说一遍，我无法不尊重我的贵族身份。我国经历了许多世纪，才造就了一批高级的文化人，这类人任何地方都没见过，在全世界绝无仅有——这类人心怀天下，关怀所有的人。这是一批俄国人，由于他们来自俄国人民最高的文化阶层，所以我属于这一阶层是很荣幸的。这类人关怀俄国的未来。我们也许只有一千人——或者一千有余，或者不足一千，但整个俄国生生息息、绵延至今，就是为了造就这一千人。有人会说——太少了，有人会感到恼恨，为了造就这一千人，竟耗费了那么多世纪和千百万人。依我看，一千人不算少。”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出了他的信念和毕生追求的方向。有关“一千人”的这些议论，十分清晰地披露了他的内心！我觉得他向我倾吐感情，是经受了某种外界的重大刺激。他跟我

说种种热情的话，是因为爱我。但他到底为什么突然讲起这番话，为什么恰恰想对我讲这番话，当时我还是不知道个中原因。

“我侨居国外，”他接着说，“我毫不惋惜过去的一切。在国内的时候，我尽我所能地为俄国效劳，出国之后，我同样继续为它效劳，只不过拓宽了思想而已。但我的这种效劳，远胜于假定我仅仅只是俄国人时的那种效劳，我不像法国人仅仅只是法国人、德国人仅仅只是德国人那样地给本国效劳。在欧洲，目前还没有人能理解这一点。欧洲造就了一批高尚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但是欧洲几乎还根本不知道未来的欧洲人是什么样。而且，看样子，目前它还不想知道。这一点不难明白：他们不自由，而我们却是自由的。在欧洲，当时唯独我是自由的，虽说怀着俄国的忧郁。

“你该注意一个奇特的现象，我的朋友：任何一个法国人都可以不仅为法国效劳，甚至也可以为人类效劳，但必须有个前提：他始终十足是个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也是这样。唯独俄国人，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世界大同远未到来之前，就已经获得了一种能力：只有在他十足是个欧洲人的时候，才能十足成为俄国人。这是我们跟其他人之间最本质的民族差异，在这方面我们独一无二。我在法国就是法国人，我跟德国人在一起就是德国人，跟古希腊人在一起就是希腊人，唯其如此，我才十足是个俄国人。唯其如此，我才是个真正的俄国人、十足地在为俄国效劳。因为我在展示俄国的主要思想。我是这种思想的先驱。当时我侨居国外，但难道说我抛弃了俄国吗？不，我是在继续为它效劳。就算我在欧洲一事无成，就算我在那儿只是到处漂泊（而且我早料到，我在那儿只能到处漂泊），但我是怀着我的思想和我的意识在漂泊——这

就够了。我给那儿带去了我的俄国的忧郁。哦，令我十分恐惧的不只是那场战争中流的鲜血，甚至也不是杜伊勒里宫遭到焚毁，而是继此之后会发生的一切。他们注定还会长期厮杀下去，因为德国人还过分地只是德国人，法国人还过分地只是法国人，双方还没有演完自己的角色。而在这之前势必发生种种破坏，令我心疼。对俄国人来说，欧洲如同俄国一样珍贵：它的每一块石头都亲切可爱。欧洲跟俄国一样，也是我们的发源地。哦，更早的发源地！我爱俄国爱得比谁都要深，然而我并不责备自己把威尼斯、罗马、巴黎，以及它们的科学艺术宝库、它们的全部历史——看得比俄国更亲。哦，俄国人珍惜这些异国的古老石头，珍惜这些古老的上帝的世界所创造的奇迹，珍惜这些圣迹的碎片，甚至比他们本国人更加珍惜！他们现在却有别样的思想和别样的感情，他们不再珍惜古老的石头了……那儿的保守派仅仅在为自己的存在而搏斗，而纵火者则仅仅为了一块面包的权利而乱闯。唯独俄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思想而活，我的朋友，你会同意这个意义重大的事实——几乎已有一个世纪。俄国决不为自己而活，而只是为欧洲而活！可他们呢？哦，他们注定先要经历可怕的磨难，才能进入天国。”

说实话，我听得很不安，连他说话的语气也让我担心，虽然我无法不被他的思想所震慑。我非常敏感地害怕这是假话。突然，我厉声向他指出：

“您刚才提到‘天国’。我听说您在那儿替上帝布道，还戴过镣铐？”

“别提我戴镣铐的事啦，”他微微笑了笑，“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当时我倒没有布过什么道，但却怀念过他们的上帝，这是实情。当时他们宣扬无神论……是他们中间的一小伙人，但

实质一样：他们只是首批冲在前边的人，然而这却是付诸实施的第一步①——这很重要。这里又有他们的逻辑；可逻辑中又总是包含着烦恼。我属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我的心无法容忍这样。他们因为忘恩负义而抛弃了思想，向它扔淤泥，吹口哨——这些都让我受不了。这个过程的简单化②把我吓坏了。诚然，现实总是带点儿简单化的味道，即使最光明正大地追求理想时也会这样，这一点我当然应该知道；但我毕竟是另一类人；我有选择的自由，他们却没有——所以我才哭，为他们而哭、为古老的思想而哭，也许是真正流泪哭泣，而不是说漂亮话。"

"您就那么笃信上帝?"我不相信地问。

"我的朋友，这也许是个多余的问题。就算我信得不太深，但我还是无法不怀念古老的思想。有时我不能不想象，没有上帝人将怎样生活，是不是有朝一日会有这种可能。我心里总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说不定某个时期有这种可能……我甚至毫不怀疑这个时期将会到来，然而我总是想象这个时期会有另一番景象……"

"哪一番景象?"

是的，他先前就说过他是幸福的，不用说，他的话里充满了欣喜，所以他当时的许多议论我都听进去了。不过，出于对这人的尊敬，毫无疑问，我现在还无意把当时我们的谈话一一录在纸上，我在这里只引述奇怪的景象的几个特征，这种景象是我及时从他口中诱导出来的。关键是，"戴镣铐"的事以前

① 指巴黎公社，它是第一个工人的革命政府，集立法权与执法权于一身，于 1871 年 4 月 3 日颁布法令，宣布政教分离。因此，韦尔西洛夫说这是将无神论"付诸实施的第一步"。——俄编注

② 原文是 сапожность，意为简单化或笨拙。——俄编注

总一直折磨我，我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才坚持要他讲下去。至于他当时说的某些荒诞不经、极其古怪的思想，则永远埋在我的心里。

“我总是想象，我亲爱的，”他挂着沉思的笑容开口道，“仗已经打完，争斗平息了。在咒骂、抹黑和嘘声之后，出现了宁静，人类如其所望，只留下了孤独的自己：先前的伟大思想离开了他们，先前一直养育和温暖他们的伟大的力量源泉，如同克劳德·洛伦画中的那轮壮丽迷人的太阳，已消失了，而这似乎已是人类的末日。于是人们突然明白，他们完全只剩下了自己，一下子体会到了彻底的孤独无依。我亲爱的孩子，我简直不能想象人们竟会如此忘恩负义，竟会如此糊涂。孤独无依的人们将会立刻开始更紧密、更相爱地互相依靠，他们将会彼此拉起手来，因为他们明白，现在只有他们自己相互依存了。只要伟大的永生思想一旦消亡，就会不得不以别样的思想来代替它，于是大家就会把早先大量倾注于不朽的那种爱，转而投向了大自然，投向现世，投向人们和一草一木。他们将会情不自禁地爱上大地和生命，随着他们逐渐意识到人生的短暂和有限，爱的程度也会随之加深，而且这已经是一种特殊的爱，已经不再是早先的那种爱了。他们将会开始注意并发现大自然中那些早先想不到的现象和奥秘，因为他们将会用新的目光，用恋人之间的目光观察大自然。他们一觉醒来，就会急于互相亲吻，急急忙忙地相爱，因为他们意识到人生短促，相爱即是他们拥有的一切。他们就会彼此为对方而劳作，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大家，只有这样他才会感到幸福。每个孩子将会知道并体会到，任何一个世人都如同他的父亲和母亲。那时每个人望着落日时都会想：‘就算明天是我的末日，那也无所谓，我死了他们大家还在，他们死了还有他们的孩子

在。’——当想到人类绵延不息，依然会这样相亲相爱、彼此关心，就不会再去想九泉下相见的事了。哦，他们就会匆匆地相爱，是为了排除自己心中巨大的悲哀。要是单为自己，他们可以豪迈勇敢，然而他们互相为了对方，就变得胆怯了，人人都将为对方的生命与幸福而忧心忡忡。他们将会彼此充满温情，不会像现在那样为此而感到羞愧，他们将会互相亲热得跟孩子一般。相逢时将会彼此以深切而理解的眼光谛视对方，而眼光中将会饱含着爱意和忧愁……”

“我亲爱的，”他停顿了一会儿，突然又含笑说，“这一切都是幻想，甚至是最不可思议的幻想，但我却经常想象这番景象，因为我这辈子缺了它就没法活下去，我不能不想它。我不是指我的信仰：我的信仰并不伟大，我是个自然神论[1]者，哲学上的自然神论者，估计我跟我们那一千人一样，可是……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我想象的那番景象，结局总会幻现出如同海涅笔下的‘波罗的海上的基督’[2]，我缺了基督不行，而且我无法不想象他将出现在孤独的人群中间，他走到人们跟前，向人们伸出双手说：‘你们怎么能忘了我呢？’于是人人顿时都心明眼亮，响起了伟大的欢乐圣歌，赞美新的、最后一次的复活……

“这个话题我们就此打住吧，我的朋友，至于我那‘戴镣

---

① 自然神论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允许上帝只是作为世界的始因而存在，否认上帝个体（有神论）的存在，否认上帝个体干预自然与社会的生活。——俄编注

② 这儿指德国诗人海涅（1797—1856）的诗《和平》（载《诗歌集·北海集》）。诗中的基督形象出现在丧失信仰的人们面前，多次激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象。这一形象在《罪与罚》的手稿中及此后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宗教大法官”一章中都有所反映。——俄编注

铸’的事——这是无稽之谈，你别放在心上。还有一点：你该知道，我说话一向拘谨和冷静，如果说我今天倾心相谈，那是……出于种种感受，是因为跟你在一起，对任何其他人我是决不会这么谈的。我补充这一点，也是为了让你放心。”

我简直被深深地打动了。我担心的假话并不存在，令我特别高兴的是，我已经清楚看出他确实苦闷和忧伤，毫无疑问，他确实爱心宽广——这一点对我最为宝贵。我兴奋地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

“可是您听我说，”我突然补充道，“我觉得，尽管您那么苦闷，但当时您想必还是异常幸福的？”

他开心地笑了起来。

“你今天的见解特别中肯，”他说，“是啊，我当时很幸福，再说，怀着这样的苦闷怎么会不幸福呢？在我们一千人之中，再没有比在欧洲漂泊的俄国人更自由、更幸福的了。我不是说笑，这是真话，其中有许多严肃的内涵。而且我也决不会用任何别的幸福来取代我的苦闷。在这个意义上，我亲爱的，我这辈子一直很幸福。正因为幸福，当时我才生平第一次爱上了你妈。”

“怎么是生平第一次呢？”

“是的，确实是生平第一次。我在漂泊和苦闷之际，突然对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爱，于是当即派人把她接来了。”

“哦，您把这件事讲给我听，把妈妈的事讲给我听！”

“正为这缘故我才叫你来的呀，你该知道，”他愉快地笑了笑，“我就怕你以为我投奔了赫尔岑，或是参加了国外的什么密谋，因此才原谅我抛下你妈呢……”

第 八 章

一

当时我们谈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坐到深夜，所以我不想把全部谈话写出来，而只记述有关的内容：这些内容终于向我说清楚了他生活中的一个疑团。

先从他爱我妈说起，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即使他出国时抛下了她，跟她“斩断关系”，不用说，那也只是由于他太苦闷或者类似的原因，其实这种情况世人都会有，不过总是难于说清而已。然而在国外待了很久之后，在两地分居的情况下，他突然在内心深处又爱上了妈妈，就派人去接她。或许人们会说，他这是“胡闹”，我却有另外的看法：依我看，这只能是人生中很严肃的事，虽说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窝囊，这一点我也许多少能想到。但我敢发誓，我毫不怀疑地认为，他那种因关心欧洲命运引起的苦闷，不但可以跟修建铁路这种当代的实际工作相提并论，而且还远远地高于后者，我认为他对人类的爱，是一种最由衷、最深沉的感情，并没有丝毫变戏法的味

道，而他对妈妈的爱，哪怕或许带点儿幻想的成分，但仍是无可争论而值得肯定的事。在国外，在“苦闷和幸福”之际，现在我还要补充说，在最严格的修士般的独身生活之中（我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那儿打听到这一重大消息，已是后来的事了），他突然想起了妈妈——正是想起了她“干瘪的双颊”，于是立刻派人去接她。

“我的朋友，”他顺嘴说了出来，“我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性的人，我献身于思想，但这决没有免除我的责任：我有责任在我的余生，至少做到让一个人获得实实在在的幸福。”

“难道这种书生气的想法就是唯一的原因？”我困惑地问。

“这不是书生气的想法。不过，或许是吧。可这件事上各种原因都交织在一起：要知道我真的爱你妈妈，真情真意，不是出于书生气。我要是不这么爱她，也就不会派人去接她，即使冒出了这种想法，我也可以随便找个偶然碰到的德国男人或德国女人，让这个人‘获得幸福’哇。人在一生中必须设法做到至少让一个人获得幸福，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幸福，也就是具体的幸福，我很想把这规定为每个有修养之人的准则，就像我很想给每个农夫规定一条法律或一项义务——鉴于俄国的森林砍伐殆尽，一生中必须至少植一棵树，不过，一生中植一棵树太少了，不妨规定每个人每年植一棵树。一个高尚而有修养的人，由于追求高尚的思想，有时会完全脱离现实需要，变得可笑、任性和冷漠，简直可以说变得很愚蠢，而且不单在实际生活中，最后甚至在自己的理论上也变蠢了，因此有责任务实，有责任至少让一个有现实需要的人获得具体的幸福，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改善，并使施善者本人的精神重新焕发起来。作为

理论，这很可笑，可是一旦付诸实践，成了习惯，那就毫不愚蠢了。我有切身体验：在我刚开始培养这个新准则的思想之时，不用说，还像闹着玩似的，但我突然开始明白了，埋藏在我心中的对你母亲的爱竟十分深厚，而在这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我爱她。我跟她同居的那段日子，我只是趁她尚有姿色，拿她取乐，后来我就使性子挑剔了。直到我在德国的时候，才明白我爱她。这开始于我想起了她那干瘪的双颊，以前我根本不会去想她那干瘪的双颊，即使有时见了心里也不感到痛苦——我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痛苦，真正的生理上的痛苦。有一些痛苦的往事，我亲爱的，能引起实实在在的痛苦，几乎人人都有这种往事，只是人们把它遗忘而已，然而事后一旦突然回想起来，即使只回想起某个细节，接着就欲罢不能了。我开始回想我跟索尼娅共同生活中的无数细节，末了，这些生活细节不用我回忆，竟然自动地大量涌现于我的脑海，在我等她来的那段日子里，几乎一直在折磨我。而最使我感到难受的是，我想到，她对我总是逆来顺受，总认为自己在各方面——你简直想不到，甚至在长相方面，——都远远比不上我。有时我瞧瞧她的手和手指，她都会害羞，满脸通红，因为她的手指根本不像贵妇人那样柔滑。而且使她害羞的还不光是手指，明知我爱她的美貌，却仍然自惭形秽。她跟我在一起时总是腼腆得出奇，糟糕的是，这种腼腆的神态中似乎总露出某种恐惧。总之，她在我面前把自己看得十分卑贱，甚至几乎近于不太体面。说实话，在起初，我有时想，她害怕，是因为她仍然把我看做她的主人，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顺便插一句，我敢起誓，她比谁都能了解我的缺点，我有生以来还没有碰见过像她这么细心而有悟性的女人呢。哦，起初那会儿她还挺俊俏，我要求她穿戴漂亮，她竟感到那么伤心。这是出于自尊心，而且还出于某种

委屈感：她明白自己永远当不成太太，穿着与身份不相称的衣装只会落为笑柄。作为女人，她不愿在穿戴上让人耻笑，她懂得每个女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服装，这一点是成千上万个女人永远都不理解的——她们只求穿戴得时髦。她害怕我嘲笑的目光，——这就是原因所在！可是现在我一想起她那担惊受怕的目光，心里就特别难受。在我们共处的那段时光，我经常会遇到她这种目光：它表明她完全明白自己的遭遇以及未来的归宿，以至于连我自己也常常被这种目光搅得心情沉重，不过我得承认，当时我并没有跟她好好谈谈，反而有点儿自高自大，没把它当回事。何况，你听我说，当初她也并不像现在这样始终那么胆小拘谨，即使现在，她偶尔也会突然变得很开心，妩媚得像二十岁的少女，而当初她还年轻，也有很多时候爱说说笑笑，当然，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跟那些女仆和女食客做伴的时候。有时她正笑着，突然被我撞见了，她便会猝然一震，飞红了脸，怯生生地望着我！有一次，在我快出国之前，也即几乎就在我跟她斩断关系的前一天，我走进她的房间，见她独自坐在小桌旁，没干任何针线活，胳膊肘支着桌面一味在想心事。她不干针线活呆坐着，这情形几乎从来不曾有过。那一阵我已经很久没跟她亲热了。我悄无声息、蹑手蹑脚地走到她跟前，突然抱住她吻了一下……她霍地站了起来——我永远也忘不了她脸上的那种兴奋和幸福的表情，可是突然迅速转为满脸通红，她的眼睛亮了一下。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闪亮的目光中读到了什么？‘你这是给我施恩，——正是这意思！’她借口给我吓着了，便歇斯底里地哭起来，我就在当时也陷入了沉思。总之，我的朋友，所有这些回忆都极其沉重。犹如伟大的艺术家在史诗般的作品中有时描写过的那些痛苦场面，让人读后一辈子在回忆起来时都深感痛苦，——例如莎士比亚笔下奥瑟罗

的最后独白[1]，叶甫盖尼跪倒在塔季扬娜的脚下[2]，还有维克多·雨果那部“Miserables”[3]中逃亡的苦役犯在寒夜的井边跟那个小孩儿、那个小女孩儿相遇的场面。这些场面一旦刺穿你的心，就会永远留下创伤。哦，那时我多么盼望索尼娅快点儿来，多么想尽早拥抱她！我怀着热情急不可耐地幻想了一整套新的生活计划，我幻想通过有步骤的努力，逐渐破除萦绕在她心中的对我的畏惧感，让她明白她自身的价值，明白她种种高出于我的地方。哦，当时我就清楚地知道，通常我跟你妈妈一分开，我总会开始爱她，待到我跟她重新相聚，我又总是突然对她很冷淡，但是那一次不是这样，那时候不是这样。”

我很纳闷：“可是她呢？”——我心里闪过这个疑问。

“那么，您跟妈妈那一次是怎么相聚的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那一次？那一次我根本没有跟她见面。她刚到柯尼斯堡就在那儿留下了，而我却在莱茵河畔。我没有去她那儿，而叫她留在那儿等待。我们隔了很长时间才见面，哦，隔了很久，那时我去找她，是请她答应让我娶……”

---

① 当指奥瑟罗最后一次的独白（第5章，第2场），即在他确信被他杀死的苔丝德蒙娜是清白的之后的那次独白。——俄编注

② 指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第8章结尾。研究者阿·谢·多利宁注意到了韦尔西洛夫与奥涅金这两个形象之间的联系。奥涅金与塔季扬娜最后一次见面使人联想到韦尔西洛夫与阿赫马科娃的最后一场谈话。——俄编注

③ 法文：《不幸的人们》（中译本译为《悲惨世界》）。

二

这里转述的只是事情的要点，也即仅仅转述我自己所能领会的，而且他的谈话开始颠三倒四起来。一讲到这个地方，他的言语便突然变得十倍地杂乱无章了。

就在那时，在他等妈妈等得心急如焚的时刻，他突然遇见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当时她全家都在莱茵河畔的矿泉疗养区，大家都在治病。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几乎已经命在旦夕，至少医生们已断定他快死了。打从第一次相遇，她就使他倾倒，仿佛用什么魔法把他迷住了。这是天意，值得注意的是，当我现在边回忆边记述的时候，却想不起当时他在叙述中哪怕使用过一次“爱情”或者他“爱过”这种词语。但“天意”这个字眼我却记得。

不用说，这是天意。他不想顺从天意，“不想爱”。我不知道我是否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然而他偏偏又遭遇了这种事，所以他内心充满愤慨。据他说，这次相遇后，他原有的自由感一下子全都被粉碎了，从此他永远盯住了这个跟他毫不相干的女人。他不愿做这种情欲的奴隶。现在我要公开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是上流社会中罕见的一种女人，这种女人也许在那个圈子里绝无仅有。她是个极其淳朴、极其直爽的女人。我听说——我现在确知，只要她在社交界一露面（她有时完全退出社交界），就会凭这种气质令人倾倒。当然，韦尔西洛夫与她初次相遇那会儿，不相信她是这样的人，恰恰相反，他相信她是个表里不一的狡诈女人。在这儿，我要提前引述一下她个人对他的看法：她断定他不可能把她想成别样，“因为

理想主义者一旦在现实面前碰壁之后，总会比别人更爱把一切想得卑鄙龌龊”。我不知道这种看法对所有理想主义者是否公平，不过对他而言，当然是十分公正的。或许，我也该在此处插进我个人的看法，这是当时我听他说话时在心里闪过的：我认为他对妈妈的爱，可以说多半是一种对全人类的人道之爱，其中较少普通的男女之爱，此时他刚遇见了一个女人，对她产生了普通的男女之爱，于是马上就不想要这种爱了——十之八九是出于不习惯。话得说回来，这个看法也许并不正确。当然，我也没有告诉他，这会显得很不礼貌，况且，我敢起誓，他又处于那种几乎应该得到怜惜的状态：他异常激动，有时说到某处简直说不下去了，就沉默好几分钟，绷着脸在房里乱走。

当时她很快就识破了他内心的秘密。哦，说不定她还故意跟他调情：碰到这种场合，即使最好的女人往往也会犯贱——这是她们无法克制的本能。结果他俩冷酷地决裂了，而且似乎他还打算杀死她，或许是吓唬说要杀了她，“然而这一切突然转化成了恨”。随后，出现了一段古怪的时期：他突然冒出一个怪念头——用戒律来折磨自己，“就是修道士采用的那套戒律。你通过有计划的实践，逐渐克服自己的愿望，从最可笑和最细小的事情做起，直到完全克服自己的愿望并成为彻底的自由人”。他还补充说，这在修道士那儿是件严肃的事，因为这种做法积千百年的经验已经提升为一门学问。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当时冒出这个有关“戒律”的念头，根本不是为了摆脱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正好相反，他那时充分相信自己不仅已经不爱她，而且已经极端恨她。他相信自己对她恨之入骨，以至于突然有意爱上了她那位受过公爵欺骗的继女，并打算跟她结婚。他让自己完全相信这份新的爱，还让那不幸的白

痴少女不可抗拒地爱上了他，从而使她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获得了十足的幸福。为什么他当时想不起一直在柯尼斯堡等他的妈妈，却选中了她，——个中原因我至今不明……正好相反，他一下子简直把妈妈完全给忘了，甚至连生活费也不寄了，幸而当时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救助了她。可是，过了一阵他又突然去找妈妈，“请她答应”让他娶那位少女，借口是“这样的新娘不是女人”。哦，也许正如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事后对他的说法那样，这一切只不过活脱画出了他的“书生”相。然而，为什么这些“钻纸堆的人”（如果他们真是钻纸堆的话），却能如此真实地去受苦，直至酿成那样的悲剧呢？不过，当时，在那天晚上，我想的却略有不同，有个念头使我震惊：

“您的整个修养，您的整个灵魂是您用毕生的受苦和奋斗得来的，可她的完美却是凭空得到的。在这一点上不平等……女人因此令人愤慨。”我说这话决非想讨好他，而是热血沸腾，甚至愤愤不平。

“完美？她完美？她可一点儿也不完美！”他突然说，我的话几乎让他大吃一惊。“她是个最平常的女人，她简直是个坏透了的女人……但她应该完美！”

“为什么应该？”

“因为既然她有这样的魅力，她就应该完美！”他恨恨地嚷道。

“最可悲的是现在您还这么痛苦！”我突然不由自主地说出了口。

“现在？痛苦？”他重复着我的话，在我面前站定，似乎感到莫名其妙。突然，他悠悠地露出安详而沉思的笑容，脸上有了光彩，竖起一根手指，仿佛在思考什么。随即他完全醒悟了

过来，抓起桌上一封拆开的信，扔到我面前：

“喏，你看吧！你非要知道一切……可你干吗要我大翻这些没用的陈年旧账呢！……这只能玷污我的心，让它变狠！……”

我无法形容我的震惊。这信是她写给他的，他在今天下午五点左右收到。读完之后，我几乎激动得发颤。信不长，但写得十分坦率和诚恳，以至于我读着仿佛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她极其老实地（因此几乎感人地）向他承认她怕他，接着直言恳求他“让她安稳度日”。最后她告诉他说，现在她决意嫁给比奥林格。在这之前她从未写过信给他。

以下就是我当时从他的解释中所明白的：刚才他一读完这封信，就突然感受到一种最意外的心理现象：在这劫运当头的两年之中，他第一次丝毫没有恨她的感觉，丝毫不为此激动，不像前不久那样，刚听到比奥林格要娶她的消息，就激动得“发狂”。“正好相反，我真心真意地给她祝福。”——他深情地告诉我。这些话听得我欣喜不已。这表明，他心中的情欲和痛苦一下子全消失了，中了两年的魔法，犹如梦一般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他还不信自己会这样，刚才便急急去找妈妈——结果是：他走进去的那一刻，正好她成了自由人，昨天留言把她遗交给他的那位老人去世了。正是这两件巧合的事震撼了他的灵魂。没过多久他就跑出来找我——他如此快就想到我，这一点我永远忘不了。

我还忘不了那晚的结局。这个人突然之间又整个儿变了样。我们一直待到深夜。关于那晚的这些“消息”对我有何影响，——我在下文适当的地方再讲，眼下我只想说几句他的情况。现在我反复思量，我明白当时最打动我的似乎是他对我的谦逊态度，是他在我这么个孩子面前如此真诚地说实话！“这

是一场迷雾，但要感谢这场迷雾！”他嚷嚷道，“没有当时盲目的迷恋，也许我永远也不会在心里找到我的女皇、完全而且永远是唯一的女皇，我的含辛茹苦的女人——你的母亲。”他忍不住说出了这番热情洋溢的话，我专记于此，以供下文对照。但当时他使我十分倾倒，征服了我的心。

我记得最后我们都变得异常开心。他吩咐端来了香槟，于是我们为妈妈、为“未来”干杯。哦，他是那么充满了生命力，那么渴望生活！不过，我们并不是因为喝酒而突然变得异常开心：我们每人只干了两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我俩都笑得几乎无法控制。我们开始尽讲些不相干的事，他跟我大讲遗闻轶事，我跟他也是。我们的笑声和遗闻轶事都绝无恶意和挖苦，但我们感到开心。他老是不想放我走：“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吧！”——他反复说，我也就几次留下坐一会儿。后来他甚至送我一直送到了街上，街上夜色迷人，结着薄冰。

“告诉我：您已经给她复信啦？”我在十字路口最后一次跟他握手道别时，突然毫不在意地问。

“还没有，没有，复不复反正都一样。你明天过来，早点儿过来……对啦，还有件事：你要彻底抛开兰伯特，把‘文件’撕碎，尽快。再见！”

说完，他就立即走了。我却站在原地，惊慌得简直不敢唤他回来。“文件”这个字眼使我特别震惊：他的语气如此肯定，除了从兰伯特那儿，他还能从谁那儿打听到呢？我惊慌不安地回到家里，突然闪过一念：他中的那种“两年的魔法”怎么可能如梦、如迷雾、如幻影一般消失呢？

第九章

一

可是翌晨醒来，我变得更清醒和更有同情心了。想起昨天听他“忏悔”到某些地方时，我竟然有点儿轻浮，似乎态度傲慢，此刻我甚至不由自主地真心责备自己。就算他的忏悔多少显得杂乱无章，就算某些心里话说得似乎有点儿令人迷糊、甚至语无伦次，难道他昨天叫我去他那儿，是准备发表演说吗？他在这种时刻来找我，把我当做唯一的朋友，简直是大大地看得起我，这一点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相反地，他的忏悔“十分感人”，不管别人怎么笑话，我还是要这么说，就算他偶尔做了点儿玩世不恭或者甚至似乎可笑的事，那我也很能包容，不至于不能理解和容忍现实主义的活法，——而又并不玷污理想。关键是，我终于了解了这个人，我甚至有几分遗憾，似乎感到沮丧，因为这一切原来竟这么简单：我心里一向把这个人看得异常之高，高及云霄，非要给他的遭遇披上神秘的外衣，因此很自然，至今总希望事情的真相会复杂些。不过又说回

来，他跟她的相遇以及他两年的痛苦，其中确也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内容："他不想顺从人生中的天意，他要的是自由，而不是听命于天意；由于听命于天意，他不得不去欺凌在柯尼斯堡苦等的妈妈……"还有，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他是个布道者：他心里装着黄金时代，知道无神论的未来景象，可是跟她的相遇居然把一切都摧毁了，颠倒了！哦，我并非背叛她，但还是站到了他的一边。比方说，我断定妈妈就决不会妨碍他的人生，哪怕他跟妈妈结婚也是如此。这一点我很明白，然而跟那个女人相遇，结果就完全不同。诚然，妈妈同样也无法使他安于现状，但这样甚至更好：对这种人应该刮目相看，让他们的生活始终这样吧，这并没有什么不像样，恰恰相反，要是他们安于现状，或者变得大体上相似于芸芸众生，那才不像样呢。他炫耀自己的贵族身份，他说："Je mourrai gentilhomme."[①] ——这丝毫没有让我困惑不解，因为我理解他是指怎样的 gentilhomme[②]：这种贵族愿意奉献一切，成为世界国籍和"对各种思想全面调和"这一俄国核心思想的鼓吹者。尽管这一切简直荒唐，我是指"对各种思想全面调和"（不用说，这不可思议），但毕竟有一点是好的，那就是他一生崇拜的是思想，而不是愚蠢的金钱偶像。唉，我的天！在我孕育了我的"思想"之后，我，我自己——难道我就崇拜金钱偶像，难道我当时要的是钱吗？我敢起誓，我当时要的仅仅是思想！我敢起誓，即使我有了亿万财产，我也决不会给自己的任何椅子和沙发包上天鹅绒，我会照旧喝现在这样的牛肉汤！

我一边穿衣，一边身不由己地急着想去找他。我要补充一

---

① 法文："我死时也得像个贵族。"

② 法文：贵族。

点：对昨天他提到“文件”时的反常态度，我现在也远比昨天心平气和多了。第一，我指望能和他解释清楚；第二，我会弄明白兰伯特钻到他身边到底是怎么回事，跟他说了些什么。但最使我高兴的是，我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一想到他已经“不爱她了”——对此我深信不疑，我就觉得仿佛有人一下子拿走了压在我心上的可怕石头。我甚至还记得当时闪过的一个推测：上次他听到比奥林格要娶她的消息后大为光火，那时还寄出了一封大肆侮辱的信，正是这种不成体统的荒谬举动，正是这种极端的行为，恰恰可能就是他感情彻底转变、接近恢复理智的先兆和预示。我想这肯定跟生病的过程差不多，他理该回到发病前的状态——这是一场病，如此而已！这个想法令我高兴。

“算啦，她爱怎么安排自己的命运就让她怎样安排吧，她想嫁给比奥林格就让她嫁去吧，只要他，我的父亲，我的朋友，不再爱她就好了。”——我心里在默默欢呼。其实，内中夹杂着我个人感情上的某种隐私，但我不愿在这儿，在我的札记里，过分渲染这种感情。

议论得够啦。现在我将记述紧接着发生的一件可怕事件以及整个阴谋的真相，不再穿插任何议论。

二

十点钟，我刚打算出门——当然是去找他，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来了。我高兴地问她：“是从他那儿来的？”却懊恼地听到根本不是，而是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来，她，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天一亮就离开了寓所”。

“哪个寓所？”

“就是昨天您去过的呗，要知道，您昨天去过的寓所，就是安置婴儿的那个，现在租在我的名下，房租可是由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付的……”

“得啦，这跟我不相干！”我懊恼地打断她，“至少他是在那里吧？我能碰见他？”

令我吃惊的是，我听她说他离开寓所比她还早，也就是说，她“天一亮”就出门了，而他则更早。

“那么，现在他总该回来了吧？”

“没有，肯定没有回来，也许根本就不回来了呢。”她说，睁着那只最锐利的、贼溜溜的眼睛盯住我不放。这情景跟我上回写过的、她来探病看我时一模一样。最令我气恼的是，她这种人又愚蠢地使出了故弄玄虚的那一套，显然，这种人不故弄玄虚、不耍花招就活不了。

“凭什么您说他肯定不会回来？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到妈妈那儿去了——就这么回事！”

“我可不知道。”

“您大驾光临，有什么事？”

她声称她刚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来，后者叫我过去，非得马上见到我不可，要不“就晚啦”。又是个故弄玄虚的说法，弄得我冒起火来：

“为什么就晚啦？我不想去，也不会去！我决不允许别人再来支配我！让兰伯特见鬼去吧——您就这么跟她说，要是她派她的兰伯特来找我，我就动手把他撵出去——您就这么转告她！”

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吓坏了。

“哎呀，这样不行的呀，”她朝我跨前一步，合起双掌，似

乎在哀求我，“请您先等一等，别匆忙做决定吧。这是件重要事，对您自己很重要，对他们也是，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对您亲爱的妈妈，对所有人……您还是马上去见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吧，因为她无论如何不会再等下去啦……这一点我用人格向您担保……见面后您再做决定。”

我又吃惊又厌恶地望着她。

“胡扯，什么事也不会有，我不去！”我固执地、幸灾乐祸地嚷道，“现在一切都不同啦！不过，这一点您怎么可能懂呢？再见吧，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我故意不去，也故意不盘问您。您一味想糊弄我，我可不想弄清您打的哑谜。”

可她还是赖在那儿不肯走，所以我就抓起大衣和帽子，自个儿走了出去，把她撇在房间里。我房里没有任何书信和文件，即使以前出门时，我也几乎从不锁房门。可我还没有走到大门口，我的房东，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就从楼梯上跑下来追我，他穿着文官制服，没顾上戴帽子。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

“您还有什么事？”

“您临走时没有什么吩咐吗？”

“没有。”

他用刺探的目光望着我，显然很不放心：

“比方说，关于您的住房？”

“我的住房怎么啦？房钱我不是如期给您送去了吗？”

“不是这事，我不是指房钱，”他突然悠悠一笑，仍在用目光刺探我。

“你们这些人究竟怎么啦？”我终于叫了起来，几乎完全给气疯了。“您到底还要说什么？”

他又等了几秒钟，仿佛还在期待我吩咐什么。

“行，就是说，您以后再吩咐……既然您现在情绪这样，”他喃喃地说，更加悠悠地笑了笑。“您走吧，我自己也要上班啦。”

他上楼跑回自己屋里去了。当然，这一切令人深思。此刻我记下当时的种种无聊琐事，不放过任何细节，是因为每个细节后来都跟结局有关，都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到时读者自会相信。至于说当时他们确实在糊弄我，那也是实情。正因为我在他们的话里听出了耍花招和打哑谜的口气，引得我十分讨厌，让我想起了往事，所以我才那么激动生气。现在我接着往下讲。

韦尔西洛夫果真不在自己的寓所里，他确实天一亮就离开了。“当然是去找妈妈，”我坚持自己的猜想。我没有向保姆打听，她是个很笨的婆娘，可除她而外寓所里又没有别人。于是我就跑去找妈妈，说实话，心里忐忑不安，所以半路上雇了辆出租马车。可是从昨天晚上起他就不在妈妈那儿了。只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和丽莎跟妈妈在一起。我刚进去，丽莎就开始准备出门。

她们都待在楼上，在我那间“棺材”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遗体停放在我们楼下客厅里的桌子上，有位老人正在给他抑扬顿挫地念圣诗。我现在不打算描述任何与正题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但我只想指出，客厅里停放的那具已经赶制好的棺材非同一般，虽然也是黑色，却用丝绒蒙面，死者身上的盖尸布用的是贵重料子——这种豪华跟这位流浪老人和他的信念并不相称，但这是妈妈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共同坚持的愿望。

不用说，我料定不会见到她们快活的模样，然而我在她们的眼神里却读到了一种特殊的压抑与苦恼，交织着担心和慌张，这顿时使我震惊万分，于是我断定，“想必除了死者以外，

其中另有原因”。我再说一遍，这情景我记得很清楚。

尽管这样，我还是温存地拥抱了妈妈，随即问起他的情况。妈妈的眼神里立即闪过一种惊恐的好奇。我急忙提了一下，说我跟他昨天一起度过了整个晚上，直到深夜，可今天天一亮他就离开了寓所，然而昨天他跟我分手时，还亲口请我今天尽早去他那儿呢。妈妈听了一声没吭，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却趁机向我点着手指吓唬我。

“再见，哥哥。”丽莎突然果断地说，很快走出了房间。我当然跑去追她，可她已经在客厅门口停住了。

“我就料到你会猜中我的意思下来的。”她急促地小声说。

“丽莎，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有很多消息。大概又是‘老一套’的收场。他没有来过，但她们知道了他的什么情况。她们不会告诉你的，你别操这份心，要是聪明的话，你也别问，可妈妈伤心透了。我也什么都没问。再见。”

她打开了门。

“丽莎，你自己没有什么事想告诉我吗？”我迅速跟着她走进过道。她那伤心绝望的样子刺痛了我的心。她瞥了我一眼，那目光不仅充满了怨，甚至几乎带有几分冷酷，她恨恨地苦笑了一下，挥了挥手。

“要是他死了——那才谢天谢地呢！”她在楼梯上向我丢下了这么一句话，走了。她这是说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当时他正在发高烧，人事不省。“老一套！这能算老一套吗？”我不服气地暗自思忖。突然我不由得想到，一定得把我听了他昨夜忏悔之后的感想，哪怕是部分思想，甚至他忏悔的内容告诉她们。“现在她们尽想着他的坏处——那就让她们知道一切！”——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闪过。

我记得，不知怎么的我开头讲得很巧妙。她们脸上一下子便露出了十分好奇的神色。这一回连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听得两眼直盯着我，妈妈却较为克制，神态十分严肃，然而她的脸上还是露出了一种尽管充满了绝望、但却非常动人的淡淡的笑容，在我叙述的时候，这笑容一直没有消失过。不用说，我讲得很好，虽然我也知道，我讲的内容对她们来说几乎是无法理解的。令我吃惊的是，以往无论我开口讲什么，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总会找碴儿，总是吹毛求疵地故意刁难我，可这一回她却一反惯例，没有这样做。她只是时而抿紧嘴唇，眯缝起眼睛，仿佛要极力领会清楚。有时我甚至觉得她们一切都能理解，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比方说，我讲到了他的信念，不过主要只讲了他昨天如何感情奔放，他对妈妈的赞叹，对妈妈的爱，以及亲吻她的照片……她俩一边听着，一边互相默默地飞快交换眼色，妈妈只是涨红了脸，两人都还是继续不问不说。接下来……我当然不能当着妈妈的面去触及关键的地方，就是说，不能提及他跟她相遇之类的种种事情，尤其不能讲昨天她写给他的信，以及读信之后他精神上的“复活”，然而这些却是关键，这样一来，我原想让妈妈开心才讲的昨天他那种感情，自然就变得不可理解了。当然，这也不能怪我，因为凡是可以讲的，我都讲得很生动。我十分茫然地结束了我的叙述，她们还是默不作声，我觉得跟她们待下去很不自在。

“现在他大概回来了，也许正坐在那儿等我呢。”说完，我起身想走。

“去一趟吧，去一趟吧。”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口气坚决地附和说。

“你在楼下待过啦？”临别时，妈妈低声问我。

“待过了，我向他鞠了躬，替他祷告过了。他的脸容多么

安详，多么端庄，妈妈！谢谢您，妈妈，您不惜重金替他置办这样的棺木。我起初还觉得奇怪，但随后就想到，换了我也会这样办的。”

“明天的教堂葬仪你来吗？”她嘴唇哆嗦地问。

“你怎么问这个呢，妈妈？”我惊讶了，“今天的祭祷仪式我也会来的，我还会来的，再说……再说明天就是您的生日呀，妈妈，我亲爱的！只可惜他没能多活上三天！”

我走了出去，心里又痛苦又惊讶：怎么会提这种问题——问我去不去参加教堂葬仪？如此看来，既然把我都想成这样，那么当时她们还会把他想成怎样呢？

我知道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准会出来追我，所以特意在门口停了一下，但她一追上我就用手把我推到楼梯上，自己紧跟着出来，随手把门悄悄带上。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这么说，你们甚至今明两天都不指望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会来啦？我很吃惊……”

“住嘴。你吃惊顶什么用。跟我说：刚才你讲昨天那场胡闹时，还有什么话没有吐出来？”

我认为没有必要隐瞒，加上我对韦尔西洛夫几乎也很生气，所以就把昨天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给他信的事，以及这封信的效果——他复活了，渴望新的生活，统统都说了出来。我觉得奇怪的是，写信这件事并没有引起她丝毫惊讶，于是我猜到这事她早已知晓。

“你没有扯谎？”

“没有，我没有扯谎。”

“你听听，”她刻毒地笑了笑，似乎在沉思，“他复活了！他会有这种事！他吻了照片，这是真的？”

“是真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是带着感情吻的，不是假装的吗?”

“假装的? 难道什么时候见过他作假吗? 您这么说真该害臊，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缺心眼，妇人之见……”

我这话说得慷慨激昂，但她似乎充耳不闻，尽管楼梯上很冷，她却仿佛又在思考什么。我穿着皮大衣，她可穿得很单薄呢。

“我倒想托你办件事，可惜你太笨了，”她轻蔑地说，仿佛挺烦恼，“听着，你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去一趟，瞧瞧她那里有什么情况……不，你别去啦，笨蛋终究是笨蛋! 走你的吧，走啊，还傻愣在这里干什么?”

“我就是不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自己就派人来叫过我。”

“她自己? 派的是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她迅速朝我转过身来：她本打算走了，甚至已经打开了门，此时却砰的一声又把它关上了。

“我说什么也不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我又痛快又凶狠地重复了一遍，“我不去，因为您刚才管我叫笨蛋，但是偏偏今天我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你们那些事我都了如指掌，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我还是不去!”

“我就料到会这样!”她大声嚷了一句，但还是绝非针对我的话，还在继续动心思。“现在他们会让她整个儿落进圈套，然后勒紧那致命的绞索!”

“您是指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傻瓜!”

“那您到底指谁? 总不会是指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吧? 致命的绞索是什么?”我简直给吓坏了。一种模模糊糊却很可怕的猜想在我脑海里掠过。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目光锐利地

望着我。

“你自己在那边搞了些什么?”她突然问道，“你在那边参与了什么?你的事我也略有所闻呢——唉，你要当心!”

“您听我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要告诉您一个可怕的秘密，但不是现在，现在没有时间，明天我俩单独谈，但现在求您告诉我全部实情，那致命的绞索是什么……因为我浑身在发抖……”

“你发抖关我什么事!”她叫了起来，“还有什么秘密你要明天讲?哦，不会是你真的还知道些什么吧?”她用探问的目光死死盯着我，“你当初不是亲口对她发过誓，说克拉夫特那儿的信已经烧掉了吗?”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再求您一次，别折磨我吧，”我继续说我自己的，轮到我不理睬她的问话了，因为此时我已无法自控。“您要当心，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要是您对我瞒着不讲，还会闹出更糟的事来……要知道他昨天完全、完完全全复活了!”

“你给我滚吧，小丑!看来你这个人世未深的小子也爱上了——父子俩爱上了同一个对象!呸，两个都不要脸!”

她一转眼就消失在屋里，砰的一声狠狠地关上了门。她最后那几句无耻透顶的话把我气疯了，只有女人才会这么恬不知耻，我深感受辱地跑了出去。但我不想描述我那些混乱的感受，这一点我已经许诺过，我要继续只写事实，这些事实马上会解答一切。当然，我又顺道去了他那里，又听到了保姆说他根本没有回来。

“他根本不会回来啦?”

“天才晓得呢。”

三

写事实、写事实！……但读者能不能有所理解呢？记得当时正是这些事实捆住了我，使我什么也理解不了，以至于直到那天结束时，我的头脑完全给搞糊涂了。因此我该提前交代几句！

我所有的烦恼就在于：如果说他昨天复活了，不再爱她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今天该在哪儿呢？答案是：首先该在我的住所，因为他昨天跟我拥抱过，接着他马上会在妈妈的寓所，他昨天吻过她的照片。谁知这两个合情合理的去处他都没去，反而“天一亮”突然离开了自己的寓所，不知去了哪里，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还莫名其妙地胡诌说，他“也许不会回来了”。还有：丽莎口口声声说什么“老一套”的收场，说妈妈知道他的某些情况，而且是最新的情况；除此之外，虽然她们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完，但无疑连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写信的事也早已知晓（这一点是我自己察觉的），而且依然不相信他“复活了，渴望新的生活”。妈妈伤心失望，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则刻毒地嘲讽“复活”这个字眼。然而如果一切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表明他在一夜之间又急剧地变了，又出现了危机，而且这种转变竟发生在昨天的喜悦、动情和振奋之后！那就表明，他的“复活”犹如一个吹大了的肥皂泡，破灭了，而且说不定他现在又在什么地方逛荡，跟那回听到比奥林格的消息一样，气得发狂！试问，妈妈会怎么样？我，我们大家会怎么样？还有……还有——到头来她又会怎么样？塔季扬娜派我去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时，说漏嘴的那个“致命的绞索”

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说，“致命的绞索”就在那儿——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为什么在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当然，我该跑去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刚才我只是一时生气，才故意说我不去的，我得马上跑去找她。可是塔季扬娜重提“文件”这件事是什么意思？他凭什么昨天还亲口对我说“你该把文件烧掉[①]”？

这就是我当时的思绪，这同样也像致命的绞索，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但关键是我要找到他。见了他，我就能马上解决一切——我有这种预感，只消三言两语我们就能做到彼此了解！我会抓住他的双手，紧紧地握着，我会掏出藏在我心里的热情话语——这是我无法抗拒的夙愿。哦，我会平息他的疯狂！……可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呢？就在这个时刻，就在我如此焦躁不安之际，兰伯特偏又多事地突然冒了出来！我在离我寓所只有几步路的地方，冷不防撞见了兰伯特。他一看见我就开心大叫起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我已经找过你三次啦……Enfin![②] 咱们吃早饭去！”

“慢着！你去过我屋里啦？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在不在那里？”

“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你别管他们啦。你呀，傻蛋，昨天还大发脾气呢，那是你喝酒喝兴奋了，这会儿我有要事跟你说，今天我听到了一些极好的消息，跟我们昨天谈的那事有关……”

“兰伯特，”我气急慌忙地打断他，不由自主地有腔有调地

---

① 前文是要阿尔卡季把文件“撕碎”而不是“烧掉”。这是作者的笔误。

② 法文：总算碰到啦！

说，“如果说我现在停下来跟你答腔，那仅仅是为了从此以后永远跟你断绝关系。昨天我已经跟你说了，可你还是没懂。兰伯特，你幼稚无知，像法国佬一样蠢。你总以为自己还能像在图沙尔学校里一样，总以为我还像在图沙尔学校里那么笨……可我已经不像在图沙尔学校里那么笨了……我昨天是兴奋了，但不是因为喝酒，而是因为不喝酒我也很兴奋，如果说我附和了你那些胡说八道，那是我要的手段，要套出你的想法。我骗了你，你却很高兴，相信了，于是胡诌起来。你要明白，娶她这种事简直是无稽之谈，连预备班的中学生都不会相信。你怎么能认为我会相信呢？可你却相信了！你之所以会相信，是因为你没有进入过上流社会，你对上流社会的人如何处理这种事根本一无所知。上流社会的人对这种事决不会随随便便，这是不可能的事，她决不会这么随随便便就嫁……现在，我跟你挑明了你想干什么：你想叫我去，是要灌醉我，要我把文件交给你，跟你一块儿去诈骗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你这是打错了算盘！我永远不会跟你去，我还要告诉你，如果不是明天，那么肯定是后天，这个文件就会归还到她本人手里，因为文件是属于她的，因为这是她写的，我会亲自交给她，要是你想知道在什么地方的话，那你听着：我会通过她的熟人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安排，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寓所里，当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面转交给她，而且不向她索取任何回报……现在你给我走开，永远别来缠我，要不……要不，兰伯特，我对你就不会这么客气……”

说完这番话，我全身微微发颤。人的一生中最大的致命伤，最坏的习惯，能败坏每一件事的习惯，这就是……这就是卖弄自己。真是鬼迷心窍，我在他面前居然慷慨激昂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临到最后说得得意非凡、铿锵有力，嗓门越提越

高，一下子热昏了头，竟毫无必要地抖出了一个细节：我将通过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安排，在她的寓所里转交文件！可当时我是心血来潮，想叫他大吃一惊！当我贸然公开关于文件的打算时，我猛地看见了他那副害怕的蠢相，于是我突然想用确切的细节进一步镇住他。正是由于我像娘儿们那样夸耀地多了一句嘴，后来才酿成了一连串可怕的不幸，因为关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及其寓所的这个细节，已经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脑海里，印入了这个骗子、这个善于利用小事的人的脑海里。对于高尚的大事他一窍不通，根本无法理解，可是对这些小事他却毕竟嗅觉灵敏。要是我不提关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这个细节，便不会惹出那么大的灾祸来。不过，他听完我那番话之后，起初却十分惊慌。

“你听我说，”他嘟哝道，“阿尔福西娜……阿尔福西娜会唱歌给你听……阿尔福西娜去过她那儿，你听着：我手头有封信，可以说是封信，在信里阿赫马科娃讲到你呢，信是麻脸给我搞到的，你一定记得这个麻脸吧，你会看到这封信的，会看到的，我们走吧！”

“你扯谎，把信拿出来给我看哪！”

“信在家里，在阿尔福西娜那儿，我们走！”

当然，他是在扯谎，他胡编乱造是因为害怕我从他身边逃开；可我一下子把他撇在街中央掉头就走，他刚想跟着我，我便止住步，扬起拳头吓唬他。这时他却站着不动想起心事来，任我离开了：说不定，他脑子里已经冒出了新的计谋。但是对我来说，这种意外的事情和偶然的相遇并没有完结……现在我一想起这个充满不幸的日子，总觉得所有这些意外和偶然，当

时仿佛串通一气似的，从某个该死的聚宝角[1]里一下子倾倒在我的头上。我刚打开寓所的门跨进前室，就撞见了一个高个子年轻人，长着一张苍白的长方脸，外表庄重而“优雅”，穿着华贵的皮大衣。他架着副夹鼻眼镜，但一看见我，便马上把眼镜从鼻梁上摘了下来（显然是以示礼貌），还客气地抬了抬自己那顶大礼帽，不过他并没有停步，只是露出优雅的笑容对我说了声：“Ha，bonsoir.”[2]——便擦身而过，朝楼梯走去。我们俩马上认出了对方，虽说我生平只匆匆见过他一回，在莫斯科。他就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哥哥，宫廷侍从小韦尔西洛夫，韦尔西洛夫的儿子，因此，几乎也可以算是我的哥哥。送他出来的是房东太太（房东上班还未回来）。等他一走，我就劈面问她：

“他在这儿干了什么？他去过我房间啦？”

“根本没去过您房间。他是来找我的……”她匆忙而冷冷地一口回绝，就转身朝自己屋里走去。

“不，这决不可能！”我叫了起来，“请您回答我：他来干什么？”

“哎呀，我的天哪！别人之间来往干什么，难道都该告诉您吗？说不定，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事呢。也许，这年轻人想借钱，向我打听地址呢。也许，上一回我就答应了他呢……”

“上一回是什么时候？”

“哎呀，我的天哪！他可不是头一回来这儿！”

---

① 通常用于褒意，典出希腊神话，指曾用自己的奶喂养宙斯的母山羊阿玛尔忒亚（一说阿玛尔忒亚是海中仙女，她曾用牛奶和蜜喂养宙斯）的一只角。这只角具有神奇特性，可以倾倒出其主人所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

② 法文：“哦，晚上好。”

她走了。关键是我已经明白，这儿的气氛变了：他们开始对我说话不客气了。明摆着，这又是个谜；谜团在一步步地、一小时一小时地越积越多，小韦尔西洛夫第一次来我的住处，是跟他的妹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块儿来的，当时我正在妈妈家里养病，但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同样清楚地记得，昨天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已经顺便说过一句令人奇怪的话，说是老公爵也许要住到我的寓所里来……可这件事是多么古怪，多么荒唐，简直叫我百思不解。我一拍脑门，甚至没坐下来稍事休息，便跑到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家里：谁知她不在家，看门人回答我说："小姐去皇村了，要到明天这时候才会回来。"

"她去皇村，不用说，是去找老公爵，他的哥哥却踏勘我的寓所！不，决不能让这事发生！"我气得咬牙切齿，"要是这里面真有什么致命绞索的话，那我就保护那个'可怜的女人'！"

我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家里出来，并没有回自己的寓所，因为在我发热的头脑里突然闪过一个回忆，我想起了运河边上的那家小饭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闷闷不乐时通常习惯去那儿。我很高兴冒出了这个猜想，于是就拔腿向那儿跑去；当时已经下午三点多了，天色转暗。饭馆里的人告诉我说，他来过："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或许还会来。"我突然决意等他，于是吩咐给我端来饭菜。至少出现了见到他的希望。

我吃完了饭，为了有理由尽可能在饭馆里待得久些，我甚至又多点了些吃的，估计我在那儿坐了有四小时之久。我不想描述我的愁闷和焦躁，当时我内心的一切仿佛都在震荡与战栗。那风琴声，那些顾客——哦，这等待的苦恼全都深深印进了我心里，也许一辈子也抹不去！我也不想诉说我的思绪，当时它们在我脑海里飞扬，犹如旋风急骤卷起的一堆秋天的枯

叶，是的，真有点儿像这样，说实话，我觉得自己时不时快被折磨得失去理智了。

但折磨得我十分痛苦的却是往昔留下的一个印象（当然，它不是主要的折磨，是顺便从旁边冒出来的），这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恶毒的印象，就像一只秋天的毒蝇，纠缠不休，即使你不去想它，它还是绕着你盘旋，骚扰你，冷不防咬你一口，其痛无比。这只是一个回忆，一件我还没有向世上任何人透露过的事。这事也该找个地方说说，所以我把它记在下面。

四

当我在莫斯科已经下定决心回彼得堡之后，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就受人之托通知我，要我等待寄来路费。至于钱由谁出，我没问；我知道必定是韦尔西洛夫出钱，由于当时我日日夜夜梦想跟韦尔西洛夫见面，想得心里发紧，满怀傲慢的计划，所以嘴上根本不再提到他，甚至在玛丽亚·伊万诺芙娜面前也一样。我要提醒一下读者，其实当时我自己也有钱支付路费，但我还是决定等待，顺便说说，我料想钱将会通过邮局汇来。

谁知有一天，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回家来通知我（按他的惯例，说话简短，不啰唆），要我明天上午十一点到米亚斯尼茨基街的一幢房子，B——斯基公爵的住宅去一趟，说是宫廷侍从韦尔西洛夫，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儿子，从彼得堡来，下榻在他那贵族学校的同窗B——斯基公爵家里，他会交给我那笔捎来的路费。事情似乎十分普通：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很可能不想邮汇，而托自己的儿子把钱捎来；但这个消息却有点

儿反常，使我感到为难和惊慌。毫无疑问，韦尔西洛夫是想让我跟他的儿子，我的哥哥见个面；从中可以看出我幻想中的那个人的心意和感情。然而对我却出现了一个大难题：在这次完全意外的见面中，我会持怎样的态度，我该持怎样的态度，会不会在什么举止上有失我个人的尊严呢？

第二天十一点整，我来到B——斯基公爵的住宅。这是单身汉的住宅，但正如我所料，家具陈设却十分豪华，仆役都穿着镶金银边饰的制服。我在前厅里止步。内屋里传来响亮的谈笑声：公爵府上除宫廷侍从这位客人之外，还有别的来客。我吩咐一个仆役进去通报，而且措辞大概有点儿傲慢：至少，那仆役在进去通报之前，朝我怪怪地看了一眼，我觉得，他的态度甚至不像应有的那么恭敬。我很奇怪，不知为什么他通报了很长时间，足足有五分钟光景，同时内屋照样还是笑声依旧，话声不绝。

不用说，我是站着等的，我很清楚，自己“同样身为少爷”，就不该在仆役待的前厅里坐下，否则有失体面。未经专门邀请，我自己也决不愿主动跨进客厅，这是出于自尊，也许我自尊得有点儿过分，但理该如此。令我惊讶的是，留下的仆役（两个）居然胆敢当着我的面坐下了。我掉转脸去装作没有看见，可是却气得浑身哆嗦，猛地我转身朝一个仆役跨前一步，吩咐他“马上”再去通报一次。尽管我目光严厉，异常气愤，那仆役却懒洋洋地瞧了我一眼，并不站起来，另一个仆役替他答道：

“已经去通报了，别急！”

我决定至多再等一分钟，或者，甚至尽可能不满一分钟，到时我一定掉头就走。值得注意的是，我当时穿得相当体面：外套和大衣毕竟还很新，衬衣完全干干净净，这都是玛丽亚·

伊万诺芙娜特意为这次见面亲自张罗的。但这些仆役如此待我的原因，我直到很久以后，等我到了彼得堡之后，才确切地了解清楚：原来早在前一天晚上，他们就从小韦尔西洛夫的随身仆人口中打听到，说是“有个上学的弟弟要来，一个私生子”。这件事现在我知道得十分确凿。

一分钟过了。当你想下又下不了决断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奇怪的感受。“走还是不走？”我几乎打着寒战，每秒钟都在反复暗问自己。突然，那个去通报的仆役出来了。他用双手的手指夹着四张红票子，四十卢布，把它们晃来晃去。

“拿去吧，请收下四十卢布！”

我顿时火冒三丈。这太侮辱人了！昨天我整夜都在幻想韦尔西洛夫安排的我们两兄弟见面的情景；我整夜都在狂热地设想，我该持怎样的态度，该怎样做才不贬低——不贬低我的整套思想，这些思想我在孤独中始终坚持不变，甚至在任何环境里我都能引以自豪。我想象我将如何显出高贵气度，也许要显得既自尊又带点儿忧郁，即使跟B——斯基公爵交往也一样，如此这般我就会径直踏进这个上流社会——哦，我决不顾惜自己，读者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这些细节就该原原本本记下来！谁知人家竟然会派仆役拿了四十卢布到前厅来，而且还要我等了十分钟，而且还想叫我直接从仆役的手里，从仆役的指缝中去取，既不把钞票盛在盘子里，也不装在信封里！

我冲着那仆役大声叫喊起来，逼得他抖抖地倒退了一步；我当即吩咐他把钱拿回去，叫“他的少爷亲自拿来”。总之，我这个要求当然有点儿前后矛盾，仆役当然明白不了。但我叫得气势汹汹，他就不得不去了。再说，客厅里似乎也听见了我的叫喊，谈笑声戛然而止。

我几乎立刻听见了脚步声，步履庄重、从容和轻盈，接着

在前厅的门口，出现了一个漂亮而傲慢的年轻人的高大身影（我觉得他当初的模样要比今天我碰见时更苍白、更瘦削），他甚至走到距门坎半米多的地方就站定了。他身穿华贵的红绸长袍，脚上套一双便鞋，鼻梁上架着副夹鼻眼镜。他一言不发，却整了整夹鼻眼镜，对准我打量起来。我像头猛兽似的朝他跨前一步，挑衅地站在那儿，直眼逼视他。不过，他只打量了我片刻工夫，总共十来秒钟；他的唇间突然露出一种很难察觉的冷笑，然而却极其恶毒，正因为难以察觉，所以才恶毒；他默默地转过身，又向内屋走去，像出来时一样，步履不慌不忙，轻盈而稳重。哦，这些仗势欺人的家伙，早在小时候，早在自己家里，就被母亲们教会欺侮人了！不用说，我当时张皇失措……唉，当时我又何必张皇失措呢！

几乎就在这刹那间，同一个仆役又走了出来，手里还拿着那几张钞票：

“请收下，这是从彼得堡捎来给您的，可少爷不能接待您；‘改天等少爷空闲些，再想办法啰’。”我觉得，这后一句话是他根据自己的意思添上的。但我仍然张皇失措；我接过了钱，向门口走去。正由于张皇失措，我才会去接这钱，因为我本该不接的。可那仆役显然还想气气我，居然做出了奴才最狂妄的举动：他猛地拉开了我前边的门，把门开得特别大，让它完全敞开着，等我走过的时候，还神气活现、拿腔拿调地说：

“请走吧！”

“浑蛋！”我冲着他吼道，突然扬起手，但并没有打下去。“你少爷也是个浑蛋！这话你马上去禀报他吧！”我添了一句，快步走到楼梯口。

“您胆敢骂人！要是我马上禀报了少爷，一张便条就可以立即送您去警察局。您还敢扬手……”

我开始下楼。这是通正门的楼梯，楼梯上空毫无遮挡，因此我踩着红地毯下去的时候，楼上可以把我看得一清二楚。三个仆役全都走了出来，站在楼上的栏杆旁朝下瞧。当然，我决意不再吭声：跟仆役吵嘴是不成体统的。我走下楼梯时，没有加快脚步，甚至似乎还放慢了。

哦，让那些哲学家（他们可耻！）去说吧，说这一切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是黄口小儿要脾气，——随他们说去，可对我来说，这是个创伤，至今尚未愈合的创伤，哪怕直到此刻我记述这事的时候，哪怕现在一切已经结束，甚至一切已经得到了报复，这伤口还是没有愈合。哦，我可以发誓！我不记仇，也不热衷于报复，毫无疑问，即使在我那场病以前，要是有人欺侮我，我也总想仅仅以宽宏大量作为回报，这事我敢起誓。不过，即使我用宽宏大量去回敬他，也必须让他感觉到这一点，明白这一点——这就是我的报复！顺便修正一下：我不热衷于报复，但还是记仇的，尽管我宽宏大量：别人是不是这样呢？至于这一回，哦，这一回我是怀着宽宏大量的心思登门的，也许这很可笑，但我也随它去：可笑的宽宏大量总胜于可笑的自甘下贱，胜于庸俗的妥协！关于这次跟“哥哥”的见面，我对谁都没有吐露过；即使对玛丽亚·伊万诺芙娜，即使到了彼得堡后对丽莎也没有吐露过；这次见面无异于可耻地挨了一记耳光。谁知今天就在我最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却突然遇见了这位先生，他朝我微笑，抬了抬帽子，十分友好地说：“Bonsoir.”当然，这耐人寻味……可伤口却裂开了！

五

我在小饭馆里坐了四个多小时，突然发神经似的跑了出去，当然，还是去了韦尔西洛夫的寓所，当然，还是没有碰见他：他根本没有回来过。保姆很无聊，突然请我去叫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过来陪她，哦，我哪顾得上这种事！我又跑到妈妈的寓所，但没有进去，只是把卢克里娅唤到过道里来，我从她那儿得知，他没有来过，丽莎也不在家。我看出卢克里娅也有什么话想问我，或许也想托我办什么事，可我哪能顾得上这些！只剩下最后一个希望，就是他去我那儿了，但我不相信会这样。

我在上文已经说过，我几乎快失去理智了。突然，我撞见了阿尔福辛卡[①] 和房东竟然在我的房间里。诚然，他俩正从房里出来，彼得·伊波利托维奇手里还举着蜡烛。

“这算什么名堂！”我几乎毫无理智地冲着房东吼起来，“您凭什么把这个骗子领进我的房里？”

“Tiens!”阿尔福辛卡叫道，“Et les amis?”[②]

“滚！”我大喝一声。

“Mais c'est un ours![③]”她窜到走廊里，佯装害怕的样子，一转眼就躲进房东太太的房里去了。彼得·伊波利托维奇依然手里举着蜡烛，神色严厉地走到我的跟前：

---

① 阿尔福西娜的卑称。
② 法文：原来是您！您的朋友们呢？
③ 法文：真是头不懂礼貌的熊！

“恕我提醒您，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太暴躁了，虽说我们很敬重您，但阿尔福西娜小姐却不是骗子，甚至恰恰相反，她是这儿的客人，不是您的，而是我太太的客人，她跟我太太彼此相识已经有好些时候了。”

“那您凭什么把她领进我的房里?”我又重问了一遍，不由抱住了头。我的头几乎一下子剧痛起来。

“这是无意的。刚才我到您房里去关气窗，那是我先前为了让房里透透新鲜空气打开的，因为我进房时一边还在跟阿尔福西娜·卡尔洛芙娜继续谈话，结果谈着谈着她也就进了您的房间，纯粹是为了陪我。”

“不对，阿尔福辛卡是奸细，兰伯特是奸细！说不定您自己也是个奸细！阿尔福辛卡到我房里是为了偷什么东西。”

“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今天您这么说，明天您就会改口的。而我，已经把我的房间临时租出去了，我跟太太将搬到那间小屋里住，所以说，阿尔福西娜·卡尔洛芙娜现在几乎跟您一样，也是这儿的房客。”

“您把房间租给了兰伯特?”我惊叫起来。

“不，不是兰伯特，”他又像上午那样悠悠一笑，不过笑容里已经看不到上午那样的犹豫，而是代之以果敢了。“我想您自己明明知道租给了谁，您装出一副不知道的样子也没用，您纯粹是为了要面子，所以才生气。晚安!”

“行啦，行啦，您走吧，别来烦我!”我双手乱摇，差点儿哭出来，以至于他突然吃惊地瞧了我一眼，但还是走了出去。我扣上门钩，扑倒在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我就这样度过了可怕的一天。作为札记的结尾，我要写厄运当头的最后三天，这是其中的第一天。

第十章

一

可我依然认为有必要超越事件的进程，提前向读者做些解释，因为这故事的逻辑发展中夹杂着太多的意外，如果不提前解释，读者就无法弄清楚。事情的关键，就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说漏嘴的那个“致命的绞索”。这绞索是指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最后冒险采取了一个极大胆的步骤，这步骤只有在她那种处境下才想得出来。真是个刚强的女人！尽管对方以健康作借口，及时把老公爵幽闭在皇村，以至于有关他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婚事的消息无法在社交界扩散，可以说，暂时被抑制在萌芽状态之中。然而，老头儿虽说生性软弱，可以任人摆布，却绝不会答应改变自己的主意，辜负向他求婚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在这种事上他富有骑士精神，所以他迟早会突然奋起，势不可挡地去实现自己的意图。那些性格软弱的人恰恰常会这样，因为他们的软弱有个限度，你不该逼他们越过这个限度。再说，他完全意识到他无限尊敬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目前处境尴尬，意识到上流社会可能会流言四起，嘲笑她，诋毁她。他之所以暂时克制和顺从，仅仅是因为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在他面前从未说过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的坏话，或做过类似的暗示，也丝毫没有流露过反对他娶她的意图。恰恰相反，她对父亲的未婚妻却显示了异常的亲热和关怀。这样一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反倒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处境，她凭着女人的嗅觉，精明地领悟到，眼下她在老公爵面前只要稍微说一点儿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坏话，只要稍微说那么一丁点儿，就必定会侮辱他对女儿的一腔温情，从而引起他对自己不信任，或者甚至是恼恨，因为老公爵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一向也很钦佩，现在正由于她如此宽厚和恭顺地同意他续弦，所以也就更加钦佩了。这样一来，目前双方就在这片战场上暗斗：两个女人似乎在彼此较劲，看谁更有礼貌，更能忍让，斗到最后连老公爵也分不清谁比谁更值得钦佩了。结果，他就像所有性格软弱但又满腹柔肠的人那样，照例把一切全都归咎于自己，于是开始自我折磨。据说，他苦闷到了病态的地步，真的神经失常了，他在皇村非但没有恢复健康，有人断言说，反而眼看着快要病倒在床上了。

我在这儿附带说一件我很久之后才听到的事：据说比奥林格曾直接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出过一个主意，要把老人送到国外去，想方设法哄他去，与此同时，在上流社会里暗暗宣布他完全丧失了理智，并在国外弄一份有关的医生证明。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无论如何不愿这么做，至少事后有人肯定了这一点。据说她气愤地拒绝了这个方案。这件事其实只是个不着边际的传闻，但我相信。

可以说，事情已经濒于绝境，但就在这时，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却意外地从兰伯特那儿得知，有这么一封信，在这封信

里，做女儿的居然跟律师商量如何宣布父亲为疯子，于是这个好报复的傲慢女人兴奋到了极点。她回想起跟我的几次谈话，在琢磨了许多细节之后，就再也无法怀疑这消息的真实可靠了。这时，在这个坚定而刚强的女人心里，一个出击的计划便不可抗拒地成熟了。这计划就是，不搞什么迂回曲折，也不暗暗进什么谗言，而是出其不意地向公爵公开一切，吓唬他，震撼他，向他挑明，这样下去他势必会被弄进疯人院去，万一他固执己见，大发雷霆，不肯相信，那就拿出女儿的信给他看，跟他说："既然已经有过一次打算宣布您为疯子，那么现在为了阻止婚事，也就更有可能这么做了。"然后趁老人惊恐伤心之际，立刻把他弄到彼得堡——直接搬进我的寓所里。

这要冒很大的风险，但她确信自己有这能耐。写到此处，我要暂时打断一下叙述的顺序，大大超前地交代几句：这次出击的效果没有令她失望：不仅如此，效果之大还超出了她的一切期望。这封信对老公爵产生的影响，也许要比她自己、比我们大家所预料的严重好几倍。在这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公爵对这封信早已略有所闻；可是正如所有软弱胆小的人那样，他不肯相信这个传闻，为了保持内心平静，竭力不去想它；甚至还因为自己将信将疑而责备自己不够正派。我还要补充一句：信件还在，这个事实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所产生的严重影响同样远远超出了我本人当时的估计……总之，虽然我口袋里揣着这张纸片，却远没有估计到它竟这么至关紧要。不过，我已经扯得太远了。

然而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要搬进我的寓所里来？为什么要把公爵转移到我们这种简陋的小屋？或者，为什么要用我们这种简陋的环境去吓唬他？既然不能搬回他家去住（因为在那儿，计划会立时受挫），那又为什么不按照兰伯特的主意，去

找一幢独门独院的“豪华”住宅呢？不过，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这一非常步骤的全部冒险性，恰恰也就在这里。

问题的关键是，公爵一到，必须马上拿出文件给他看；然而我却一直坚决不肯交出文件。由于时间再也无法拖延，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就寄希望于自己的能耐，决意在文件不到手的情况下也照样开始行动，但是她要把公爵直接安排到我这儿来——为了什么呢？就为了用这一招把我也给网住，正如俗话所说，是一箭双雕。她指望同样靠出其不意的、震撼性的冲击方法来影响我。她估计我一看见老人在我屋里，一看见他那种惊恐和无助的样子，一听见他们共同的恳求，我就会屈服，就会交出文件！我得承认，这个计策又狡猾又聪明，是一种心理战术，而且——她差点儿成功了……至于那位老人，当时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就是靠向他直言相告，说是带他来找我，这才说动了他，使他不得不信任她，至少信她的话。这一切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甚至单是文件在我手里这个消息，就已经彻底打消了藏在他胆怯心头的怀疑，对事情是否确实的怀疑，可见他爱我、敬我有多深！

我还要指出，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本人一分钟也不曾怀疑过文件还在我手里，我还没有放手交出去。关键是她误解了我的个性，卑劣地指望我幼稚单纯，甚至指望我重感情；从另一方面来说，她认为即使我决意把信交给什么人，比方说交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那也必定要在某种特殊的情势下，所以她便急于用出其不意的猛扑，用突然袭击，抢先赶在这种情势出现之前。

此外，使她确信要这么干的还有兰伯特。我已经说过，当时兰伯特的立场起了最急骤的变化：他是个出尔反尔的家伙，曾背着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竭力想唆使我，叫我跟他合伙把文

件卖给阿赫马科娃，不知为什么他认为这样做获利更多。可是由于我直到最后一分钟都坚持不把文件交出来，所以他万不得已又决定同时也去帮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免得什么好处也捞不着。因此在决定性的那个时刻到来之前，他一直竭力地卖力讨好她，我知道，他当时甚至出主意说，必要的话可以弄个神父来证婚……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鄙夷地笑笑，请他休提这种事。她觉得兰伯特这人太鲁莽，令她十分讨厌；但出于谨慎小心，她还是接受了他的效劳，比方说，刺探消息之类。顺便说说，直到今天也无法确知，他们是否买通了我的房东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当时他是否因为出力而得到过什么好处，或者他加入他们一伙不过是想体验一下玩阴谋的乐趣；但无论是他还是他妻子都在刺探我，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

现在读者定会明白，尽管我预先多少知道了一点儿迹象，但我还是无论如何猜不到，明天或者后天我竟会在自己屋里，在那样的情势下见到老公爵。而且我也决不可能想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竟会这么大胆！嘴巴上随便说什么都可以，随便做什么暗示都行；但是下决心去行动，真的去实现，就是另一回事了。——不，我要跟你们说，这是性格坚强！

二

我接着讲下去。

次日早上我醒得很迟，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奇怪，昨夜我竟睡得特别沉，没有做任何梦，因此醒来之后，我又感到自己精神十分振作，仿佛昨天这一天根本就不存在似的。我决定先不去妈妈那儿，而直接去墓地附设的教堂，以便参加葬礼之

后，再回到妈妈的寓所，一整天守在她身边。我坚信，今天无论如何我会在妈妈那儿见到他，早也好晚也好，但肯定能见到。

无论是阿尔福辛卡还是房东，都早已不在屋里了。我什么也不想向房东太太打听，而且我已决定完全不再跟他们发生任何来往，甚至尽快搬出这个寓所；所以等咖啡送来之后，我立即又扣上了门钩。谁知突然有人敲我的门，来人竟是特里沙托夫，这让我惊奇。

我马上给他打开了门，高高兴兴地请他进来，可他不想进来。

“我就在门口说两句吧……要不，进去也行，因为这儿说话看来得小声点儿；不过我决不在您房里坐下。您在瞧我这件蹩脚大衣，这是因为皮大衣给兰伯特抢走了。”

他穿的那件大衣确实又蹩脚又旧，而且太长，不合身。他站在我面前，神情有点儿忧郁和愁闷，两手插在衣袋里，连帽子也不脱。

“我不坐，我决不坐下。您听我说，多尔戈鲁基，详细的情形我一无所知，但我知道兰伯特打算对您干一件背信弃义的事，这事很快就会发生，他干定了，这消息绝对可靠。所以您要千万小心。这是麻脸跟我透露的，您还记得那个麻脸吗？可是他什么详情也没说，因此我没法告诉您更多了。我来就是为了事先给您透个信——再见。”

“您一定得坐下，亲爱的特里沙托夫！虽说我很忙，可您能来，我是多么高兴啊……”我叫了起来。

“我不坐，决不坐，至于我来您感到高兴，这情义我会记住的。唉，多尔戈鲁基，我何苦要欺骗别人呢：我是自觉自愿答应去干各种坏事的，这种事卑鄙得让我简直没脸对您说。眼

下我们投奔了麻脸……再见吧，我不配在您这儿坐下。”

“别这么说，特里沙托夫，亲爱的……”

“不，您该知道，多尔戈鲁基，任何人的劝说我都不听，现在我要开始纵酒作乐了，他们很快就会给我做一件更高级的皮大衣，出门我会有轻快的马车。可我心里将会记住，我毕竟没有在您面前坐下，因为我深感内疚，因为我卑鄙，配不上您。以后在我无耻地纵酒作乐的时候，一想起这事，我还是会感到愉快的。再见，嗽，再见啦。我不想伸手给您，连阿尔福辛卡也不屑跟我握手呢。好吧，您别来追我，也别来我住处，因为我们那儿有这种规矩。”

这个奇怪的小伙子转身就走了。偏偏此时我没有工夫，但我决意一办完我们的事，就尽快去找他。

我不打算描写这天上午接着经历的事，尽管许多情景都可以记起。韦尔西洛夫没有来参加教堂的葬礼，而且看她们的神情，在出殡前我似乎就可以断定，她们根本不指望他会来教堂。妈妈虔诚地祷告，看样子整个身心都沉浸在祷告里了。只有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和丽莎守在棺材旁边。不过，我不想描写，什么也不想描写。安葬之后大家回来坐下吃饭，这时我又根据她们的神情断定，十之八九她们也不指望他会来吃这顿饭。饭后大家从桌旁站了起来，我走到妈妈跟前，热烈地拥抱她，祝贺她生日；紧接着丽莎也这样做了。

“听我说，哥，”丽莎偷偷向我耳语，“她们在等他。”

“我猜着了，丽莎，我看得出来。”

“他肯定会来。”

就是说，她们有确凿的消息，——我这么想，但没有追问。尽管我不想描写我的感情，尽管我当时精神很振作，然而这整个谜团一下子又像石头般压在我的心上。我们大家在客厅

的圆桌旁坐下，围在妈妈身边。哦，当时我多么喜欢跟她在一起，多么喜欢望着她呀！妈妈突然叫我念福音书给她听。我念了《新约全书·路加福音》里的一章。她没有哭，甚至也不很悲伤，但我觉得她脸上的神情，空前地显出对宗教的深深领悟。她平静的目光中闪露着思想，可是我说什么也看不出，她竟然在惶惶不安地期望着什么。大家不停地谈着话，开始回忆起死者的许多往事，连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讲了他许多我早先闻所未闻的事。总之，要是我都记下来的话，准能发现许多事情耐人寻味，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甚至似乎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常态：她变得很温和，很亲切，特别是她虽然为了替妈妈排遣时间说了很多话，自己却也很沉着冷静。不过，有一个细节我牢记不忘：当时妈妈坐在长沙发里，在沙发左边的一张独特的小圆桌上，放着一帧圣像，看来是准备派什么用场。这是一帧古老的圣像，画上的两个圣徒没有镶贴金属衣饰，只是头戴光轮。我知道这帧圣像本来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我还知道死者生前从未让这帧圣像离开过身边，认为它能显灵。此时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朝它瞧了好几次。

“听我说，索菲娅，”她突然改变话题说，“干吗让圣像平放着，何不把它靠墙竖放在桌上，再在前面点上长明灯呢？”

“不，不如现在这样好。”妈妈说。

“这倒也是。否则会显得过于隆重……”

当时我什么也没有听懂。其实事情是这样：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早就留下遗嘱，是口述的，他死后这帧圣像遗交给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现在妈妈就是在准备转交给他。

这时已是下午五点；我们的谈话还在继续，突然我看到妈妈的脸似乎抖动了一下；她很快挺直身子，开始留神谛听，此时正在说话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却毫无察觉，依旧说个不

停。我马上掉头朝门口望去，只眨眼工夫就看见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出现在门口了。他不是从前边的门廊，而是从后边的楼梯，经过厨房和过道进来的，我们之中只有妈妈一个人听见了他的脚步声。现在我就来详细描述紧接着发生的疯狂场面，不漏掉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这场面持续很短。

首先，至少头一眼看去，我没有察觉他脸上有一丝一毫异常的表情。他的穿着跟往常一样，也就是说，几乎很考究。他手里捧着一束不大但很名贵的鲜花。他走到妈妈跟前，脸上挂着笑容给她献花；妈妈怯生生地、困惑地瞧了他一眼，但接过了花束，一抹红晕顿时给她苍白的脸颊增添了些许生气，她的眼神里闪过喜悦之光。

“我就知道，您接受献花时准会这样呢，索尼娅。”他说。由于他进门时我们大家都离座站了起来，所以他走到桌旁之后就拉了那把丽莎的圈椅坐下，并没有发觉自己占了别人的座位，这把圈椅位于妈妈的左首，这样一来，他就恰好坐在放圣像的那张小桌旁边。

“大家好。为了祝贺你的生日，索尼娅，我想我今天一定得把这束花给你带来，所以我才没有参加葬仪，免得带了花束去见死者；再说你自己也不指望我来参加，这我知道。老人想必不会为这些花生气的，因为他临终前亲口嘱咐我们要快乐，不是吗？我想他还在这屋里呢。”

妈妈诧异地望着他；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似乎打了个寒战。

“谁还在这屋里？”她问。

“死者呗。我们不谈这些。您该知道，对这些奇迹不全信的人，却往往最喜欢相信预兆……不过，我最好还是谈谈这束花吧：我怎么会把它带到的——自己也闹不清楚。一路上我有

两三次都不由自主地想把它扔在雪地上，用脚踩烂它。”

妈妈哆嗦了一下。

“这种愿望非常强烈。体谅我吧，索尼娅，体谅我这可怜的头脑。我想那么干，是因为花束太美了。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花更美的东西吗？我拿着鲜花一路走来，可四处却是冰雪和严寒。我们的严寒跟鲜花是多么水火不相容啊！不过，我想那么干并不是因为这一点：我想踩烂它，只是因为它好看。索尼娅，尽管我现在又要再次离开，但我很快就会回来，因为到时我大概会害怕起来。我一害怕，有谁会医治我的恐惧，去哪儿找索尼娅这样的天使呢？……你们这儿摆的是什么圣像？哦，这是死者的，我记得。这是他家祖先传下来的圣像；他一辈子都没让它离开过身边；我知道，我记得，他有遗言把它交给我；我记得很清楚……好像还是分裂派教徒的圣像呢①……让我来瞧瞧。”

他把圣像拿到手里，凑近蜡烛凝神端详了一下，但只不过几秒钟工夫，便把它放到了自己面前的那张大桌上。我感到吃惊，但他的这一番古怪话说得非常突兀，让我完全摸不着头脑。我只记得，当时有一种病态的恐惧感钻入我的心灵。妈妈从恐惧转为困惑和同情；她首先看出他仅仅是个不幸的人；早先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有时他说话几乎跟现在一样古怪。丽莎不知为什么一下子煞白了脸，她奇怪地朝他那边歪了歪脑袋，向我示意。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所受的惊吓比谁都厉害。

“亲爱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是怎么啦？”她小心翼翼地吐出了一句。

---

① 此处马卡尔拥有分裂派的教徒的圣像，并不意味着他跟分裂教派有什么关系，仅仅表示圣像很古老。——俄编注

“说真的，亲爱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啦，您放心，我还记得您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记得您是个可爱的女人。不过，我只是顺便过来看一下，我本想对索尼娅说几句赞美的话，这会儿我正在找这样的话，虽然我心里装满了话，可我说不出口，确实尽是些这样那样的古怪话。您要知道，我觉得我整个儿人仿佛正在分裂为两个，”他朝大家扫了一眼，脸色异常严肃，语气十分真诚和感人。“真的，我在精神上正在分裂为两个人，我对此害怕极了。仿佛在您[1]身边站着您的另一个我[2]，您自己是有头脑有理性的，而另一个我却非得在您身边干什么荒唐事，时而还是极滑稽的事，接着您会突然发现，这是您自己想干这种滑稽事，而且天知道怎么会这样，也就是说，不知为什么您不愿意却还是想干，您拼命抵制却还是想干。有一次我认识了一位医生，他在父亲的葬礼上，在教堂里，突然吹起口哨来了。说实话，我今天害怕来参加葬礼，就是因为我头脑里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个念头，坚信我准会突然吹起口哨或者哈哈大笑，就跟那位不幸的医生一样，他后来的结局很不好……说真的，我不知为什么今天老是想起这位医生，甚至想摆脱也摆脱不了。你瞧，索尼娅，现在我又拿起了圣像（他把圣像拿在手里不停地转动），告诉你，现在，就在此时此刻，我真想把它砸在壁炉上，就砸在这个炉角上。我相信它准会一下子碎成两半——不多不少正好两块。”

关键是他说这些话时毫不装腔作势，甚至也没有任何狂暴的表现；他说得十分自然，但这样也就更吓人；而且他似乎真

---

① 以下的几个“您”字，实际上都是韦尔西洛夫自己。

② 此词可以有多种译法，此处是指双重性格中的性格之一，故译为“另一个我”。

的非常害怕自身的什么变化。我突然发现他的两只手在微微发抖。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妈妈双手一拍，尖叫起来。

“别碰，别碰圣像，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别碰，把圣像放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蹦了起来，“快宽衣躺下。阿尔卡季，去请大夫哇！”

“可……可你们忙什么呢？”他用专注的目光扫视大家，低声说。随即突然把一双胳膊肘搁在桌上，两只手支着头：

“我吓着你们啦，不过，听我说，我的朋友们：给我一点儿宽慰吧，请你们重新坐下，大家平静一些，哪怕平静一分钟也好！索尼娅，我来这儿根本不是想讲这些话；我来是要告诉你点儿什么，但根本不是刚才说的那些。我要说，再见啦，索尼娅，我要再次出去漂泊，就像前几次离开你一样……喏，当然啦，有朝一日我又会回到你身边来——就这个意义上说，我离不开你，等一了百了之后，我还能去谁的身边呢？请相信我，索尼娅，这会儿我来找你，是把你当做天使，根本不是当做仇敌：你哪能是我的仇敌呢，你哪能是我的仇敌呢！别以为我是要砸碎这个圣像，因为，你知不知道，索尼娅，我明明还是想砸碎……”

刚才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尖叫着“别碰圣像”时，她已经从他手里夺过圣像，拿到了自己手中。此时他最后一句话的话音刚落，冷不防他飞速蹿起，一眨眼便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手里夺回了圣像，狂暴地把手一抡，拼力将它砸在壁炉的瓷砖角上，圣像不多不少碎成了两块……他猛地朝我们转过身来，脸色一下子由白转红，几乎红得发紫，脸上的五官都在抖动和抽搐：

“你别以为这有什么寓意，索尼娅，我砸它不是因为这是

马卡尔的遗物，我只不过是想砸东西罢了……我还是会回到你身边来的，回到我仅存的一位天使身边！不过，即使你认为这有寓意也可以，这是难免的！……”

他突然急匆匆走了，依然是出客厅经厨房（进门时他在那儿留下了皮大衣和帽子）。我不愿详细描述妈妈的感受：她丧魂落魄地站在那儿，双手合十举在半空，突然对着他的背后呼唤：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你哪怕回来告别一下呢，亲爱的！”

“他会回来的，索菲娅，他会来的！不用担心！”塔季扬娜嚷道，她浑身发抖，怒气冲天，像野兽般地发怒了。“你不是听见他亲口答应要回来吗！让他这个浪子再一次，最后一次浪荡去！等他一老，到时除非你这个当老保姆的，难道真会有谁来照料他这个走不动的人吗？他自己就公开这么说的，居然不感到害臊……”

至于说到我们兄妹，丽莎已经晕了过去。我本想跑过去追他，结果却扑向了妈妈。我抱住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这时卢克里娅拿着一杯水跑了进来，服侍丽莎喝下。但妈妈很快就恢复了神智，她瘫坐到长沙发上，双手捂脸哭了起来。

“不过，不过……不过你该去追上他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似乎醒悟了过来，突然大声嚷道，“快去，快去呀！”她使劲把我从妈妈身边拉开，“哎呀，我该自己跑去！”

“阿尔卡沙，快，你快点儿跑去追他！”妈妈突然也嚷了起来。

我拼命跑出去，同样穿过厨房，穿过院子，可他早已没了踪影。只见远处昏暗的人行道上，晃动着过路人的黑影；我朝他们飞步追去，追上一个便擦身查看这人的脸。我就这样一直跑到了十字路口。

“没有人会对疯子生气的，”我脑海里突然闪过一念，“可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对他生气了，怒气冲天，这就是说，他根本不是疯子……”哦，我总觉得其中必有寓意，他肯定是想跟断送这个圣像那样，去了结什么事情，而且非要向我们，向妈妈、向大家表明这一点。然而他身边必定还有“另一个我”，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

可是四处都见不到他，而且也没有必要跑到他的寓所去：很难想象他会就这么着回家了。突然我心里亮起一个念头，于是我一口气奔到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家里。

这时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已经回来，我被立即请了进去。进去时我尽量克制住自己。我并没有坐下，直截了当地告诉了她刚才发生的场面，也就是关于“另一个我”的情况。她也没有坐下，一直在听我讲，可是令我永远忘不了并且永远不能原谅她的是：她居然听得津津有味，可是丝毫没有表示同情，而只有冷静、自信和好奇心。

“他在哪儿？也许您知道吧？”最后我坚决地问她，“昨天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曾叫我来找您……”

“昨天我早就派人叫您来的。昨天他去过皇村，也来过我这儿。至于现在（她瞧了瞧钟），现在是七点……就是说，他肯定在自己家里。”

“我看得出您全都知道，那您快讲吧，快讲吧！……”我叫了起来。

“我知道得很多，但也不是全知道。当然，对您没有必要

隐瞒……”她用一种古怪的目光打量我，笑吟吟地似乎在盘算什么。“昨天上午他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写了封回信，正式提出求婚，要她嫁给他。”

“这决不是真的！”我听得瞪大了眼睛。

“回信是经我的手转交的，而且是我亲自把封好的信给她送去的。这一回他‘按照骑士风度’行事，对我毫不隐瞒。”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简直不能理解！”

“当然，很难理解，不过这就像赌徒把最后一笔孤注掷到了赌桌上，而口袋里却已经备好了手枪，——对他的求婚就该这样理解。她不接受他求婚的可能性有十分之九，但看来他还是在指望另外十分之一的可能性。我得承认，在我看来，这事非常蹊跷，不过……不过这也许是一种疯狂，就是那‘另一个我’，刚才您说得挺好。”

“您是在戏弄我？难道我能相信这信会由您转交吗？您不是她父亲的未婚妻吗？您就饶了我吧，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他请求我为了他的幸福舍弃我自己的机缘，不过，他并没有真的请求我：这一切都在不言之中，我只是从他的眼神里读到的。哦，我的天，还需要多做解释吗？要知道，早先他不是跑到柯尼斯堡找您的母亲，请求容许他娶 madame 阿赫马科娃的继女吗？昨天他选中我做他的特使和心腹，实在跟这事太相像了。”

她的脸色微转苍白。但她的冷静只是更加反衬出她的嘲讽。哦，此时我才渐渐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她也就多多原谅了。我思索了片刻，她默默地等着。

“您听我说，”我突然冷冷一笑，“您肯转交信，是因为这对您毫无风险，是因为这门婚事绝无可能，可是他会怎么样呢？还有，她又会怎么样呢？当然，她会拒绝他的求婚，可到

时……到时会出什么事呢？他现在在哪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大声嚷道，“现在每分钟都至关紧要，每分钟都可能发生不幸的呀！”

“他在自己家里，我已经告诉过您了。在我昨天转交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那封信里，他请求她无论如何在今晚七点整去他寓所里见面。她答应了。”

“她答应去他的寓所？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这寓所是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名下的：他俩完全可以作为共同的客人，在那儿碰面……”

“可她害怕他……他可能杀了她！”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只是淡淡一笑。

“虽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很怕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这一点我自己也看得出，但是还在很早以前，她就一直相当钦佩和惊叹他那高尚的做人原则和绝顶聪明。这一次她相信他，要跟他永远断绝关系。他在信里对她做了极其郑重的、骑士式的承诺，所以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总之，我记不得信上的措辞，但她相信了……可以说，是为了最后一试，也可以说，是以大无畏的气概给予回答。这也许是双方骑士风度的一种较量。”

“可是还有另一个我，还有另一个我呢！”我大声嚷道，“要知道他已经疯啦！”

“昨天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答应去会面时，想必并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突然返身向外跑去……当然，是去找他，去找他们俩！可跑到客厅我又回来了一下。

“您，或许您就是巴望他杀了她！”我吼了一句才跑出屋子。

尽管我浑身哆嗦，像大病发作一样，但我进那幢寓所时还是悄悄的，是打厨房进去的，我压低嗓门叫人去请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出来见我，她自个儿就马上走了出来，默默地用充满疑虑的目光盯住我。

“老爷他，老爷他不在家。”

可我向她急促低语，坦率而明确地告诉她，我已经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处知道了一切，而且我自己就刚从她那边来。

“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他们在哪儿？”

“他们在客厅里，就是你们前天坐的那儿，坐在桌旁……”

“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您放我进去！”

“这怎么行？”

“不是去客厅，而是去隔壁那个房间。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也许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本人就想叫我这么做。要是她不这么想，也就不会告诉我他们在这里了。他们决不会听见我的动静……她本人就想叫我这么做……”

“要是她不这么想呢？”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的目光依然盯住我不放。

“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我至今还怀念您的女儿奥莉娅……您放我进去吧。”

她的嘴唇和下巴顿时发颤。

“亲爱的，那我只是看在奥莉娅的分上……念你一片情义……可你不能背弃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亲爱的！你不会背弃她，是不是？决不背弃？”

“决不背弃！”

“你给我郑重发誓，要是我把你安排在那儿，你决不冲进去找他们，决不喊叫？”

“我以我的人格起誓，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

她牵着我的上衣，把我带进一个黑糊糊的房间，这房间跟他们坐在里面的那间相通，门口隔着厚厚的门帘，她领着我悄然无声地走过柔软的地毯，一直走到门帘跟前，拨开门帘细小的一角，让我瞧见了他俩。

她走了，当然，我留了下来。尽管我知道这是在偷听，偷听别人的秘密，但我还是留下了。一想到那“另一个我”，我怎么能不留下？当着我的面砸碎圣像的，不正是这“另一个我”吗？

四

他俩面对面坐在桌旁，昨天就是在这张桌子上我跟他喝过酒，庆贺他的“复活”的；[①] 我能看清他们的脸。她穿一身素雅的黑衣服，显得很漂亮，看上去跟往常一样镇静。他正在说话，她非常关注地留神听着。神情之间也许还能看出她有几分胆怯。他却非常亢奋。我来时谈话已经开始，所以一时半会儿我什么也听不明白。我记得，她突然问他：

“那么，过错在我？”

“不，这是我的过错，”他答道，“而您只是无错受罚。您可知道，无错受罚是常有的事？这是最最不可饶恕的过错，几乎总要受罚呢，”他添了一句，古怪地笑了起来。“有过那么一小会儿，我真以为我已经完全忘了您，还大肆嘲弄自己的痴情……不过这事您知道。可我又何必去触犯您要嫁的那个人呢？昨天我向您提出求婚，请您原谅这个举动，这很荒唐，但

① 此处系作者笔误，“昨天”应该为“前天”。——俄编注

我无可奈何……除了这个荒唐的做法，我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我不知道……”

他说到最后一句，忧伤地放声大笑，突然抬眼望着她；在这之前，他说话时眼睛似乎总是望着旁边。我要是处在她的位置上，这笑声准会把我吓怕，我有这种感觉。突然，他离座站了起来。

“告诉我，您怎么会答应来这儿？”他冷不丁问道，仿佛记起了问题的关键。“我的邀请、我信上写的一切都很荒唐……且慢，您怎么会答应来，这原因我还能猜出，可问题是您为什么而来？难道您仅仅是因为害怕才来？”

“我来是为了看看您。”她说，胆怯而谨慎地望着他。两人沉默了片刻。韦尔西洛夫重新坐到了椅子上，用一种柔和动人、但几乎发颤的声音开口说：

“我很久没有见到您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太久了，久得让我几乎认为不再会有那么一天，可以像现在这样坐在您的身边，瞧着您的脸，听您说话的声音……我们有两年没有见面，有两年没有说话了。我从未想过还能跟您交谈。好吧，过去的事且让它过去，今日的事到了明天也会如烟消散，随它去吧！我赞成这样，因为这同样无可奈何，可请您今天别虚此一行，”他几乎哀求似的突然补了一句，“既然您发了慈悲来了，那就别虚此一行：回答我一个问题吧！”

“什么问题？”

“往后我们永远不会见面了，您还顾虑什么呢？求您最后一次告诉我真相，回答聪明人绝不会提的一个问题：您是不是哪怕有一段时间爱过我，或者是我……误解了您？”

她顿时双颊绯红。

“爱过。”她说。

我就料到她会这么说，哦，她是多么朴实，多么真诚，多么正派呀！

“现在呢？”他接着问。

“现在不爱了。”

“您还笑？”

“不，刚才我无意中笑了一下，是因为我就知道您会接着问：‘现在呢？’我笑了一下是因为……是因为当一个人猜中什么的时候，总会笑一下……”

我甚至感到奇怪：我还从未见过她竟会谨慎得简直近于胆怯，竟会如此惶恐。他两眼牢牢地盯着她。

“我知道您现在不爱我……那么，一点儿也不爱？”

“大概一点儿也不爱了。我不爱您，”她坚定地补了一句，已经不带笑也不脸红了。“是的，我爱过您，但并不久。当时我很快就不再爱您了……”

“我知道，我知道您发现我并不是您想要的那种人，可是……您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呢？请您再跟我解释一次……”

“难道我已经跟您解释过一次了吗？我想要什么样的人？我是个极平凡的女人，我是个喜欢安宁的女人，我爱……我爱快乐的人。”

“快乐的人？”

“您瞧，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我觉得，要是您当初能少爱我一点儿的话，我就会爱上您了。”她又怯生生地笑了一下。她的回答充满了最大的真诚，她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个回答就是他俩关系的最后概括，它能说明一切、解决一切。哦，他真应该明白这一点！可是他却望着她，露出奇怪的笑容。

“比奥林格是快乐的人吗？”他继续追问。

“您完全不必因为他感到不平，”她有点儿仓促地答道，“我打算嫁给他，仅仅是因为跟了他我会感到最大的安宁。我的心还完全属于我自己。”

“据说，您又喜欢社交、喜欢上流社会啦？”

“我喜欢的不是社交。我知道，我们的社交界跟任何地方一样，十分混乱，但是表面上却还冠冕堂皇，因此如果人活着只想做个过客的话，待在那里比任何地方都好。”

“我经常听人说起‘混乱’这个字眼；当初您也是给我的十分混乱的行为、我的修苦行和戴镣铐、以及我的各种思想和蠢事吓怕的吧？”

“不，事情并不完全这样……”

“到底怎样呢？看在上帝的分上，您把一切都直说了吧。”

“好吧，我认为您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所以我直言告诉您……当时我一直觉得您有点儿可笑。”

话一出口，她突然飞红了脸，似乎意识到自己说话太不谨慎了。

“就凭您告诉我这一点，我就可以多多原谅您了。”他古怪地说。

“我还没有说完，”她匆匆忙忙接着说，满脸绯红。“是我可笑……因为我跟您说了傻话。”

“不，您并不可笑，您只是个堕落的世俗女人！”他脸色变得煞白，“刚才我问您为什么而来，我也没有说完呢。您要不要我把话说完？这儿有一封信，一个文件，它让您非常害怕，因为这封信一旦落到您父亲手里，他活着就会诅咒您，会在遗嘱里依法剥夺您的财产继承权。您害怕这封信，您就是为这封信来的。”他一口气说了出来，几乎全身颤栗、甚至牙齿也几乎在打战。她脸色忧伤而痛苦地听完了他这番话。

“我知道您可以给我制造许多麻烦，”她说，似乎并不理会他那些话。“可我来这儿的目的，主要不是想劝您别伤害我，而是想当面见见您。其实我渴望见您已经很久了，我自己……可我见到的您，却还是跟从前一样。”她突然添了一句，仿佛沉浸于某个果敢的特别想法、甚至某种突发的奇怪感情里了。

“那么，您是指望见到我脱胎换骨啰？在收到了我那封骂您放荡的信之后？告诉我，您来这儿的路上真的一点儿也不害怕？”

“我来，是因为我以前爱过您；不过，请听我说，我求您别用什么来威胁我，现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请别提我当初的坏念头和坏心肠，要是您能跟我谈点儿别的，我会非常高兴的。想威胁以后再威胁吧，现在还是谈点儿别的……说真的，我来是想见您一面，听您说说话。如果您做不到这样，那您索性杀了我，只求您别威胁我，别当着我的面折磨自己。”说完，她望着他，奇怪地等待着，仿佛真的以为他会杀了她。他再次离座站了起来，目光火辣辣地盯着她，断然说道：

“您肯定会不受任何侮辱地离开这儿。”

“对，您做过保证！”她微微一笑。

“不，不单是因为我在信里做过保证，而是因为我愿意、并且一定会整夜想您……”

“折磨自己？”

“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总会想您。我只是在想象中跟您说话。每当我躲进下等的酒馆和蜗居时，您的形象立即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形成鲜明的对照。可您总是嘲笑我，就像现在一样……”他仿佛情不自禁地说道。

“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嘲笑过您哪！”她动情地嚷道，脸上似乎充满了极大的怜悯。“既然我来了，那我就会尽力做到

决不使您难受，”她突然补了一句，“我到这儿来是想告诉您，我差不多是爱您的……对不起，也许我说话不当了。”她急忙又补了一句。

他笑了起来：

“为什么您不会做假呢？为什么您这么实心眼，为什么您不像所有人那样……您怎么能对一个您要撵走的人说‘我差不多是爱您的’呢？”

“我只是不善于表达，”她急忙说，“这是我措辞不当了；这是因为我在您面前总是发窘，打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不善于措辞。如果说‘我差不多是爱您的’这话说得不恰当，那是因为我心里几乎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就这么说了，其实我对您的那种爱……对，是爱一切人的那种一般的爱，承认这种爱通常不该发窘……”

他默默地听着，始终用火辣辣的目光盯住她。

“当然，我在得罪您，”他似乎忘形地接着说，“想必我是真的所谓堕入了爱河……我只知道我完了，见您是完，不见您也是完。无论见您还是不见您，不管您在哪里，我眼前总是浮现您的身影。我也知道我可以痛恨您，恨得比爱更深……不过，我早就什么也不考虑，什么也不管了。我只可怜自己爱上了您这样的女人……”

他的声音中断了一下，随后又接着说下去，仿佛气都喘不过来似的。

“您怎么啦？您害怕我说这些？”他脸色惨白地笑了笑，“我想，只要这些话能博得您的好感，即使要我像柱塔僧[①] 那样，单腿站上三十年我也乐意……我看得出：您在可怜我，您

① 指那种终日幽居于柱形塔式教堂内的苦修之士。

的表情在说：‘要是我能，我会爱上您，可我不能。’……是这样吧？没关系，我已经没有自尊心了，我甘愿像乞丐一样接受您的任何施舍——您听清啦，是任何施舍……乞丐还有什么自尊心可言呢？”

她起身走到他的跟前。

“我的朋友！”她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说，脸上流露出无法形容的感情。“这样的话让我承受不起！我一辈子都会想念您，想念您这个最宝贵的人，想念您这颗最伟大的心，这是我所珍爱的一个神圣的怀念。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您该明白我这话的意思：要知道我今天来得并不容易，亲爱的，过去和现在您都是我亲爱的人，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们最初的几次见面中，您使我的思想受到了多大的震动。让我们像朋友一样分手吧，我将终生很严肃很亲切地怀念您！”

“让我们分手吧，这样我才会爱您，我会爱您——但只有在分手之后。这是您给的施舍。您听着，”他脸如白纸地说，“求您再给我一个施舍：您别爱我，别跟我住在一地，我们永不见面；如果您召唤我，我会做您的奴隶，如果您不想看到我，不想听见我的声音，我会立即消失，只求您……只求您别嫁给任何人！”

这话听得我心里发紧、发痛。这种低三下四的幼稚恳求是那么赤裸裸、那么行不通，因此让人感到更加可怜、更加心痛。是的，他确实是在乞求施舍！难道他真的以为她会答应吗？然而他还是不顾脸面地想试试：他试着行乞！这是极端的精神颓丧，让人不忍卒看。她痛苦得整个面容似乎一下子都变了样，但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猛地醒悟了过来。

“我要毁掉您！”他突然说，那声音很怪，变得似乎不像是他自己的一样。

但是她的回答也很奇怪，那声音同样出乎意料地变得十分陌生：

“要是我对您做了施舍，”她突然果断地说，“日后您就会为此来报复我，比您现在的威胁更厉害，因为您永远不会忘记，您曾经在我面前表现得像一个乞丐……我无法忍受您的威胁！”她几乎愤愤地说完，几乎挑衅地望着他。

“所谓‘您的威胁’，也就是一个乞丐的威胁啦！我是说着玩的，”他含笑低声说，“我不会对您干什么的，不用怕，您走吧……至于那个文件，我会想方设法托人交给您，不过您走吧，走吧！我给您写了一封荒唐的信，您却对荒唐的信做出反应，来了——我们已经清了账了，您请这边走。”他指指房门（她原想穿过我站在门帘背后的那间房）。

“要是可能，您就原谅我吧。”她在门口止住步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完全像朋友一样见了面，开朗地笑着回忆今天的情景，您看怎么样？”他突然问道，但他的整个脸却在颤动，就像大病发作似的。

“哦，愿上帝保佑吧！”她双手交叉在胸前大声说，一边却胆怯地盯着他的脸，似乎在猜度他这话的意思。

“您走吧。我们两个都很聪明，可您……哦，您跟我却是一路人！我写了一封疯狂的信，您居然答应来了，就为了说一声‘我差不多是爱您的’。不，我跟您都是疯子！您就永远这样疯下去吧，千万别改变，到那时我们就会像朋友一样见面啦，这就是我给您的预言，我对您的保证！”

“到那时我一定会爱上您的，因为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她克制不住女人的天性，临出房门向他丢下了最后这么一句。

她走了出去。我急忙不声不响地进入厨房，几乎瞧也没瞧在那儿等我的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就下了后楼梯，穿过

院子来到街上。可我只赶上看见她坐进那辆等在台阶前的轿式出租马车。我沿街跑去。

第十一章

一

我跑到兰伯特的住所。啊，不管我多么想把我那天晚上和整个夜里的行为写得符合逻辑，找出哪怕一丁点儿合乎常理的地方，然而甚至直到现在，当我已经可以反思一切的时候，我还是说什么也想不出我的行为之间有什么明确的必然联系。那时起作用的是感情，或许不如说，是各种感情的混杂交错，而我处于种种混杂的感情之中，自然会迷失方向。诚然，其中有一种主导的感情压倒了我，支配了一切，可是……有必要承认这种感情吗？更何况我自己也不能确认……

我冲进兰伯特的住所，不用说是十分激动。我简直把他和阿尔福西娜给惊呆了。我历来就注意到，即使是最放荡、最堕落的法国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十分拘泥于资产阶级的某种规矩，拘泥于某种单调乏味、一成不变的生活程式。不过，兰伯特很快就意识到出了什么事，他喜出望外，因为他终于看见我来找他了，终于控制住我了。而这些日子他朝思暮想的就是

这件事！哦，他是多么需要我！瞧，就在他已经完全无望的时候，我突然主动跑上门来，而且还处于毫无理智的状态——他要的就是这种状态。

“兰伯特，拿酒来！”我大声嚷道，“让我们喝个痛快，玩个痛快！阿尔福西娜，您的吉他在哪儿？”

接下来的场面我不想具体描写，写了也是多余。总之，我们喝酒了，而我就把发生的一切全对他说了，全说了。他贪婪地听着。我首先主动向他公开献策，煽风点火。第一，我们应该写信把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叫到我们这儿……

“这事可以办。”兰伯特附和道，不放过我说的每一句话。

第二，为了使她相信，寄出去的信中应该附上她那个“文件”的完整副本，这样她就可以直接看出人家没有骗她。

“应该这样，必须这样！”兰伯特随声附和，一边不住地跟阿尔福辛卡交换眼色。

第三，约她的信必须由兰伯特出面，以自己的名义，装作一个从莫斯科来的陌生人，而我必须把韦尔西洛夫带来……

“把韦尔西洛夫带来也可以。”兰伯特顺着说。

“应该带来，而不是可以！”我叫了起来，“必须带来！这么做全是为了他！”我解释道，一口接一口地喝着杯子里的酒。（我们三人一起喝酒，看来单是我一个人喝完了整瓶香槟，他们只是装装样子而已。）“我跟韦尔西洛夫将待在另一间房里，（兰伯特，必须弄到另一个房间！）等她一下子同意了全部条件，既同意出钱赎信，又同意付出另一种回报，因为她们都很下贱；这时我和韦尔西洛夫就走出来，当场揭穿她的下贱作为，而韦尔西洛夫见了她如此丑恶，马上就会去了心病，一脚把她踢开。不过还该把比奥林格找来，让他也瞧瞧她的丑态！”我狂怒地添了一句。

“不，比奥林格就不必找来了。”兰伯特说。

“必须找来，必须找来！”我又吼叫起来，“你什么都不懂，兰伯特，因为你蠢！就是要他来，就是要让这件丑事在上流社会里曝光，这样一来，我们既报复了上流社会，又报复了她，让她受到惩罚！兰伯特，她会开给你一张期票……我不要钱，我唾弃钱，你可以弯腰把我唾过吐沫的钱捡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可我的收获是——毁了她！”

“对，对，”兰伯特连声附和，“你这么做是……”他又跟阿尔福辛卡交换眼色。

“兰伯特！她非常崇拜韦尔西洛夫，刚才我得到了证实。”我嘟嘟囔囔地告诉他。

“你干得很好，你暗中观察到一切：我从没有想到你是个出色的密探，你很聪明！”他这么说是想讨好我。

“你胡说，法国佬，我不是密探，可我很聪明！告诉你，兰伯特，她明明是爱他的！”我接着说，竭力想说出我的看法。“可是她不愿嫁给他，因为比奥林格是个近卫军军官，韦尔西洛夫只不过是个舍己为人的全人类的朋友，在她们看来，只不过是个可笑的人物而已。哦，她懂得这种爱，以这种爱取乐，她对他卖弄风情，诱惑他，但不愿嫁给他！这就是女人，这就是毒蛇！各色各样的女人都是毒蛇，各色各样的毒蛇就是女人！应该医治他的心病；应该除去他的眼障：让他看清她是怎样的人，他就能去掉心病。我会把他带到你这儿来的，兰伯特！”

“应该这样。”他总是承认我说得对，不停地给我添酒。

关键是他很怕自己说话不当惹恼我、顶撞我，他唯恐我不肯多喝酒。他这种做法太笨拙、太露骨，即使当时我也不可能看不出来。可我自己已经说什么也走不掉了；我不停地喝，不

停地说，我极想把自己的看法兜底倒出来。当兰伯特起身再去取一瓶酒来时，阿尔福辛卡用吉他弹了支西班牙曲子；我差点儿放声大哭。

“兰伯特，你知不知道这一切是多么重要！”我深情地叫道，“一定要救这个人，因为他完全……中邪了。万一她嫁给他，那么初夜一过，第二天早晨他就会一脚踢开她……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因为这种勉强的、古怪的爱就像一场神经发作，就像致命的绞索，就像生病，只要一得到满足，眼障马上就会脱落，就会出现相反的感情：厌恶和仇恨，要消灭对方，毁掉对方。你知道亚比煞的故事吗，兰伯特？你读过这故事吗？”

“不，不记得了。是部小说吗？”兰伯特嘟哝道。

“哦，你什么都不知道，兰伯特！你太、太无知了……可我不在乎。反正都一样。哦，他爱的是妈妈；他吻过她的相片；第二天早晨他就会把那女人踢开，他会主动回到妈妈那儿；可这时已经晚了，所以现在就应该救他……”

末了，我痛苦地哭起来，但还是说个不停，拼命喝酒。有个细节非常特别：整个晚上兰伯特一次也没有提过“文件”的事，也就是说，他从未问过文件到底在哪儿，也就是说，他没有要我把文件拿出来，摊到桌面上。既然在策划行动，那么提起这一点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吧？还有个细节：我们光谈应该这样干，我们准能干成“这事”，可是这事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干，对此我们同样一句不提！他只是一味地附和我，一味地跟阿尔福辛卡交换眼色——仅此而已！当然，那时我根本无法弄清底里，但这些细节我还是记住了。

结果是我和衣躺在他家的长沙发上睡着了。我睡了很长时间，很迟才醒来，记得醒来之后我像惊呆了似的，在长沙发上继续躺了一段时间，竭力思索和回忆发生的事，装作还睡着的

样子。但兰伯特已经不在房里：他出去了。这时已是九点多钟；生好了的炉子在噼啪作响，这情景跟那夜我冻僵之后、头一次发现自己在兰伯特家里时一模一样。但阿尔福辛卡正在屏风背后监视我：这一点我马上察觉到了，因为她探头探脑地张望了两三次，可我每次都闭起眼睛，佯装还在睡觉。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已受到了钳制，我必须思考我的处境。我非常恐惧地意识到，昨天我对兰伯特推心置腹，跟他密谋策划，大错特错地跑去找他——这一切是多么荒唐，多么丑恶！不过，谢天谢地，文件还在我身上，依旧缝在我侧边的口袋里；我伸手摸了摸——还在那儿！可见，只要我马上跳起来逃走，事后丝毫不用对兰伯特感到不好意思：对他这种人用不着考虑这些。

可我愧对我自己！我自己审判自己，结果——上帝啊，我灵魂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呀！不过，我不打算描写这种地狱般煎熬的感受，这种意识到肮脏卑鄙后的痛苦。但我还是应该坦白，因为似乎该是坦白的时候了。在我的札记里应该录下这一点。总之，要让读者知晓，我要出她的丑，我打算目击她如何满足兰伯特提出的赎信条件，（哦，多么卑鄙！）其用意根本不是要救疯狂的韦尔西洛夫，要让他回到妈妈身边，而是因为……也许我自己就爱上了她，又爱又妒忌！我妒忌谁：是比奥林格？韦尔西洛夫？还是她在舞会上将对之美目流盼、谈笑风生的所有人？就因为在这种场合我只能站在角落里自惭形秽？……唉，这太不像话了！

总而言之，我不知道我当时为了她在妒忌谁，我只是感觉到、并在昨晚像二二得四那么确信，我已经失去了她，这个女人将会踢开我，嘲笑我的虚伪和荒唐！她是个老实而正派的女人，而我——我却是个密探，还策划用文件去陷害她！

从那以后，我把这一切一直藏在心里，现在是坦白的时候

了，我的札记已临近大结局。不过，我还是要最后说一下：在这里也许足足有一半、甚至百分之七十五是诬蔑自己！那天夜里起先我恨她恨得像个疯子，后来又活脱像个发酒疯的醉鬼。我已经说过，这是种种感情与感受的混杂交错，我身处其中根本无法分辨。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应该和盘托出，因为其中至少有部分感情是肯定有过的。

我怀着一种无法克制的对自己的厌恶、一种迫不及待想改正一切的意愿，霍地从长沙发上跳了起来；可我刚跳起来，阿尔福辛卡就在眨眼之间从屏风后现身了。我抓起皮大衣和帽子，吩咐她转告兰伯特，说我昨天说的全是昏话，我是在诋毁那女人，故意说着玩玩的，我绝不容许兰伯特往后来找我……这番话我说得很勉强，结结巴巴，慌里慌张，用的又是法语，当然也就很不清楚，可令我吃惊的是，阿尔福辛卡居然能理解得一清二楚；但更令我吃惊的是，她甚至好像还为什么事而高兴呢。

"Qui Qui，"她对我连声附和道，"c'est une honte！Une dame...Oh，vous êtes généreux，vous！Soyez tranquille，je ferai voir raison à Lambert..."①

我看出她对事情的态度发生了十分意外的变化（可见，兰伯特的态度想必也变了），按理说，我当时就该对此产生困惑。然而我却一声没吭地走了；当时我心里乱糟糟的，思考欠周！唉，后来我对这一切细细琢磨，却已经为时太晚了！哦，原来这是一条恶毒透顶的诡计！我得在这里说一说，提前做个交代，要不然读者会无法了解清楚的。

---

① 法文：是啊，是啊……这么做太可耻！把一位夫人……哦，您真高尚！您放心，我会开导兰伯特的……

事情是这样：还在我跟兰伯特第一次相遇时，也就是那回我在他家里渐渐从冻僵中苏醒过来的时候，我竟然像傻瓜似的含含糊糊告诉他说，文件就缝在我的口袋里。当时我很快就在他房角落处的长沙发上睡着了一会儿，兰伯特便趁此立即摸过我的口袋，确信果真有张纸片缝在里面。后来他又好几次借机触摸，以证实那纸片还在原处：例如那回我们在鞑靼人饭馆吃饭的时候，我记得他就有几次故意搂我的腰。待到他终于明白这文件至关紧要之后，他便定下了一个完全独特的计划，这是我说什么也没有料到的。我像个傻子，始终以为他那么执著地叫我去他家，无非是要劝我入伙，拉我一块儿干。谁知，唉！他叫我去，完全是别有用心！他叫我去的目的是要把我灌个烂醉，趁我失去知觉躺倒和打鼾之际，拆开我口袋上的缝线把文件占为已有。那天夜里他和阿尔福辛卡果真就这样干了；阿尔福辛卡拆开了我口袋上的缝线。他们取走了信，取走了她的信——我从莫斯科带来的那个文件，然后把一张同样大小的普通信纸放进拆开的口袋里，重新缝好，不留痕迹，让我什么也发觉不了。是阿尔福辛卡缝的口袋。而我，我却过了整整一天半之后，几乎直到结局之前，居然还一直以为我握有这份密件，还以为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命运还操在我的手里呢！

这里要说一句关键性的话：此次文件被窃是后来一切灾祸及其种种不幸的起因！

二

我札记里要写的最后一昼夜已经来临，我快写到大结局了！

等我慢慢走到自己的寓所时，我想大概是十点半左右，当时我情绪亢奋，记得还有点儿莫名其妙的烦乱，但心里已拿定了主意。我并不着急，我已知道我该怎么办了。不料我刚跨进我们的走廊，就立即明白又一个灾难已经临头，事态变得异常复杂化了：老公爵刚从皇村给接回来，正待在我的寓所里，身边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陪着！

他们没有把他安置在我的房里，而是安置在房东的两个房间里，跟我的房间毗邻。原来早在前一天，这两间房里就做了某些变动和装饰，不过变化很小。房东跟他的妻子搬进了那个任性的麻脸房客的小屋里，这个房客我在上文已提到过，他被暂时赶了出去，至于迁居何处，我就不知道了。

房东立即溜进我的房里来见我。他看上去不像昨天那么坚决，但情绪异常兴奋，可以说，是因为事态进入了高潮。我什么也不跟他说，只是避到屋角，双手捧着头，就这么站了分把钟。起初他以为我是在“装腔作势”，但末了他忍耐不住，感到害怕了。

“敢情这么安排不妥吗?”他嘟哝道，“我可是一直在等您回来商量的，”他见我不答，便添了一句，“您要不要我索性把这扇门也打开？这样就可以直通公爵的内室……免得经过走廊了。”他指着我房里的一扇边门说，这扇边门常年锁着，可以直通房东住的两间房，现在，当然是可以直通公爵房里了。

“您听着，彼得·伊波利托维奇，”我神色严峻地对他说，“我恳求您去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立即请到这儿来跟我商谈。他们来这儿很久了?”

“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那您去一趟吧。”

他去了一趟，带回来一个奇怪的答复，说是安娜·安德烈

耶芙娜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急盼着我去他们的房间，就是说，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不肯移驾来我这儿。我把身上那件昨夜睡皱了的常礼服理平、刷干净，又洗了脸，梳好头，这一切我做得从容不迫，心里明白我该如何小心行事，这才去老人的屋里。

公爵正坐在圆桌后的一张长沙发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则待在另一个角落里，在一张铺好桌布的桌子旁给他沏茶，桌上那只房东的茶炊已经烧开，擦得空前干净。我进门时依然一脸严峻，老头儿立即察觉到了这点，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脸上的笑容顿时转为十足的恐惧；但我马上忍不住笑了起来，向他伸出双手；可怜的老人便扑到了我的怀里。

毫无疑问，我一下子就明白他成了怎样的人。首先，我像二二得四那样清楚地知道，尽管老人几乎还很精神，毕竟还有几分理智和几分刚毅，但在我跟他分开的那段日子里，却已经被他们弄得似乎像一具木乃伊，活像一个又胆小又多疑的孩童了。我还要补充说：他完全知道为什么把他带到这儿来，整个过程正如我上文提前交代的那样。人家出其不意地直言告诉他，说他女儿背叛他、要送他去疯人院，这就把他惊蒙、吓坏和压垮了，他害怕得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同意让人家带离了皇村。他们跟他说，我手里有份密件，我有打开最后谜底的钥匙。我要预先说明，世上最让他害怕的就是这最后的谜底、这把钥匙。他原以为我会手持文件、一脸宣判的神情进来找他，此时见我居然露出笑脸，只谈别的，他就喜出望外了。我们拥抱时他哭了。说实话，我也洒了几滴眼泪，我突然觉得他十分可怜……阿尔福辛卡的那条小狗像铃铛那么清脆地尖叫起来，一个劲地想从长沙发上向我扑来。他自从得到了这条小狗之后，一直让它伴在身边，甚至睡觉也跟它在一起。

"Oh, je disais qu'il a du coeur![1]" 他指着我大声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

"您可健壮多啦，公爵，看上去您气色挺好，又精神又健康！"我说。唉！其实一切正相反：这是一具木乃伊，我这么说只是想给他鼓鼓气。

"N'est-ce pas, n'est-ce pas?[2]" 他高兴地反复说，"哦，我出奇地恢复健康啦。"

"不过，您该喝茶了，要是也给我来一杯，那我就跟您一起喝。"

"好极了！'让我们一起饮酒和欢乐吧……'我不记得下句是什么了，反正有这样一首诗呢。[3]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给他沏杯茶，il prend toujours par les sentiments……[4]给我们端茶来，亲爱的。"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端来了茶，但突然转脸对着我，异常庄重地开了腔。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们俩，我和我的恩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公爵，到您这儿避难来了。我想我们是在投奔您，投奔您一个人，我俩请求您的庇护。请您想想，这个圣徒，这个最最高尚却备受欺凌的人，他的整个命运几乎就操在您的手里……我们盼望您那颗诚实的心做出决定！"

可她没能说完，公爵便惊恐万状，几乎吓得瑟瑟发抖：

---

① 法文：我就说过，他是个宽厚的小伙子！
② 法文：不是吗，不是吗？
③ 引文出处不详。很接近于俄国诗人康·尼·巴丘什科夫（1787—1855）《欢乐的时刻》中的诗句："生命需享受，满杯饮欢乐……"——俄编注
④ 法文：他总是一副软心肠……

“Après，après，n’est-ce pas? Chère amie![1]”他朝她抬起双手，反复说。

我无法形容她这个乖张的举动同样引起了我多大的不痛快。我一句话不答，只是冷淡而庄重地朝她点头打个招呼，随后便坐到桌旁，甚至故意谈起别的事来，讲了些蠢事，开始说俏皮话……老人显然很感激我，兴致勃勃地开心起来。可是，尽管兴致勃勃，他那开心的神态却不太稳定，刹那间就会变得心灰意冷，这是乍一眼就能看清的。

“Cher enfant，我听说你大病了一场……哦，pardon![2] 我听说你一直在研究降神术[3]，是吗?”

“我连想也没有想过呢。”我微微一笑。

“没想过?那谁对我讲过降——神——术呢?”

“这是这儿的一个文官，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刚才跟您讲的，”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解释道，“他这人挺风趣，知道许多笑话，要不要我去把他叫来?”

“Oui，oui，il est charmant…[4] 知道许多笑话，不过最好还是待会儿再叫他吧。我们会叫他来的，他准会给我们说各种各样的笑话，mais apres[5]。你简直想不到，刚才给我们摆饭桌

---

① 法文：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吧，行不行？我亲爱的！

② 法文：对不起！

③ 19 世纪 70 年代俄国风行“降神术”。所谓降神术，是指一些人围桌而坐，双手放在桌面上，这时桌子就会动弹起来，左右晃动，发出某种折裂声和敲击声，要是这时参加者出声地按顺序念字母表，把正好同敲击声合拍的字母连起来，那么就可以组成词语或完整的句子，所谓“神媒”便能由此知道来自“阴间”的消息。恩格斯在《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曾尖锐批判了这一迷信现象。

④ 法文：是啊，是啊，他挺招人喜欢……

⑤ 法文：不过还是待会儿吧。

时，他居然说：‘请各位放心，这桌子决不会飞走，我们可不是开降神会呢。’难道开降神会时桌子会飞起来吗？”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据说桌子会晃动。”

“Mais c'est terrible ce que tu dis.[①]”他惊恐地瞧了我一眼。

“哦，别担心，这是胡说八道。”

“我自己就这么说来着。纳斯塔西娅·斯捷潘诺芙娜·萨洛梅耶娃……你是认识她的……哦，对啦，你并不认识她……你想不到吧，她居然也相信降神术呢，您也想不到吧，chere enfant,”他把脸转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就是这么跟她说的：政府各个部里都有桌子，桌上放着八双文官的手，一直在写公文，为什么那儿的桌子不跳舞呢？要是这些桌子突然跳起舞来，那该是怎样的情景！财政部或教育部里的桌子发生暴动——世上罕见！”

“您说话依旧那么风趣呢，公爵。”我赞叹道，竭力发出真诚的大笑。

“N'est-ce pas? je ne parle pas trop, mais je dis bien.[②]”

“我这就去把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带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起身说。她高兴得容光焕发：看见我对老人如此亲热，她乐了。可她刚一出去，老人的整个神情便立即变了。他匆匆朝门口瞥了一眼，又朝四周看了看，便从长沙发上弯身凑近我，声音慌张地对我低语道：

“Cher ami![③] 唉，要是我能见到她俩一起在这儿就好了！

---

① 法文：你说的好怕人。
② 法文：是吧？话不太多，但我说得风趣。
③ 法文：亲爱的朋友！

唉，cher enfant!”

“公爵，您放心……”

“是的，是的，不过……我们能使她们和好的，n' est-ce pas?[①] 这不过是两个最可敬的女人的无谓小争吵，n' est-ce pas? 我现在全指望你一个人了……我们在这儿会把一切都理顺的；这儿的住处多么古怪，”他几乎害怕地环顾了一下四周，“你要知道，这个房东……他脸上的那种表情……告诉我，他是不是个危险人物?”

“房东? 哦，不，他怎么会是危险人物呢?”

“C'est ça.[②] 这样就好。Il semble qu'il est bête，ce gentil homme.[③] Cher enfant，看在基督的分上，你别告诉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这儿的一切都让我害怕。我可是一进门就夸这儿的一切，还夸房东。听我说，你知道冯·索恩事件[④]吗? 你还记得吗?”

“那又怎么样?”

“Rien，rien du tout...Mais je suis libre ici，n'est-ce pas?[⑤] 你怎么看，我在这儿不会出什么事……诸如此类的事?”

“我向您担保，亲爱的……别瞎想啦!”

“Mon ami! Mon enfant![⑥]”他突然双手交叉在胸前大声嚷道，已经毫不掩饰内心的恐惧了。“假如你真的有什么……文件……总之，假如你有什么要告诉我，那你就别说，看在上

① 法文：是吧?
② 法文：对，当然。
③ 法文：他似乎很笨，这位绅士。
④ 指 1869 年底文官冯·索恩在妓院被谋杀一事。——俄编注
⑤ 法文：没什么，没什么……我在这儿可是自由的，是吧?
⑥ 法文：我的朋友! 我的孩子!

帝的分上，什么也别说，最好根本就不说……尽可能拖着不说……”

他想扑过来拥抱我；满脸老泪纵横；我感到说不出的揪心：不幸的老人就像一个被茨冈人拐走的小孩儿，离开了自己的家，被带到一群陌生人中间，他可怜而柔弱，充满恐惧。可是我们拥抱不成：门开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走了进来，带进来的却不是房东，竟是自己的哥哥，那个宫廷侍从。这个变化把我惊呆了。我起身就朝门口走去。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请允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大声地说，逼得我不由得不止住脚步。

“我跟令兄已经太熟了。”我一字一顿地说，把“太”字说得特别重。

“哦，那次是大错特错了！我很抱——歉，亲爱的安德……烈·马卡罗维奇，”这个年轻人曼声曼气地说，异常放肆地走到我跟前，一把抓住我的手，我就无法抽回了。“这事全怪我那个斯捷潘，当时他通报得那么荒唐，让我把您当成另一个人了——这是在莫斯科时的事，”他对妹妹解释了一下，“后来我就千方百计找您，指望找到之后解释清楚，可我病了，不信您问她……Cher prince，nous devons être amis même par droit de naissance...[①]”

这个鲁莽的年轻人居然胆敢伸手来搂我的肩膀，这实在亲昵过了头。我避开了，但觉得十分尴尬，认为一句话不说、尽快离开才是上策。我回到自己房里，坐到床上左思右想，忐忑不安。这场阴谋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我又不能那么直接地为

---

① 法文：亲爱的公爵，即使就亲属关系而言，我们也该成为朋友哇……

难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让她绝望。我突然觉得，我同样也珍惜她，她的处境太糟了。

三

果然不出我所料，她让她哥哥给公爵做伴，由他开始跟公爵讲上流社会刚出笼的最新流言，一下子就把善感的老头儿逗乐了，而她则亲自来到了我的房里。我默默地从床上站了起来，露出一副询问的姿态。

“我刚才都跟您说了，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她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的命运就操在您手里。”

“可是我也事先跟您说过，我不能……出于最神圣的责任感，我不便去干您指望的那种事……”

“是吗，这就是您的答复？好吧，我毁了就毁了，可老人呢？您该考虑考虑：到不了晚上他准会发疯！”

“不，要是我给他看他女儿的那封信，让他知道女儿在跟律师商量如何宣布父亲是疯子，他才准会发疯呢！”我激烈地嚷道，“他受不了的就是这种事。您要知道，他不信有这封信，他已经跟我说了！”

“他跟我说了”这句话是我撒的谎，不过这是我顺嘴说的。

“已经说了？我料到就会这样！既然如此，我就毁了，难怪直到现在他还哭着要回家。”

“告诉我，您到底打的什么主意？”我紧追不舍地问。

她脸红了，可以说是因为傲气受挫了，但她克制住自己：

“一旦我们手里有了他女儿的这封信，就可以向上流社会证实我们有理。我会马上派人去把他儿时的朋友 B——斯基公

爵和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请来；这是上流社会里两个受人尊敬、颇有影响的人物，而且我还知道，早在两年以前，他们对他那个贪婪、狠心的女儿的某些作为表示过愤慨。当然，他们会按照我的请求，促使他跟女儿和好，我自己会坚持这一点的；那样，局面就会完全不同了。除此而外，我估计到时还有我的亲戚，法纳里奥托夫家族，也会勇于出面维护我的权益。但对我来说，首要的是他的幸福；让他最终明白并且珍视：谁真正对他忠诚？当然，我最大的期望就是您能去影响他，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那么爱他……再说除了您我，还有谁爱他呢？最近这段日子里他一味地谈起您；他牵挂您，您是'他的忘年交'……不用说，事后我会一辈子无穷无尽地感谢您……"

她这是已经在许诺给我酬谢了——也许是钱吧。

我不客气地打断了她：

"不管您说什么，我还是不能，"我露出一副主意已定、决不更改的神气说，"我只能以同样的真诚回报您，向您说明我最后的打算：我会在尽短的时间内把这封惹祸的信交还到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手里，但考虑到现在发生的种种事情，我不想闹出丑事，我会让她预先许诺决不阻碍您的幸福。这就是我能做到的一切。"

"这么办不行！"她说，脸涨得通红。一想到由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来宽恕她，她气愤不已。

"我决不改变决定，安娜·安德烈耶芙娜。"

"也许您会改变的。"

"那您去找兰伯特吧！"

"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不知道由于您的固执会发生多大的灾祸。"她声色俱厉地狠狠说道。

“要说发生灾祸——这肯定是……现在我觉得头晕。我跟您谈够了：我决心已下，绝不改变。只是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别把您哥哥带来找我。”

“可他是想消除……”

“什么也不用消除！我不需要，我不愿意，不愿意！”我捧住头大声叫喊，(哦，也许当时我对她的态度太傲慢了！)“不过，您得跟我说，今天公爵在哪儿过夜？难道在这里？”

“他在这里过夜，在您房里，跟您在一起。”

“那我傍晚以前就搬到别的住所去！”

说完这句无情话之后，我就抓起帽子，开始穿皮大衣。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声不吭，冷冷地望着我。我不禁觉得可怜——哦，我可怜这个高傲的姑娘！但我跑出了寓所，没有留下一句给她希望的话。

四

我尽量长话短说。我已做出决定，不再变更，所以我径直去找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唉！要是当时我能碰到她在家，那么一场大祸也就能防止发生了；可是这一天我偏偏特别不走运。不用说，我便转而去找妈妈，一是想探望一下不幸的妈妈，二是估计十之八九能在那儿见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不料她也不在那儿，她刚刚离开去了什么地方；妈妈躺在床上生病，只有丽莎陪着。丽莎请我不要进房，别去惊醒妈妈：“她一整夜都没合过眼，伤心极了；谢天谢地，现在总算睡着了。”我拥抱了一下丽莎，只跟她说了两句话，说我做出了一个至关紧要的重大决定，我现在就去实现它。她听完这话，并

不特别吃惊，仿佛这只是最平常不过的话而已。哦，那时他们已经习惯于我不断地做出“最后决定”，随后又胆怯地取消决定，可这一回——这一回的决定却非同寻常！不过，我还是拐进了运河边的那家小饭馆，坐在那儿想消磨一段时间，以便再去找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时肯定能碰到她。但是我得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突然要找这个女人。事情是这样：我想派她立即去请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到她的寓所来，以便我当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面归还文件，一劳永逸地说清楚一切……总之，我只想做我该做的；我要彻底证明自己清白无辜。等这一点解决之后，我一定要坚持当场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几句好话，要是可能的话，我就把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作为证人）带到我的寓所，也就是带到老公爵跟前，在那儿使两个敌对的女人言归于好，使老公爵复活，接着……接着……总之，就在今天，至少在这群人中间，我要让人人变得幸福，这么一来，余下的只有韦尔西洛夫和妈妈了。我毫不怀疑我能成功：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会感激我归还信而且对她毫无索取，因此她决不会拒绝我这种请求。唉！我还一直以为文件在我手里呢。唉，我已陷入了那么荒唐的可耻境地，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等我再去找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时，天色变得十分昏暗，时值四点左右。玛丽亚粗暴地回答说，主人“没有回来过”。现在我能清楚地记起玛丽亚那种不友好的奇怪眼神；可是，不用说，当时我还根本没有意识到什么。恰恰相反，另一个念头却突然刺痛了我：就在我十分烦恼、有点儿灰心地走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的楼梯时，我记起了刚才向我张开双臂的可怜的老公爵，不禁突然痛责自己：也许纯粹是出于个人的一点儿不愉快的往事，我就丢下他不管了。我开始不安地想到，我

不在时他们那儿的情况甚至会变得很糟，于是我匆匆赶回家。不过，家里只发生了以下情况。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刚才愤然离开我之后，并没有气馁。需要交代的是，上午她就派人去找过兰伯特，后来又派人去找了一次，由于兰伯特始终不在家，最后她派她哥哥去找他。可怜的姑娘见我抗拒，就把自己最后的希望押在兰伯特身上，指望他能影响我。她迫不及待地盼他来，只是感到纳闷：直到今天以前，他都一直追随她、围着她转，怎么会突然完全撇下她，销声匿迹了呢。唉！她做梦也想不到，如今兰伯特手里有了文件，已经做出了全然不同的决定，因此他当然不会露面，甚至故意躲开她了。

这样一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由于不安，由于心里越来越惶恐，几乎就无法给老人解闷；而与此同时，老人的不安情绪却发展到了危险的程度。他胆怯地提了些古怪的问题，甚至开始怀疑地望着她，哭了好几次。年轻的韦尔西洛夫那一回待的时间不长。他走之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终于把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带了过来，指望他能逗老人开心，可公爵对他毫无好感，甚至生出了厌恶。总之，不知什么原因，公爵对彼得·伊波利托维奇的态度越来越不信任、越来越怀疑了。而房东偏偏又大讲降神术，讲那些据说是亲眼目睹的什么戏法，说是来了个江湖术士，在众目睽睽之下砍下几个人的脑袋，弄得鲜血直流，大家都看见了，然后他再把脑袋一颗颗接到脖子上，居然又愈合如初了，这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表演的，据说这事发生在 1859 年。公爵听了十分害怕，但不知为什么同时又非常光火，以至于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不得不立即把说故事的人打发走了。幸亏这时送来了饭菜，这是昨晚（通过兰伯特和阿尔福辛卡）向附近一位出色的法国厨师特意订好的，这厨师闲着没

有工作，正想在贵族家庭或俱乐部里谋个差事。饭菜加香槟酒引得老人异常开心；他吃了很多，还说了许多俏皮话。当然，饭后他发困了，想睡了，由于他总是饭后便睡，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就给他铺好了床。他睡眼惺忪时一个劲儿地吻她的手，说她是他的天园①、他的希望、他的天使②、他的“金花”，总之，用的是最东方式的词语。最后他睡着了，就在这时我回到了家。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急急走进我的房间，对我合起双手说，她这回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公爵，求我不要离开，等他一醒就去他那儿。“您不在他身边他会出事的，他的神经会崩溃；我怕他入夜之前就挺不住……”她补充说，她自己一定得离开一会儿。“也许甚至要两个小时，所以我把公爵托给您一个人照看了”。我热情地许诺她说，傍晚以前我会留在那儿，说我等他醒来之后，一定千方百计替他解闷。

“我去尽我的责任！”最后她坚决地说。

她走了。我要提前补充一点：她是亲自出马去找兰伯特；这是她的最后一线希望；此外，她还去了她哥哥家和亲戚法纳里奥托夫家里；可想而知，她回来时该是怎样的心情。

她走后大约过了一小时，公爵醒了。我隔墙听见了他的呻吟声，便马上跑过去；我见他穿着睡袍坐在床上，但他发现自己孤单单地待在一间陌生的房里，只有烛光摇曳，便吓坏了，因此我刚进去时他不由哆嗦了一下，蹦起身子大叫起来。我扑

---

① 这里原文是 рай，因下文说是东方式的词语，大概是指伊斯兰教的“天园”。天园或译“天堂”、“乐园”，是指后世极乐境地，该教认为是一个树木成阴，流有乳河、酒河和水河的美丽清凉的花园。

② 大概是指伊斯兰神话中的“天使”，或译“天仙”。

到他跟前，他看清了是我，便高兴得流着泪开始拥抱我。

“有人跟我说你搬到别的住处去了，你吓跑了。”

“谁跟您这么说的？”

“谁？你瞧，这也许是我自己的瞎想，不过，也许有人说过。你简直想不到，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有个大胡子老头儿走进来，拿着一个圣像，一个碎成两半的圣像，突然说：‘你的生活也会像这样碎成两半！’”

“哦，我的天，想必您已经听什么人说起过，昨天韦尔西洛夫砸了圣像？”

“N'est-ce pas?[①] 我听说了，听说了！今天上午我就听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说了。就在她把我的手提箱和小狗送这儿来的时候。”

“瞧，所以您才做了这个梦。”

“是啊，差不离；可你不会想到，这老头儿一个劲地竖起手指吓唬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在哪儿？”

“她很快就会回来。”

“从哪儿？她也走了吗？”他痛苦地嚷道。

“不，不，她马上会来这儿的，她要我陪您一会儿。”

“Qui[②]，她该来。这么说，我们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疯啦：‘多么意外又多么迅速！’[③] 我一直预言，说他会落得个如此下场。我的朋友，你别忙说……”

---

① 法文：怎么不是？

② 法文：是啊。

③ 引自俄国剧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第3幕，第21场）中的一句台词，但不够准确。这条引文表明小说作者有意将韦尔西洛夫与该剧中主人公恰茨基进行对比。——俄编注

他突然伸手抓住我的衣服，拉我稍稍靠近自己。

“刚才，”他悄声说，“房东突然拿来一些照片，下流女人的照片，都是摆出各种各样东方姿势的裸体女人，他还突然开始让我隔着玻璃观看……你知不知道，我还违心夸好呢，可这情形就像人家把下流女人带到那个不幸的文官身边，为了待会儿便于灌醉他……”

“这全是因为您尽想着冯·索恩的事，别瞎想了，公爵！房东只不过是个傻瓜而已！”

“只不过是个傻瓜而已！C'est mon opinion![1] 我的朋友，要是你行，你就把我从这儿救出去吧！”他突然合起双手求我。

“公爵，我一定尽力而为！我都听您的……亲爱的公爵，只要您再等一会儿，我也许能把一切都处理好！”

“N'est-ce pas? 我们马上逃走，把手提箱留下装个样子，好让他以为我们还会回来。”

“我们往哪儿逃呢？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怎么办？”

“不，不，把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块儿带上……Oh，mon cher，我头脑里乱糟糟的……等一等，在那儿，在布袋里右边，有一张卡佳[2] 的相片，是我刚才偷偷塞进去的，不让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特别是那个纳斯塔西娅·叶戈罗芙娜看见。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尽快把它取出来，要小心些，当心让人撞见我们……能不能把门钩扣上？”

果真，我在布袋里找到了一张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照片，镶着椭圆形的镜框。他把照片拿到手里，凑近烛光，泪水顿时沿着他枯黄的脸颊直淌。

---

① 法文：我也这么看！
② 卡捷琳娜的小名。

"C'est un ange, C'est un ange du ciel![1]"他长叹道,"我一辈子对不起她……可现在! Chere enfant,我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信!我的朋友,你告诉我:有人想把我关进疯人院,这种事能想象吗? Je dis des choses charmantnes et tout le monde rit...[2]突然要把我这样的人送进疯人院?"

"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大声嚷道,"这是个误会。我了解她的感情!"

"你也了解她的感情?太好了!我的朋友,你让我复活了。他们干吗要在我面前中伤你呢?我的朋友,你去把卡佳叫到这儿来,让她们俩当着我的面亲吻和解,我好带她们回家,我们甩掉这个房东!"

他站起来,双手合十,突然噗地朝我跪下。

"Cher[3],"他悄悄地说,恐惧得似乎已失去了理智,浑身颤抖,像风中的树叶似的。"我的朋友,告诉我全部真相吧:现在要把我藏到哪儿?"

"天哪!"我叫着扶起他,让他坐到床上。"说到底您连我都不相信了,您以为我也参与了密谋?有我在这里,决不允许任何人动您一根毫毛!"

"C'est ça,决不允许,"他口齿不清地说,两只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肘,继续抖个不停,"你别让任何人来害我!你自己也千万别对我撒谎……因为他们果真要把我从这儿带走?告诉我,这个房东,伊波利特,或者叫什么别的,他……不是个医生?"

---

① 法文:这是安琪儿,天上的安琪儿!
② 法文:我说了些妙不可言的事,大家开怀大笑……
③ 法文:亲爱的。

“什么医生?”

“这儿……这儿难道不是疯人院？这幢房子，这个房间?”

可就在这刹那间，房门突然打开，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走了进来。想必她在门口偷听，忍不住才猛然推门进来，此时公爵听见任何吱嘎声都会瑟瑟发抖，所以不由尖叫一声，合面扑倒在枕头上。末了，他似乎大发神经，以号啕大哭收场。

“瞧，这就是您干的好事。”我指着老人对她说。

“不，这是您干的好事!”她提高了嗓门挖苦说，“我最后一次问您，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肯不肯把坑害这个无力自卫的老人的卑鄙阴谋揭露出来，肯不肯牺牲‘您那种疯狂幼稚的爱情幻想’，救救您的亲姐姐?”

“我会救你们所有的人，但只用我刚才告诉您的那种方法!我再去跑一趟，也许一小时后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会亲自来这儿！我会让大家和好，让大家变得幸福!”我几乎兴奋地嚷道。

“你把她带来，带到这儿来吧，”公爵精神一振，“你们带我去找她！我要卡佳，我要见卡佳，我要祝福她!”他大声呼唤，抬起双手挣扎着要下床。

“您瞧，”我指着他对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您听见他说的话了吧：现在任何‘文件’说什么都帮不了您了。”

“我知道，但文件还能在上流社会的舆论界证明我为人正派，而现在——我却丢尽了脸！够啦，我良心清白。我被大家抛弃了，连我的亲哥哥也因为害怕我遭到挫折而抛弃了我……可我会尽我的责任，我会留在这个不幸的老人身边，做他的保姆，做他的看护!”

但时间不容错失，我从房里跑了出去。

“我过一个小时回来，不光一个人回来!”我在门口喊道。

第十二章

一

我总算碰见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家了！我痛痛快快把一切都告诉了她——文件的事、我们寓所里现在发生的事，我全都毫无保留地讲了。尽管她本人对这些事早已十分了然，只需我说上两三句话，她就能抓住事情的实质，但估计我还是说了有十来分钟。光我一个人说，说出了全部真相，没有不好意思。她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纹丝不动，身子挺得笔直，像根火柴杆似的，抿紧了嘴唇，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听得全神贯注。可我一讲完，她就突然从椅子上蹦起来，动作那么急剧，吓得我也蹦了起来。

“好哇，狗崽子！那么这封信果真缝在你的身上，而且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这傻婆娘缝的！你们哪，全是些无法无天的混账东西！这么说，你来彼得堡就是想征服人家的心，想战胜上流社会，想对某个鬼家伙进行报复，就因为你是个私生子？”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叫了起来，“不许您骂人！也许就是因为您，因为您骂人，所以我一到彼得堡才心肠变硬了。是的，我是私生子，也许就是因为是私生子，我才真的想过报复，也许真的想过要对某个鬼家伙进行报复，因为在这件事上连魔鬼也找不出有罪之人呢。但是您该想想，我已经拒绝跟坏蛋们联手，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感情！我会默默地把文件摆到她面前，甚至不等她说一句话就走掉，您将亲自作见证人！”

“拿来，快把信拿来，你马上把信放到这桌面上啊！说不定你是扯谎呢？”

“信就缝在我衣袋里，当初是玛丽亚·伊万诺芙娜亲手缝的；但我来到这儿之后新做了一身常礼服，所以我把信从旧衣服里取出来，自己转缝进这身新衣服里，信就在这儿，您摸摸，我没有扯谎！”

“你把信拿来，把它取出来！”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大吵大嚷。

“决不，我跟您再说一遍：我要当着您的面把这封信摆到她面前，不等她说一句话就走掉，但我必须让她知道并且亲眼看到，是我，是我自己交给她的，我是自愿的，不是被迫的，也不要什么回报。”

“又想卖弄一番？狗崽子，你爱上她了吧？”

“您爱怎么糟蹋我，尽管说吧：我不在乎，我活该，但我没有感到委屈。哦，哪怕她把我看做是个卑贱的坏孩子，曾经对她不怀好心，策划过阴谋，可是但愿她能意识到，我已经战胜了自己，而把她的幸福看得高于世上的一切！没关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没关系！我会对自己喊：鼓起勇气来，充满希望！就算这是我初涉人世的第一步，但它有一个好的收

场，高尚的收场！至于说我爱她，那又怎么样，”我精神亢奋，两眼闪光地接着说，“我不以为耻：妈妈是天上的安琪儿，她却是地上的女皇！韦尔西洛夫会回到妈妈身边，而我面对她也用不着羞愧，因为我听见过她跟韦尔西洛夫的谈话，那时我就站在门帘背后……哦，我们三个——‘都是疯子’！您知不知道，‘都是疯子’这话是谁说的？这是他说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说的！您知不知道，我们这儿的疯子也许超过了三个？我敢打赌，您就是第四个这样的疯子！不管您爱不爱听，我要说：我敢打赌，您自己就一辈子爱着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也许现在还在爱……”

我再次说明，当时我精神亢奋，而且沉浸在某种幸福之中，但我没能把话说完：突然她动作快得有点儿反常，伸手一把揪住我的头发，使劲把我往下拽了两下……随即又突然闪到角落里，面朝着墙，用手帕捂住了脸。

“狗崽子！往后再也不许你跟我说这种话！”她哭着说。

这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不用说，我给惊呆了。我站在那儿望着她，还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呸，小傻瓜！快过来呀，吻吻我这个老傻瓜吧！”她突然又哭又笑地说道，“再也不许，再也不许你跟我说这种话啦……可我爱你，一辈子都在爱……傻瓜。”

我吻了吻她，顺便说一句：打这以后我跟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就成了朋友。

“哦，对啦！我这是怎么啦！”她冷不防一拍脑门叫了起来，“你说什么来着：老公爵在你们寓所里？这是真的？”

“我敢对您保证。”

“哎呀，我的上帝！哦，让我多烦心！”她急得在房里团团转，不停地折腾。“他们居然在那里摆布他！唉，这些傻瓜也

不怕天打雷劈！是一早就把他弄出去的？好一个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好一个小修女！而她，这位米利特里莎[①] 居然还一无所知！”

“谁是米利特里莎？”

“就是地上的女皇，你理想中的女人呗！唉，现在该怎么办？”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顿时醒悟过来，大声嚷道，“刚才我们尽说些傻话，而要紧的事却忘了：我跑来就是要找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大家都在那儿等我回去呢。”

于是我解释道，我交还文件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她许诺立刻跟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和好，甚至同意她的婚事……

“很好，”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打断说，“这话我也跟她说过一百遍了。因为等不到结婚他就会死的——这门婚事反正成不了，如果说他要在遗嘱里留钱给她的话，我是指留钱给安娜，那么即使没有这桩婚事，这笔钱也已经写进遗嘱，留下啦……”

“难道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仅仅是不舍得这笔钱？”

“不，她一直担心的是文件在安娜手里，我也一样。我们一直在提防她。做女儿的不想让老人受到这刺激，至于那个德国佬，比奥林格，倒真的舍不得这笔钱呢。”

“既然这样，她还会嫁给比奥林格吗？”

“你拿这个傻女人有什么办法呢？常言道傻女人就是傻女人，会傻一辈子。你瞧着吧，他能给她什么样的安宁。她口口声声说‘我总得嫁给一个什么人，因此嫁给他最最合适’；那我们就等着瞧，到时她怎么个合适法。往后有她跺脚后悔的日

---

① 出典不详。

子，可已经晚啦。”

“那您干吗不阻止呢？您不是爱她、还当面跟她说过您爱她吗？”

“我是爱她，而且我对她的爱，比对你们大家的爱加在一起还要深，可说到底，她是个不明事理的傻女人哪！”

“那您赶快去把她找来，我们把一切办妥之后，就亲自带她去见父亲。”

“不行，小傻瓜，已经没办法啦！问题就在这里！唉，怎么办呢！唉，让我多烦心！”她又急得团团转，不过却伸手抓起了一条厚毛披巾。“唉，要是你四点钟前来就好了，可现在七点已过，刚才她先到佩利谢夫家吃饭，饭后跟他们去歌剧院了。”

“天哪，那么能不能去歌剧院跑一趟……哦，不行，这办不到！现在老人会怎么样？要知道恐怕他夜里就会死的！”

“听我说，你别去那儿了，你到妈妈的住所去，在那儿过一夜，明天一早……”

“不，不管出什么事，我决不撇下老人。”

“那就别撇下他吧，这事你做得对。而我，你知道……我还得去她家跑一趟，留张字条……你知道，我会用我们的暗语（她会懂的！）写道，文件在这儿，叫她明天早上十点整来我家——要准时！你放心，她会来的，她准会听我的话：到时我们就把所有事情一下子办妥。现在你快去那边，尽力哄哄老人，安顿他睡了，说不定他能挨到明天早晨的！你也别去吓唬安娜；要知道，我也爱她呢。你对她不公正，因为在这件事上你无法了解底细：她受委屈，她自小就受委屈；唉，你们一个个都让我操心！对啦，你别忘了，你以我的名义转告她，说这件事是我主动要管的，是我主动，真心诚意的，叫她放心，她

的自尊心决不会受到伤害……你知道，最近我跟她大吵了一场，吵翻了——破口大骂了一顿！好啦，你快去吧……哦，等一等，你把衣袋再给我看看……真在里面吗，真在里面吗？哦，真的就在里面吗？你把这封信交给我吧，哪怕只交一夜，对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把信留下，我不会吃掉的。说不定夜里你会交出去……会变卦呢？”

“决不会！”我大叫一声，“信在里面，您摸摸看，明白了吧，可我决不留给您！”

“我明白里面有张纸，”她用手指摸了摸说，“唉，那好吧，你就去吧，而我去她家，也许还得到剧院跑一趟呢，这是你出的好主意！你快去呀，快去！”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您等一下，妈妈怎么样啦？”

“活着。”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呢？”

她挥了挥手。

“会清醒过来的！”

我走了，虽说这一趟我没有如愿以偿，但我还是受到了鼓舞，充满了希望。可是，唉，命运却做了另样的安排，等待我的却是另一种情况——人世间真是天命难违！

二

我还在楼梯上，就听见我们寓所里一片吵闹声，大门没有关上。走廊里站着个穿号衣的陌生仆役。彼得·伊波利托维奇和他的妻子也在走廊里，双双被什么事情吓坏了，正等待着什么。公爵房间的门敞开着，里边传来雷鸣般的声音，我马上听

出这是比奥林格的嗓门。我还没来得及跨前两步，就猛地瞧见，比奥林格和他的同伴P男爵正扶着泪痕满面、浑身发抖的公爵来到走廊上，这P男爵就是上回来韦尔西洛夫家谈判的那个人。公爵号啕大哭，抱着比奥林格吻个不停。此时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跟着公爵也来到了走廊里，比奥林格大声呵斥她，威吓她，好像还冲着她跺脚——总之，他全然不顾自己是位“上流社会的绅士”，此时的表现活脱就是一个粗鲁的德国兵痞。后来我才发现，当时他不知为什么认定安娜·安德烈耶芙娜简直是触犯了什么刑法，甚至她的行为无疑该立即受到法律的制裁。由于不了解真相，他把事情夸大了，这是许多人常犯的毛病，因此他自以为有权可以肆无忌惮。关键是他还没来得及细细琢磨：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有人用匿名信把这儿发生的事告诉了他（这事我下文再提），于是这位绅士就勃然大怒了。在这种心态下，即使这个民族最最机智的人有时也会像鞋匠那样打起架来，而他，还没有摆脱这种心态就飞也似的赶来了。面对这场袭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表现得极其自尊，可我没有赶上那个场面。我只看见比奥林格把老人扶到走廊上之后，突然把他交给P男爵搀着，自己蓦地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转过身去，冲着她大声叫喊，想必是回敬她的什么话：

“您是个阴谋家！您图谋他的钱财！您从此在上流社会里丢尽了脸，您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是您在利用这个不幸的病人图谋钱财，是您把他逼疯的……您冲着我大叫大嚷，就因为我是个女人，无人保护我……”

“哦，对啦！您是他的未婚妻呢，未婚妻！”比奥林格刻毒地狂笑起来。

“男爵，男爵……Chère enfant，je vous aime，[①]”公爵哭着向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伸出双臂。

“走吧，公爵，快走吧：有人搞阴谋要害您，说不定还想要您的命呢！”比奥林格嚷道。

“Oui，oui，je comprends，j'ai compris au commencement…[②]”

“公爵，”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提高了嗓门，“您这是在侮辱我，您还允许别人来侮辱我！”

“滚开！”比奥林格突然冲着她大喝一声。

这让我忍无可忍了。

“恶棍！”我对他吼了起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我来保护您！”

接着发生的事我不打算、也无法详加描述。那情景既可怕又卑劣，而我似乎突然丧失了理智。好像是我蹿上去打了他，至少是重重推了他一下。他也使劲打了我的脑袋，打得我跌倒在地。等我回过神来，我已经追着他们下楼了，记得当时我鼻子里还流着血。大门口有辆四轮马车在等候他们，他们扶公爵上车时我已追到了马车跟前，尽管那仆役想推开我，我还是再次向比奥林格扑去。我记不得这时怎么会冒出个警察来。比奥林格揪住我的衣领，厉声吩咐警察把我带到分局去。我嚷着要去他也该一块儿去，一块儿去做笔录，说他们竟敢把我几乎从我的寓所里抓走。可是由于闹事是在街上，不是在寓所里，加上我又叫又骂，像醉汉似的打架，而比奥林格却是一身军服，所以警察就抓了我。这时我简直气疯了，拼命抗拒，好像连警

---

① 法文：亲爱的孩子，我爱您。

② 法文：是，是，我明白，我一下子明白了……

察也打了。接着，我记得突然又冒出了两个警察，便把我带走了。我依稀记得，我被带进了一间抽烟抽得烟雾腾腾的房间里，里面有许多各式各样的人，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有的在等，有的在写；我到了里边还嚷个不停，我要求做笔录。但事情已经不是做个笔录就能了结了，由于我对警察蛮横无理和对抗，事情变复杂了。何况我当时的架势也太不像话了。突然有人厉声叱喝我。此时警察指控我打架，还说了上校的什么事……

“姓什么?”有人喝问我。

“多尔戈鲁基。”我吼道。

“多尔戈鲁基公爵?”

我忘形地用极下流的粗话回敬他，后来……记得后来我就被拖进一间黑糊糊的“醒酒”小屋里去。哦，我现在并不想抗议。还在不久之前诸君在报纸上都读到过某位绅士的控诉，说是他被拘留了整整一夜，也是绳索捆绑着关在醒酒小屋里，而他似乎甚至是毫无过失的；可我毕竟有过失。我倒在铺板上，跟两个昏睡的人为伍。我头痛欲裂，太阳穴在跳，心也怦怦在跳。想必后来我失去了知觉，似乎还说胡话。只记得我深夜里醒来，在铺板上坐起。我一下子记起了一切，明白了一切，于是我用胳膊肘支着膝盖，双手托住头，陷入沉思。

哦，我不想描述我的感受，再说我也无暇描述，我只想指出一点：就在我横遭关押、坐在铺板上深夜沉思的时刻，我的内心体验到了也许前所未有的欢乐瞬间。读者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觉得我是在信笔胡写，是想标新立异，然而事实却正如我说的那样。这种时刻也许人人都会碰到，但一辈子只有一次。人们在这种时刻会决定自己的命运，确定观点并对自己说出终生的追求：“真理就在那儿，要获得真理就该往那儿走。”

是的，这一欢乐瞬间照亮了我的灵魂。傲慢的比奥林格侮辱了我，想来明天我还会受那个上流社会女人的侮辱，我很清楚我可以狠狠地报复他们，但我决定不报复。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诱惑，但我决定不公开文件，不让整个上流社会知道这件事（我动过相反的念头）；我反复叮咛自己，明天我就把这封信摆到她的面前，即使她不感谢，反而嘲笑我，我也应该忍受，还是会一句话也不说地永远离开她……不过，没必要多说了。至于明天我在这儿会遭遇到什么，怎样面对长官，会受什么样的处置——我几乎忘了想了。我满怀爱心地画了个十字，在铺板上躺下，安静得像小孩儿那样睡着了。

我醒得很晚，天已经放亮。小屋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坐起来开始等待，等了很久，有一小时光景；待到突然来传我时，想必已是九点左右了。我本可以更详细地写那些细节，但没有必要，因为这一切现在都离题太远；我只想把主要事件写完。我只讲一个细节，令我十分诧异的是，他们对我的态度突然变客气了：问了我几句，我回答了几句，就马上放我走了。我默默地走出去，很高兴地看到了他们某种惊奇的眼色：他们很惊奇，我这个人落到如此境地仍能不失尊严。如果我没有察觉到这点，我是不会记下来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在出口处等我。下面我就三言两语解释一下当时我如此轻易获释的原因。

一清早，也许是八点钟，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就赶到了我的寓所，也就是说，赶到了彼得·伊波利托维奇那儿，她还指望在那儿能碰见公爵，谁知却听说了昨天发生的种种可怕的事情，特别是我被抓走了。她马上转身去找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后者昨天从剧院回来后，就跟被送回家的父亲见了面），唤醒了她，吓唬着要她设法立即把我救出来。接着，塔

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拿着后者写的便条又飞快地去找比奥林格，坚决要他另写一封短信给“主管人”，由比奥林格出面恳请立刻释放我这个“误抓”之人。她揣着这封信来到警察分局，他信上的请求受到了尊重。

三

我接着写主要事件。

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拉着我上了一辆出租马车，把我带到她的寓所，她立即吩咐准备茶炊，自己则在厨房里替我梳洗一番，刷净了衣服。就在这间厨房里，她大声告诉我，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将在十一点半亲自来她这儿跟我见面，这是刚才她俩约定的。这话正好让玛丽亚也听见了。几分钟后她端来了茶炊，再过了两分钟，当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叫她时，她却没有应答：原来她出去办什么事了。我请读者充分注意这个细节；我估计当时是十点差一刻。尽管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对她不问一声就擅自出去很生气，但也只想到她是去店铺了，而且随即就把这事给忘了，再说当时我们也顾不上这些事；我们正谈个不停，因为要谈的事情很多，所以，比方说，我对玛丽亚的出门就几乎毫不在意；这一点我也请读者记住。

不用说，我有点儿飘飘然；我大讲自己的感受，但我们主要还是在等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想到一小时后我终于要跟她见面，而且还是在我生活中如此决定性的时刻，我不由激动得有些颤栗。末了，在我喝完了两杯茶之后，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突然站起来，从桌上取了把剪刀，说：

“把衣袋凑过来，该把信取出来了，总不能当着她的面拆吧！”

“对！”我大声应道，解开了衣服。

“你这口袋怎么缝得乱糟糟的？谁缝的？”

“我自己，我自己，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

“瞧着就知道是你自己缝的。呶，信在这儿……”

信被取出来了：那个旧信封还是原样子，可里面放的却是张白纸。

“这——这是什么？”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嚷道，把那张纸翻来转去。“你怎么啦？”

可我站在那里已经说不出话，脸色惨白……突然软软地瘫坐在椅子上；说实话，差一点儿我就昏过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吼叫起来，“你说的那封信究竟在哪儿？”

“兰伯特！”蓦地，我猜到了，捶着脑门蹦起来。

我心急慌忙、上气不接下气地向她解释了一切——包括那天在兰伯特家过夜，包括我们当时的策划；不过有关这个策划，我早在昨天就向她坦白了。

“给偷走了，给偷走了！”我揪着自己的头发，顿足大叫。

“糟啦！”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立即做出了决定。她问：“现在几点钟？”

已经快十一点了。

“唉，玛丽亚又不在！……玛丽亚，玛丽亚！”

“什么事，太太？”突然玛丽亚在厨房里应道。

“您在这儿？现在可怎么办呢！我得赶紧去找她……唉，你呀，马大哈，真是个马大哈！”

“我马上去找兰伯特！”我怒吼道，“如果有必要，我就掐

死他！”

“太太！”玛丽亚突然在厨房里尖声叫道，“有个女人非要见您……”

可她还没来得及说完，“那个女人”就已经大哭大叫、自己飞速从厨房里冲了进来。此人就是阿尔福辛卡，我不想把这个场面写得十分详细，因为它是个骗局，是场假戏，但应该指出，阿尔福辛卡演得非常出色。她一边悔恨地哭泣，发狂地打着手势，一边连珠炮似的说（当然，说的是法语），信是她当初亲手窃取的，现在信在兰伯特手里，而兰伯特伙同“这个强盗”，Cet homme noir①，想把 Madame la générale② 强行请去，开枪杀了她，这事马上就会发生，在一小时之后……她还说这一切是她亲耳听他们说的，她顿时害怕极了，因为她看见他们那儿有枪，le pistolet③，现在她跑来找我们，是要我们快去搭救，赶在……Cet homme noir 的前头……

总之，这一切非常像真的，阿尔福辛卡的某些解释尽管极其荒唐，却反倒越发像真的。

“这个 homme noir 是谁？”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喝问道。

“Tiens, j'ai oublié son nom... Un homme affreux... Tiens, Versiloff. ④”

“韦尔西洛夫，这不可能！”我吼了起来。

“哦，不，有这可能！”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尖叫了一声，“你倒是快说呀，亲爱的，别跳脚，别做手势了；他们在那儿

---

① 法文：这个恶人。
② 法文：将军夫人。
③ 法文：一支手枪。
④ 法文：哎呀，我忘了他叫什么啦……是个可怕人物……对，姓韦尔西洛夫。

到底想干什么？你快说清楚哇，亲爱的：我可不信，他们想对她开枪？”

“亲爱的”是这样说的（注意：这全是谎言，我又要后话先说了）：Versiloff[①] 将待在门背后，而兰伯特一俟她进去，就把 cette lettre[②] 给她看，此时 Versiloff 便窜出来，于是他们把她……Oh，ils feront leur vengeance！[③] 她又说，阿尔福辛卡害怕惹祸，因为她自己也参与了此事，至于 cette dame，la générale[④]，是一定会去的，“很快很快就会去的”，因为他们给她寄信时附去了那封信的抄件，她马上会明白那封信真的在他们手里，她准会去他们那儿的，可给她写信却由兰伯特一人出面，因此她并不知道还有韦尔西洛夫；而在信里兰伯特自称是莫斯科来的人，从 une dame de Moscou[⑤] 那儿来。（注意：是指玛丽亚·伊万诺芙娜！）

“哦，真让我心烦！哦，真让我心烦！”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大声叹道。

“Sauvez-la，sauvez-la！[⑥]”阿尔福辛卡嚷嚷说。

不用说，在这个疯狂的消息里，头一眼就可以看出有不合情理之处，可是当时没有时间去琢磨，因为就实质而言，这一切都非常像是真的。本来可以推断出，而且是十拿九稳地推断出，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在收到兰伯特的信之后，首先会来我们这儿，来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这儿弄清情况；然而她

---

① 法文：韦尔西洛夫。
② 法文：这封信。
③ 法文：哦，他们会报仇雪恨！
④ 法文：那位夫人，将军夫人。
⑤ 法文：莫斯科的一位太太。
⑥ 法文：救救她，救救她吧！

也可能不这么做，她会直接去他们那儿，这么一来——她就遭殃了！另外，同样难于置信的是，她会这么随随便便就跑去见那个她不知底细的兰伯特，而且是一叫就去；然而出于某种原因，比方说，她见到信的抄件、确信她那封信真的在他们手里之后，她也可能会这么做，这么一来——她同样会遭殃！关键是我们连一点儿思考的时间都没有了。

“可韦尔西洛夫会杀了她的！既然他不顾体面地跟兰伯特串通，那他会杀了她的！这是他的另一个我！”我叫了起来。

“唉，这‘另一个我’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绞着双手说，“好啦，不用待在这儿啦，”她当机立断地说，“你去取帽子和皮大衣，我们一块儿出发。而你，亲爱的，把我们直接带到他们那儿去。哦，路很远呢！玛丽亚，要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来的话，你就说我很快就回来，请她待在这儿等我，要是她不肯等，你就锁上门，硬不放她走。你就说这是我吩咐的！如果你帮成了这个大忙，玛丽亚，我会赏你一百卢布。”

我们跑着下了楼。毫无疑问，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主意了，因为不管怎么说，大祸将发生在兰伯特的寓所里，要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真的先到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里来，那么玛丽亚总能留住她。然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刚叫好出租马车，突然变了主意。

“你跟她去吧！”她吩咐我说，决定离开我和阿尔福辛卡。“如果有必要，你就拼上一命，明白吗？我随后就到，但我先得赶紧到她家里去一趟，说不定能碰见她，因为不管你怎么想，我还是觉得可疑！”

于是她飞快地朝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家跑去。我和阿尔福辛卡则乘车去兰伯特家。我催促马车尽快赶路，同时急忙

继续盘问阿尔福辛卡，可她多半只是用惊叫来搪塞我，末了竟哭哭啼啼起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上帝保佑，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没有赶完四分之一的路程，突然我听见后面传来叫喊声：有人在呼我的名字。我一回头，便看见特里沙托夫正乘车在追赶我们。

“您上哪儿去?”他惊恐地叫喊，“居然和她，和阿尔福辛卡在一起!”

“特里沙托夫!”我朝他喊道，“上回您说得对，出事啦，我要去找兰伯特这个浑蛋！我们一块儿去吧，这样人手多一些!”

“回去，您马上回去!”特里沙托夫大声嚷道，“兰伯特在耍花招，阿尔福辛卡也在耍花招。我是麻脸派来的；他们并不在家里：我刚才见着韦尔西洛夫和兰伯特了，他们去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寓所了……现在他们就在那儿……”

我喝停马车，转而跳进了特里沙托夫的马车里。我至今也不明白，我怎么会一下子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我立刻相信了，立刻做出了决定。阿尔福辛卡可怕地大叫起来，可我们抛开了她，我不知道当时她是否追踪我们，还是自己回家了，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在马车上，特里沙托夫气急败坏、话不成声地告诉我，说这里有阴谋诡计，说兰伯特本来答应跟麻脸联手，但在最后一刻麻脸背弃了他，刚才亲自派特里沙托夫去找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通知她不要相信兰伯特和阿尔福辛卡。特里沙托夫补充说，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因为麻脸对他没有再说别的，因为他来不及了，自己急着赶去什么地方，一切太匆促了。“我看见您乘车赶路，”特里沙托夫接着说，“所以就来追您了。”不用说，事情很明显，这个麻脸也知道一切内情，因为他派特

里沙托夫直接去找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可这已经是另一个谜了。

不过，为了不让读者看糊涂，我在描述大变故之前先对所有的真相做一说明，这是我最后一次提前交代了。

四

当初兰伯特一偷到信之后，就立即跟韦尔西洛夫联上了手。至于韦尔西洛夫怎么会跟兰伯特串通一气，我暂且不谈：以后再说，关键在于这“另一个我”！然而跟韦尔西洛夫串通一气之后，兰伯特还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尽可能狡猾地骗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上门。韦尔西洛夫对他一口咬定说，她不会来。可是自从那一次，前天晚上，我在街上遇见兰伯特，并且卖弄地向他宣称，我将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寓所、当着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面把信还给她之后，——自从那一刻之后，兰伯特就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寓所做了类似监听的安排，那就是收买了玛丽亚。他给了玛丽亚二十个卢布，事隔一天之后，他窃取了文件，于是第二次去找玛丽亚，当场拍板成交，答应事成之后付她二百卢布。

正因为这缘故，刚才玛丽亚一听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将于十一点半来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家，而我也将在那儿，她便马上溜出门去，坐上出租马车急急驶去向兰伯特报信。正是这条消息是她理该向兰伯特报告的，——这就是布置给她的任务。此时韦尔西洛夫正好也在兰伯特家里。转眼工夫韦尔西洛夫就想出了这条恶毒的计策。据说疯子有时诡计多端。

这计策就是要想方设法把我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两人

从寓所里骗开，哪怕只骗开一刻钟的路程，但必须在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到达之前。他们则守在外边，一俟我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出门，他们就由玛丽亚开门闯进寓所里，在那儿等候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而这时阿尔福辛卡必须竭力拖住我们，不管她想去哪儿，也不管她用什么方法。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理该如约十一点半到达，我们一来一回至少需要两个一刻钟，因此她必定在我们能赶回来之前就到了（不用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根本没有收到兰伯特的什么信，这是阿尔福辛卡扯的谎，连这场戏也是韦尔西洛夫策划的，策划得十分详尽，阿尔福辛卡只是扮演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叛徒角色而已）。当然，他们是在冒险，但思路正确："成功了——很好，不成功呢——也毫无损失，因为文件毕竟还在手里。"但这事成功了，再说也不可能不成功，因为单凭我们的一个猜测："这一切很像是真的！"我们就说什么也不能不跟着阿尔福辛卡跑了。我再说一遍，没有思考的时间。

五

我和特里沙托夫跑进厨房，碰见玛丽亚正胆战心惊。她感到震惊的是，她放兰伯特和韦尔西洛夫进门时，突然似乎看见兰伯特手里拿着支枪。虽说她收了人家的钱，可根本没料到会带枪来。她正在左右为难，所以一见到我，就扑到我跟前：

"将军夫人来了，可他们手里有枪！"

"特里沙托夫，您先待在这间厨房里，"我吩咐道，"等我一喊，您就赶快跑进来帮忙。"

玛丽亚给我打开了通过道的门，于是我便溜进了塔季扬

娜·帕夫洛芙娜的卧室，也就是只放得下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一张床的那个小间，上回我正是在那儿无意中干过偷听的事。这次我坐到床上，马上在门帘上替自己找到了一条细缝。

但房间里已经吵吵嚷嚷，有人在高声说话。我得说明：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在他们进屋之后一分钟就到了。我还在厨房里就听见吵吵嚷嚷的说话声，那是兰伯特在吵嚷。她坐在长沙发上，他则站在她面前，吵得跟傻瓜似的。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他如此张皇失措：他当时着急，生怕被人撞见。至于他怕的到底是谁，我在下文再说。他手里拿着信。但韦尔西洛夫却不在房里，我打算一有危险就冲进去。下面我只能转述他们对话的大意，也许好些话我记得不够确切，可当时我实在太激动了，无法一一记清。

“这封信的要价三万卢布，您居然还表示惊讶！信的实际价值是十万，可我只要您付三万！”兰伯特高声大气地说，情绪非常急躁。

尽管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显然很害怕，但却带着一种依然不屑的诧异神情望着他。

“我看得出这儿设了个什么陷阱，但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她说，“不过只要这封信真的在您手里……”

“这一封就是，您亲眼瞧瞧！难道会是假的？立一张三万卢布的借据，一分也不能少！”兰伯特打断她说。

“我没有钱。”

“您写个借据——这儿有纸。然后您就去搞钱，我可以等，但决不超过一周。您一手交钱，我就一手交借据和信。”

“您居然用这种奇怪的口气跟我说话。您错啦。要是我去告您，那今天就会把这文件从您手里没收掉。”

“您向谁告去？哈哈哈！这可是丑闻哪，我们会把信拿给

公爵看的！没收掉？在哪儿没收？我可不会把文件放在家里。我会通过第三者把信拿给公爵看。别固执啦，夫人，您该感谢我要得并不多，换了别人，除了要钱还要您服侍呢……您知道是什么样的服侍……任何一个好看的女人在走投无路时，都不会拒绝提供这种服侍……嘻嘻嘻！Vous êtes belle，vous！①”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霍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她朝他的脸上啐了一口，随后便急急向门口走去。就在这时，愚蠢的兰伯特拔出了手枪。他这个鼠目寸光的笨蛋，盲目相信文件的作用，也就是说，关键是他看不清在跟谁打交道，就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认为所有人都跟他自己一样，都充满了同样邪恶的感情。他一开口就粗鲁不堪，结果惹恼了她，否则她也许并不会拒绝这桩金钱交易。

“不许动！”他大声喝道，因为被啐了一口而勃然大怒，他抓住她的肩膀，亮出手枪，——当然，只是为了吓唬一下。她尖叫一声，便瘫坐在长沙发上。我冲进房里，但就在这刹那间，韦尔西洛夫也从通走廊的门背后跑了进来（他一直待在那儿等着）。我还来不及眨一下眼，他已经夺过兰伯特的手枪，用它狠狠地敲击对方的脑袋。兰伯特摇摇晃晃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只见他头上鲜血直涌，流到了地毯上。

可她一瞧见韦尔西洛夫，顿时脸如白纸，露出无法形容的恐惧，她木然地望了他几秒钟，便一下子晕倒了。他向她扑去。这一切我现在还仿佛历历在目。我记得，当时我恐怖地看到他的脸红得几乎发紫，两眼充血。我想，即使他当时发现我在房里，似乎也不会认出我。他一把抓住这个不省人事的女人，力大无比地把她抱在自己的手上，仿佛她轻如羽毛一般，

① 法文：您可是个漂亮女人呢！

于是开始抱着她在房里漫无目的地走动，就像抱着个孩子似的。房间很小，但他还是不停地走来走去，显然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当时转眼之间他就失去了理智。他一直盯着她的脸，我跟着他跑来跑去，主要是担心那支手枪，他忘了自己右手还握着枪，竟把它贴近在她的头部。可他几次想推开我，一次是用胳膊肘撞我，另一次是用脚踢我。我想喊特里沙托夫，但又怕刺激这个疯子。最后我撩开了门帘，求他把她放到床上去。他走过来把她放下了，自己则俯身对着她的脸凝视了一分钟，突然弯腰吻了两下她苍白的嘴唇。哦，我终于明白了，这个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控。突然，他抡起手枪想砸她，但似乎又若有所悟，便掉转枪口对准了她的脸。我闪电般地拼命拉住他的胳膊，拼命喊特里沙托夫。我记得：我们两个跟他搏斗，但他及时挣开手臂对自己开了一枪，他本想先开枪杀了她，然后再饮弹自尽。既然我们不让他杀她，他就把枪径直对准了自己的心口，但我及时把他的手臂朝上一推，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肩膀。就在这一瞬间，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大叫着冲进来，可他已经不省人事地躺在地毯上，躺在兰伯特的身旁。

第十三章 结　尾

一

这个场面距今差不多已有半年了，从这以后又有许多事成了过去，许多事彻底变了样，而我呢，则早就开始了新生活……但我也该向读者交代个明白。

当时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至少面对一个首要的疑问：韦尔西洛夫怎么会跟兰伯特这种人联手，那时他怀有什么目的？我渐渐才得出一种解释：依我看，在那些时刻，亦即在那最后的一整天及其前夜，韦尔西洛夫根本不可能怀有任何固定的目的，我想，他当时甚至根本没有思考过，而是受到了某种感情风暴的支配。不过，我绝不认为他是真正的疯子，何况即使到现在，他也绝非疯子。但我毫不怀疑他有“另一个我”。究竟什么叫做另一个我呢？事后我特意读了某位专家写的一本医学书，至少据该书所说，另一个我无非是某种严重的精神失常的第一阶段，而这种精神失常会导致很坏的后果。韦尔西洛夫在妈妈那儿闹事时，自己就十分真诚地向我们解释

过，当时他的感情与意志“分裂”了。可我还要重申：尽管在妈妈那儿闹事，砸碎那个圣像，无疑真的是受了另一个我的影响，但事后我一直隐隐约约地觉得，其中多少也夹杂着他的某种幸灾乐祸的寓意，他对这些女人的期望似乎怀有某种恨意，怨恨她们的权利与评判，所以一半是他、一半是“另一个我”合在一起，才砸碎了这个圣像！似乎在表明：“你们的期望也会这样被砸碎的！”总之，如果说有另一个我的影响的话，那么同时也有纯粹想闹事的因素……不过，这一切仅是我的猜测，要确凿地判断是件难事。

说实在的，尽管他崇拜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但他却始终对她的美德感到发自内心的极端不信任。我敢肯定地认为，当时他在门背后等待的就是她对兰伯特低声下气。但是即使他在那儿等待，是不是希望看到那种场面呢？我还想重复说：我坚决相信，当时他什么也不希望，甚至没有思考过。他只希望待在那儿，事后冲进去跟她说些什么，但也说不定，也许他冲进去会侮辱她，也许他会杀了她……当时什么都可能发生；不过，他跟兰伯特进门之后，他根本没有考虑过会出什么乱子。我还要添一句，手枪是兰伯特的，他本人进来时没带任何凶器。当他看到她那高傲而自尊的表态，特别是他不忍看兰伯特这个坏蛋对她大肆威吓，便冲了进去——接着他就失去了理智。在那一瞬间，他想不想对她开枪呢？依我看，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要是我们不拉开他手臂的话，他准会开枪的。他的伤口并不致命，而且已经愈合，但他却卧床很久——当然，是在妈妈的寓所里。现在，当我写这段结尾的时候，外边已是春色满园，时值5月中旬，正是个明媚的日子，我们屋子的窗户全部敞开着。妈妈坐在他的身边，他伸手抚摸她的脸颊和头发，动情地望着她的眼睛。哦，这仅是半个从前的韦尔西洛

夫，他已经不再离开妈妈，而且永远也不会离开了。他甚至有了“掉泪的本事”，这是令人难忘的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在讲述那个商人故事时用的说法；不过，我觉得韦尔西洛夫一定会活得很长久。他现在跟我们相处，就像孩子似的十分淳朴而真诚，但又稳重和不失分寸，不说多余的话。他拥有的全部智慧和整个精神气质依旧未变，虽说往昔的理想主义更加强烈地凸现了出来。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深深地爱他，可惜我既无时间也无篇幅多讲他的事了。不过，我要讲一件前不久发生的趣事（这种趣事非常多）：临近大斋期① 时，他的健康就已经恢复，到了斋期第六周，他宣布说他将要斋戒。我想，他大概有三十年甚至更久没有斋戒过了。妈妈十分高兴：开始给他做素食吃，不过用料相当考究，做得非常精美。我在隔壁房里听见，周一周二他暗自哼唱《新郎将临》——无论是曲调还是歌词都让他十分陶醉。在这两天里，他好几次谈论宗教，说得非常美好。可是到了周三，他突然开戒了，突然由于什么事情生气了，照他谈笑时的说法，是由于一种“滑稽的反差”。在司祭的相貌和教堂的氛围中，有某种东西令他反感；然而他从教堂一回来，突然又带着安详的笑容说：“我的朋友们，我是很爱上帝的，但——我干不了这一套。”就在当天午饭时，他已经吃起牛排来了。可我知道，现在妈妈经常会坐到他的身边，带着安详的笑容细声细气地开始跟他攀谈，有时还谈那些极抽象的话题：现在她突然似乎有胆量面对他了，至于怎么会这样，我就不知道了。她往他身边一坐，就跟他说起话儿来，多半是悄声细语。他含笑听着，抚摸她的头发，吻她的

① 俄国的大斋期是指复活节前七周，在此期间规定不杀生，不吃荤，上教堂做祈祷等。

双手，脸上流露出十分幸福的神情。有时他也会发点儿神经，近乎歇斯底里。这时他会拿起她的照片，就是那晚他吻过的那张，含泪望着它，吻它，回忆起往事，把我们大家叫到他身边，但这种时刻他说话不多……关于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他似乎已完全忘了，从未提起过她的名字。至于他跟妈妈举行婚礼一事，我们这儿同样只字未提。本打算送他去国外度过夏天，但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坚持不要送，再说他本人也不想去。今年夏天他们将在彼得堡郊区的一座乡间别墅里度过。顺便说一句，我们大家暂时全靠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钱在度日。还要补充一点：我感到十分难过的是，在写这部札记的过程中，我居然对这个人时常采取不恭敬的傲慢态度。可是我写作时，恰恰是把自己充分想象成当初身临其境时的样子。就在我结束札记并写完上面这些话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正是通过回忆与记述的过程，我才重新教育了我自己。现在我对已经写下的许多东西持否定态度，特别是对某些句子和篇章的语气，但我一个字也不想删改。

我说过，他只字不提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其实我甚至认为，也许他这心病已经完全痊愈了。只有我和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才偶尔谈起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而且还是在暗地里谈的。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目前在国外；出国前我跟她见过面，去过她那儿几次。我已经收到了她从国外寄来的两封信，并且写了回信。可是关于我们通信的内容，以及临出国告别时我们谈了些什么，我将保持沉默：这已是另一个故事，完全新的故事，甚至也许还全然是个未来的故事。有些事情我即使对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也秘而不宣呢；不过，就此打住吧。我只想补充一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没有嫁人，正跟佩利谢夫一家在旅游。她的父亲已故世，所以她是一个极

富有的寡妇。此刻她在巴黎。她跟比奥林格很快就决裂了，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是极其自然的事。不过，这事我得讲讲。

在发生可怕场面那一天的早晨，麻脸，就是特里沙托夫及其朋友所投靠的那个麻脸，及时把这个罪恶的预谋通知了比奥林格。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兰伯特仍然想拉麻脸一起干，因此当时弄到文件之后，就把他们预谋的所有详情细节都告诉了他，包括他们策划的最后一招，也就是韦尔西洛夫想出来的骗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出门的计策。可是麻脸比他们明智，他预见到他们的策划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所以在关键时刻他宁肯背弃兰伯特。但主要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兰伯特无能而急躁，韦尔西洛夫则是因痴情几乎迷了心窍，所以他们那个不切实际的计划远没有比奥林格的酬谢牢靠。这些都是我事后听特里沙托夫说的。顺便提一下，我至今也不知道、不明白兰伯特与麻脸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兰伯特缺了他就不行。但有个问题让我更加好奇得多：为什么兰伯特需要韦尔西洛夫，既然他已经文件在手，没有后者帮忙不是也完全能应付吗？现在我觉得答案很明显：他需要韦尔西洛夫，首先是因为后者熟悉情况，但关键的原因，是一旦失事或闹出了什么乱子，他需要把所有的责任全推到韦尔西洛夫身上。再加上韦尔西洛夫不要钱，所以兰伯特更认为他的相助简直是必不可少的了。不过，当时比奥林格没能及时赶到。等到他赶来时，已经是开枪后一个钟头，此时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寓所里的情形已经全然不同。具体的变化是：就在韦尔西洛夫流血倒在地毯上之后过了四五分钟，我们都以为已经死了的兰伯特却撑着身子站了起来。他诧异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很快醒悟过来，一声不吭地进了厨房，在那儿穿上皮大衣就走掉了，再也没有回来。那份“文

件"他留在了桌上。我听说，他甚至没有害病，只是稍感不适而已；他被手枪砸了一下，受了点儿惊吓，流了点儿血，并没有什么大碍。与此同时，特里沙托夫跑出去请医生，但还在医生来到之前，韦尔西洛夫也苏醒过来了，而在他苏醒之前，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已经让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恢复了知觉，及时送她回自己的家里了。因此，待到比奥林格跑进来时，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寓所里只剩下了我、医生、受伤的韦尔西洛夫和妈妈，妈妈也是特里沙托夫跑去通知的，尽管她还病着，却不顾一切地来到了韦尔西洛夫的身边。比奥林格见了这情景感到莫名其妙，一听说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已经走了，他二话没说便马上赶着去她家了。

他惶惶不安：他清楚地看到，如今丑闻几乎不可避免，要闹得沸沸扬扬了。其实，倒并没有出现什么丑闻，只不过传出些流言而已。诚然，开枪一事没能瞒住；但整个主要事件，就其主要实质而言，几乎还无人知晓；外界刺探的结果也只是认定，有个韦某，尽管已有家室而且年近半百，却堕入了情网，由情而痴，居然对某位非常可敬的女人求爱，在遭到对方断然拒绝之后，一时失去理智，对自己开了一枪。除此而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暴露，消息就这样作为未经证实的传闻登到了报纸上，没有指名道姓，只用了姓氏的第一个字。至少我知道，比方说，兰伯特就没有招到任何麻烦，可是了解真相的比奥林格却吓坏了。偏偏这时他又突然打听到，就在那场惨剧发生的两天之前，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跟爱她的韦尔西洛夫单独幽会过。这可把他气炸了，于是他相当冒失地竟对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说，既然如此，那他就毫不奇怪她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事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当场就取消了跟他的婚约，既没有发火，也没有动摇。早先她以为跟这人结婚最为合适云

云的偏见，全都烟消云散了。也许在这之前她就已经看透了他，也许在经历了这场大难之后，她的某些看法和感情突然起了变化。但对此我又要三缄其口了。我只想补充一个情况，兰伯特溜到了莫斯科，我听说他在那里犯了什么事，落入了法网。至于特里沙托夫，几乎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不管我如何千方百计寻访他的下落，却始终不见他的影子。自从他的朋友“le grand dadais”[①] 死去之后，他就消失不见了，而他的朋友则是开枪自杀的。

二

我提到了老公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之死。这位善良可爱的老人在出事之后很快就死了，不过话得说回来，还拖了整整一个月：有一天夜里睡觉时死于中风。自从那天在我住所里跟他相遇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据人家说，在这最后一个月里，他似乎变得非常有理智，甚至较先前严厉。他不再害怕，也不再哭泣，在整个这段时间里甚至绝口不提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个字。他把全部的爱心投向了女儿。在他死前一个星期，有一次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建议他是否叫我过来替他解解闷，可他甚至沉下了脸：现在我写下这个事实，不做任何解释。事后发现，他的田产管理得井井有序，此外还留下一笔十分可观的资金。根据老人的遗嘱，这笔资金的三分之一应该分给他那些数不胜数的养女；但让大家觉得非常奇怪的是，在这份遗嘱里根本未提到安娜·安德烈耶芙娜：没有她的名字。

① 法文：“傻大个儿”。

不过，我却知道这样一个确凿的事实：老人在去世的前几天，曾经把女儿和他的朋友佩利谢夫以及 B——斯基公爵召到跟前，嘱咐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说，万一他不久死去，一定要从这笔资金中分出六万卢布给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他准确、清晰而简短地说出了这个意愿，没有任何感慨，也未做任何说明。待到他死后遗嘱一经揭开，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就委托代理人通知安娜·安德烈耶芙娜说她任何时候都可以领取这六万卢布；可是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二话没说就冷冷谢绝了这个建议：尽管代理人反复声称，这确实是公爵的意愿，但她还是拒不接受钱。这笔钱直到现在还搁在那儿，等她去领取，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至今还指望她能改变决定；但这事决不会发生，而且对此我确知无疑，因为我现在成了安娜·安德烈耶芙娜一个很亲近的熟人和朋友了。她拒不收钱这件事引起了某种轰动，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她的姨妈法纳里奥托娃起初对她跟老公爵之间的丑闻很是生气，后来又突然改变了看法，在她拒绝这笔钱之后，便郑重其事地对她深表敬意。可是她的哥哥却为此跟她彻底吵翻了。虽说我常去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那儿，但我不能说我们亲密无间。我们绝口不谈往事。她很乐意在家里接待我，但总是跟我谈些有点儿抽象性质的话题。顺便说一句，她曾坚定地向我宣称，她一定要出家进修道院。这是不久前说的，可我不信，认为这不过是她的伤心话而已。

然而伤心话，真正的伤心话，倒该由我来说，尤其是一想起我妹妹丽莎的遭遇。她才是真正的不幸，跟她痛苦的命运相比，我经受的种种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她的不幸始于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的死亡：他一病不起，没等到开庭就死在医院里了。他死得比老公爵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还早。丽莎成了孑然一身，怀着未出世的孩子。她没有哭，表面看去甚至挺平

静。她变得温顺而平和，但是她早先心底里的那股热情却似乎一下子给埋葬掉了。她温顺地帮助妈妈料理家务，照料生病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可是却极少开口，甚至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毫不关心，似乎一切都与她无关，似乎她只是个过客。当韦尔西洛夫的病情有所好转后，她便开始常常睡大觉。我时不时给她送些书去，可她不看；她开始一天天消瘦下去。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勇气开口安慰她，虽说我常来常往正是怀着这个意图，但是见了她的面我又觉得有点儿难于接近她，而且也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开这个头。就这样一直拖到发生了一件可怕的意外事：她从我们的楼梯上摔了一跤，不是从高处，只是从离地三级处摔下去，但她流产了，病了几乎整整一个冬天。现在她已经下床走动了，可她的健康所受的损伤却是长期的。她依旧跟我们极少说话，总是沉思默想，但跟妈妈却能偶尔说上几句了。最近这些天里，春日高照，阳光明媚，我总会暗暗回想起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那是去年的秋天，我跟她在街上信步，我俩心里充满了欢乐和希望，彼此那么相亲相爱。唉，自那以后发生了什么呢？我不想诉苦，对我来说新的生活已经开始，可是她呢？她的未来还是一片渺茫，现在我连瞧她一眼，都不能不感到心痛。

不过，大约三星期前，我讲的有关瓦辛的消息立时引起了她的兴趣。他终于获释，完全恢复了自由。据说，这个富有理智的人做出了最精当的辩白，提供了很有意义的情况，使得那些操纵他命运的人认为他完全无罪。再说，他那篇轰动一时的手稿后来发现不过是篇译自法文的译稿，可以说，仅是他为自己搜集的一份资料，打算往后利用它给杂志写篇有益的文章而已。眼下他到某省去了。至于他的继父，斯捷别利科夫，至今还在坐牢，我听说，他犯的那桩案子牵连越来越大，越来越复

杂了。丽莎听完瓦辛的消息，露出了奇怪的笑容，甚至还说了一句：他的事这样了结完全在情理之中。不过，她显然感到满意，当然，这是因为已故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公爵的告发，总算没有对瓦辛造成伤害。有关杰尔加乔夫及其他人的情况，我在这儿就无可奉告了。

我写完了。也许有读者很想知道：我的“思想”丢到哪儿去了？我相当神秘地预告我的新生活已经开始，这到底指什么？其实这新生活，这条展现在我面前的新路，就是我的“思想”，也就是先前的那个“思想”，只不过已经完全改换了面貌，以至于让人认不出而已。可是这一切已经无法写进我的“札记”了，因为这纯属另一回事。旧的生活已完全消逝，而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不过，我得做一个必要的补充：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我这位可爱的挚友，现在几乎天天缠住我，劝我一定要尽快上大学：“等你完成了学业，到时再想东想西吧，可眼下你先得上完学。”说实话，我正在仔细考虑她的劝告，但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决定。顺便说一句，我曾反驳她说，目前我甚至没有资格去上学，因为我该用劳动去养活妈妈和丽莎；可她提出这事由她开支，而且再三要我相信，她的钱足够供我读完大学。最后我决定找个人咨询一下。我反复考虑过我周围的人，通过仔细分析选定了一个人。他就是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我在莫斯科时的收养人，玛丽亚·伊万诺芙娜的丈夫。倒不是我十分需要别人帮我出主意，我只是强烈地想听听这个人的看法，因为他完全是个旁观者，甚至还是个有点儿冷血的利己主义者，但无疑是个聪明人。我把我的整部手稿寄给了他，请他保密，因为我还没给任何人看过，甚至包括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寄去的手稿两周后就寄还给了我，并附来了一封相当长的信。我只想从这封信里摘录几段，因为我认为

这些段落反映了某种普遍的看法，似乎是某种解释。以下就是摘录。

三

“……难以忘怀的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的闲暇时间从来没能利用得像写成您这部‘札记’那样更加有益！您对您初涉人世时这段急风暴雨式的不体面的经历，可以说有了自觉的认识。我坚信，正如您自己所说，您通过这种记述确实能够在许多方面‘重新教育自己’。当然，我绝对不敢真的写评论性意见：尽管书中每一页都发人深思……比方说，您那么持久、那么顽强地把‘文件’留在手里，这个情节就极有特色……但是这仅仅是我允许自己说出的众多意见之一而已。您决定把您所说的‘您的思想的秘密’告诉我，而且看样子仅告诉我一个人，这一点我也十分珍视。然而您请求我对这种思想发表个人看法，对此我应该坚决回绝：第一，在一封信里难以容纳得下；第二，我自己还不打算回答，我还得对此反复思考。我只想指出，您的‘思想’具有独创性，而当代大多数年轻人所追求的思想都是现成的，不是自己悟出来的，而现成的思想极其有限，且往往带有危险性。举例说，杰尔加乔夫先生之流的思想无疑就不像您那样具有独创性，而且您的‘思想’还保护了您，至少暂时使您免受他们的影响。另外，我非常赞同十分可敬的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的看法。尽管我跟她认识，但至今未能给她应有的重视。她要您上大学这个主意，对您极其有益。三四年的学习与生活，无疑会开拓您的思想境界和您的志向，即使您大学毕业后仍想重新致力于您的‘思想’，那也毫

无妨碍。

“现在，请允许我超出您的要求，向您坦陈几点想法和感受，这是我在阅读您如此坦率的‘札记’时，出现在我的头脑和心灵里的。是的，我同意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的看法，您和您那孤独的少年时代确实令人担心。像您这样的少年人为数不少，他们的才能确实随时都有向坏的方面发展的危险：不是变得像莫尔恰林[①]那样卑躬屈节，就是暗暗期望混乱，但是，这种对混乱的期望，或许，甚至多半是因为暗暗渴望秩序和‘好人品’（我借用您的字眼）而产生的吧？少年人之所以单纯，就因为这是少年人。也许在他们这些早年的疯狂冲动里，蕴藏的恰恰就是这种对秩序的渴望，这种对真理的探求。当代的某些年轻人把十分愚蠢可笑的东西看做真理、看做秩序，甚至你都闹不清他们怎么会对之深信不疑，这又是谁的罪过呢！我要顺便指出，早先，在前不久的那个年代，至多就是上一代，对当时这种引人注目的少年人完全无须如此感到遗憾，因为在那个年代，他们几乎总会这样收场：最后他们会成功地归附于我国最高的文明阶层，并与之融为一体。如果他们，比方说，在初涉人世时就意识到全部混乱和自己的偶然性，意识到哪怕连他们的家庭环境中也缺少高尚的精神，缺少名门望族的传统和美的完备模式，那么有这样的意识甚至更好，因为往后他们就会自觉地主动去追求这种境界，并因此而学会珍惜它。现在的情形已有所不同，就因为几乎没有可以归附的阶层了。

“我想通过对比，或者可以说通过譬喻来说明。如果我是个俄国小说家，又有才华，那我一定会从俄国世袭贵族中选取我小说的主人公。因为唯有在这一类型的文明俄国人中间，才

---

① 亚·费·格里鲍耶夫的《智慧的痛苦》中的人物。

可能有哪怕是表面上的美的秩序和美的印象。而这对于要对读者起审美作用的小说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我这么说，绝不是开玩笑，尽管我本人不是贵族（而这一点您自己也知道）。当初普希金曾经打算把‘俄国家族的传说’[①]作为他未来小说的题材，而且，请您相信，在这种传说里确实有我们至今拥有过的一切美的东西。至少这里面有我们曾经好歹完成了的一切。我这么说，并非因为我已无条件地赞同这种美是和谐的，是真实的；但是，比方说，其中对荣誉与责任就已经有了完备的模式，这一点在俄国，除了贵族阶层而外，任何地方不仅没有完成，甚至还根本没有开始。我是作为一个安于本分的人和寻求安定的人而这么说的。

“至于这种荣誉是否好，这种责任是否对——这是次要的问题；但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恰恰是这种完备的模式，这好歹是一种秩序，而且不是命令规定的，而是人们最终自己熬出来的。上帝啊，我们最重要的正是要有某种秩序，而且是自己的秩序！这就是希望所在，也可以说这能使人歇一口气了——因为至少终于有所建树，而不是没完没了的破坏，不是到处乱飞的碎木片，不是折腾了两百年、却始终毫无结果的那些垃圾与糟粕。[②]

“别指责我是斯拉夫派，我所以这么说，只是由于愤世嫉俗，因为我心情沉重！当今，就打前不久开始，我国正在出现

---

① 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第 3 章第 13～14 节中曾讲到自己未来小说的构思：“那时我将写老调子的长篇/来消磨我欢乐的晚年。/我无意严酷地描绘/隐蔽的罪恶造成的痛苦，/只想朴实地向您叙述/俄国一个家族的传说，/爱情的旖旎的梦景，/以及我们古时的风习。”——俄编注

② 这是指彼得大帝改革后出现的那段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大帝的改革曾不只一次发表过批评性的看法。——俄编注

某种与上述完全相背的现象。不再是那些垃圾去依附于社会的最高层，反而是从美的阶层里高高兴兴、匆匆忙忙地自行剥落出一块块和一团团，跟那些制造混乱和心怀妒忌的垃圾混为一堆。而在那些曾经是文明的家族里，要是可能有子辈还想坚持什么信仰，那么父辈和祖辈甚至会加以嘲笑，这绝非个别现象。更有甚者，他们飘飘然不再向子辈掩饰：自己因为突然有理由不用顾全荣誉而欣喜若狂，而这种理由是他们从某种大量事实中一下子推论出的。我不是指那些真正的进步人士，最亲爱的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我是指那些数不胜数的败类。对这种人有个说法：'Grattez le russe et vous verrez le tartare.'[①] 请您相信，在我国，真正的自由派，真正的舍己为人的人类之友，根本没有像我们蓦然感觉到的那么多。

“不过，这些都是空论；让我们回过头来谈那位假设的小说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位小说家的路子就会完全确定：他将无法写别的种类的小说，而只能写历史小说之类的作品，[②] 因为美的典型在我们当代已经不复存在，即使还留下一些残余，按流行的舆论看来，已经不能保持原有的美了。哦，采用历史体裁可以描写出许多还令人异常赏心悦目的细节！甚至可以把读者迷得神魂颠倒，以至于把历史的画面当做现在还可能重现的情景。这样的作品如果出自天才的大手笔，那么与其将它归入俄国文学，倒不如归入俄国历史更贴切些。这是艺术上完美的画面，是俄国幻景的画面，而这幻景在读者看破之前，却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画面描写了中上等文明阶层的俄国

① 法文：“您只要挠一下俄国人，就会看到他是个鞑靼人。”这句名言据说是德·梅斯特尔（1753—1821，法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宗教哲学家）、拿破仑一世等人说的。——俄编注

② 此处暗指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俄编注

家族，接连写了三代，写出了他们与俄国历史的联系。[①]可是写到这些主人公的孙子时，也即写到这些祖先的后裔时，因为是当代人物，就不能不写成一个有点儿厌世、孤僻并且无疑是忧郁的形象，[②]甚至应该写成无足轻重的怪人，好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退场人物，并且确信人生舞台已经不再给他留下位置了。再往后，连这种厌世的孙辈也会消失，将会出现目前还不知道的新的人物，出现新的幻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如果他们不美，那么往后的俄国小说就会令人十分难堪了。可是，唉！到那时令人十分难堪的难道只有小说吗？

"与其从远取喻，倒不如让我借用您的手稿。比方说，您不妨注意一下韦尔西洛夫先生的两个家庭（这一回请恕我坦率直言）。首先，对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本人我不想多说；不过，他毕竟出身名门。他既是这远古世系的一名贵族，又是巴黎公社的社员；他是真正沉湎于幻想的人，他热爱俄国，可又全然否定俄国；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可又几乎甘愿为某种尚不明确的东西而献身，他连这种东西的名称也叫不出，但是却狂热地信奉它，就像俄国历史上彼得堡时期[③]那许多传播欧洲文明的俄国人一样。不过有关他本人，谈这些已足够了；倒是该看看他那个贵族家庭：他那个儿子我谈都不想谈，而且根本不值得一谈。凡是明眼人早就看出，我国这一类胡闹的孩子会闹到什么境地，还会连带把他人也引到什么境地。可是，他那个女儿安娜·安德烈耶芙娜，难道不是刚强的女子吗？她是个女

① 此处暗指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俄编注
② 此处暗指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要人物列文。——俄编注
③ 当指彼得大帝改革后开始的那个时期。

修道院院长米特罗法尼式的人物①，当然，我绝非预言她将来会犯下什么刑事罪，否则我就有失公道了。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要是您对我下结论说，这个家庭纯属偶然的现象，那我倒可以高兴地舒口气了。然而，恰恰相反，也许更符合实际的结论却是这样：已经有许许多多这类俄国家庭，不用说，是正统的贵族家庭，正在大批大批地、势不可挡地转化为偶合家庭，并在普遍的无序和混乱之中，跟正统的贵族家庭融为一体。对啦，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您——就是偶合家庭的成员，您跟我们前不久出现的贵族的典型不同，他们的童年和少年跟您有天壤之别。②

"坦率地说，我可不愿当一个描写来自偶合家庭的主人公的小说家！

---

① 女修道院院长米特罗法尼曾经为了自己修道院的利益，从事伪造文件（期票和遗嘱等）的活动，1873 年初案发后受到审讯。当时的法学家、作家阿·费·科尼（1844—1927）在回忆录中对她做了如下评价："这是一位很聪明的女子，干练并且有十足男子汉的气概，她的行事在许多方面有悖于传统保守的观点，她处在这些观点所统治的环境中，不得不在狭窄的框子里周旋……尽管她的行为方式应受到指责，但是她的罪行本身……并不含有谋私的因素，而只是她狂热地、不择手段地渴望支持、巩固并扩大她所创建的……团体而造成的后果。"有关这一案件，在 1874 年的俄国报刊上有许多报道和评论。——俄编注

② 此处暗指列夫·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童年》和《少年》。关于"偶合家庭"，已故评论家尤·谢列兹尼奥夫在为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的《少年》单行本所写序言中分析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中主要通过鉴定俄国的家庭状况，对社会做出社会性的诊断。这种状况就是：俄国家庭前所未有地摇摇欲坠、分崩离析，再也找不到列夫·托尔斯泰在自传性三部曲及《战争与和平》中描写的那种家庭了。一切都在"化学分解"，到处都是偶然产生的家庭。这不是家庭，只是某种婚姻联结的共同生活。"偶合家庭"是社会内部分解的产物和标志，孩子们在其中不可能形成传统的道德素质与精神支柱。

"这种写作吃力不讨好，而且没有形式美。何况不管怎么说，这些典型还只是眼前的事，因此艺术上不可能写得完美。可能出现重大的失误，可能夸大其词或疏忽。至少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推测。可是，对于一个不愿只采取历史体裁写作、苦苦要写眼前事的作家来说，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去推测和……出错了。

"但我觉得，像您这样的'札记'可以为未来的艺术作品、为未来的画面——描绘那个一片混乱、但已经逝去的时代的画面——提供素材。啊，当眼前的这段时期一旦过去，未来降临之后，那时未来的艺术家即使要描绘逝去的一片混乱，也能找到美的形式。到那时，像您这类'札记'就会派上用场，就可提供素材，因为尽管这类'札记'甚至充满了混乱和偶然的性质，却会写得很真诚……至少它们会保留某些真实的特点，可以让人们从中领悟出，在当初那个混乱的时代里，某一类少年心里可能隐藏着些什么。这种领悟并非全无意义，因为一代代人都是由少年成长起来的……"

附　录

前　言　稿①

（3 月 22 日）

种种事实。擦肩而过。人们不加以注意。没有公民义务感，谁也不愿努力迫使自己去思考和注意。我却不能置之不理，所有评论家一致叫嚷，[1] 说我描写的不是真正的生活，他们说服不了我。我们的社会没有基础，规矩没有残存下来，因为连生活也不曾有过。巨大的动荡，一切都破裂、崩溃并遭到否定，甚至似乎都不曾存在过。而且不像西方那样仅在于外界，而是在内心，在精神上。我国有才华的作家们以高超的艺术描绘了中上层的（家庭）生活：列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以为他们描绘的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但在我看来，他们描绘的

---

① 译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三十卷集），第 16 卷，第 329～330 页。此稿写于 1875 年。原来是为《少年》写的，但没有发表。

恰恰是特殊的生活。刚刚相反，他们描绘的生活是特殊的生活，而我描绘的却是常规的生活。未来的几代人将会深信这一点，他们会公正些：真理将属于我。对此我有信心。[2]

有人说过，我把真正的雷、真正的雨描写得像在舞台上的那样。哪能呢？难道拉斯柯尔尼科夫①、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②（我几部小说中的主角）会导致这样的说法吗？或者《死屋手记》中阿库利卡的丈夫，比方说。[3] 正是出于这种（公民的）义务感，我差点儿归顺于斯拉夫派，想复活童年的种种幻想（读过卡拉姆津③的作品，谢尔吉④和吉洪⑤的形象）。[4] 还有地下室和《地下室手记》。我自豪的是，我第一个写出了代表俄国大多数人的真实的人，并且第一个揭露了他的畸形与悲剧性的方面。悲剧性就在于畸形的意识。从西尔维奥⑥和"当代英雄"⑦到包尔康斯基公爵⑧和列文⑨，这些主人公仅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中的主要人物。

③ 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历史学家。此处指的是他的《俄罗斯国家史》（12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曾读过。

④ 似指谢尔吉·拉多涅夫斯基（约1321—1391）。他是谢尔吉圣三一修道院（建于14世纪中期）的创建者和院长。

⑤ 当指吉洪·扎顿斯基（俗家名季莫菲·萨韦利耶维奇·索科洛夫，1724—1783），曾任沃龙涅什等处主教，1769年后隐居扎顿斯基（即顿河左岸的）修道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谒见吉洪"一章中的吉洪、《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玛长老，均以他为原型。

⑥ 普希金的短篇小说《射击》中的人物。

⑦ 指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毕巧林。

⑧ 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主要人物。

⑨ 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要人物。

仅是浅薄自爱的代表人物，这种自爱“不好”，这些人物“受过坏教育”，其所以能够改正，是因为有美好的榜样(《波琳卡·萨克斯》中的萨克斯①、《奥勃洛莫夫》中的那个德国人②、皮埃尔·别祖霍夫③、《死灵魂》中的包税人[5])，但这是因为他们只不过表达了浅薄自爱的诗意[6]而已。唯有我一人写出了地下室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在于受苦、自虐，意识到美好的东西却无能力去达到，而且关键是，这些不幸者深信所有人全都如此，因此连改正都无必要！有什么能支撑改正者呢？奖励，信仰？奖励——无人能给，信仰——无人可信！由此再跨前一步，便是极端堕落、犯罪（凶杀）。神秘。

有人说，奥莉娅④ 不足以阐明她为何上吊。可我不为笨人写作。

包尔康斯基目睹阿纳托利⑤ 被砍掉了腿，便矫正了自己的看法，于是我们大家都为此而感动流泪，可真正的地下人是不会矫正自己的看法的。

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诗人，——小品文作者们口口声声这么说，作为对我的贬辞。一群傻瓜。这是我的荣耀，因为真实在此。这就是那样一种地下室，竟使果戈理在庄重的遗嘱中谈到这将从他心灵中唱出最后一部[7]中篇小说，⑥ 而实际上

① 《波琳卡·萨克斯》(1847）是俄国批评家、作家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的中篇小说；萨克斯是其中的女主人公。

② 指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中的安德烈·希托尔兹。

③ 《战争与和平》中的主要人物。

④ 《少年》中的人物。

⑤ 《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他曾企图诱拐安德烈·包尔康斯基的未婚妻娜塔莎未遂，后来，阿纳托利在战争中受伤，医生锯掉他的一条腿。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当时也因受伤在伤员帐篷里，目睹这一惨状，由原来的仇恨变成了同情，也为之哭了起来。

⑥ 果戈理的遗嘱中提到的中篇小说是《诀别的故事》，没有写成。

却根本不[8]存在。也许是在开始写遗嘱之时，他也不知道自己会写最后一部中篇小说之事。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甚至能迫使一个诚实和严肃的人如此撒谎和献丑，而且还是在自己的遗嘱中。（这种力量是俄国的，在欧洲，人是较为完整的人，在我们这儿是幻想家兼坏蛋。）

地下室之因——是丧失对公共规则的信念。“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

没有造就好的人［由于彼得（的）全面改革①］，诸如《群魔》中的工程师②。

原文注释

［1］以下曾有：说服不了我。

［2］“刚刚相反……有信心。”写于页边。

［3］“或者……比方说。”写于页边。

［4］“正是出于……吉洪的形象。”写于页边。

［5］以下曾有某句的开头：而且他们只是

［6］异文：主人公

［7］“最后一部”写于页边。

［8］以下曾有：曾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早期是肯定彼得大帝及其改革的。后来（约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他在大多数场合持否定态度，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导致俄国西方化，导致资本主义的兴起，从而破坏俄国的旧的社会基础。

② 指基里洛夫。

题　解

《少年》最初发表在《祖国纪事》月刊，1875 年，第 1、2、4、5、9、11、12 期上，1876 年由圣彼得堡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一

关于长篇小说《少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6 年《作家日记》第 1 章中这样写道："我早就有一个理想，写一部关于俄国当代子辈的小说，当然，也要写到他们当代的父辈，以及两代人之间当今的相互关系……一年半以前，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涅克拉索夫邀我为《祖国纪事》写部小说，当时我差一点儿没开始写我的《父与子》，但我忍住了没写，而且谢天谢地：我那会儿没有准备好。眼下我也只写成了《少年》，这是我的想法的第一个尝试。但小说中的孩子已经度过童年，仅作为一个未成熟的人登场，他胆怯而粗野地渴望尽快在生活中跨出自己的第一步。我选取的是一个无辜的灵魂，然而已经被腐化的可怕机遇、因自己的卑微和'偶然性'产生的过早仇恨以及那种豁达不羁的态度所玷污，怀着这种豁达不羁的态

度，这个还纯洁的心灵已经自觉地容许罪恶进入自己的思想，已经在自己的心里怀着罪恶，还在自己那些羞怯、但已是粗野与狂热的幻想中欣赏罪恶……”

《少年》的创作过程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重新分配构思中的人物之间所占的分量，以及对情节线索做重大的变动。小说的中心思想早在第1部《作家日记》(1873）的写作时期已经形成，主题很快确定为：在“席卷所有阶层和所有年龄的腐化”时期，探索“善”与“恶”，探索“决定行为的原则”。

二

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已经十九岁，但作者还是管他叫“少年”（按：“少年”的原文直译应为“未成年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为自己申辩管主人公叫“少年”的理由时，写道：“说真的，人过了十九岁以后还能成长吗？”他的回答是：“即使肉体不再成长，精神还会成长。”他的以下解释具有代表性：“姑姑们只要一封信，给他捎去钱，就能轻而易举把他从莫斯科召回来，这只能以他十九岁的年龄作解释：跟他用不着客气，也不值得与他商量。”

这儿必须郑重指出，作为事件参与者的十九岁的阿尔卡季和作为小说中事件叙述者的二十岁的阿尔卡季，两者之间有质的区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决定把“少年”作为中心主人公之后一星期，就在准备材料中明确了这种区别：“主题。少年尽管怀着现成的思想而来，但小说的整体思想是：他寻求决定行为、善与恶的原则，但我国社会中不存在这种原则，他渴求这种原则，凭感觉去寻找，这就是小说的主旨”。在小说的定稿

中，阿尔卡季在发现丽莎与谢廖扎公爵的私情之后，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他自我分析道："我把这些卑鄙的念头写出来，是为了说明当时我对善恶的理解还如此不坚定"。获得对善恶的理解就是新的质，少年正是怀着这种新质进入了虚岁二十一岁，进入写作"忏悔录"的时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获得对善恶的理解确定在二十岁左右，因此选定了阿尔卡季的年龄（十九岁——事件的参与者，二十岁——事件的叙述者），这种观点也许多少源于《旧约全书》中的类似分野。《旧约全书》中把人的成熟标志跟获得对善恶的理解联系在一起。

三

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把"少年"作为小说主角之后，早在7月11—23日的笔记中表述过"罗特希尔德思想"的实质。这"思想"形成于阿尔卡季到达彼得堡之前。对这一思想的阐述基本上与定稿本一致：原因——一个好幻想、"无限"和"极度"自爱的人，在童年时代经受了种种社会和精神方面的刺激；目标——获取实力和充分的自由。实现思想的途径甚至可以采取"恶行"。不过，正如主要文本所示，"少年"在感受这一思想时内心发生动摇，感觉到这种思想十分脆弱（在伦理上还是在逻辑上——尚未知晓）。

从这一阶段的笔记中可以明显看出，即使按最初的构思，实现罗特希尔德思想也不应成为小说的结构轴心："主题。少年尽管怀着现成的思想而来，但小说的整体思想是：寻求决定行为、善与恶的原则……凭感觉去寻找，这是小说的主旨"。

在8月初的草稿中，少年通过"积攒"成为罗特希尔德的

这一思想，被确定为一种“诗般的”思想：在小说的总体结构中，它应该起某种艺术化的作用。而实现这一思想的途径与定稿相一致。一方面，这是摆脱孤独的出路：“我将躲进自己的壳里。恰恰是躲进壳里！像乌龟一样躲进壳里……我不再孤单……现在我已经再也不会孤单了，再也不会像以前那些可怕的岁月里那样了”。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又是肯定自我之路，最终获得“一种独来独往，又心平气和、拥有力量的意识”、实力与自由。按照“少年”的想法，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富有，“几百万财富”。“实力”可以给阿尔卡季带来财富，但这种“实力”的意识将是“隐蔽的”。他还会“穿上旧大衣、带着把雨伞步行”，“即使我有了亿万财产……我会照旧喝现在这样的牛肉汤！”他要的只是“靠实力才能得到、没有实力就根本得不到的东西：一种独来独往而又心平气和、拥有力量的意识！这就是自由的最完备的定义，世人为之绞尽脑汁的定义！自由！”对这一思想的理论探索，必定引向对这种靠百万财富获得的自由（包括小说的主角）进行检验。于是产生一个抉择问题：是利用这种权力去实施复仇，还是拒绝复仇：“……我会如何使用我的财富，这一点旁人哪能知晓？”“我需要的恰恰是我的完整的邪道的意志——仅仅为了向我自己证明，我有力量放弃这种意志。”“少年”把放弃实力视为最高的自我肯定。

关于罗特希尔德思想在小说艺术结构中的作用，作者对它的评价，以及由此涉及到的《少年》的情节结构原则，这些问题至今在文学评论界众说纷纭。许多研究者认为，主人公的思想在他（以及作者）的视野中退居到次位，这一情况说明小说结构紊乱和松散。H. 萨夫琴科则把“文件”（阿赫马科娃的那封信）看做罗特希尔德思想的“物质对应物”，这封信掌握

在“少年”的手中，使他变成了别人命运的“主宰和统治者”。按H. 萨夫琴科的看法，罗特希尔德思想在小说情节中得到了“形象的”体现。而小说的总体结构，受制于作者的主旨——消解少年的思想，通过用“文件”做比拟，证明这一思想站不住脚。E. 谢苗诺夫探讨了罗特希尔德思想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主人公的思想体系，这种不同就在于它的“局限性”，尤其是局限在等级制的框架内：“少年”的思想“不触动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没有客观性和普遍意义。因此阿尔卡季失去了理论上的坚强信念，使自己的思想陷入了道德评判。主人公追求在世间肯定自我（即阿尔卡季追求实现其思想），跟他的道德探索发生了冲突，E. 谢苗诺夫认为，这种冲突就是情节的结构因素。

在艺术地展现罗特希尔德思想的最初阶段，“少年”在评判自己的思想时就已经证明了道德观点的存在：“难道我的思想禁止我行善吗？难道这种思想对他人有害吗？”而在定稿中，从“少年”在小说第1部第5章结尾所讲的两件“荒唐事”中，就可以明显看出，他在理解自己的思想时存在道德观点。

四

“混乱无序”这一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和《群魔》中就使用过。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现实，使“违规、否认责任……不怕犯罪、利己主义”变得畅行无阻。

在19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之交，出现了一些反映多尔戈鲁基世族历史的著作。其中有一部就是B. 多尔戈鲁基公爵编辑的。可是该书出版一年之后，这位公爵却因一桩不大的诈骗案坐上了被告席，以此玷污了自己的家族史。陀思妥耶夫斯

基也许知道这件案子。B. 多尔戈鲁基公爵的经历至少证实了贵族阶层“腐化”的征兆，有关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于年轻的索科利斯基这一形象上。同样具有征兆性的是，多尔戈鲁基这个公爵姓氏在小说中却赋予了主要人物马卡尔。

在小说作者的观念中，马卡尔体现了俄国百姓历史形成的优秀品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准备材料中指出，“作为百姓，他属于贵族”。韦尔西洛夫在专门谈及马卡尔的“家谱”时，对“少年”说：“你该注意到，直到现在，马卡尔·伊万诺维奇还对老爷们和上层生活中的事情最感兴趣”。在准备材料中年轻的索科利斯基有一段重要的议论，后来在定稿中删掉了：他意识到自己的“腐化”，“震惊”于马卡尔的人品，谈到他必须开始改变自己，并补充说：“到那时我就能成为真正的贵族”。索科利斯基也是个古老的公爵姓氏，但这个姓氏绝对没有使他进入“真正”的贵族之列，即韦尔西洛夫反复说到的那个“一千人”之列。

兰伯特的同伙安德烈耶夫不修边幅，连“手也不洗”，在社交界对着“显贵的老夫人”吹口哨，然而他却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属于那个时代的某群年轻人，他们是从贵族这一“美的阶层”里剥落出来的“团团块块”，与“制造混乱和心怀妒忌的垃圾混为一堆”。在作者的草稿中，韦尔西洛夫曾说过，这群人是“为无序而渴望无序”。另一个同伙特里沙托夫，同样属于从“美的阶层”里“剥落”出来的年轻一群。他在饭馆吃饭时给“少年”诉述自己对音乐的爱好，并充满灵感地即兴创作以《浮士德》情节为蓝本的歌剧，这鲜明地反映了他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当戏剧冲突达到悲恸的高潮时，小说中这样写道：“……这时突然响起雷鸣般的合唱。各个声部仿佛汇合成一种冲击力，这是激励人心的凯歌，类似于我国的‘天使颂

歌'，它压倒一切，震撼一切，——随后渐渐化作激越的齐声欢呼：'Hosanna！[①]'”就这样，特里沙托夫的音乐构思获得了伦理意义：关键不在于惩罚罪恶，而在于意识到罪孽，在于忏悔的胜利。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构思小说的过程中，阅读过多尔古申小组一案的材料。这些人被指控为“书写有罪的呼吁书，印刷并加以散发，旨在煽动百姓造反”。这些材料，作者都用进了小说第1部第3章中。杰尔加乔夫一伙人的原型就是多尔古申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接受多尔古申小组为消除无序而提供的途径，他认为他们的思想是“次等的”，但是他清楚地看出这些人毫不妥协地效忠于自己的事业，具有高尚的道德动机。1874年11月底，他写道：“瓦辛谈到自己人……他们行动有活力。为了不断地证明真正的生活（力量）是在中心之外，他们是有用的。尽管他们势单力薄和卑微，但是作为坚持不懈的榜样，他们是有用的（必需的）。他们不住手，不消失。请不要嫌他们渺不足道，一旦真正的事业到来，聪明和才智都会涌现”。瓦辛是个“非凡的虚无主义者”，但是跟《群魔》中的一群虚无主义者不同：后者否定自己“父辈”（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派）的业绩，瓦辛则对韦尔西洛夫“感兴趣”，认为韦尔西洛夫是一个“骄傲”的“强者”，“对自己要求很高，而且也许能够做到”。瓦辛对韦尔西洛夫的看法，是“少年”在韦尔西洛夫那次自白之前他所听到的所有关于父亲评价中最具有洞察力的。

---

① 法文：和撒那！按：“和撒那”为音译，原意为“求你施救”，后成为一般的赞叹语或欢呼语。据《新约全书》：耶稣受难前，骑驴进耶路撒冷时，民众夹道高呼“和撒那”。

五

在小说定稿中，韦尔西洛夫是一个高尚的文明人，一名脱离俄国基本信仰的精神贵族，而且是一位关怀全世界的可悲的漂泊者，俄罗斯思想的负荷者。这种俄罗斯思想主张对各种思想进行调和，把西方各国的种种思想联合在一起。他对俄国的爱和对俄国历史使命的信仰，跟他对欧洲的依恋、对异国的古老石头以及圣迹的碎片的依恋交织在一起。尽管他认为巴黎公社（焚毁杜伊勒里宫）是个错误，但又不能不看出它符合逻辑。

马卡尔跟韦尔西洛夫一样，也是个漂泊者，高尚的“流浪者”，但他又有别于韦尔西洛夫：后者脱离了“根基”，体现了“没有好人品”和“孤僻”，马卡尔这个形象却象征着“好人品”、平和和富有同情心。他的身上体现了俄国百姓世世代代受苦的经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每个俄国人”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否定。在从否定到自我否定这条路上，受苦是一种救治之道。顺从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在这片土壤上，净化的受苦经验可以在人的身上引起精神革命，使他获得道德复苏。在准备材料中，马卡尔说：“顺从是一种力量，顺从可以战胜一切”。他不但用自己的一生形象地展示了这一思想，而且还以无数警世之言、轶闻和故事作为佐证（在定稿中只保留了商人斯科托博伊尼科夫的故事）。

“偶合家庭”早就把韦尔西洛夫紧紧地跟马卡尔联系在一起。韦尔西洛夫既珍惜这种联系，又为此感到苦恼。作为高尚的俄国文明思想的负荷者，他意识到自己脱离了“根基”，脱离了俄国的世代传统，因此他挣扎着想回归传统。草稿中写

道，在马卡尔死后的一天里，韦尔西洛夫多次承认马卡尔思想的正确性："马卡尔的思想是对的"；"……'韦尔西洛夫恢复了'好人品。讲到乞讨一事。马卡尔的思想是对的"。但这些构思却插在同时构想的"砸碎圣像"、跟将军夫人会见的场景中，这清楚地表明主人公注定要落入可悲的孤独：韦尔西洛夫只善于做"高傲的行为"。这种行为体现了"理想主义者的虚伪"、"矫揉造作、不自然"、"没有好人品"。"顺从的行为"——超出了他的能力。

在小说的定稿中，"少年"被马卡尔的面容和讲述所震撼，他说:"我决不追随他们，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儿，我要跟您走"。但此时阿尔卡季——叙述者又补充道："当然，即使那时候我也确知，自己既不会跟马卡尔去云游四方，也并不明白袭上心头的新追求到底是什么。"

在"少年"的意识中，马卡尔和韦尔西洛夫的思想合在一起，对抗并消解他本人的思想。他们思想的共同点就是在道德标准上贬低"罗特希尔德思想"，从而加深了"理解引起的苦闷"。在小说定稿中，尽管"少年"已经走上了"理解善恶"之路，但是他所发现的生活真谛是什么，还是没有任何最后的完备的界说。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强调"少年"的思想起了质的变化。作为这一质变的证据，就是把"当时"的思想与"现在"的思想进行了鲜明的对照。前后之间的差异，是由一年经历的种种事件所造成的。

六

《少年》在《祖国纪事》2 月号登完第 1 部结尾之后，尼·尼·斯特拉霍夫在 1875 年 3 月 21 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

写道，这第1部“非常成功，让人爱不释手”。他特别赞赏“姑娘上吊自杀的情节”、“跟妹妹的谈话”（指第1部结尾）以及“少年”性格的描绘。（“‘少年’身上善与恶的混杂、甚至好心肠与狠心肠的混杂——这是很生动的特征，具有深刻意义。”）与此同时，他又指出韦尔西洛夫的性格不鲜明，第1部结尾和第2部开头的某些场景写得模糊不清，“读者自己无法领会人物之间的关系”。尼·尼·斯特拉霍夫最后写道：“但您选取了很好的题材，大家都在期待它的奇特发展，至少我在期待，读者肯定已被征服，就是说，将会贪婪地注视您的下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看重来自《祖国纪事》编辑部对《少年》的反应。[①] 他在2月9日致他夫人的信中高兴地告诉她，“涅克拉索夫来了，‘为了表达读完第1部结尾后的欣喜之情’……‘老兄，您写得多么有新鲜感（他最喜欢结尾处跟丽莎的那个场面）。我们这种年纪的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再有这样的新鲜感了。列夫·托尔斯泰最近的一部小说，也只是重复了我先前在他作品中读到过的东西，但他先前的作品更好’（这是涅克拉索夫说的）。你简直想象不到：开头的两章他也很喜欢。他说：‘您写得最差的是第8章（指‘少年’躲在塔季扬娜·帕夫洛芙娜卧室里的那一章），那儿有许多事件纯粹是表面性的……’”

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1875年6月3日致涅克拉索夫的

---

① 《祖国纪事》是1839—1884年俄国彼得堡出版的文学和社会政治月刊。别林斯基健在时曾主持过它的文学批评栏，发表过许多进步的名作家的作品。他宣传现实主义，还以空想现实主义思想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同时该刊其他栏目则表现出自由主义贵族的思想倾向。1868年该刊的发行权转归涅克拉索夫，在此期间，该刊成为民主主义刊物，对革命地下工作表示同情。

信中却说，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简直是疯子小说”。《祖国纪事》的编委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在《教育杯水中的风波》一文中写道：“《祖国纪事》从这一期起开始刊登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小说《少年》。读者将在其中读到……杰尔加乔夫家发生的场景，一群年轻人进行某种奇怪的政治谈话。这一场面中的某些细节，很易令人想起前不久的那桩案件[①] ……我曾经有一次就《群魔》一书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有一种奇怪而可悲的癖好，在年轻人的犯罪活动被揭发、侦查和惩处之后，他非得拣这些案件作为自己小说的题材。要我重申这一观点，既令我难受，又没有必要。我只想指出，《祖国纪事》的编辑部同仁总体上都同意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君这一癖好的看法。但是《少年》还是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为什么？首先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是我国一位极有才华的小说家，其次是因为杰尔加乔夫家的那个场面及其种种细节纯属插曲性质。要是小说真以此为主题的话，哪怕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是位天才作家，《祖国纪事》也会不得不放弃刊载他作品的荣耀了。”

小说第1部还没有登完，倾向于《俄国导报》[②] 的评论家B. T. 阿夫谢延科就做出结论说：新发表的这部小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差、最不成功的小说之一。B. T. 阿夫谢延科强调，《少年》跟《群魔》一脉相承：“作者再次把读者带进沉闷阴郁的地下室，在那儿蠕动着一群才疏学浅的躁狂者，知识分子的渣滓，意志薄弱的不幸的可怜虫，‘被思想吞没的人，醉醺醺的清谈家以及诸如此类的无用之辈，只有地下贫民窟的

① 指多尔古申小组的政治案件。

② 是文学和政治杂志。1856年由米·尼·卡特科夫创办于莫斯科。1862年起，卡特科夫成为亲政府派，该刊成为贵族阶级的喉舌。

生活环境中才有的无用之辈’。”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手法上的种种缺陷在《少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那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之间没完没了地谈话，使用同一种话语，除了到处渲染耳光事件之外，没有任何情节，可以说，大多数人物写得不清不楚，是杜撰的，实际上不存在的”。等到《祖国纪事》2 月号登完了小说第 1 部之后，阿夫谢延科再次抨击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主要责难是小说脱离现实生活。

自由主义—民粹派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君的小说正是在现在，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当代性”。但他同时又说作家歪曲了现实，因为主要选取的是现实生活中罕见的现象。他不是简单地展示人的灵魂受苦以及不正常的病态，而且还迫使读者介入“……主人公的幻想，并跟他们一起经受他们的种种精神痛苦”。其原因就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违背了艺术规范与原则，陷入了自然主义。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现在已不能被认为“过于片面”，因为当代生活已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变化，他的小说中的那些特殊的人物和情境几乎变得越来越普遍化了。亚·米·斯卡比切夫斯基谈到了自杀热，其中包括并非客观原因、而是主观原因引起的病态自杀。所有这些在他的小说中都有反映，这些自杀的病态性“正在变为非偶然性，不仅仅取决于作家个人的气质，而跟我国整个环境有关了”。因此，恰恰是在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充分获得了当代意义”：“这些小说中的半疯癫的主人公”都是“自我分裂”的人，他们追求与世隔绝、“跳出常规、成为不寻常的人物”。阿尔卡季·马卡罗维奇就是这样，他的性格、理想和行为被作者刻画得很真实。“所有这一切都很自然，在那些受教育很差的少年心里，往往会萌生诸如获得罗特希尔德那样的巨大财富或征服整个世界的宏伟想

法，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君这部新小说的构思相当独特，相当不错。”

七

对于小说第1部的多数评论意见，不管是敌意的还是赞同的，都不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满意。他又一次深信，当代的评论界不理解他的美学观点。他打算以自己的评论给予回应，为此在1875年3月22日他草就了一篇小说前言稿。这篇草稿中他反驳了某些具体的批评意见。有人指责他歪曲现实，说书中主人公都是臆造和荒唐的，以及他片面地专写非正常的病态情境等等，他认为这些批评都站不住脚。正好相反，他坚持自己描绘的恰恰是生活中的本质现象，是多数人所没有发现的。“我国有才华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冈察洛夫，以高超的艺术描绘了中上层的（家庭）生活，他们以为他们描绘的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刚刚相反，他们描绘的生活是特殊的生活，而我描绘的却是常规的生活。”“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诗人，——小品文作者们口口声声这么说，作为对我的贬辞。一群傻瓜。这是我的荣耀，因为真实在此。”

《少年》以下几部的发表时断时续，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没有引起评论界的特别关注。1875年12月登完《少年》之后，又掀起了一场新的评论浪潮。但应该承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小说、特别是《群魔》相比，它所受到的关注较少，没有在当时的评论界引起大讨论。1876年所有的评论之中，语气最严肃、思想最深刻的，得数彼·尼·特卡乔夫《文学杂拌》一文中对《少年》的分析。彼·尼·特卡乔夫没有触及韦尔西洛夫、马卡尔这些形象以及其他种种问题，他把注意力集

中在对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及其罗特希尔德“思想”的分析上。

彼·尼·特卡乔夫从杜勃罗留波夫《备受折磨的人》[①] 一文的观点出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40—60年代的早期创作中（从《穷人》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展示了“一批现象，一种‘心灵状态’，这种状态多半是俄国知识阶层被命运与环境压抑、受尽折磨的人的写照”。这些备受折磨的人分为两种类型：逆来顺受和凶狠冷酷。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的发展，促使备受折磨的人发生了类型变化：他们的环境变了，他们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出路，但是无意义的冷酷又无济于事，因此备受折磨的人开始思考。“出现了对思想的需求。”于是产生了“有思想的备受折磨的人”——那些“冷酷的备受折磨的人”的子辈。陀思妥耶夫斯基出色地捕捉到这一新的类型，在《罪与罚》和《少年》中做了描绘。彼·尼·特卡乔夫认为，就分析“有思想的备受折磨的人”的心灵而言，《少年》甚至比《罪与罚》更深刻、更有价值。“我觉得，”彼·尼·特卡乔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君最近一部小说对有思想的备受折磨的人的评价，同他第一部小说（《穷人》）对杰武什金、戈利亚特金这类人的评价，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有思想的备受折磨的人”年纪轻、无经验，因此“他们确实只能作为不成熟的少年跨入生活”。他们的理想不同，思想跟其父辈的思潮迥然相异。但是恰恰是这种差异，陀思妥耶夫斯基未能展示。他“写到这些思想的内容时，要么过于含糊，要么……要么过于荒唐”。

在分析“少年”思想的形成及其实质时，彼·尼·特卡乔夫

① 一译《逆来顺受的人》。

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正确地剖示了“有思想的备受折磨的人”的特征。阿尔卡季幻想的并不是金钱，而是“力量、实力、独立”。但是有思想的人的片面性，他们的自我深省，会促使他们毫无能力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思想。彼·尼·特卡乔夫指出，某些乐观主义者相信，有思想的人“将会勇敢大胆地投入战斗，为自己开辟通向光明的生活之路”。可是“只有相当少数的人才没有辜负乐观主义者的这种期望，大多数人都像‘少年’一样，把‘为思想效劳’不停地推迟又推迟……直到思想变成了……头脑里的一堆废物……有思想的人准备用于战斗的钢剑，原来是纸糊的，他们准备用于劈山开道的铁锤，原来是百无一用的卵石而已”。

马·阿·安东诺维奇不同意彼·尼·特卡乔夫的看法，他认为后者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幻想之果误认为新人。他指出：“‘少年’是个不正常的人，甚至心理失调；他头脑中产生的不是思想、不是观点、不是设计，而只是幻想发财罢了……”“少年”算不上是“有思想的人”，否则乞乞科夫也可以算作有思想的人了，因为他同样幻想发财，而且在毅力与行动上还超过“少年”。

八

《少年》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德文本）于1886年在莱比锡出版，书名为《年轻一代》。同年，小说采用改写的样式（标题为《我的生父》）刊载于比利时的一家月刊上，一年之后，以《年轻人的俄罗斯》为书题出版了瑞典文译本。这些最早的《少年》译文几乎没有引起刊物的反应。甚至在德国，《少年》

的译本也几乎未引人注目，[1] 而当时这个国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注是多于其他国家，频频再版他的作品的。直到1905年，德国才出版了这部小说的新版本。在德语文学界最早赏识《少年》的人中间，应该首推赫·黑塞和弗·卡夫卡。

赫·黑塞读过1915年出版第三个德文译本后，发表了一篇评论《少年》的文章，文中他高度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多次显露的“心理洞察力”、他的对话艺术以及《少年》中所蕴涵的“关于俄罗斯人的启示”。《少年》不但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而且在赫·黑塞看来，有两个特点使其区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恢宏的”长篇小说：一是《少年》中的事件是在家族家庭范围内完成的；二是“讽刺性的”叙事语调。在赫·黑塞的长篇小说《德米安》（1919）中可以感觉出《少年》的影响。弗·卡夫卡的朋友马·布洛德在其《弗朗茨·卡夫卡传》（1966）中写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他（弗·卡夫卡）特别欣赏朗根出版社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少年》。他曾热情洋溢地给我朗读过关于贫穷和发财的片断。”

在法国，《少年》的最早译本在1902年问世，它所引起的反响稍大。在此之前，法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了解次于德国。德·沃盖作为俄国文学方面的专家，其权威性长期以来在法国是不容置疑的，他在《俄国小说》（1886）一书中提到《少年》时，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指出，依他之见，该小说显然比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的长篇。评论界对《少年》的法文译本持某种怀疑态度。《法兰西信使》月刊的女评论家拉希尔

---

① 外国报刊上关于这部小说的议论出现不多，而且都很肤浅。例如早期德国自然主义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卡尔·布莱布特罗伊，在其纲领性文章《文学革命》（1886）中对《少年》就持怀疑态度。

德声称该书“过于笨重”。《蓝色杂志》的书评家欧内斯特-夏尔则批评《少年》是一部混乱无序的作品（类似的看法至今在法国还相当普遍）。他写道：“这是一本庞大而漫无边际的书。书中有大量形形色色的思想和见解。一切混乱地搅和在一起，以致让人无法弄明白这部小说到底要讲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意到底是什么？他是打算研究处于这样一个年龄段的年轻人的性格：当其开始进入独立生活之际，内心折腾多于行动，还是想描绘当俄国跟全世界一样处于风云变幻之际，年轻一代俄国人的道德命运？抑或他是试图考察在一切阶层与阶级混杂和互相损害之时，俄国家族出现的内在解体？他到底想写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哲理小说、宗教小说还是道德小说？要不，他只是决意刻画一场复杂的生活悲剧及其所有变故？对这些问题均无法准确回答。其中任何一种构思都存在于他的书中，但所有构思同时并存，相互挤压。书中的一切纠缠杂乱，连情节本身也缺乏条理和连贯性，令人费解。这种情节弄得我们六神无主。书里的主人公们也是如此……”欧内斯特-夏尔断言《少年》的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受了法国文学的影响，并说，在他看来，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和于连·索雷尔（《红与黑》）这两个人物之间存在明显的共性。M. 阿尔诺在书评中也谈到《少年》写得紊乱，但他补充说：“这本书是用激情写成的，阅读时应该与之共呼吸”。

在英语国家，《少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部被翻译过去的长篇小说。早在小说的俄文版问世的当年（1875），在美国的俄国文学普及工作者 Э. 斯卡伊列尔就已经写过一篇简评，发表在《新艺术》杂志上。在这篇简评中，Э. 斯卡伊列尔赞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正伟大的天才”，同时又责备这位俄国作家“给一些单独片断赋予了过多的意义，而对基本情

节的叙述却显得杂乱，一切来龙去脉写得过于冗长”。对《少年》的这类评价在西欧和美国都保持了很长时间。

正因为如此，无怪乎1916年首次问世的康·加尼特的《少年》英译本在很长时期内较少再版。

直到20世纪20年代，《少年》在国外的接受才出现了转折。19世纪的西欧评论界不理解这部小说，对它评价不足，然而对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代的读者和评论界而言，《少年》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遗产，却获得了新的意义：当时在大多数资产阶级国家内，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价值观日见衰微，与此同时，年轻一代的失望情绪不断扩散，其结果是，在年轻人中间，一方面是道德败坏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则是反抗情绪不断高涨，精神探索不断加深。这在文学界就引发了对传统的“教育小说”的独特复兴与更新。

这个历史环境导致对《少年》日益重视，各种不同的接受以及对小说所提问题的变形处理，在20世纪一些著名长篇小说中均有反映，例如纪德的《伪币犯》（1925）①、瓦塞尔曼的《毛里求斯案件》（1928）、莱·弗兰克多部描写青年的小说、汉斯·法拉达的《狼群中的狼》（1937；在这部小说的前半部分，刻画了20世纪20年代通货膨胀时期的夜柏林赌场林立的情景，这是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徒》与《少年》的强烈影响）、弗·莫里亚克的《昔日的少年》（1967）等等。

在这个环境下，欧洲于20世纪10年代末至20年代初出现了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新浪潮，这个浪潮自然也波及

---

① 纪德曾把《少年》的片断译成法文。

《少年》。[1] 而在德国，20 世纪翻译和再版的《少年》比其他国家更多。

1945 年小说译本在挪威出版；1946—1949 年——在土耳其；1948 年——在中国（中文译者是著名的俄国文学研究者耿济之）；1958 年——在以色列；1961 年——在罗马尼亚；1964 年——在芬兰；1965 年——在丹麦[2]。著名奥地利画家阿克塞尔·赖斯科舍克还给巴西首次出版的这部小说译本（里约热内卢，1960）作了不少有趣的插图（木版画）。在各国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和专著中，论述《少年》的篇章日益增多，国外还出现了首批研究《少年》的专著。1956 年多米尼克·德桑蒂斯在向《人道报》的读者介绍这部小说时，已经称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特色的作品”之一了。

陆肇明

① 例如 1916 年首次出版捷克文译本；1922 年出版匈牙利文译本；1923 年和 1924 年又先后出版了西班牙文译本和意大利文译本。

② 在这之前，奥托·黑尔斯坦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家》(1941) 一文中特意指出，译者埃涅尔·托马塞曾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大部头长篇小说译成丹麦文，只有《少年》除外。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１４卷　少年　下
作者＝陈燊主编
丛书名＝世界文豪书系
页数＝７７７
ＳＳ号＝１２８２５７１９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原书定价＝２０００．００（全集）
主题词＝陀思妥耶夫斯基，Ｆ．Ｍ．（１８２１　１８８１）　全集
参考文献格式＝陈燊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１４卷　少年　下．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０１．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